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91/08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三五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三)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刻本

.....  
一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

卷(三)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

刻本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八

后之五

晉褚后

晉康獻褚后河南陽翟人也父哀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瑯琊王妃康帝卽位立爲皇后穆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請於是臨朝稱制太常殷融議依鄭玄議衛將軍哀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逆之日自如家人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書義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哀焉帝旣冠太后於是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荅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大喜蘭文卽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溫又薨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旣冠乃歸政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大元九年崩於顯陽殿年六十一

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澡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毋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議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期從之

漢許后

漢孝宣許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查室後爲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絨封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廣漢坐論爲鬼薪輸掖廷後爲暴室齋夫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王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廷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璫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舉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齋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廣漢重令爲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

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  
許倖仔爲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  
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  
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  
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廷戶衛謂衍可過辭  
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  
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  
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  
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  
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四

華

成君即得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  
衍曰藥難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  
令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  
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  
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  
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  
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藥  
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  
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應  
其後奏上署衍勿論後立三年而崩諡曰恭哀皇

后葬杜南是爲杜陵南園後五年立太子乃封太子  
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爲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  
廣漢兩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凡  
三人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卽  
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爲大司  
馬車騎將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五

華



魏毛后

魏文帝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違背天下共誅之明悼毛后河內人也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帝卽位立爲后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爲后下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

史記左傳卷八

入毛后

六

郭

祀矣虞氏遂紉還鄴宮封后父嘉博平鄉侯弟會附馬都尉嘉本與虞車工卒崇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容止舉動甚出駭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勿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

晉羊后

惠羊后泰山人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旌與秀合族又請結於秀故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又以討后父羊玄之爲名又敗穎奏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璆等唱伐成都王太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顒矯詔以后屬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祏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跣踵之心人想變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經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已犯關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

史記左傳卷八

入羊后

七

郭

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  
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謫天下顯  
見表大怒乃遣人收撤撤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  
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  
復后位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惟  
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卽位尊后爲  
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爲  
皇后固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  
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  
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  
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  
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  
愛寵之生二子而死僞諡獻文帝后

卷之八

八

八

唐王后 附武妃

玄宗王后帝爲臨淄王聘爲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  
天元年立爲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  
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諍短者帝密欲廢后以  
語姜皎皎漏言卽死后兄守一懼爲求厭勝浮屠明  
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  
後有子與則天比事覺帝自臨勃有狀廢爲庶人賜  
守一死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  
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廢當時王誣作翠  
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帝亦  
憐實應元年追復后號  
惠妃武氏恒安王攸止女幼入宮帝卽位寢得幸時  
王皇后廢故進冊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初帝在潞趙  
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開元初父兄皆美官及  
妃進麗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生太子瑛而皇甫德  
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舊後愛薄而妃  
乃專寵封所生母楊鄭國夫人弟忠國子祭酒信私  
書監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讐不  
共天春秋子不復讐不予也陛下欲以武爲后氏何

卷之八

八

九

九

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  
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靡  
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况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  
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為夫人齊桓  
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為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  
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間咸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  
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  
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遂  
不果立妃生子必秀疑凡二王一主皆不育及生壽  
王帝命寧王養外邸又生盛王咸宜太華二公主後

李林甫以壽王母愛希妃意

唐書

十一

李林甫以壽王母愛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廢  
死惠妃薨年四十餘贈皇后

唐郭后

憲宗郭后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  
后憲宗為廣陵王聘以為妃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  
而母素貴故禮之異諸婦是生穆宗元和八年羣臣  
三請立為后帝以歲子午忌又是時後廷多嬖豔恐  
后得尊位鉗掣不得肆故章報聞罷穆宗嗣位上尊  
號皇太后后移御興慶宮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  
宮門為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戚里內外婦車騎  
駢壘環珮之聲滿宮帝亦蒙矜朝夕供御務華衍侈  
大稱后意后嘗幸驪山登覽裴回詔景王督禁甲從  
帝自到昭應奉迎留帳飲數日還帝崩中人有為后  
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雖幼尚可選  
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實曆  
倉卒后召江王嗣帝位是為文宗文宗性謹孝事后  
有禮凡羞果鮮珍及四方奇奉必先獻宗廟三宮而  
後御之武宗喜畋游角武并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  
中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  
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  
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  
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

唐書

十一

十一

十一

武朴等不復橫賜矣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冀慈帝奉養禮稍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墮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諡葬景陵外園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社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議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帝為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敏中亦怒周墀又貴謂皞終不撓墀曰皞信孤直俄貶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還為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后主祔於廟

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

史纂要卷八

唐書

三

史

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為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為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蕤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宮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由禁止也

### 宋孟后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洛州人眉州防禦使馬軍都虞侯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初哲宗既長宣仁高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入宮宣仁及欽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諭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官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是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克奉迎使同知樞密院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克發策使尚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

史纂要卷八

宋書

三

史

丞蘇轍攝太尉克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太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太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克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克納吉使樞密院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克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進后父閣門祗候在為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華原郡君久之劉嬖好有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

呵之不顧閣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於隆祐  
宮后御坐朱葆金飾宮中之制惟后得之婕妤在他  
坐有愠色從者爲易坐製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  
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撒婕  
妤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  
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爲婕  
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  
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  
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今左右  
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薨

史纂要編卷八

入卷

高

南

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  
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監爲誣后禱祠事  
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卽皇城司  
鞠之捕逮宦者宮妾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  
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  
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  
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奏順上詔廢后  
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  
初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宜仁惇又陰  
附劉賢妃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

之敦逸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  
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流涕是人  
不樂廢后也且言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  
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  
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  
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元符末欽聖  
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爲言者卽命以  
官於是詔后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號元符皇后故  
也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再廢后昌州判官馮漸上書  
言后不得復臺臣錢適石豫左膚等連章論韓忠彥

史纂要編卷八

入卷

五

北

等信一布衣狂言復已廢之后以掠虛美望斷以大  
義蔡京與執政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其說  
徽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微元  
通和和妙靜仙師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又  
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議  
再復后尊爲元祐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宮有  
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爲宋  
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胡舜陟馬伸又言政事  
當取后旨邦昌乃復上尊號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  
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漸李回及



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迎于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懷及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即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尊后爲元祐太后尚書省言无字犯后祖名請易以所居宮名遂稱隆祐太后上將幸楊州命仲荀衛太后先行駐楊州州治會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遂詔忠厚奉太后幸杭州以苗傅爲扈從統制踰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子太后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事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皆已逐矣傅等言必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泣請太后力拒之帝聞事急詔禪位元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非請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傅軍中勝非以計脫之太后召見勉令世忠速來以清麓陞梁氏馳入世忠軍諭太后意世忠等遂引兵至途驚懼朱勝非等誘以復辟命王世修具狀進呈太后喜曰吾貴塞矣再以手札趣

帝還宮即欲撤簾帝令勝非請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聞張浚忠義欲一見之帝爲召浚至禁中承議郎馮機嘗貽書苗傅勸復辟上未之知太后白其事機得遷秩帝幸建寧命會書樞密院事鄭穀衛太后繼發比至帝率羣臣迎于郊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仍命滕康劉珪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獻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復命四箱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衛從帝慮敵人來侵密諭康珪緩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過落星寺舟覆宮人溺死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既至洪州議者言金人自靳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即到洪州帝憂之命劉光世屯江州光世不爲備金人遂自太冶縣徑趣洪州康珪奉太后行次吉州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康珪俱遁兵衛不滿百遂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而行帝慮太后徑入閩廣遣使歷詢后所在及知在虔州遂命中書舍人李正民來朝謁時虔州府庫皆空衛軍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關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

衆圍城康王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新乃去帝聞罷康王命盧益李回代之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思迎歸太后至越帝新迎于行宮門外遍問所過守臣治狀入宮禁中嘗微苦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符咒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敢復聞此語邪立命出之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爲誣誣雖嘗下詔明辯而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 孝

大

林

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聞之悚然後迺更脩神宗哲宗實錄始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宣教即范泰與忠厚有憾誣與太后密養欽宗子帝曰朕於太后如母子安得有此卽治其罪紹興五年春患風疾帝旦暮不離左右衣弗解帶者連夕四月崩於行宮之西殿年五十九遣命擇地攢殯俟軍事寧歸葬園陵帝詔曰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凡喪祭用母后臨朝禮上尊號曰昭慈獻烈皇太后推恩外家凡五十人殯

于會稽上皇村附神主于哲宗室位在昭懷皇后上三年改諡曰昭慈聖獻后性節儉謙謹有司月供千緡而止幸南昌斥賣私絹三千匹克費尋詔文書應奏者避后父名不許羣臣請上太皇太后號亦不許忠厚且顯謨閣臺諫給舍交章論列后聞卽令易武命學士院降詔戒敕忠厚等不得預聞朝政通貴近至私第謁見宰執以恩澤當得官者近八十員后未嘗陳請初后受冊日宣仁太后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皆如所云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 孝

元

沈

金徒單氏附定哥阿懶等海陵瀕亂

金海陵嫡母徒單氏宗幹之正室也徒單無子次室李氏生長子鄭王克次室大氏生三子長卽海陵也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歡甚徒單雖養克爲己子克與海陵俱爲熙宗宰相克嗜酒徒單常責怒之尤愛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與徒單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及弒熙宗徒單聞之愕然曰雖帝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入宮見海陵不賀海陵銜之天德二年徒單與大氏俱尊爲太后徒單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二年徒單太

金徒單氏

手

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方與坐客語大氏踞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四年海陵遷中都獨留徒單於上京徒單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太后謂海陵曰永壽宮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往上海陵海陵因命永壽宮太

金徒單氏

金徒單氏

三

朝

后與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官於廣寧海陵謂玉曰醫巫閭山多佳致祭奠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覽及至流沙河海陵迎謁梓官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闕溫清願太后痛笞之不然且不安太后親扶起之叱約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產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寧忍笞乎太后至中都海陵率百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是日海陵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於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太后亦以爲誠然及謀伐宋太后諫止之海陵心中益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至汴京太后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告海陵及樞密使僕散師恭征契丹撤入辭謁太后太后與師恭語久之大槩言國家世居上京旣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竟

謂太后以充爲子克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召黠檢大懷忠尚衣局使虎特末使殺太后於寧德宮命護衛高福以兵士四十人從且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卽擊殺之勿令艱苦太后方襁滿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等繼殺之年五十三海陵命焚太后於宮中棄其骨於水封高福娘爲郎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海陵許福娘征南回以爲記銀二千兩敕戒特末哥無酣酒殿福娘殿福娘必殺大定間諡

卷之六

金史

三

徒單氏曰哀皇后自澤州械特末哥福娘至中御誅之其後昭海陵爲庶人宗幹去帝號復建遼王徒單氏降封遼王妃云初海陵南征至采石爲虞允文所敗遂至瓜洲將渡江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僞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將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鵲船於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於浙西

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乃之手足猶動遂繼殺軍士擄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襲其尸而焚之收其嬪妃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皆殺之

卷之六

金史

三

貴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陵舊嘗有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魚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宮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耻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爲此海陵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答補爲辭曰彼嘗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卽召烏答補爲符寶祗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辭酒令葛溫葛

魯縊殺烏帶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聞烏帶死詐爲哀傷已葬烏帶卽納定哥宮中爲娘子貞元元年封爲貴妃大受幸許以爲后每同輦遊瑤池諸妃步從之自後海陵嬖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陽爲不聞而去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鬪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爲貴妃乞兒以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旣怨海陵疎已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

史記卷八十八

五

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恐聞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篋盛棄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聞者索之見篋中皆棄衣固以悔懼定哥使人詰責聞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詭視何也我且奏之聞者惶恐曰死罪請後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載入宮中聞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貴哥以告海陵定哥縊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

昭妃阿懶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海陵殺宗敏而納阿懶宮中貞元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

尊行不可乃令出官修儀高氏秉德弟乂里妻也海陵殺諸宗室釋其婦女宗本子沙魯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來妻及乂里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奏請行之使徒單貞諷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紛奈何復爲此耶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已意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遂納之未幾封高氏爲修儀加其父高耶魯瓦輔國

史記卷八十八

五

上將軍毋完顏氏封密國夫人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海陵自熙宗時見悼后干政心惡之故自卽位不使毋后得預政事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凡后妃有請於宰相者收其使以聞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納之封爲昭媛堂古帶爲護衛察八使侍女習憐以軟金鴉鵲數枚遺之事覺是時堂古帶謁告在河間驛召問之堂古帶以實對海陵釋其罪海陵登寶昌門樓以察八徇諸后妃手刃擊之墮門下死并誅侍女習憐壽寧縣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憐梁王



宗弼女也師姑兒宗衛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女也再從姊妹鄰國夫人重節宗盤女孫再從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裏夫海陵無所忌耻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奈刺忽出入元妃位蒲魯胡只出入麗姬位莎里古貞餘都出入貴妃位什古重節出入昭妃位蒲刺師姑兒出入淑妃位海陵使內哥召什古先於暖位小殿置琴阮其中然後召之什古已色衰常議其

卷之八 金瓶梅  
主

衰老以爲笑唯習懋莎里古真最寵恃勢管決其夫海陵使習懋夫稍喝押護衛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謂撒速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於家常今宿於妃位每召入必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於高師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苦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爲易得耳此等期會難得乃可貴也每於臥內遍設地毯遂以爲藏莎里古真在外爲淫佚海陵聞之大怒謂莎里古真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俸斧過於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

少頃乃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爾慚惡遇燕會當行立自如無爲衆所測度也恐致非笑後亦屢召入焉餘都牌印鬆古刺妻也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蒲刺進封壽康公主什古進封昭寧公主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主重節進封蓬萊縣主重節卽昭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重節與海陵淫批其頰海陵怒蒲察氏終殺之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海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嘗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嫔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其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凡坐中有妖御海陵必自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誠官中給使男子於妃嫔位舉首出利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開幃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胎聞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當不舉海陵不顧竟墮其胎

卷之八 金瓶梅  
主

蒲察阿虎女又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誅當連坐太后使梧相請於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納又察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於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其後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刺補海陵數使人諷乙刺捕出之因而納之又察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通里來事覺海陵殺守誠太后爲又察求哀乃釋之又察家奴告又察語涉不道海陵自臨問責又察曰汝以守誠死詈我邪遂殺之同判太宗正阿虎里妻蒲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見元妃海陵逼淫之蒲速碗

臺案編卷八

金史

三

九

自是不復入宮世宗爲濟南王海陵召夫人烏林荅氏夫人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公主一

宋荆國主

宋荆國公主太宗女幼不好弄未嘗出房闥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卽位封萬壽長公主改隨國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爲壽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每燕集主必親視饗膳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果得真盜法當死復請贖之歷封越宿鄂蕢四國明道元年進魏國初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選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嘗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已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問帝親

臺案編卷八

金史

三

九

抵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  
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斯復顧問子孫所欲主  
曰豈可以毋病邀賞耶齋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  
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  
喪明平居隱几冲淡自若誠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  
無藏玉時衣數襲而已吾沒後當亦如是皇祐三年  
薨年六十四

公主二

宋江敦讓婚表

六朝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孰令袁愔  
妻以如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如婦記左光祿大  
夫江湛孫敦當尚世祖女太宗乃使人爲敦作表讓  
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娉榮出望表恩加  
典外顧審輜蔽伏用憂惶臣寒門額族人凡質陋間  
間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貧業寡年近將冠皆  
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謀  
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容  
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  
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代以  
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懦  
氣桓溫歛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  
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  
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室殷冲幾不免於疆  
鉏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  
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  
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義而令掃轍息  
駕無闔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禮非唯交友離

吳乃亦兄弟疎闊第今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  
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姊姊相勸以嚴妮姐競  
前相語以急第今必凡庸下才監子皆段萌愚豎議  
舉止則未聞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姊姊敢恃者  
舊唯贊妒忌尼姐自倡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  
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  
敵必責頭今又出入之宜繁有難衷或進不獲前或  
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  
以三哺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  
署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畫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

卷之五十八

八

三

與此長垂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進裾袂向席則老  
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  
斥禮則有來騰象則有貫魚本無嫂嬪之嫌豈有輕  
婦之誚況今義絕傍和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  
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  
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  
不可貸借固實常隣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私家  
非禮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強狠  
頗涉經學戲笑之事遂爲冤魂楮賤憂情用致天絕  
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益斯之德實致九昌專妒之

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  
離案咎似臣凡庸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  
清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融天朝故  
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  
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  
榮足守前基使預提拂清宮顯宦或由才外一切婚  
成咸有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  
已規全身願寔乃廣中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昭  
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軀得保叢蔚森物含生自己  
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削膚剪髮投山窟

卷之五十八

八

三

海太宗以此表徧示諸主

唐太平主附楊后

唐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榮國夫人死后丐主爲道士以幸寘福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棄之夷乃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公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假萬年縣爲婚館門隘不能容翟車有司毀垣以入自興安門設燎相屬道樾爲枯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续武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額廣頤多陰謀后嘗謂類我而主內與

太平主

太平主

太平主

太平主

謀外檢畏終后世無他皆永淳之前親王食實戶八百增至千輒止公主不過三百而主獨加戶五十及聖曆時進及三千戶預誅二張功增號鎮國與相王均封五千而薛武二家女皆食實封主與相王衛王成王長寧安樂二公主給衛士環第十步一區持兵呵衛偕肖官省神龍時與長寧安樂等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視親王安樂戶至三千長寧二千五百府不置長史主三子崇簡崇敏崇行皆拜三品革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謀出主下遠甚憚之主亦自以軋而可勝故益橫於是推進天下士謂儒者多寡狹厚

持金帛謝之以動大議遠近翕然向之玄宗將誅韋

氏與秘計遣子崇簡從事定將立相王未有以發其端者主顧溫王乃兄子可劫以爲功乃入見王曰天下事歸相王此非兒所坐乃掖王下取乘輿服進睿宗睿宗卽位主權由此震天下加實封至萬戶三子封王餘皆祭酒九卿主每奏事漏數徒乃得退所言皆從有所論薦或自寒冗躋進至侍從旋踵將相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問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畫可而已主侍武后久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遂合無不中田園舊迹旬皆上腴吳蜀嶺嶠市作器用

太平主

太平主

太平主

太平主

州縣護送道相望也天下珍滋謫惟充于家供帳聲伎與天子等侍見曳纁轂者數百奴伯娛監千人隴右牧馬至萬匹長安浮屠慧範蓄貲千萬諸結權近本善張易之及易之誅或言其豫謀者於是封上庸郡公月給俸稍主乳媼與通奏擢三品御史大夫御史魏傳弓劾其姦駐四十萬請論死中宗欲赦之進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矣又欲廢刑天下其謂何帝不得已創銀青階大夫薛謙光劾慧範不法不可貸主爲申理故謙光等反得罪玄宗以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王摠禁兵主志權分乘輦至光範門



召宰相白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不悅請出主東  
都帝不許詔主居蒲州主失望太子懼奏斥璟元之  
以銷戢怨嫌監察御史慕容珣復劾慧範事帝疑珣  
離間骨肉貶密州司馬主居外四月太子表追還京  
師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及左羽林大將軍常元  
楷知羽林軍李慈皆私謁主主內忌太子明又宰相  
皆其黨乃有逆謀先天二年與尚書左僕射竇懷貞  
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太子少保薛稷雍州  
長史李晉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賈應福鴻臚卿  
唐暉及元楷慈慧範等謀廢太子使元楷慈舉羽林

李靈龜

太子

三

家

兵入武德殿殺太子懷貞義至忠舉兵南衙為應既  
有日矣太子得其奸召岐王薛王兵部尚書郭元振  
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中書侍郎王珣吏部侍  
郎崔日用定策前一日因毛仲取內閑馬三百率太  
僕少卿李令問王守一內侍高力士果殺李守德叩  
虎化門梟元楷慧於北闕下縛膺福內客省執義至  
忠至朝堂斬之因大赦天下主聞變亡入南山三日  
乃出賜死于第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簿其田貲  
環珪若山督子貸凡三年不能盡崇簡素知主謀苦  
諫主怒榜掠尤楚至是復官爵賜氏李始主作觀池

樂游原以為盛集既敗賜寧申岐薛四王都人歲枝  
楔其地初河內人王琬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備書  
於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琬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  
謝太子琬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  
琬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  
與語琬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  
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琬竊憂之太  
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  
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琬曰天子之孝  
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妹

李靈龜

太子

天

家

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為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  
曰君有何藝可與寡人遊琬曰能飛鍊談嘲太子乃  
奏為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即  
位以為中書侍郎既而聞主有逆謀琬言於上曰事  
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  
意欲上斷劍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  
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  
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  
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  
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

墟安在其為孝乎若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  
上皇矣上以為然以日用為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  
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元楷慈以羽林兵  
突入武德殿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  
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殿中  
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  
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

玄宗楊后華陰人帝在東宮后入宮為良媛時太平  
公主忌帝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媛帝  
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

老孝樂主

太平主

五九

命說挾劑以入帝於曲室自煮之夢若有介而戈者  
環鼎三而三煮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  
是為肅宗帝即位為貴嬪初肅宗生卜云不宜養乃  
命王皇后舉之石無子撫肅宗如所生肅宗即位至  
德二載太上皇自蜀詔有司議其尊稱遂上冊諡天  
寶末相泰陵

### 安樂主

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帝遷房陵而主生解衣以祿  
之名曰褰兒姝秀辨敏后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  
光艷動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門嘗作詔籍其前請  
帝署可帝笑從之又請為皇太女左僕射魏元忠諫  
不可主曰元忠山東木強烏足論國事阿武子尚為  
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  
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訾售官降墨敕斜封授  
之故號斜封官主營第及安樂佛廬皆憲寫宮省而  
工緻過之嘗請昆明池為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與

老孝樂主

太平主

中

之者主不悅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定言可抗訂之  
也司農卿趙履溫為繕治累石肖華山陞約橫邪回  
澗九折以石漢水又為寶鑑鏡惟獸神禽間以琛貝  
珊瑚不可涯計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是  
日假后車輅自宮送至第帝與后為御安福門臨觀  
詔雍州長史竇懷貞為禮會使弘文學士為儼相王  
障車捐賜金帛不賞翌日大會羣臣太極殿主被翠  
服出嚮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武  
攸暨與太平公主偶舞為帝壽賜羣臣帛數十萬帝  
御承天門大赦因賜民酺三日內外官賜熟緣禮官

蜀兼階爵奉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旁徹民廬怨聲  
囂然第成禁藏空彈假萬騎仗內音樂送主還第天  
子親幸宴近臣崇訓子方數歲拜太常卿封鎬國公  
實封戶五百公主滿月帝後復幸第大赦天下時主  
與長寧定安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侍御  
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喻免從一日陛  
下納主訴縱奴騷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知放奴則  
免禍劾奴則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也  
不納臨淄王誅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延  
明門兵及斬其首追貶為悖逆庶人睿宗即位詔以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

魏

二品禮葬之趙履溫諱事主嘗梳朝服以項挽車庶  
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歲臨淄王斬之父子同行百  
姓疾其典役割取肉去

歷代史纂左編卷之五十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之五十九

明憲宗院右都御史提督提舉司提舉院提舉司之編輯  
李太僕寺卿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東憲務新安胡憲校刊

門生王章

盛左 季校正

戚之一賢

漢書長君

竇長君文帝竇后兄也第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  
家貧為人所畧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  
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卧  
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者言為侯從其家之長安  
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  
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隨用為符信上書自陳  
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  
姊去我西時與我夾傳舍中勾沐沐我已飯我乃去  
於是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  
長安絳侯權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又復放呂氏大事  
也於是乃還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

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喜士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書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嫫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為丞相伏誅

漢馮野王

馮野王上黨人也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時野王兄奉世女為元帝昭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官親屬以野王為此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雖下策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爵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舅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典國身外足以慮化竊惜愛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獲入明園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瑯琊太守是時成帝

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八九年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樂大將軍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謂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

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關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二假不敬之法甚關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行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來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爲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於家子座嗣爵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

### 漢史丹

史丹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徵時依倚史氏及宣帝卽位恭已死子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太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罷就第薨謚曰安侯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卽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駉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恭

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楹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臣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

時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上  
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  
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  
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前上  
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  
見上疾稍寢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  
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  
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  
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  
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  
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  
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  
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  
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  
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  
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卽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  
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  
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元帝  
竟崩成帝初卽位擢丹爲長樂衛尉給事中後從左

將軍鴻嘉元年封丹爲武陽侯爲人足知愷悌愛人  
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  
父爵爲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  
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  
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  
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歸第數月薨諡曰頃  
侯有子男女二十九人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  
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  
餘人皆訖王莽乃絕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東漢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至儵有父  
風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濶  
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  
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  
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  
定郊祠禮儀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瑯琊承官並  
海內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  
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  
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  
並從之其後廣漢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其  
典羽林監南陽任隗雅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  
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第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  
敢爾耶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  
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第  
季友趙盾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  
加愍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  
息良久儵亦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貴求楚王英  
女敬公主儵固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  
宗五侯時費進一言女可以配主男可以尚王但以

東漢書卷之六

八

三

東漢書卷之六

八

九

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  
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助甚厚謚曰哀侯常遣  
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  
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  
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飴每  
輒授人吏以爲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  
歸且以聞帝覽之而悲歎敕二部並令從之長子況  
嗣以次子彬梵爲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  
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爲郎二十  
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  
官至大鴻臚初儵剛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  
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膺九江  
夏勤皆爲三公勤爲京兆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  
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東漢陰興

陰興字君凌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其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遠之友人張況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光烈后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凡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時晚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奢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

卷之六

陰興

十

宋史

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驟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典疾病帝親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與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顯宗卽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魯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鴈陽封興子慶爲鴈陽侯慶弟博爲鴈陽侯博弟員丹並爲郎

卷之六

陰興

十一

宋史



晉羊琇

羊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策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進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

晉書

卷八

三

羊琇

晉庾亮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亮美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園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太子妃預計華輦功封都亭侯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望心太子甚納焉累遷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

晉書

卷八

三

庾亮

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陛下踐祚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决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當於朝

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由姻嬖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督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

卷之五

八

五

亮

陶侃祖約不在其側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之會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主宗俱爲明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度亮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羣臣得進者亮疑宗微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帝不豫引太宰西陽王業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壹將軍郗鑒陸晞丹陽尹溫嶠及亮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爲中書令而崩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西陽王業爲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業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父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瑯琊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峻於歷陽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卷之五

下

五

亮

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昔憂西隣過於雁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於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眾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携其三弟憚修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

史集左傳卷五

下唐書

六

陶

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敗雖因留侃問曰安用此爲亮曰故可以種侃以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將計峻堂張曜反爲所欺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亡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壺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

乞骸骨欲開門投寬山海帝遣尚書侍中羊詵慰亮亮上疏請罪優詔不許亮欲遁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浚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衡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遺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攝武臣致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

史集左傳卷五

下唐書

七

陶

將軍又固辭初以誅王敦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憂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郛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爾郛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中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亮成之果敗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存大綱不拘細目

委任趙胤賈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諮鑒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待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

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莫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將精兵一萬戍郗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率部曲五千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陳焉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趙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為荊州刺史李閔已郡太守黃植送於京都亮當率大眾十萬據石城為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眾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強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北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隙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眾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逆逆雪大耻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所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棍棘參議以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郗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

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郿城陷沒憂慨發疾命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楊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五十二追贈太尉謚曰文康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顧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晉褚裒

褚裒康帝褚后之父也康帝爲瑯琊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褚裒女爲妃於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卽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重撫採頌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錄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爲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瑯琊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瑯琊內史制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太后臨朝有司以哀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裒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以虛辭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勲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畧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已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疑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授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

京口永和初復徵哀將以為揚州錄尚書事哀不  
書劉琨說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  
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  
野咸歡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哀又以政道在於得  
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  
中殺浩疏奏即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及石  
虎死哀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哀  
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所遣前  
鋒督護王願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糜  
襲進軍下邳賊即奔潰糜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  
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計大都督青楊徐兗豫五州  
諸軍事哀率眾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  
以千計哀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龜伐沛  
獲偽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  
家亦建議請援東遣龜領銳卒三千迎之龜遂哀節  
度軍次代陂為石遵將兗苑所敗死傷大半龜執節  
不撓為賊所害哀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畧虧損  
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不許使  
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虎新死其國大亂遺君  
臣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哀已旋威勢不

卷之五

太宰

主

史

卷之五

太宰

主

史

接哀自投皆為慕容皝及苻健之眾所掠死亡咸  
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  
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謚曰元穆

唐吳淑

吳淑章敬后之弟代宗立擢太子詹事濮陽郡公建中初遷大將軍淑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佇當效順得大臣一人持詔往諭泚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無能願至賊中論天子至意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卽日齋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而泚

吳淑

唐

唐

唐

平官庇其葬

僭逆故留淑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謚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員官京師

宋楊次山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封人曾祖全以材武奮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官仕東南家于越之上虞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文補右學生后受職官中次山遂需恩得官積階至武德郎后爲貴妃累遷帶御器械知閤門事丐祠除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后受冊除福州觀察使尋拜岳陽軍節度使后調家廟加太尉韓侂冑誅加開府儀同三司尋遷少保封永陽郡王南郊恩加少傅充萬壽觀使致仕加太保授安德軍昭慶軍節度使改

宋

宋

宋

宋

于茲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曰后后不可曰皇子  
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反以告后終  
不聽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從禍變  
必生則楊氏且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  
彌遠等召昀入遂矯詔廢竑為濟王立昀是為理宗  
授開府儀同三司克萬壽觀使時實慶曆人多云  
本朝世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樂言昔仁宗英  
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繇撫育軍國重事有  
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  
服雖聖孝天通然不登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  
乎乃密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遠及漢唐  
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上之后覽奏即命擇曰撤簾進  
石少保封永寧郡王以壽明慈肅仁福三冊太后寶  
進至太傅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辭恭聖祔廟除  
太師兄谷疑於辭受石力言曰吾家非有元勛盛德  
徒以恭聖故致貴顯曩吾父不居是官吾兄弟今偃  
然受之是將自速顛覆爾矧恭聖抑遠族屬意慮深  
遠言猶在耳何可遽忘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及  
屬疾除彰德集慶節度使進封魏郡王辛年七十一  
贈太師

宋李遵勗

李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馳  
水雪間馬逸墮崖下衆以為死遵勗徐起亡恙也及  
長好為文詞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尚萬壽  
長公主初名勗帝益遵字升其行為崇矩子授左龍  
武軍附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下嫁而所居堂甃或  
瓦甃多為鸞鳳狀遵勗令錢去主服有龍飾悉屏藏  
之帝歎喜遷宣州觀察使求補郡自試出知澶州遷  
寧國軍節度使知許州後以疾請援唐韋嗣立故事  
求山林號詔不許初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曰  
人有何言遵勗不答太后固問之遵勗曰臣無他聞  
但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  
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嘗上三說五事以  
論時政晉國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多干預國事太  
后崩遵勗密請置之別院出入伺密之以厭服衆論  
其補助居多類此所居第園池冠京城嗜奇石募人  
載送有自千里至者構堂引水環以佳木延一時名  
士大夫與宴樂師楊億為文億卒為制服及知許州  
莫億之哀慟哭而返又與劉筠相友善筠卒存恤其家  
通釋氏學將死與浮圖楚圓為偈頌卒贈中書令謚



日和有閒集二十卷

歷代史集左編卷第五十九

卷五十九

天

天

歷代史集左編卷第五十九

歷代史集左編卷第六十

戚之二集

王莽 附元后

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第子也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勑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許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

歷代史集左編卷第六十

王莽

一

天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未始元年封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侍中宿衛謹勑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賄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愿莽兄未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字莽使同日内婦賓客

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常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旣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童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卽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衛尉傳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親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後日未央官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此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

竝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悲莽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十日一賜餐戶三百五十益封莽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劾莽遣莽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瘕美玉可以滅瘕欲獻其珠耳卽解其珠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耶遂推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卽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

拜莽爲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脩飭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后孝哀傳后皆令自殺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仁素所不悅者莽皆傳致其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卷之八  
莽  
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經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今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陶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極樞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

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榮丞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感太后下用不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公卷之八  
莽  
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章刻甄邯白太后下詔曰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侍殿東廂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拘詔之曰君以還故而辭以疾君

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園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益封光萬戶以爲太師與四輔之政益封舜萬戶以爲太保封甄豐爲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封甄邯爲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四人旣受爵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書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餘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益封莽復其後嗣增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

卷之六  
莽  
六

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今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有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未以康寧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自言親承前孝哀丁傳奢後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綈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上書願

卷之六  
莽  
七

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欲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淵畧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今太后下詔曰蓋聞后母之義思不出乎門闕國不蒙祐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

之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示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政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憂想五穀豐熟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熱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饑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

卷之八  
八

巍如彼安漢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叙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修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

卷之九  
九

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修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勢足亡所悟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驢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淨樂道溫良下士惠於故舊篤於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周公誅管蔡季子鵠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

奏案卷之六

入奏

十

漢

哀卽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倭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効之事上下一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墜如髮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讐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

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寃更徵遠屬事勢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卽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肝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樽里不及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寃鬼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爲寧期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釐今邯鄲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

奏案卷之六

入奏

十一

唐

則哲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勲皆以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傅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俾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於德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於今登臺異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使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

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遠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  
化僅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  
溫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  
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遠給物物仰市日閱亡儲又上  
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田獻饒殫盡舊業爲衆  
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  
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  
以賑貧窮收贖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  
儀子不茹園葵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屢省  
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

卷之八

八

上

漢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公之謂矣比三世三公再奉述大行秉冢宰職填安  
國家四海輻輳靡不得所書曰納於大麓烈風雷雨  
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歸禹稷之所難而公  
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  
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  
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賜玄  
璽周公受郊祀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按  
公得行爲天下紀綱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  
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

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榮殊禮奉事不  
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  
遺苟有一策卽必留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克郎選縣  
施頭壹名樊噲封二千戶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  
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  
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樞樞皆爲通侯孝宣皇帝  
顯著霍光增戶命噲封者三人延及兄弟大絳侯卽  
因漢蕃之同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遺振相扶之勢  
其事雖醜要不能遂霍光卽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  
威未嘗違時不行陷假離朝朝之執事非同類割

卷之八

八

上

漢

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  
不審過微之累及至青戎標末之功一言之勞然俗  
皆蒙丘山之賞謀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  
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  
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  
曾不得榮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  
限德亡首者褒不檢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  
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  
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  
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獒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

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  
原者矣非持止此六子皆封詩云亡言不誓亡德不  
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  
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今明  
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  
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  
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  
受之魏絳於是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  
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  
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  
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  
爲宜恢公國今如周公建立立公子今如伯禽所賜之  
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  
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  
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刑虞周之  
盛勅盡伯禽之賜無違周公之報今天法有設後世  
有祖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  
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  
外加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太  
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於

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  
帝舅衛寶寶第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  
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  
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  
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  
神可爲變性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  
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  
飲藥死宇妻馬懷子繁獄須產子已殺之莽奏言宇  
爲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衆惡與管蔡同罪臣不敢  
隱其誅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  
豪傑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梁王立紅陽侯立  
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  
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  
子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辜喟然憤發  
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  
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四  
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  
月丁未莽女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  
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春秋  
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爲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功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綬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王莽

七

漢

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千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毋號還安臨印綬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光等白太后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持節奉制詔公亟入胝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秦可莽乃起胝事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供養者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上辭黃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向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忤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

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侍郎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衆舍萬區作市官備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今正乖繆一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王莽

七

漢

乃定大明堂辟雍墜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於茲公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鬼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管樂越若朔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掩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八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人爲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

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固讓執事等曰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諭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厭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於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獻議曰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臣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於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奸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卽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於第家爲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

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克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納於朝卽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綬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天下和會大衆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今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勲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爲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及厥宗於戲豈不休哉於是莽稽首再拜受祿輶衣冕衣裳瑒瑒瑒玼玼履鸞輅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柅鬯二鹵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今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膏夫佐安漢

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爲門衛當出入者傳藉自四輔  
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以楚王邸爲安漢公第大籍  
治通周衛祖廟及寢皆爲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  
漢公祠祖廟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侍從入有門  
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  
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經漢中風  
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  
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爲市無二賈官  
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  
制犯者象刑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

莽差

莽

子

莽

化封爲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  
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  
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  
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  
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  
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  
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斗或不種自生或蠶不蚕  
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  
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  
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曰太后秉統數年恩

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  
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象夷王度大海奉國  
珍匈奴單于願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  
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  
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  
爲西海郡臣又聞聖主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  
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三州州名及界  
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  
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  
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

莽差

莽

子

莽

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  
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  
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  
葵感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珪  
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千爵殿勅諸公勿敢言十二  
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  
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純宗  
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  
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  
不得相爲後乃選玄孫中昆弟廣戚侯子嬰年二歲

託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器奏武功長孟通  
沒并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  
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  
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  
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他但欲  
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舜等卽共令  
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  
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  
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豈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朕  
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

卷之八

八

三

明

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  
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  
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  
比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至於制作與周公異  
世同符今前輝光器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  
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  
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  
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  
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  
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

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  
不居攝則恐周祚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  
共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樂謀乃  
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  
施令常稱主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  
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  
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  
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羣羣未除由是言之  
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書述  
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廷登贊曰假王蒞政

卷之八

八

三

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  
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  
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  
敝冕背斧依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  
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  
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  
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  
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  
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  
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官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

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爲太阿右拂甄邯爲太保後丞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卬謀曰安漢公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耻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

奏在案

木素

古

填海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蝕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官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廐厨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盡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爲同心侯林爲說德侯光孫壽爲合意侯豐孫匡爲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

屬恬傳等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未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樊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正孺子之

奏在案

王莽

王五

意遣王憶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阨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緝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司威陳崇使監軍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威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詔文始書反虜大敗

制書始下及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爲號槐里以武爲號翟義以虜爲號羣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肯依踐祚宜異於宰

奏書卷六

六弄

主

漢

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宜進二子爵皆爲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尤可先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各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羣臣復白以封莽孫爲新都侯莽既減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卽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

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晉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小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

奏書卷六

六弄

主

漢

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匡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纓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

帝當爲功顯君總纓弁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行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今殺之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執與長孫中孫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今光子嘉嗣爵爲侯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大保屬滅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

卷之六

王莽

天

漢

之院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其卽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今騎都尉崔發等賊說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

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識書藏蘭臺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詒王若曰孟侯朕其第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今天下天下奏言事母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今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

卷之六

王莽

元

漢

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于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視卽真之漸矣期門郎張克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其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今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竇姓名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



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璽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大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祐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儀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性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

卷之五

王莽

三

漢

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莽乃策命孺子爲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傳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爲太傅就新公義和京兆尹劉歆爲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以故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

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青煒登平考景以啓焚惑司愆南嶽太傅典致時燠赤煒領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暘白煒象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玄煒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焉典致武應考方法矩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日德元左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圖合規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土司地卑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

卷之五

王莽

三

漢

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策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僭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成有聖德假於皇天功烈巍巍光施於遠予甚嘉之管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



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梁護爲修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鳩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皐陶後伊玄爲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爲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恪夏後遼西奴豐封爲章功侯亦爲恪四代古宗宗祀於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

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俱陷於臯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惡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

侮鰥寡不畏強禦帝命帥繇統睦於朝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女作五威中城將軍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於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隄北當燕趙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扼尉睦於後命堂威侯王奇曰有龜之險東當鄭衛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於左命懷羗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羗于右初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

卷之六

入

五

漢

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儼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禁民不得挾弩鎗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漢氏宗廟不當在長安城中及諸劉爲諸侯者當與漢俱廢以塞狂狻之萌莽曰可又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軍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

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京陵侯劉慶前輝光謝嵩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卽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然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卽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大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卽從之

卷之六

入

五

漢

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由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于侍中隆威侯棻弟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及欲門人侍中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天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乃流棻於幽州放尋於三危殛隆於羽山皆驛車載其

屍傳致云莽爲人侈口歷頭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  
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鼂裝衣及膺高視瞰臨左  
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  
曰莽所謂鵠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  
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  
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  
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旣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  
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  
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  
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乃下書曰諸名食王田  
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塋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  
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  
莽爲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  
馬以特進就朝位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  
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  
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  
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戊曹士收繫  
僕射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

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  
長醉曰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筆擊亭長亭長斬士亡  
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  
士以謝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爲選置和叔敕曰非但  
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  
尤甚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  
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  
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  
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  
爲尹分長安城旁六卿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莽

郡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  
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  
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  
縣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  
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爲之  
諸侯國間田爲黜陟增減云莽下書曰長安西都曰  
六卿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粟  
米之內曰內郡其外曰近郡有鄣徼曰邊郡合百二  
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  
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

在賓服是爲惟屏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藩各以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新隧新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大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今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百姓多不從者莽意以爲制定則

史記卷六十一

八乘

天

漢

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是時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傅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今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歛逆相賂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撫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實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春

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耗不潔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奸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寢衆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

史記卷六十一

八乘

天

明

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郡瑯琊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冤殺毋散家財以酹酒買兵勢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卽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义莽說郡遷之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鐫作威斗威斗以

五石銅之若此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今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宗累千金莽下詔曰許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食費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是歲赤眉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瑯琊掠鈔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與國之聲也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狶勇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皆三十取一緣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爲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駟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餓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着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

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欽誘呼當至塞下賜將詣長安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與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於今迎當置長安橐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與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橫鹿未發尤素有智畧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爲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退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兒假自藏持必不移懷執異心非沮軍議未忍致於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報歸故郡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輶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卽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莽聞惡之留霸在所



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犧和魯臣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今下情不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臣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臣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亶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畧有

卷之六

王莽

五

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論其故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畧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爲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爲非大者羣盜小者偷宄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耶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庾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

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其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况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爲約赤眉聞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莽讓况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辜之與以况自詭必擒滅賊故且勿治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乃遣

卷之六

王莽

五

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射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飢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瓜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實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



求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爲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爲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赤眉殺太師掾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止長老嘆曰是爲泣軍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

卷之六  
王莽

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謂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醢醢不可食重爲煩費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聚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至華陰乃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綠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爲太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

小吏共盜其粟飢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飢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飴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綬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國將衰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大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廐亡其黃鉞尋士房楊素任直乃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擊殺楊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乃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筭之禁卽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平林

卷之六  
王莽



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  
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  
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  
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  
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爲助兵擊前隊大夫  
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  
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咸怪異之  
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耶莽亦心  
恠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  
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

卷之六

王莽

天

一

寒羣盜大羊相聚不知爲之耳莽大說羣臣盡服及  
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畧地既殺甄阜移  
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  
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  
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爲帝改年爲更始元年  
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乃染其鬚髮造  
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  
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  
間成同牢之禮於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  
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

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綬執弓鞬封皇后父譙爲  
和平侯拜爲寧始將軍譙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  
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乃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  
無塵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辛丑巽之官日也巽  
爲風爲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  
茲介福于其王母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  
滅無餘雜矣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  
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  
天下然猶曰故漢氏春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  
婚姻黨與妄流言惑衆悖畔天命及手害廉丹甄阜

卷之六

王莽

天

一

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與洎而虜若豆孟遷不用  
此書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爲上公食邑萬戶賜寶  
貨五千萬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鄧  
定陵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  
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邑多齎珍  
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  
兵收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  
士馬之威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  
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  
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白

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十里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鄧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黃瓦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譟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

史記卷之六

平

明

盜賊並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帝莽乃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勝之策泣以視羣臣命門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於莽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

中虛進語星宿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爲言天文人等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嗜酒知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爲侍中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

孫叔亦主兵復與歆謀歆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得其狀以告弟陳邯邯欲告之七月

史記卷之六

平

王

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方講兵都肄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覺憚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弓將軍史謀行詣署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莽欲以厭凶使虎賁以斬馬劒挫忠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爲忠所誣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

皆自殺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伊  
休侯疊又以素謹欲訖不告但免侍中更爲中散大  
夫後日殿中鉤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郎  
更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封莽使筮之  
曰愛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叔祖  
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  
所信不復遠念郡國欲諱邑與計議崔發曰邑素小  
心今失衆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  
是莽遣發馳傳諭邑我年老母適子欲傳邑以天下  
數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爲大司馬莽憂懣不能

莽傳卷之六

王莽

至

莽

食亶飲酒啗鰓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  
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爲厭勝遣使壞渭陵延  
陵園門罽毼曰毋使民復思也以墨滂色其周垣號  
將軍曰歲宿甲水爲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  
火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  
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  
崔以兄子隗囂爲大將軍攻殺雍州牧并其衆移書  
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於匡起兵  
南鄉百餘人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鄒亭備武關曄匡  
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

莽傳卷之六

王莽

至

莽

曄匡自稱輔漢將軍援析丹水攻武關西至湖莽愈  
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  
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  
救莽自知敗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  
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卽令臣莽非是  
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  
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爲設  
殮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  
憂憚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  
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  
中黃金萬斤者爲一櫃尚有六十櫃黃門鉤盾藏府  
中尚方處處各有數櫃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  
準皆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  
四千錢衆重怨無閼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  
河南至山於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  
人從閼鄉南出東街作姑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  
之六虎敗走史熊王况詣關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  
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虎收散卒保京師倉鄧曄關  
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  
共攻京師倉米下曄以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渡

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畧地李松遣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衆皆數千人倣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爲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卽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入城食立大功圖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稀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中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爲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薨憚等分將兵距擊北關下漢兵食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宜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號譁曰當奈何時莽帶璽韞持虞帝七首天文郎按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將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卜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

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卽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畧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諱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薨憚王巡戰死莽入室下哺時衆兵上臺苗詡唐尊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隙間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膚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軍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嘆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太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熊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爲稱說王

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眾汝南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為詩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建令丞相劉賜斬發以徇初諸假號兵人入望封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點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藏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按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眾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漢元后王莽之姑也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嫫蚩以嫫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嫫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

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他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乃徙魏郡元城委累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推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次曼譚崇商立根逢時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嫡妻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姬去更嫁為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

宋人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乃教書學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爲家人子歲餘會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諸娣妾良人更咒詛殺我太子憐之且以爲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患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宜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政君與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乃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強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繅諸長御卽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一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鷲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婕妤封父禁爲平陽侯後三日婕妤立爲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

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不以爲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誼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威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無功皆以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嘗有也故天爲見異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卽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節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乃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

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大將軍以事誠欲庶幾其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以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史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早卒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爲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

卷之六

六

李

曹分據勢官滿朝廷大將軍用事上遂謀讓無所顧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常拜左右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凰以爲不可乃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恭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芥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詳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

留國邸且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凰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凰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凰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爲鳳凰建遣共王之國非是乃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祐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專政

卷之六

六

李

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凰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凰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凰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列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諂節隨鳳凰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爲鳳凰所罷身以愛死衆庶怨之又鳳凰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共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



羌胡上殺首子以盪勝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之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悟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

奏章集平

入奏

三

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輩載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齒髮暮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宜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薨薨也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唯陛下哀憐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更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母困我務精

史纂卷六

入奏

三

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庸愚憊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屢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於又重自念兄弟宗族



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輕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辛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救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事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諡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爲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憐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舡立羽蓋張周帷楫濯遊歡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衛之

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恨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城都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侯立父子藏匿奸猾亡命賓客爲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寔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彙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早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勿孤不及等比常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爲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爲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子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東騎將軍音令親附商王氏爵位日甚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

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舜嗣爲太僕侍中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以爲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諡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乃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上卽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驃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欲自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乃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爲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爲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卽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乃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將嚴肅事一有舊恩新都侯莽

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爲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威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奸邪欲篡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無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最厚也今乃背恩忘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况爲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爲大司馬貶抑尊號之

義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藏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究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品爲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爲大司

奏

奏

奏

奏

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九歲當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今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曰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爲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諡曰荒侯子柱嗣仁諡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諷羣臣奏立女爲皇后又奏尊莽爲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爲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一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爲廣恩君若力爲廣惠

奏

奏

奏

奏

君若弟爲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舉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今太后車駕四時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夏遊御宿郭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一往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悅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爲最吉乃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卽天子

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  
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  
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  
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  
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奮取其  
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猪狗不食其餘天下豈有  
爾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  
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  
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  
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  
淚

卷六

主

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  
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  
舜語切恐莽欲勝之乃出漢傳國璽授之地以授舜  
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  
之莽大說乃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  
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  
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  
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  
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  
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璽

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  
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  
予復念皇天命予爲子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  
太皇太后協於新室故交代之際信於漢氏哀帝之  
代傳行詔籌爲西王母共具之祥當爲歷代文母  
昭昭有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  
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以當順天心光  
於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鸕殺王諫而封張永爲  
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爲  
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

卷六

主

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  
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集食  
堂旣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大  
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旣至見孝  
元廟廢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  
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  
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  
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  
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  
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

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左右相對  
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  
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  
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終於元成沙麓太  
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  
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  
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聞之封丹子弘為武  
桓侯至今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

史纂左編卷第六十

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一

隋楊堅子廣 附李密檄

文帝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賜  
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隋國公堅為人龍顏額上有  
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沈深嚴重以父勲授驃騎大將  
軍加開府周明帝即位授小宮伯帝嘗遣善相者趙  
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  
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武帝即位  
襲爵隋國公武帝聘堅長女為太子妃益加禮重齊  
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  
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  
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  
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堅甚懼深自  
晦匿建德中率水軍三萬破齊師於河橋明年從帝  
平齊進位柱國除定州總管遷亳州總管宣帝即位  
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丞右司武俄轉大  
前疑周宣每巡幸恒委以居守時周宣為刑經聖制  
其法深刻堅以法令過苛非興化之道切諫不納堅  
位望益隆周宣頗以為忌時周宣四子女並為皇后  
爭寵相毀周宣每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命左

右曰若色動即殺之堅容色自若遂免時以襄國郡為趙國上黨郡為代國濟南郡為陳國武當安富為越國新國郡為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貞並之國堅私謂汝南公慶曰天元寶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大象二年五月以堅為揚州總管將發暴足疾而止乙未周宣病暗不能言時靜帝幼冲前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堅后父眾望所集遂矯詔引堅入侍疾因受遺輔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堅恐周武諸王在藩生變稱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為詞以徵之已酉周宣崩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執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於是五王皆至長安初堅受顧命使人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

卷之六

隋文帝

二

大冢宰

丞相府時衆情未一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未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以鄭譯為丞相府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周宣時刑政峻酷者堅悉更以寬大之制天下歸心矣堅夜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顓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六月趙王招陳王純越王達代王成滕王貞並至長安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迥子惇奉詔書召之會葬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

卷之六

隋文帝

三

大冢宰

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以號令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崔弘度楊素等皆為行軍總管以討迴周青州總管尉遲迥之子也所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迥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申楚漳徐兗東平諸州皆據城應迥又遣將攻拔潞州襲陷鉅鹿遂圍恒州攻汴州又遣將帥青齊之衆圍沂州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請穆為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

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大將軍弘與元胄坐於戶側弘元胄皆有勇力為堅腹心酒半招以佩刀刺瓜連嚼堅欲因而刺之元胄曰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爾何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耶卿何猜驚如是招偽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令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為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從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滕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於是誅越趙二王韋孝寬引軍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惇帥衆十萬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啓丞相堅云諸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與內史鄭譯謀

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鄒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高頴請行堅喜遣之頴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鄒隨等九州及魯山等八鎮降陳遣其子末為質以求援八月陳以消難為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詔西漢歷陽南兖州三路進兵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堅以梁肅為行軍元帥以討謙梁主啓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

卷之六

六

六

六

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陵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頴至軍為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棧頴豫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陣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迥與惇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煥號曰黃龍兵迥弟勤帥兵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崔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鄴城破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

卷之六

六

六

六



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兕鑿謂迴曰頗相識否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防之勤惇東走青州未至追獲之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迴志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望爲長史達擊文士無善畧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鄆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饒山二鎮奔陳周梁肅將步騎二十萬擊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唐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肅自劍閣入進逼成都謙令裨將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肅擊之謙敗裨將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唐斬謙劍南平賊劍閣之險以絕好亂之萌焉九月堅進大丞相殺陳王純堅進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十一月辛未殺代王達滕王適十二月甲子進爵爲王建隋國備九錫之禮大定元年二月壬子堅遷塞位降封周靜帝爲介公周氏諸王皆降晉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揚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懼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

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篡位憤惋愈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父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德林由是品位不進後竟坐讒謫死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於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并州以晉王廣爲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尚書令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蒞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選貞良有才望者爲之僚佐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賊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捕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卽命斬之尚書左僕射高頴治書侍御史柳或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獄之地上不納頴等乃盡詣朝堂請罪上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上不憚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上寵高頴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

內無杖遂以馬鞭撻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內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竟於殿廷殺之上亦事傷宜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十三年二月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使楊素監之素奏前秦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記室封德彝爲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於是行旅皆憂起早宿天下懷懼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曉武庫令以署廷荒蕪左右出使或受牧宰馬鞭黽蹙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旣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馮臚少卿陳延有隙嘗經著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毯上擣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

令及擣蒲者皆杖殺之捶陳延幾死秦王俊劾仁恕喜佛教嘗請爲沙門不許及爲并州總管漸好奢侈違越制度盛治宮室俊好內其妃崔氏弘度之妹也性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家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管解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復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見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置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爲太子仁壽二年廢子蜀王秀爲庶人三年龍門王通詣關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四年帝寢疾僕射楊素兵僕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嚴皆入閣侍疾召太子入宮殿中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遇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悲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嚴曰呼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一曰勇也述嚴出閣爲救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嚴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

娶以  
外戚  
無籍  
於呂  
氏乎  
道吉  
永吉  
可以  
全驗

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議帝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世法王府條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文帝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爲楊忠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爲上柱國太尉封齊郡公諡曰敬外祖母桃氏爲齊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及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永吉性識庸劣

卷之六

隋文帝

十二

四

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駭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畧無感容但連呼帝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娣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耻之乃命高顯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爲濟南太守令卽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卷之六

隋書

十三

四

煬帝廣大業元年詔楊素與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嶠道開慶州道敷內史舍人封德彞等營顯仁宮南接早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榮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臯北至河南相望於道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州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

沼內亦剪綠爲荷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秋八月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廟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青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内外

卷一百一十一

入唐書

十四

續

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艤舳八擢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官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二年春正月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儀同二月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儀同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袁晁畫日月星辰皮弁

用漆紵爲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噉叱之用者殆無遺類鳥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餘萬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三月上發江都自伊闕陳遼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

卷一百一十二

入唐書

十五

續

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武之盛近世莫及也秋七月太子昭慶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八月封皇孫倓爲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九月立秦孝皇子浩爲秦王置洛口倉於華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初高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誘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奉括天下周齊梁陳

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鼉龜鼉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然騰過左右易處又有神鼉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綉繒繒舞者鳴環珮綴花眊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爲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

貴汝宜自修謹三年四月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北巡過鴈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爲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初突厥啓民可汗微君爲隋高祖所立及尚義成公主至是啓民與公主來朝行宮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車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一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

帝幸啓民廬帳啓民捧觴王侯以下袒制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頰頰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與甚厚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詎知帝好遠畧諸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濫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

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雍迫故胡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勿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唱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送糜費以萬萬計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秋九月詔發丁男

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築之二旬而畢高頴賀若弼皆坐誹謗朝政被殺四年正月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三月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輶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琴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屬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貴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州之北

史纂要編卷六十一

唐書

六

汾水之源晉汾陽宮秋七月發丁男二十餘萬復築長城自榆谷而東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五年正月禁民間兵器鐵叉搭鈎攢刃之類皆禁之改東京爲東都上自東都西還二月車駕至西京三月西巡河右幸扶風舊宅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十里入長寧谷度星嶺至浩亶川以橋未成斬都水使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遣將圍吐谷渾可汗伏允於瑟瑟伏允以數十騎遁入党項其大酋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帝謂侍臣曰自古天

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傳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帝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唱以厚利召使入朝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謂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誼謙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等郡誅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

史纂要編卷六十一

唐書

十九

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緩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郡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赦天下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

馬於其上得龍種乃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効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險峻魚貫而出風雨晦冥飢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復謁東都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自潘州刺史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將罪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天下以爲寃六年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絛竹者萬

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爲忠曰惟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疑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嘗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與千牛左右宇文暉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救燕王俠與鉅琮及高祖嬪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殺亂靡所不至以是爲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暉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二月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三月帝幸江都宮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盡令我有天下也乃出爲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帝巡幸得謂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



宜且還郡復遣之榆林未幾敗衛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衛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奏之帝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除名爲民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衡妾告衡怨望謗訕朝政詔賜盡于家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以王世克領江都官監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官草頓欲東巡令稽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先是高祖命漢王諒討高麗軍出臨

史纂要卷六十一

隋書

三

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水軍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師還死者什八九至是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別爲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落禮

顧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七年二月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東餒瘦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上生蛆死者什三四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先是詔總徵天子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

史纂要卷六十二

隋書

三

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鑼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幙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接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又發六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糗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東餒死期交急剽



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群盜鄒平民王簿擁  
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  
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  
歸之平原東有豆子航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  
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家於其旁累世任官  
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  
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  
亦藉無賴少年入高難泊中為羣盜自是所在羣盜  
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救都  
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初

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執素特  
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處羅可汗立其母  
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  
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  
處羅多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裴矩聞西突  
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帝遣司朝謁者  
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處羅見君肅甚踞受詔不肯  
起君肅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為二每歲交兵積  
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啓民舉其  
部落百萬之衆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

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汗耳  
羣臣咸欲從啓民之請天子既許之師出有日矣顧  
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半闕哭泣哀祈匍  
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  
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  
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  
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  
之命惜一語解臣使社稷為墟乎處羅變然而起流  
涕兩拜跪受書因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及帝西巡  
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

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  
酋長射匿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  
太耳臣請以計誘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匿者達  
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  
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  
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  
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  
稱射匿向善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  
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匿因謂之曰此  
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反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

留之使者請而得免射置聞而大喜與兵襲處羅處  
羅大敗素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綠道被劫寓於  
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  
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曉諭處羅使  
入朝十二月處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  
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  
之備設天下珍膳處羅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  
處羅終有快快之色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為  
三使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於會寧又使  
特勤大柰別將餘衆居於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

卷之六十一

大事

五

從車駕巡幸賜號昌姿那可汗賞賜甚厚及煬帝弒  
處羅降唐後為北突厥使者所殺而射置竟為可汗  
八年正月天下兵皆集涿郡凡一百二十三萬有奇  
三月上始御師進至遼水六月幸遼東城南七月進  
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  
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亡失  
蕩盡九月車駕至東都九年正月詔徵天下兵集涿  
郡始募民為驍果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  
留守西京二月帝復議伐高麗三月幸遼東命民部  
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齊

郡王薄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  
格謙渤海孫宜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  
萬人山東苦之初楊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  
而不言及素卒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素子  
玄感知之内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  
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  
喜寵遇日隆頗與朝政至是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  
故為逗留欲令諸軍乏食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  
將入海趨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  
稱護兒反玄感入黎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

卷之六十二

隋書

五

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  
五千餘人簡稍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  
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  
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  
歲乃勒兵部分玄感遂引兵向洛陽遣弟玄挺將千  
人為前鋒先取河內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  
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弟玄挺逾却山南入玄感將  
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楸無弓矢甲冑  
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  
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

王寺明日獲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出自白司馬級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太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於玄感玄感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為書遺留守樊子蓋數帝罪惡云為廢昏立明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玄感屢破之玄感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為之死由是每戰多捷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乃更進屯卬山之陽與玄感夾戰會楊玄挺中流矢死軍乃稍却是時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為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威曰玄感粗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寔成亂階耳帝夜召諸將使引

卷之五

隋書

三

四

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高麗覺之然疑其詐經二日乃出兵追躡而不敢逼帝遣宇文述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亦辭耳即日回軍帝時還至涿郡亦已救護兒救東都是時將軍李子雄坐事懼誅奔玄感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李密密曰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乃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使不得濟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為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子雄曰按軍益至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玄感引兵西趨潼關宇文述等諸軍蹕之至弘農太守蔡王智積欲以計縻之使不得進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埤詈之玄感怒留攻之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等軍追及之玄

卷之五

隋書

三

四

感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一日三敗乃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追兵執之帝使御史大夫裴蘊與留守樊子蓋按玄感黨與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蓋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在死者大半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阮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皆俱坐徙邊綽冒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帝從容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過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先是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為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

郡縣捕之急及玄感反餘抗民劉元進舉兵應玄感於是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而吳郡朱葵晉陵管崇亦聚衆寇掠江左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陽子分為五營以備南賊崇遣將渡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衆益盛至十萬已而劉元進帥其衆將渡江會楊玄感敗朱葵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葵崇俱為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吐萬緒將兵討之又有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因舉兵反衆至數萬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劉元進攻丹陽為吐萬緒所敗解圍去緒進屯曲河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葵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棄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戰無不捷然百

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微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克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克渡江頻戰皆捷元進燹敗死於吳其衆或降或散世克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象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日之間歸首略盡世克悉阬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克有將帥才益加寵任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

東晉書卷六十一

八 齊書

三

欽

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十年三月帝復伐高麗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七月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因弊王元懼遣使乞降帝大悅召諸將班師十月還西京仍徵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河南討捕使張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舉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

人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閉二人起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十一年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初高祖夢洪水沒都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卒高祖以渾爲穆嗣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帝以其門族強盛忌之會有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姓李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向

東晉書卷六十一

八 齊書

三

欽

告之冀其引決虎將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殺之三月帝行幸太原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而居之八月帝巡北塞是時啓民可汗死子始畢可汗立初裴矩以始畢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胡悉多謀略爲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爲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至是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

告變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突厥圍鴈門上下惶怖撤民屋以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門岿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果而泣目盡腫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論以不復征遼厚爲勲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

裴左編卷六十一

六 唐書

三十四

欽

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何有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勲勞乃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司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帝遣問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

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九月車駕還至太原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帝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羣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

裴左編卷六十一

六 唐書

三十五

明

中兵數萬擊絳州賊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以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李淵伐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他郡十二年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詔毘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官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撰餽園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持

哀以木爲之闢以妓樂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等瑟能成音曲是時羣盜朱粲引兵轉掠荆汙及南山郡縣而張金稱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四月大業殿火帝以爲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却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

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卽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卽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郁總留後事帝以詩留別官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克斤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虞世基以盜賊克斤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怯怯車駕至鞏救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汴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棱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十月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卽位以爲太僕少卿帝幸榆林



化及智及胃業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已解衣焚髮既而釋之賜還為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韋城崔讓亡命於瓦崗為羣盜聚盜至萬餘人時又有濟南王伯當雍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李密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鄆陽賊帥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贛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詔以李淵為太原留守張金稱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

卷之六

隋書

三

其兵由是復盛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眾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克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葉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倉猶充初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河間賊帥格謙擁眾十餘萬據豆子龍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其餘眾寇掠燕地軍勢復振恭帝義寧元年正月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奮擊大破之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祐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淮南盜竇建德自稱長樂王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

卷之六

隋書

三



略地自瑯琊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  
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殺郡丞據郡自稱大丞相比  
連突厥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僭即帝位國號梁  
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世恭自稱太守亦附突厥  
突厥始畢以武周為定楊天子師都為解事天子汾  
陰薛舉劫金城令發兵自稱西秦霸王是時李密翟  
讓起兵襲興洛倉破之讓推密號魏公遂帥眾據回  
洛倉以逼東都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  
詣江都奏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  
內無食若陛下遣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

書卷之六

六書

早一

戲歎鳴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  
詭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  
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  
羣盜所殺由是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  
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  
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  
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  
為指實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  
而不奏鞠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  
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為也五

月唐公李淵舉兵於晉陽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自  
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驍果從帝在  
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  
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都  
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  
自首即以配之李淵引兵趣長安迎代王即位遜尊  
煬帝為太上皇進封淵為唐王唐高祖武德元年帝  
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  
人日令一房為主入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  
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

書卷之六

六書

早一

勿

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  
幅巾短衣策杖步遊過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  
唯恐不足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常夜置酒仰  
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  
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又嘗  
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  
帝笑曰貴戚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  
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虞  
世基等皆以為善門下錄事李相客曰江東卑濕土  
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

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比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虎牙郎將趙行樞直長許弘仁城門郎唐奉義勲侍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

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因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化及為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驚怯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德戡使許弘仁入備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醢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為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閣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誼置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為然智及於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衛卷燕王侯覺有變夜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

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為亂兵所殺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閣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官魏氏為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為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閣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牕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耶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帝為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為上江米船不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謂引入廟堂號為丞

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帝嘆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勒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及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彞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彞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鬼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為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眾議不可

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恒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耶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等難將作江陽長孫惠紹馳告裴蘊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湏臾難作蘊歎

卷之六

隋書

卷之六

七

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厮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為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衆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閭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

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射士及為內史令裴矩為右僕射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綜領留事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官皆依舊式為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

卷之六

隋書

卷之六

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薛世良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撓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累詔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其兵柄德戡

由是憤然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謀以後軍襲殺化及使立德戡爲主遣人詣賊帥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爲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文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強帥衆具牛酒迎之先是羅川令

卷之八

蕭梁

四六

蕭銑自稱梁王至是卽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煬帝凶問至長安隋恭帝禪位於唐唐王卽帝位唐奉隋帝爲鄒國公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字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以王軌爲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共趨黎陽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掎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

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川作書語耶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爲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時李密請降皇泰主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受詔東擊化及王軌降於密化及大懼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等皆降化及趣魏縣八月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

卷之八

蕭梁

四九

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九月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化及至魏縣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飲奏女樂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求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族滅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寶建德數相圖閹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其衆多亡化及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卽帝位於魏

縣國號許改元天壽署置百官二年正月唐李神通  
擊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  
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閏二月化及以珍貨誘海  
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實建德謂  
其羣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  
吾讐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李神通攻聊  
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  
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且  
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若受  
其降將何以爲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  
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  
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旣  
而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  
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  
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途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  
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  
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  
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  
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送黨宇文  
智及楊士覽許弘仁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

卷之六十一

唐書

五

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至襄國斬之四月王世充稱  
皇泰主命禪位於鄭世克奉皇泰主爲潯國公五月  
王世充酖皇泰主縊殺之諡曰恭皇帝  
初李密作書以移郡縣曰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  
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義農軒項之后堯舜禹湯之  
君靡不祗畏上玄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  
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  
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  
切於罪已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  
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治致昇平驅之  
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國多年  
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  
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齒聖實肱篋以取神器及繼  
承負戾狼虎其心始瞋明兩之暉終于少陽之位先  
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鴆毒禍深於昔僕  
纍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州吁安忍開伯日  
尋劒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旬人爲罄淫刑斯  
逞夫九族旣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  
光大况復墮壞盤石勦絕維城脅亡齒寒寧止虞虢  
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

卷之六十一

唐書

五

人倫之體別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數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姬御並進銀鏤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羣飛相衣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謂遂成公卿宜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及晷不食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不隔於支體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酒千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窩室每籍精立朝會罕見其身羣臣者觀其面斷決自此不行敷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醕酏無名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詎此

卷之六

六

五

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為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辛之譴為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又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珠玉之華寧須絳錦之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民尚難為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做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存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

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歛逆折十年之租枵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康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乃復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飄風東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枯之勤人阻米蘇

卷之六

六

五

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為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追蹤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屍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為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啖而何用而恃眾怙力強兵躐武惟在并吞不思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令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寔為黃池之盟符堅滅



身良由壽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在後復矢相顧鬚而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輅時聽規箴之美而懷諫達卜蠱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僕射齊國公高頻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蹇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餽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責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黃金之蛇孟他薦蒲萄之酒遂使晏倫攸斲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宜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譽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疊陪輿東都守固閭鄉野戰鴈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勲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危急則勲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頒金同項王之剗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坂匹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

史纂左傳卷三十一

八 唐書

五十四

史

警怒至於匹夫葦爾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四維不張三靈總痺無大無小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决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猥偷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已蒼生慄慄咸憂杞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雁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終之世故識錄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况乃撓拾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爲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疊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命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蟲蟲隱隱如霆如雷虎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元皇之業篤

史纂左傳卷三十一

不 唐書

五十五

史



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大寶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天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程讓功宜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齊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孟暢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邛元真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劒則截蛟斷鼉變孤則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

史纂卷之五

八

五

六

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輈之士拔距投石之大驥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期運伏茲億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為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榮舉崑崙而壓小卯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等昆吾惡稔飛廉姦佞久迷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龍虎爭先因彼倒戈之心乘我

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小達等助桀為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驚巢衛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暮然與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先據為日久矣既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非隋所有四方起義惟魏是從食足兵強直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將受服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還殷事夏袁謙擒自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寶慶戰沒於淮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東戎律略地東南

史纂卷之五

八

五

六

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迭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陽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贖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世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白朔崔白駒在潁川起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獻於軍前壺漿盈於道路諸君等並衣冠冠世胄冠梓良才神鼎靈繹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鵠起今也其時鼙鳴鸞應見機而作宜各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

光武蕭何之奉高帝豈止金章紫綬碧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堯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懷蒯瞞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洽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虎之猶豫起舟中之敵國風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闇於成事守迷不反崑山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內咸使聞知祖君彥之辭也

卷之三十

下

王

高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二

威之三 禮

漢上官桀

上官桀孝昭后之祖父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兩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廐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幸爲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爲大將軍桀爲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桀爲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蓋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卽霍光外孫安因光欲納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

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婕妤安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年甫六歲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我與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爲丁外人求侯及桀欲安官祿外人光執政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監關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四賸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且帝兄不得立

史纂左編卷五十一  
二  
亦怨望桀安卽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爲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替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恚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廢之狗當顧兔邪且用皇后爲帝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

霍光傳桀安宗族旣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光外孫故得不廢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官人使令皆爲窮絳多其帶後官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卽位爲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東漢寶憲 附寶后

寶憲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遷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恩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越高指鹿爲馬又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

吳纂左編卷五

寶憲

四 罪

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肅宗遺詔以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璜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爲太傅令百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爲輒外令虎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永

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于首祭勲家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

吳纂左編卷五

寶憲

五 罪

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捆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閭盤等將左谷蠡王師子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松渠北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鞬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東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十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

梁諷奉金帛遣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畔虜  
中乖亂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  
西海上宜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  
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單于喜悅即將其  
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  
禺襲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  
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遣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  
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  
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  
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  
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  
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同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  
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  
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  
子舍人是時篤爲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  
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  
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  
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鄧侯景汝陽侯瓌  
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  
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

復遣車詣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  
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  
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  
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  
夔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  
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太盛  
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  
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  
僕射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懼  
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  
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  
景爲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強奪財貨  
篡取罪人妻畧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有司畏懦  
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  
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竇  
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顯爲城門校  
尉霸弟哀將作大匠哀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  
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  
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  
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

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璦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璦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還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本郡璦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初竇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璦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官前歸本郡者俱還京師鄭衆南陽人也爲人謹敏有心機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卽位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鈞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一心王室不事衆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勲一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爲鄴鄉侯元初元年卒養子

閔嗣

章德竇后扶風平陵人大司徒融之曾孫也父勲尚公主后與女弟俱以選入掖庭明年遂立爲皇后妹爲貴人七年追爵諡后父勲爲安城思侯后寵幸殊特專固後宮宋貴人生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既無子並疾忌之數間於帝漸至疎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自殺廢慶爲清河王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選入掖庭爲貴人四年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自是官房慄息后愛日隆及帝崩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尊母爲長公主益湯沐邑三千戶兄憲弟篤景並顯貴擅威權後遂密謀不軌永和四年發覺被誅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嬬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等上奏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祀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缺按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帝以貴人酷殄餼葬禮缺乃改殯於承光宮上尊諡曰恭懷皇后追諡

喪制百官編素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儀比敬園

卷之三

六

十

梁冀

梁冀父商初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擢商侍中中騎校尉陽加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商自以威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達等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貴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按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貴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貴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歆急呼騰貴釋之收達等悉伏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食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卽時殯歛歛以時服皆

卷之三

六

十一

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家開卽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及堯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商卒子冀嗣冀字伯車爲人爲豺目洞精矐矐吟舌言裁能書計少爲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碁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關雞初爲黃門侍郎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今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真

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索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轉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

奏御京師震悚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修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於煮餅帝卽日崩初清河王蒜旣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及質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蒜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真

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又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牢宜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旣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嚬粧墮馬髻折腰步顰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轎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鉗忌能制御冀冀



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卽遣客盜還通期會商亮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徹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復壁中冀愛監奴秦官官至大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官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官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寔

卷之三

八

元

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滯各遺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乃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貨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私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勢橫暴

妻畧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彈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與室連房洞戶桂壁雕鏤加以銅漆惠牖皆有綺疎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城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嶧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娼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

卷之三

八

元

農東界榮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尚書蜀郡叢陵阿叱令出勅羽林虎賁牽劔冀跪謝

陵不應卽劾奏冀詣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蕭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讀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絕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奏奏左傳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詔決之官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下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姦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軍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鳩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乃要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

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君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龍鮮不致災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運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背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者乃變易

姓名後託爲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廉聞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今史以辱之時太原郝潔胡武皆危言高論與著友善先是潔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及冀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潔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輓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爲河南尹胤一

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開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他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

史纂左編卷三

六

大

竟

所親豫帝旣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蝕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婿邯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范超貝瑗唐衡左愷徐璜等

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貝瑗勅吏收憚以輒從外入欲圖不執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勅丞郎以下皆標兵守省閣欲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貝瑗將左右廐騎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勲袁詡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卽日皆自殺悲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

史纂左編卷三

六

九

竟

不疑蒙先卒其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唯尹勲袁詡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死囿以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勲以下數十人

晉楊駿

楊駿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後父超居重任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謩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謂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楊駿

子

駿

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詔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佞勲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遠毗翼二公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楊駿

子

駿

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劾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官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段廣張邵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皆有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敗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卽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元馬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懷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平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

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問以正言犯駿洮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逐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駿中中卽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搆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不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卽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親潛相結托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錄幸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驍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聞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虎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

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墓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於四海也駿既誅其敢收者惟太傅令人已西閭纂殯歛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馬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募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恩焉琬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琬后琬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

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北  
瑋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疋瑋初以  
退讓辭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  
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瑋而手刃之瑋出而辭疾不  
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支吾而素  
論盡矣瑋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  
謂宜爲申理合依鍾繇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  
警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齊歷位鎮南  
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  
邱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絳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

齊書卷五十五

八

五

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獸出  
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  
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與兄瑋深慮盛滿乃與  
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駁斥出王佑爲河南太守建立  
皇儲皆濟謀也初駁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  
濟與斌數諫止之駁遂疎濟濟謂傳咸曰若家兄徵  
犬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  
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  
不可有事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  
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

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  
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駁及  
馬駁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夕東宮召濟濟  
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濟好  
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  
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齊王攸文帝昭子也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依德  
望日隆侍中荀勗馮統及尚書令楊珉皆惡之統言  
于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  
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

齊書卷五十五

八

五

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  
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詔以爲大司馬  
都督青州諸軍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  
盛德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太子太保關宜留攸居之  
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惠中護軍羊琇侍中王  
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帝命太常議寵錫齊王之  
物博士庾粲等七人表稱王不宜出外帝覽之大怒  
粲等皆付廷尉科罪攸辭數日嘔血薨初帝愛攸甚  
爲爲荀馮等所搆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  
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

堯項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唐楊國忠阻哥舒翰

楊國忠蒲州人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博飲數旬貸於人無行檢不爲姻族齒年三十發憤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答屈之然卒以優爲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樗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父之調狀威尉不得志復入蜀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爲與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

貌頽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卿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卽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滌不止諸楊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樗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閑廐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博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等欲危太子欲事異卻以國忠怙寵搏勢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譏繫連年誣讒被誅者百餘

人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爲指嚮故國忠乘以爲姦肆意無所憚號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動契所欲帝以爲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鈺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榮戟而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見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

卷一百一十五

一

天

五

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羣臣各有差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希林甫肯引王鉷爲御史中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既帝意不迴慎矜稍避事防患因與鉷有隙鉷乃附國忠誣奏慎矜誅其昆仲由是權傾中外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卽誣奏京兆尹蕭昇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鉷龍方淫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事構鉷誅死已代爲京兆尹悉領其使卽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厭林甫疎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

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敘戰功使白太領職因自請兼領劍南拜劍南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引賓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帝載幸左藏庫班齊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通訓門門置庫西有詔改爲鳳皇門進仲犀殿中侍御史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兼領吏部仍薦仲通代已爲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

卷一百一十六

一

天

五

南蠻宓度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宓死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其微發皆中國利兵然于土風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萬衆棄之死地隻輪不還人銜怨毒無敢言者國忠恥雲南無功知爲林甫倚據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利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然國忠就道惴惴不自安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



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累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史崇玄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則窮摘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國忠旣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卽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吏部

史纂要編卷三

六 傳忠

三十一

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奉神明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號國居宜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趨號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若禽獸然不以爲羞道路爲恥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惟文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偃者呼其名輒笑於堂聲徹諸外士大夫詬恥之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

史纂要編卷三

六 傳忠

三十一

忠則召左相陳希烈偶坐給事中在旁旣對注日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皆大噉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愆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帝常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蔓相照帝臨幸必偏五家賞賚不訾計出有賜曰餞路迄有勞曰輶脚遠近饋遺闢雅歌兒狗馬金貝踵疊其門故事宰相居台輔之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務威權出入騎從簡易自林甫承恩顧年深每出車騎滿街節將侍郎有所關白皆趨走辟易有同案吏舊例宰相午後六刻始出歸已林甫奏太平無事以已時還第機務填委皆決于私家主書吳珣持籍就左相陳希烈之第希烈引籍署名都無可否國忠代林甫韋見素代希烈亦如前政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目叢夥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賕公謁無所忌國忠性疏佻無威儀強辯捷給徑徑處決樞務自任不疑盛氣驕慢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旬剝相甚

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已用者國忠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相如泰山吾以爲米山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國忠使使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不以進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琯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皆潛伺國忠意乃敢啓于時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送于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

史纂左編卷三

楊國忠

三

已而聞暄當黜詔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珣大驚卽致暄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叱官不進國忠雖當國常領劍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勲戶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勲家故士無鬪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米帛鄭昂韋儀以御史迫促郡將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也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慶元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疑以位相媚不之信是時祿

山以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伺上千秋萬歲之後方圖叛逆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于已祿山遙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溫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伺朝廷動靜國忠使門客蹇昂求祿山陰事諷京兆李峴圍捕祿山所善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鄭昂縊殺于御史臺又奏貶吉溫于合浦以激怒祿山祿山上書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於峴貶零陵太守以慰祿山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爲平

史纂左編卷三

楊國忠

三

章事追入輔政以賈循爲使節度范陽呂知誨節度平盧楊光翹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覘祿山未還帝置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嘗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謂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國忠揣帝且禪太子歸與女弟等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聚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祿山旣發范陽歎咤曰國忠頭來何遲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領劍

南節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  
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幸龍武將軍陳玄禮  
左相素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  
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虜賊奄至令內侍  
曹大仙擊鼓于春明門外又焚葛葉之積煙火燭天  
既渡渭即令斷便橋展時至咸陽望賢驛官吏駭竄  
無復儲擬坐宮門大樹下亭午上猶未食有老父獻  
麥帝令具飯始得食翌日至馬嵬軍士飢而憤怒陳  
玄禮懼亂先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  
由楊國忠割剝毗庶朝野怨恚以至此邪若不誅之

卷之三

楊忠

書

以謝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衆曰念之久矣事行  
身死固所願也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  
軍士呼曰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擒國忠斬  
首以徇是日貴妃既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爲亂兵  
所殺御史大夫魏方進死左相韋見素傷良父兵解  
玄禮等上謝罪曰國忠撓敗國經構禍亂使黎  
元塗炭乘輿播越此而不誅患難未已臣等爲社稷  
大計請鑄制之罪帝曰朕識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  
覺悟審其詐候意欲到蜀肆諸市朝今神明啓卿諧  
朕夙志將瞻魯實何至言焉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

兵鋒東止于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  
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嶺固守兵不安動則兇逆之  
勢不計自弊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數日乘輿遷幸朝  
廷陷沒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  
國忠之召禍也國忠四子暄晁曉晞晔位太常卿戶  
部侍郎聞亂下馬蹶衆弩射之身貫百矢乃殛晁尚  
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奔漢中爲漢中王  
瑒榜死晞及國忠妻蜀倡裴柔同奔陳倉爲追兵所  
斬併坎而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寶華中書舍人宋  
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昱

卷之三

楊忠

書

總貲產竊入都爲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本名釗以  
圖識有卵金刀當御史中丞時帝爲改今名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郡之裔父道元爲  
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故仍世居安西翰少補穀  
效府果毅家富於財任俠重然諾縱酒蒲博長安市年  
四十餘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  
使王忠嗣署衛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  
財多施予故士歸心爲大斗軍副使佐安思順不相  
下忠嗣更使討吐蕃副將偁見翰翰怒立殺之麾下  
爲股肱扞遷左衛郎將吐蕃盜邊與翰遇苦拔海吐蕃

殺其軍馬三行從山差池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輒獲靡名蓋軍中擢副龍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使將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視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塞關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遺者翰嘗逐虜馬驚陷於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臂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振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卽下馬斬其首以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部將請資金帛以救忠嗣翰但資襖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帝虛心待與語異之拜龍右節度副大使翰已謝卽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爲末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嘉其義踰年築神威軍清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諸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詔翰以朔方河東群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擇其將高秀嚴張守瑜將斬之秀嚴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資

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淪腸爲熱洛何以賜之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旣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託醉去久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裨將賞拜有差宰相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故厚結翰翰嗜酒及聲色因風痺體不仁旣病廢遂還京師閭門不朝請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召見翰拜先鋒兵馬元帥凡河隴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于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母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皇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部將田良止使部將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勢弛無關意明年進

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  
走之始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爲帝言  
得不坐翰既惡祿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已有  
所論請天子重違因僞爲賊書遺思順者使關邏擒  
以獻翰因疏思順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  
皆賜死徙放其家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  
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漦水誅  
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  
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  
關而無後殿萬一有不利京兆危矣卽募收兒三千

史書卷之三

八

史書

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霸上  
使腹心杜乾運爲師翰疑國已表請乾運兵隸節下  
因詔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卽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  
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  
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  
以敵之待其離隙可以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  
陝郡什旗鼓羸師以誘戰規者曰我無備可圖也帝  
信之詔翰遂計翰執曰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  
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  
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

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  
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  
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  
說帝趨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計曰翰病且  
羸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  
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搗之覆其巢窟叛族以  
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  
殆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  
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密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  
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

史書卷之三

八

史書

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  
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阻無行  
列賊乘高頽石下擊殺士甚衆翰與良丘登北阜以  
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  
之乾祐爲陣十五五或却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  
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  
乾祐旗少偃如欲遊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  
皆奮死關翰以毯蒙馬車畫龍虎節金銀爪將駭賊  
倚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燔燄熾突騰  
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闔殺尸血狼籍久乃悟又

棄甲奔山谷及蹈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  
 濟艘輒沉至縛矛盾乘以度喧叫振天地賊乘之奔  
 潰畧盡始關門有三壑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賊相  
 壓迫火還整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既敗翰引數百騎  
 絕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  
 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  
 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  
 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  
 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翰責曰  
 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曰陛下撥亂主今天  
 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臣  
 爲陛下以尺書招之三面可平祿山悅卽署司空同  
 平章事執火拔歸仁曰背主忘義吾不爾容斬之翰  
 以書招諸將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就  
 囚之東京平安慶緒以翰渡河及敗乃殺之翰爲人  
 嚴少恩軍行未嘗卹士飢寒有陷民樵者痛笞辱之  
 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將士擣蒲飲酒彈箏篴  
 琵琶爲樂而士米糲不壓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師士  
 皆訴衣服穿空帝卽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  
 軍翰藏庫中及敗封謫如故先是有客梁慎初遺翰

書請堅壁勿戰以屈賊翰善之奏爲左武衛將軍參  
 軍留幕府及翰與國忠貳慎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

述蕭胡觀

蕭胡觀口吃視斜髮鬢狀魁梧桀傲多揚人惡重熙中爲祗候郎君尚泰國長公主授駙馬都尉以不諧離婚復尚齊國公主歷北南院樞密副使耶律一辛知北院樞密事胡觀位在乙辛下意快快不平初胡觀與重元子涅魯古謀逆欲其速發會車駕獵太山遂與涅魯古脅弩手軍犯行宮既戰涅魯古中流矢斃衆皆逃散時同黨耶律撒竹適在圍場聞亂率獵夫來援其黨謂胡觀等曰我軍甚衆乘其無備中夜決戰事冀有成若至明日其誰從我胡觀曰倉卒中黑白不辨若內外軍相應則吾事去矣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聽胡觀之計令四而巡警待旦是夜同黨立重元僭位號胡觀自爲樞密使明日戰敗胡觀單騎遁去至十七灤投水死五子同日誅之撒刺竹孟父房滌冽之孫性兇暴清寧中累遷宣徽使改殿前都點檢首與重元謀亂會帝獵灤河重元恐事泄與扈從軍倉卒而戰其子涅魯古既死同黨潰散撒刺竹適在畋所聞亂劫獵夫以援既至知涅魯古已死大悔恨之謂曰我輩惟有死戰胡爲若兒戲自取殞滅今行宮無備乘夜劫之大事可濟若俟明旦

彼將有備安知我衆不携貳一失機會悔將奚及重元蕭胡觀等曰今夕但可四面圍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備不從遂明投杖而走撒刺竹戰死

金唐括辨

唐括辨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爲駙馬都尉崇寧參知政事與右丞相秉德謀廢立而烏帶以告海陵海陵謂辨曰我輩不能匡救且甚且及禍若行大事誰可立者辨曰無乃胙王帶勝乎海陵問其次辨曰公豈有意邪海陵曰若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悼后曰辨等因問每竊竊偶語不知議何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辨責之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益甚十二月九日代國公主爲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

史集左編卷五十一 唐括辨

四十一

中故海陵秉德等俱會於辨家至夜辨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宮門者以辨駙馬不疑皆內之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辨舉刀呵之使無動既試熙宗立海陵辨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錢二十萬絹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并鐵券初辨與海陵謀逆辨嘗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固已懷之及行弑之夕會於辨家待與國出宮辨因設饌衆皆恒懼不能食辨獨飽食自若海陵由此知其忤忿畏忌之及卽位嘗與辨觀太祖畫像海陵指示辨曰此朕與爾相似辨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疑辨益忌之及與蕭裕謀

致宗本罪并致辨嘗與宗本謀反卽殺之

史集左編卷五十一

唐括辨

罪一



威之四 被難

東漢竇武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以河西歸光武融之玄孫也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封槐里侯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武上疏諫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

東漢書卷之八

八書

史記

著

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泰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廣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深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武既輔朝政常有誅諸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

史

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勲爲尚書令劉瑜爲侍中馮述爲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前越雋太守荀昱爲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爲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權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會五月日蝕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

東漢書卷之八

八書

史記

將軍除害今可且因今日蝕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侍郎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又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並

行入太微其占官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頌  
急防之又與曹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  
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前為司隸校尉劉祐  
為河南尹虞詡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虔以  
所親小黃門山水伐之使水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  
樂尚書鄭璆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  
何復考為武不從令水與尹勲侍御史祝瑒雜考璆  
辭連及曹節王甫勲水即奏收曹節等使劉瑜內奏  
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  
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

卷之三

書

天

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  
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張亮等十  
七人噉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  
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投劍踰躍使孔母趙嬈  
等擁衛左右取祭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  
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  
勲山水水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勲出鄭璆還共  
劫太后奪璆書令中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  
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  
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

謂以少府周璆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  
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騎  
都侯戰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  
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  
實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官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  
有賞管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  
食時兵降累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  
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  
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匈奴  
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

卷之三

書

天

武獨殞歛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  
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  
騰以為已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  
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為從事使還寶姓以事列  
上會表本曹操定荆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  
從征焉超為流矢所中死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  
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  
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若哀泣之容  
有頃而去時人知為寶氏之祥騰字子升初桓帝巡  
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

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從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高書

東漢何進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出爲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河南尹中平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愼侯四年滎陽數千人群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群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臯拜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埶氣者以爲京

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宥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

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  
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  
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馬碩  
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  
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  
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充二州兵須紹還即  
戎事以稽行期初何后生皇子辨王貴人生皇子協  
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辨輕佻無威儀不可爲人主然  
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缺六年帝疾篤屬  
暢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何進

三 原

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  
隱與進有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  
屯百郡即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辨乃即位何  
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  
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久乘朝政陰詭誅之袁  
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  
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  
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  
貴海內所歸而紹素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  
貴中郎將衛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宿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何進

三 原

之士麗紀何顯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  
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制今與天  
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與禁兵故  
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  
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  
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  
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初靈帝生母董太后后  
兄子驃驍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  
爲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蹇董  
后忿恚詈曰汝今斬張怙汝兄邪吾勸驃驍斷何進  
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  
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  
利悉入西省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奏  
可進舉兵圍驃驍府收董重免官自殺董太后憂怖  
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  
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言詔漏泄而五營百官  
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  
勤兵共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  
天機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害名垂後世雖周  
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

兵不寘輒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葬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詭令今不乖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中官在省閤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拔大名而內不能斷

後漢書卷之三

六

書

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書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家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運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皐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

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前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元允爲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

後漢書卷之三

何

書

日

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按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曰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歛入省此意何爲

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常與太后不快幾至廢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以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

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涕流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是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殿門奔小平津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武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宋王景文

揚州刺史王景文明后之兄也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明帝不許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貴盛時將軍張永累經軍旅皆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景文彌懼自表解揚州情甚切至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何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而權抗人主今袁粲爲令僕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以此居貴要當自致憂競否貴富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至是慮晏

宋書

王景

卷八

駕後皇后臨朝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齎手勅并藥賜死手勅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勅至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歛子納奩畢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中直兵焦度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啓致謝飲藥而卒諡曰懿侯宋主又嘗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劉惔反既遣人就郡殺之

唐王同皎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卽東宮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卽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擢右千牛

唐書

王同皎

卷八

將軍封琅邪公進封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懷冉祖雍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播州司兵叅軍宋之孫以外妹妻延慶延慶辭之孫固請乃成昏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孫子曇得其實之孫兄之間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三思遣俊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藉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惔遁入比干廟自剄因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后三

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懸吾頭門見其敗也  
也慘壽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族之  
不及見也肅宗立詔復官爵諡曰忠壯誅祖雍俊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三

明都察院右僉御史孫汝璽等奏為左春坊右司諫孫汝璽等所屬之編輯  
李太僕寺卿曹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臺虞魯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卷與生革

武遠左 孫校正

儲之一賢

東漢劉彊

劉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太子十七年而  
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愆  
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還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  
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  
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施  
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  
還東海又因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彊章宣  
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其壯麗是時猶  
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後封岱山因留京師  
明年春帝崩冬歸國



唐李憲

李憲唐宗子睿宗將建東宮以爲嫡長又嘗爲太子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故久不立憲自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時大臣亦言平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立平王爲太子以憲爲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實封至二千戶時太平公主有醜聞姚元崇朱璟白帝請出憲及申王成義爲刺史以銷釋陰計乃以司徒兼蒲州刺史進司空玄宗既討定蕭王之難進憲揚州大都督徙王寧開元十四年薨初睿宗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玄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其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弟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卽具樂縱飲擊毬鬪雞馳鷹犬爲樂如是歲月不絕所至輒中使勞賜相踵

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諱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播時有鶴鴒千數集麟德殿庭樹翔棲決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後申王等相繼薨唯憲在帝親待愈益厚薨年六十三帝以憲實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

元甘麻刺

甘麻刺世祖嫡子裕宗之長子也至元中奉旨鎮北邊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歎甚顧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色彼從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饗人大爲肉糜親嘗而徧賜之撫循部曲之暇則命也滅堅以國語講通鑑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邊日久特命獵于柳林之地率衆至渚州北還觀世祖于上京明年冬封梁王授以金印出鎮雲南二十九年改封晉王移鎮北邊統領大祖四大幹耳朶及軍馬達達國土更鑄晉王金印授之中書省臣言于世祖曰諸王皆置傳今晉王守太祖肇基之地視諸王宜有加請置內史世祖從之置內史府又明年世祖崩晉王聞計奔走上都諸王大臣咸在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毋第鐵木耳仁孝宜嗣大統於是成宗卽帝位而晉王復歸藩邸元貞六年王薨年四十子三人長也孫帖木兒王薨後二十一年英宗遇弒也孫帖木兒以嗣晉王卽皇帝位追尊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祔享大室又六年文宗卽位乃毀其廟堂

儲之二 趙

宋劉劭

宋劉劭文帝長子也帝卽位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上代以來未有人君卽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旣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刀後惡焉改刀爲力年六歲拜爲太子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身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接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拜劭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貴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上時務在本業勸課耕桑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厲天下有女巫嚴道育本吳興人自言通靈能使鬼物夫爲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閭婢王鸞鸞白公王云道育通靈有異術王乃自上託云善解

求召入見許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及劬並信惑之  
劬弟始與王濬素倭事劬與劬並多過失慮上知使  
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  
不泄露劬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  
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  
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  
慶國並預巫蠱事劬以典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  
嫁劬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時吳興沈懷遠爲濬府  
佐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爲妾不以啓上慮後  
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六

七

詰讓劬曰臨賀公主言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聞  
此下人養他人奴爲兒而汝用爲隊主抽拔何乃速  
汝聞用主副並是奴邪欲嫁置何處劬答曰南第昔  
屬天興求將吏驅使臣答曰伍那可得若能擊賊者  
可入隊當時蓋戲言耳都不復憶後天興道上通辭  
乞位追存往爲者不忍食言呼視見其形容粗健堪  
充驅使脫令使監禮兼隊副比用人雖取勞舊亦參  
用有氣幹者謹條牒人名上呈下人欲嫁者猶未有  
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劬懼馳書告濬并使報臨賀  
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有定所濬答書曰奉令伏深

惶怖格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時有感發之者未測  
源由耳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  
燒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與得審實  
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  
審豈上當無此簿領耳急宜健之殿下已見王未宜  
依具今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保其餘  
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劬濬相與書疏類如此所言皆  
爲名號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人以太尉江夏王義  
恭爲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  
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適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七

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劬殺之劬密使人害天  
興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  
乃具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卽遣人收鸚鵡封藉其家  
得劬濬書數百紙皆咒咀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  
於宮內道育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  
中使入東諸郡搜討遂不獲上詰責劬濬惶懼無辭  
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道育變服爲尼  
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載以自隨或出止張肝家江  
夏王義恭自肝胎還朝上以巫蠱告之曰常見典籍  
有此禍之書今言不意遂所親觀劬雖所行失道

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座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氏自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霞且雷上憂有竊發初帝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車駕出行劭入守使將白直隊自隨甚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張盱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錄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劭濬已當斥遣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使以船送道育二婢須至檢覈初帝頗以後事爲念以侍中王僧綽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馬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鑠妃卽湛妹帝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神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遲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人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旣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濬母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濬濬馳報劭劭因是異謀益急每夜輒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王僧綽密以啓聞會嚴道育將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關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使被甲召內外幢隊王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夜呼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柱明旦當行大事望相

與戮力因起偏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  
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衆皆曰當竭  
力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  
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淑曰  
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  
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  
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統牀行至四更乃寢明  
旦未開鼓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  
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  
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刺客

十一

至

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舊春門入舊制東宮  
隊不得入城劭與門衛云受勅有所收討令後隊速  
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  
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燭  
猶未滅直衛兵尚寢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落  
遂弑之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閉兵入殺之劭進至  
合殿中閤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  
舍人顧綬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見廢何不早  
啓未及答即於前斬之遣人於崇禮閣殺吏部尚書  
江湛曰不用言以至於此帝左細鎧杖主上天

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從東門入殺潘淑妃又  
殺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  
又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劭即僞位爲  
書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  
號悅崩劭肝心破裂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  
天下文武並賜位二等諸科一依丁卯初使蕭斌作  
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爲之使改元爲太  
初詔素與道育所定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僧綽  
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號劭喜而從之百僚至者  
裁數十人劭便遽即位即位畢稱疾還入永福省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刺客

土

至

後還大行皇帝升太極前殿是日以蕭斌爲散騎常  
侍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  
和之戍石頭侍中營道侯義恭爲征虜將軍晉陵南  
下邳二郡太守鎮京城尚書殷仲景爲侍中中護軍  
大行皇帝大飲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王及諸處兵  
仗悉收還武庫殺徐湛之江湛親黨何偃爲侍中成  
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治道  
薄賦輕繇省諸遊費田苑山澤有可弛者假與貧民  
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南譙王  
義宣爲太尉衛將軍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

將軍王僧綽以先預廢立見誅長沙王等竝以宿恨下獄死以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竝舉義兵劭聞義師大起悉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劭下書以中流起兵當親率六師觀變江介悉召下蕃將吏加三吳太守軍號置佐領兵四月立妻殷氏爲后世祖移檄州郡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陳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司隸校尉殷冲掌綜文武符左衛將軍尹弘配衣軍旅蕭斌總衆事中外戒嚴防守世祖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耳劭謂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潘及蕭斌勸勒水軍自上決戰若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小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變劭善其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業不

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納疑朝廷舊臣悉不爲已用厚接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意羅漢先爲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材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焚南岸驅百姓家悉渡水北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義軍至新林劭登石頭烽火樓望之四月二十一日義軍至新亭時魯秀屯白石劭召秀與王羅漢共屯朱雀門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二十二日使蕭斌率魯秀王羅漢等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登朱雀門射自督率將士將士懷劭重賞皆爲之力戰將克而秀歛軍遽止爲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劭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元景復破之劭走還朱雀門蕭斌臂爲流矢所中劭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時江夏王義恭謀據石頭會劭已令潘及蕭斌備守劭並焚京都

軍籍置立郡縣悉屬司隸爲民以二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自東掖門出於冶渚過淮劭遣騎追討騎至冶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史義故二千餘人隨從南奔多爲追兵所殺遺瀆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于宮內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鐔爲祝文罪狀世祖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爲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袞衣下書大赦天下唯世祖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餘黨一無所問先遣殿中將軍燕欽東拒誕五月世祖所遣參軍顧彬之及誕前軍並至曲阿劭于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柘岡方山埭以絕東軍于時男丁旣盡召婦女親役其月三日魯秀等募勇士五百人攻大航鉤得一船王羅漢副楊持德命使復航羅漢昏酣作伎聞官軍已渡驚懼放仗歸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街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堦立柵以露車爲樓城內沸亂無復綱紀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簫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遣子約詣闕請罪尋載白幡來降卽於軍門伏誅四日太尉江夏王義恭登朱雀門總群帥立趣宣陽

門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閭闔門外並走還入殿世祖軍因而乘之卽得俱入臧質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瀆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鐔於西明門出俱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瀆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四海無統百司固請上已俯順羣心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固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首瀆字休明將產之夕有伏鳥鳴于屋上元嘉十三年年八歲封始興瀆少好文籍姿質端嚴母潘淑妃有甚寵時六宮無主潘專總內政瀆人才旣美母又至愛太祖甚留心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侍郎蔡興宗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遂以恚恨致崩故劭深疾潘氏及瀆瀆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詰讓憂懼乃與劭共爲巫蠱及出鎮京口聽將揚州文武二十人自隨優游外藩甚爲得意在外經年又失南兗於是復願還朝廬陵王紹以疾患解揚州時江夏王義恭外鎮瀆

謂州任自然歸已而上以授南譙王義宣意甚不悅乃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潘太子次第不宜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授潘時潘入朝遣還京為行流處分至京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潘小名虎頭使左右朱法瑜密責讓潘辭甚哀切并賜書曰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詎能為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筆惋慨

潘慙懼不知所答潘還京本意去上怒不聽歸其年十二月書侍郎蔡興宗問建平王宏曰歲無復幾征北何當至此宏歎息良久曰年內何必還在京以沈懷遠為長流參軍每夕輒開便門為微行上聞殺其嬖人楊承先明年正月荊州事方行二月潘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道育事發明旦潘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潘唯謝罪而已潘淑妃抱持潘泣涕謂曰汝始呪咀事發猶冀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耶上責汝深至我叩頭乞恩意永不釋今日用活何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

敗潘奮衣而去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憂煎必不上累劭入殺之旦潘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潘白臺內叫呼官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潘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潘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未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潘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鐸守石頭兵士一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潘潘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潘潘不從出至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潘曰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勸殺荷赤松等劭謂潘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潘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乃如此及劭將敗勸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與劭書曰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願速救謝賜出船船尼已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請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鎮物人情離散故行計不果潘書所云尼即嚴道育也及劭入井高禽於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



新亭將劭至殿前賊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辨其逆狀荅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荅乞遠徙不質荅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既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皆共臨視之義恭質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我家十二兒劭荅曰殺諸弟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謂南平王鐸曰此何有哉乃斬劭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宗室一至于此劭濬及劭四子偉之迪之彬之其一未有名濬三子長文長仁長道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害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濬妻褚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卽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悉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逆走至合殿故基正於御牀之所爲亂兵所殺割腸剝心脣剖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當時不見傳國

卷之三

六

太

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下焚其尸揚灰于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汙渚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食邑三百戶追贈潘淑妃長寧園夫人置守冢

卷之三

六

九

汗

此段是字文焚傳中馬錫在此

後魏拓跋紹

拓跋紹道武帝子性兇狠悁悁好劍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爲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帝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僚於西宮端門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不審登遐狀惟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克克人懷異志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潛於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闔官宮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齎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卽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黠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紹終致大逆焉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荒死後藥數動發至此愈甚而災變屢見憂慙不安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歸咎羣下喜怒乖常謂百寮

後魏書卷之三

平

汗

安殿

後魏書卷之三

八

主

汗

左右不可信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對語不止若傍有鬼物對揚者朝臣至前追其舊惡便見殺害其餘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歐擊死者皆陳大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廢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爲稀少帝亦聞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幸遇災年當更清整之耳秋七月慕容氏支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伏誅死者三百餘人八月衛王儀謀叛賜死十月戊辰清河王紹作亂帝崩於天安殿

唐李建成

李建成高祖長子也資簡而不治常檢荒色嗜酒耽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隋末高祖被詔捕賊汾晉間皆建成護家居河東高祖已起兵密召與元吉赴太原隋人購之急從間道至引兵畧定西河從平京師唐國建立爲世子高祖受禪立爲太子詔率將軍桑顯和擊司竹羣盜平之涼州人安興貴殺李軌以衆降詔趣原州應接建成素驕不恤士雖甚暑晝夜馳獵衆不堪其勞亡者過半帝欲其習事乃敕非軍國大務聽裁決之又以李綱鄭善果爲宮官叅謀議

李建成

李建成

三

稽胡劉仙成寇邊詔建成進討遇之鄜州斬虜千計引渠長悉官之使還招羣胡仙成與其渠降建成畏其衆詔欲城州縣者使降胡操築陰勒兵殺六千人仙成奔梁師都嘗循行北邊遇賊四百出降悉誅其耳縱之中兄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歸之陰許立爲太子勢危甚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進說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爲人所稱道今黑闥叛殘孽衆不盈萬利兵鏖之唾手可決請往討因結山東俊英心自封爲成遂請行黑闥敗洺水建成問徵

李建成

李建成

三

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縣名處死妻子係虜欲降無繇雖有赦今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旣而黑闥復振廬江王瑒棄洺州山東亂命齊王元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衆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賞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械而甲還鄉里若妻子獲者旣已釋矣衆乃散或傳其渠長降遂擒黑闥帝晚多內寵張婕妤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官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當是時海內未定秦王數將兵在外諸妃希所見及洛陽平帝遣諸妃馳閱後宮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爲兄弟請官秦王已封帑薄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寵怨之會爲陝東道行臺有詔屬內得專處決王以美田給淮安王神通而張婕妤爲父丐之帝手詔賜田詔至通神已前得不肯與婕妤妄曰詔賜妾父田而王奪與人帝怒召秦王讓曰我詔令不如爾教耶他日謂裴寂曰兒久典兵爲儒生所誤非復我昔日子秦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恚其傲率家童摔歐折一指父懼即使妃前訴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詰王曰兒左右乃凌我妃家况百姓乎王自

辯曉訖不置。縣是見疏，帝召諸王燕。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獨泣。帝顧不樂，妃媛因得中傷之。爲建成游說曰：「海內無事，陛下春秋高，當自娛。」秦王輒悲泣，正爲頃忌，妾屬耳。使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妾屬無遺類。東宮慈愛，必能全養，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無易太子意。突厥入寇，帝議遷都。秦王苦諫止，建成見帝曰：「秦王欲外禦寇，沮遷都，議以久其兵而謀篡。」帝寢不悅。初，帝令秦王居西宮，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與上臺東宮。晝夜往來，皆攜弓刀相遇如家人。禮由是太子令秦齊二王教與詔敕，雜行內外。懼

史記卷六十三 八 李廣

高

喬

莫知所從。建成等私募四方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人爲宮甲，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又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宮中，華陰楊文幹素凶，諛建成昵之，使爲慶州總管，遣募兵送京師，欲爲變。時帝幸仁智宮，秦王元吉從建成，謂元吉曰：「秦王且徧見諸妃，彼金寶多有以賂遺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禍？安危之計，決今日元吉曰：「善。」乃命郎將余朱煥校尉橋公山、齋甲遺文幹趣興兵，煥等懼至。幽鄉曰：「反狀。」寧州人杜鳳亦上變，帝遣司農卿宇文穎驛召文幹。元吉陰結穎，使告文幹。文幹遽率兵反，帝以建成首謀，未忍治，即

詔捕王珪、魏徵及左衛率韋挺舍人徐師暮欲殺之，以薄太子罪。乃手詔建成，建成懼不敢往。師暮勸遂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諫，建成損車服往謝罪。乃詣行在所，未至屏官屬徑入謁，叩頭請死。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絕。帝怒夜囚幕中，使兵衛守。會文幹陷寧州，帝驚以宮近賊，夜率衛士南趣山行，十餘里，明乃還宮。召秦王問計，對曰：「文幹豎子耳，官司當卽禽之，就使假刻漏之久，正須遣一將可辦。」帝曰：「事連建成，恐應者衆。」爾自行還，吾以爾爲太子，吾不能効隋文帝誅殺骨肉，使建成王蜀，蜀地狹不足爲變，若不能

史記卷六十三 八 李廣

重

事汝取之易也。秦王率衆趣寧州，文幹爲其下所殺，以其首降。執宇文穎送京師。秦王之行元吉及內嬖更爲建成請封德彝，亦陰說帝由是意解。復詔建成居守，但責兄弟不相容而謫王珪、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於遠方。然怨猜日結，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之。王暴疾，略血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宮，帝問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酒母夜聚，又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宮，爾亟讓，故成爾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奪之，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忿閱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

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膝下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通過諸子況我天下主東西兩宮思汝卽往何所悲邪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爲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陽皆洒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事果寢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旣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因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陽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回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

策不然禍將及公旣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諸敬德於上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諧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建成謂元吉日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諧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侯車騎將軍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珪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

今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  
世民以咍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  
之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矣終不肯事其兄比  
聞護軍薛寶嘗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六  
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  
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  
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  
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  
計乎世民命卜之幕寮張公瑾自外來見之取龜投  
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

唐書卷五十三

李義

天

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救  
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  
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  
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與無忌  
共論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  
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  
敬德自他道亦至已未太白復經天傳夾密奏太白  
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  
密奏建成元古湍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  
今欲殺臣以爲世克建德報讐臣今枉死永違君親

魂歸地下實耻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  
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  
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  
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  
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  
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  
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  
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能殺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  
敬德將士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  
林下爲木枝所絀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

唐書卷五十三

李義

天

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  
翊衛將軍馮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  
延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  
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  
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  
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  
晚也君弘不從大呼而進死之守門兵與萬徹等力  
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尉遲敬德持  
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  
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

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將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宿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

李唐書

李唐書

三

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五子及元吉五子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其黨疑懼更和告廬江王瑗遂反乃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由是遂安其僧倪道士

利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爲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宗立追封建成爲息王諡曰隱以禮改葬詔東宮舊臣皆會帝於宜秋門哭之以子福爲後宇文穎者自李密所來降封化政郡公性貪昏與元吉厚善故豫文幹謀事敗帝責曰朕以文幹叛故遣卿乃同逆耶穎無以對斬之

李唐書

李唐書

三

至

李元吉

李元吉高祖第四子也高祖兵已西留年太原帝授  
禪進王齊爲并州總管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惡其貌  
不舉侍嫗陳善意私乳之及長猜驚好兵居邊久益  
驕侈常令奴客諸妾數百人被甲習戰相擊刺死傷  
甚衆後元吉中創善意止之元吉怒命壯士拉死私  
諡慈訓夫人劉武周畧汾晉詔遣右衛將軍宇文歆  
助守元吉善鷹狗出常載置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  
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夜潛出淫民家府門不開歆驟  
諫不納乃顯表於帝曰王數出與賓誕縱獵蹂民田

李元吉

李元吉

三

縱左右樓斂畜產爲盡每當衛而射觀人避箭以爲  
笑樂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不可與共守有  
詔召還元吉密諷民詣闕請乃得歸武周以五千騎  
屯黃蛇嶺元吉使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  
兵少彊之至則盡沒達怒導武周陷榆次元吉保祁  
賊急攻之遁還并州賊張甚元吉詔司馬劉德威曰  
公以老弱守吾率銳士拒賊因齎寶物攜妻妾夜出  
委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  
幼小未習時事故造賓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  
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

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今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

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賓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  
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  
會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彘此誕之罪宇文歆  
論情則疎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矣且父子之  
際人所難言而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  
心臣愚竊以爲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  
我有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會  
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也自是常令從秦  
王征討不復顯軍矣秦王圍東都實建德來援王以

李元吉

李元吉

三

精騎逆戰留元吉屈突通守而世充易之輒出兵元  
吉設伏劫之斬首八百級禽其將東都平拜司空與  
太子秦王得三鎰鑄錢累進司徒并州大都督時秦  
王有功而太子不爲中外所屬元吉言亂欲并圖之  
乃構於太子曰秦王功業日隆爲上所愛殿下雖爲  
太子位不安不早計還踵受禍矣請爲殿下殺之太  
子不忍元吉數諷不已許之於是邀結宮掖厚賂中  
書令封德彘使爲游說帝遂疏秦王愛太子元吉乃  
多匿亡命壯士厚賜之使爲用元吉記室參軍榮九  
思爲詩刺之曰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元吉見之



弗悟也其典籤裴宣儼免官往事秦府元吉疑事泄  
燒殺之自是人莫敢言秦王嘗從帝幸元吉第伏護  
軍宇文寶寢內將以刺王太子固止之元吉愠曰爲  
兄計於我何害突厥郁射設入閭烏城建成薦元吉  
北討乃多引秦王府驍將秦叔寶等與行又藉秦府  
精兵益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元吉承間密請宮秦王  
帝曰是有定四海功殺之無名元吉曰王昔平東都  
顧望不卽西散金帛樹私惠豈非反邪帝不應太子  
與元吉謀兵行吾與秦王至昆明池宴別伏壯士拉  
之以梟卒聞上無不信然後說帝付吾國吾以爾爲

史記卷六十三

李吉

三

吉

大

皇太弟叔寶等既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  
令王暉密以謀告秦王王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  
若不正斷社稷非唐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  
羣小得志元吉狼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  
上齊王符籙云元吉合成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  
秦王取東官如反掌耳爲亂未成預懷相奪以大王  
之威襲二人如拾地芥秦王遲疑未決衆又曰大王  
以舜爲何如人也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爲子孝爲  
君聖焉可議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魚  
鱉之斃焉得爲孝子乎塗廩不下便成煨燼之餘焉

行爲聖君子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秦王由是定  
計死年二十四貞觀初改葬追爵海陵郡王及諡後  
改封巢以曹王明嗣

史記卷六十三

李元吉

三

吉

大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四

儲之三 難

漢戾太子

戾太子據武帝子也母衛后元狩元年立爲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棨使東方朔枚臯作棨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取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子既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

史皇孫

太子

乙

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聞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亦平愔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多皆毀之邪臣朋黨以故太子譽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少不平

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

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上知其情乃誅融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呪詛上心旣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爲驚悟因是體不平武帝末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

史皇孫

太子

二

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呪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諸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語在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案道侯韓說御史章籟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銅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傳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宮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蠱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耳

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案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狗彘胡巫上林中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長安中都官曰從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太子身引兵毆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詔收后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皆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

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斃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城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當歸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

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  
爲卒足踰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趙抱解太子主人公  
遂格闔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  
曰蓋行疑從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爲邳侯張富  
昌爲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  
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  
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族永鳩里加兵刃於太  
子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  
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  
夫人男年十八卽尊位是爲孝宣帝帝初卽位下詔

孝宣皇帝本紀

入太子

五

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  
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  
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  
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  
良娣家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諡法  
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  
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太子諡曰戾置奉邑  
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後八歲有  
司復言禮父爲子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  
號曰皇太子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

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  
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初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  
間趙婕妤居鉞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  
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燕王旦自以次第當  
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  
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  
三縣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  
無法後多過失是歲鉞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  
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稱母少猶  
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

孝宣皇帝本紀

入太子

六

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  
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鉞  
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  
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卽賜死頃之帝閉居問左  
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  
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  
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  
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昭帝始元五  
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  
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史

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傳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于衛太子者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者錄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覺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吳孫和

孫和權子也初太子登卒和立爲太子弟霸爲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傳上疏諫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奇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時遜鎮荊州報曰子弟苟有才

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碑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道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

官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謫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閭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全琮少女小虎適票騎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已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

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官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觀見惡之敕據晃等無事忽忽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固爭吳主大怒族誅五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爲新安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爲庶人徙故郤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等以其黨霸諸和故也朱據未至官詔書追賜死立子亮爲太子立潘夫人爲后吳主頗悟太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固爭之乃止立和爲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爲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爲琅邪王居虎林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中書以吕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俟其昏睡綸

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死者六七十人吳主昶太子亮即位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又數越法度恪爲牋以遺奮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傷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輿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

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茅逗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勸渠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官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

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王得牋懼遂移南昌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齊王奮聞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爲庶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殺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晉司馬通

司馬通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王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官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裙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非常不宜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為太子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通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瑾子庭太子少師裴楷子憲太子少傅張華子祿尚書令華廙子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今害因此密敕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嘆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降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射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或有

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脩牆正瓦

動屋而於宮中為市使人屠沽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今西園賣菜藍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游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克暴深以為憂每盡忠規勸太子脩德進善遠於讒諂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袍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拾之而於後庭游戲賈事裴楷諫曰賈謐非有寵於中官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謐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官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



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賈后將廢太子許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果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道文太子之子彬是也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就而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偏示諸王公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願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

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梁王彤東武公濟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龕轎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南風起今吹白沙遥望魯國轡差幾千歲鬻骸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母所生奉事有如生母自爲太子以來敕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因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憫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

見語中官且來吐不快使在空屋中坐須臾中官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官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官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官中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陛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官飲盡逼迫不

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寫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使來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眾人見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眾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官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謀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

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憤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禍耳後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氏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讐猶足以為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殷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自廢黜恐被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于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請以王禮葬詔以廣陵王葬之及賈后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諡曰愍懷

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大

隋楊勇 翁秀

楊勇小名覲地伐文帝篡位立為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以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驗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嘗從容與羣臣曰前世帝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傷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為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驕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為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鑑帝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九

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今高穎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嘗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官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官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飾稱賀止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

史記

史記

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官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官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穎奏若盡取強者恐東官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官左右何須強武始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官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穎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足於嫡而妃元氏無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

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晉王來朝車駕侍從皆為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藉甚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獻款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官恒畜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行軸鴆毒過於孟杓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

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于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耶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遺張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楊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前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于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如毗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假息未入勇來

帶待之故亦不進以怒勇勇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忌勇廼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宮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誦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太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悵然愁苦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悉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乖本旨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為慮利不脫衣臥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肉戰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計爾作右僕射受

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第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嘆曰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相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兖州來語衛王曰阿嬈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姬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對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

自懷彼此連遭來索彼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騏佞人也為其此事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共定與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晏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晏辭直爭強聲色俱厲帝不答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

威盡言威對曰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寔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舞揚肘曰大丈夫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便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草草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凶吉語臣曰至尊忘在十八此期促矣帝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云元晏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晏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

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士執是及弘付法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樹根榦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鑪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時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側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

卷之六

大勇

一

勇

又發遷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於庭以示文帝群臣爲太子罪帝曰前薄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偏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此是服袂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又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克進曰臣觀天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又見矣群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列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立爲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

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旻任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官寮詔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占問國家希覲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詔諛外作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官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進引祇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

卷之六

大勇

一

勇

子實往居省閣舊非官臣進畫姦謀要射榮利前主重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祇恠志圖亂禍心在速發兼制奇服皆竦規畫增長驕奢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爲害斯甚竦處斬刑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洲人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竦是悖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忍盡戮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

天下皆知而楊素其父好人也

楊素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文

文

竝處自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  
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為太子仍以  
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胃楊約竝  
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勸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  
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為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  
撻其胷尋而貝州長史裴蕭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  
克已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  
蕭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  
面申冤屈太子道不得聞勇于是升樹叫聞于帝與  
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癡鬼所著不可  
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太子入  
侍姦亂事聞於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  
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繁大理獄偽勅  
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子儼封長寧郡王  
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  
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螻蟻手不宜留意楊帝踐祚儼  
常從行遇鴆卒諸弟分徙嶺外皆勅殺之  
楊秀文帝子立為越王未幾徙封于蜀十二年入為  
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  
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后

楊素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文

文

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  
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衡既還京師  
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嗆之討西楚帝令上開  
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光為武通行軍  
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  
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  
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  
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太子廣恐秀終  
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  
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太子及諸王流涕  
庭謝帝曰頃者秦王俊廢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  
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下以法開府廢整諫  
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  
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  
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  
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  
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  
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  
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  
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

子相見令給獫狁二人驅使之與連坐者百餘人秀  
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上表陳已愆請與其愛子  
瓜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帝乃下詔數其  
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險要委以鎮之汝  
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睨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  
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規候望我不起便有異  
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  
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官自言骨相非人臣德  
業堪承重器妄道青城出聖欲已當之詐稱益州龍  
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官妄說禾

後漢書

卷八

光

周

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杌異以證父兄之  
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已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  
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物  
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  
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曰  
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  
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  
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回心勸善  
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  
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

也惡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  
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  
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  
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人庶酷虐之甚也  
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  
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  
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  
與其子同處煬帝卽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之弒逆  
也欲立秀爲帝君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後漢書

卷八

手

備



唐李承乾 第 素

李承乾太宗子生承乾殿即以命之太宗卽位立爲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帝愛之在諒闇使裁決庶政有大體後每行幸則令監國及長好聲色慢遊然懼帝秘其迹臨朝言諄諄必忠孝退乃與群不逞狎慢左右或進諫危坐歛容痛自咎飾非辯給諫者應荅不暇故人人以爲賢而莫之察後遇惡浸聞宮臣若孔穎達令狐德棻于志寧張玄素等皆天下選每規爭承乾訖帝必厚賜金帛欲以厲其心承乾傲不悛往往遣人陰圖害之初帝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于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極諫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時魏王泰有美名帝愛重而承乾病足不良行且懼廢與泰交惡泰亦謀奪長各樹黨東宮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素告訐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于前令宮人朝暮莫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愈怨懟稱疾不朝累數

李承乾

李承乾

王

同

通鑑

月又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推髻剪綵爲舞衣尋撞跳劍鼓鞀聲通晝夜不絕造大銅鑪六熟鼎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燂召所幸厮養共食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辨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爲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務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左右私相語以爲妖又裴氈爲鎧列丹幟勒部陣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爲樂不用命者披樹扶之或至死輕者輒腐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又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刺客張師政乾干承基等謀殺魏王泰不克初吏部尚書侯君集自恃平高昌有功以他罪繫獄得釋常快快不樂其督賀蘭楚石爲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機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爲殿下用之又曰魏王爲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有勑召宜密爲之備太子大然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

李承乾

李承乾

王

及

使謂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爲之力戰上以爲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北見上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公主爲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凡同謀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王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貞觀十七年太子聞其弟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勅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群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太子承乾爲庶人幽于右領軍府後徙黔州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群臣固請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杜荷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爲庶人餘當道坐悉赦之

勉以紇干承基爲祐川府折衝都尉尉平棘縣公齊王祐亦爲太宗所誅

李泰太宗子封越王爲楊州大都督再遷雍州牧左武侯大將軍改王魏帝以泰好士善屬文詔卽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又以泰大腰腹聽乘小輿至朝司馬蘇勗勸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括地志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衛尉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分道計州緡緝疏錄凡五百五十篇歷四蕃成詔藏秘閣所賜萬段後帝幸秦延康坊第曲赦長安死罪免坊人一年租府僚以差賜帛又泰月廩過太子遠甚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故用物不會與王共之庶子不得爲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法制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廩料過東宮議者以爲非是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宮庭爲複道費財鉅萬出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驕淮陽王幾至於敗

賴以退讓之臣乃克免今魏王新出閣且當示以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又宜擇師傅教以謙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又勅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言王為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昔海陵居之也論者為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違舍頗罷之成王以寵為懼之美帝悟乃止時太子承乾病蹇泰以計傾之乃引駙馬都尉柴令武房遺愛等布腹心而韋挺杜楚客相繼攝府事二人者為泰要結中朝臣津介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李泰

重

魏

遺群臣更附為朋黨承乾懼陰遣人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上封帝省之書言泰罪帝怒即遣捕詰不獲既而太子敗帝陰許立泰岑文本劉洎請遂立泰為太子長孫無忌固欲立晉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萬吉復欲從無忌泰微知之因語晉王爾善元昌得無及乎王憂甚帝怪之以故對帝惘然悟會召承乾譴勒承乾曰臣貴為太子尚何求但為泰所圖與朝臣謀自安爾無狀之人遂教臣為不軌事若泰為太子正使其得計爾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則副君可詭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無他

即幽泰將作監下詔曰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為臣貴乎盡忠虧之者有罰為子在于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魏王泰朕之愛子實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遇極於崇重爵位逾於寵章不思聖哲之誠自擯驕僭之咎惑譏諛之言信離間之說以承乾雖居長嫡久纏病恙潛有代宗之望靡思孝義之則承乾懼其凌奪泰亦日增猜阻爭結朝士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之內分為朋黨朕志存公道義在無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李泰

重

魏

偏彰厥巨壺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解泰雍州牧降王東萊因詔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望者兩棄之著為令然帝猶謂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無為宗社憂奈何雉奴高宗小字泰尋改王順陽居均州之勛鄉帝嘗持泰表語左右曰泰文辭可喜豈非才士我心念泰無已時但為社稷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二十一年進王濮高宗即位詔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異等薨勛鄉年三十五贈太尉雍州牧二子欣徽欣嗣王武后時為酷吏所陷貶昭州別駕薨子嶠神龍初得嗣王開元中

為國子祭酒以罪貶鄧州別駕薨徽封新安郡王

李忠

李忠

李忠

李忠

唐李忠

李忠高宗長子高宗始為太子而忠生王皇后無子  
后舅柳奭說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后然之請於  
帝又與褚遂良韓瑗長孫無忌于志寧等繼請遂  
立為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宗敬希后旨上  
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  
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  
之胤風間胎教宜展罔堅之心乃復為孽奪宗降居  
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璿徽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喻  
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摧引悲

李忠

李忠

李忠

星越昴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燭  
暉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執逃其  
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疆守藩宜遵往軌追  
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  
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葉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  
庶云誰繫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帝召見敬宗曰立  
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且東宮所  
出微今知有嫡不自安竊位而不自安非社稷計帝  
曰忠固自讓敬宗曰能為太伯不亦善乎於是降封  
梁王俄徙房州刺史忠懷懼不聊生至衣婦人衣備

刺客數有妖夢嘗自占事露廢為庶人囚黔州承乾故宅麟德初宦者王伏勝得罪於武后敬宗乃誣忠及上官儀與伏勝謀反賜死明年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

李弘

李弘

李弘

李弘

唐李弘

李弘高宗子母武后也顯慶元年立為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邪瑜曰孔子作春秋使惡名不得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資黜凶悖之迹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四年加元服又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圜師即文恩殿摘採古今文章號瑤山玉彩凡五百篇又詔每日一赴光順門決事總章元年釋采國學請贈顏回為太子少師曾參為太子少保制可會有司以征遼士亡命及亡命不即首者身誅死家屬沒官弘諫以為士遇病不及期或被畧若溺壓死而軍法不因戰亡則同隊悉坐法家曰亡命而家屬與其亡者同沒傳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臣請條別其科無使淪胥詔可帝幸東都詔監國時關中饑弘視廡下兵有食榆皮遂實者惘然命家令寺給米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聞貽惻建請下降武后怒即以常上衛士配之由是失愛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會納妃有司奏費用

白鴈適苑中獲之帝喜曰漢獲朱鴈爲樂府歌今得白鴈爲婚贊婚乃人倫首我則無憾禮畢曲赦岐州帝嘗語侍臣弘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后將驍志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醜薨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詔諡爲孝敬皇帝中宗踐祚制祔于太廟號曰義宗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卽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孝敬皇帝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之初乃特令昇祔春秋之義國君卽位十踰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黃帝恭陵旣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詔從之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別廟將建享祔有期準禮不合更以義宗爲廟號請以本諡孝敬爲廟稱於是始停義宗之號

唐李重俊

李重俊中宗後宮子聖曆四年爲太子詔在藩食封歲納東宮給事中盧榮上言太子與列國同入封不可爲法詔罷之重俊性明果然少法度旣楊瓌武崇訓爲賓客二人皆主壻憑貴寵無學術惟狗馬蹴踘相戲昵武三思扶韋后勢將圖逆內忌太子而崇訓又三思子尚安樂公主常教主辱重俊以非韋出晉爲奴數請廢自爲皇太女重俊恚忿遂率李多祚洎左羽林將軍李思冲等矯發左羽林及千騎兵殺三思崇訓并其黨十餘人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守宮城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入索韋后安樂公主又以昭容上官素與三思通奸并索之后挾帝升玄武門宰相楊再思蘇瓌李嶠及宗楚客紀處訥統兵二千餘人守太極殿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率飛騎百人拒之多祚兵不得進帝據檻語千騎曰爾乃我瓜牙何忽爲亂能斬賊者有賞於是士倒戈斬多祚餘黨潰重俊亡入終南山欲奔突厥楚客遣果毅趙思慎追之重俊憊于野爲左右所殺詔殊首朝堂獻太廟并以告三思崇訓樞初重俊被害官屬莫敢視惟永和丞竇嘉勗號哭解衣裹其首時人義之

楚客怒收付獄賡平興丞庠宗立下制曰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構陷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由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軍之寃以紓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太府少卿常奏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歸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

書

李重俊

書

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諡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與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常氏而嘉之則常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與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况重

俊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北闕悖逆之源非所以彰善殛惡也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與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書

李重俊

書

唐李瑛

李瑛玄宗子也立爲太子初瑛母以倡進善歌舞帝在潞得幸鄂光二王母亦帝爲臨淄王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快快惠妃女咸宜公主墾揚洄揣妃旨伺太子短諱爲醜語惠妃訴于帝且泣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陛下享國久子孫蕃衍奈何一日棄三子昔晉獻公惑嬖姬之讒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帝信江克巫蠱禍及太子京師流血晉惠帝有賢子賈后諧之乃至喪亡隋文帝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子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撰妃意妃果德之二十五年洄復搆瑛瑛與妃之兄薛鐔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荅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太子瑛鄂王瑁元王瑁同惡均罪並廢爲

庶人鐔賜死瑛瑁瑛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爲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亡



儲之四危

南齊蕭願 見荀伯玉傳 附垣崇祖

荀伯玉廣陵人也蕭道成鎮淮陰伯玉爲道成冠軍刑獄參軍道成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懼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道成以聞復本任由是見親待後隨道成還都使主家事道成子隨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道成善之道成爲南充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道成既篡位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

卷之八

書

星

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隨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貞偏見任遇又多僭侈隨拜陵還景貞白服乘畫舫舡舡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隨駭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太子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巖素有寵以隨長嫡又南郡王兄弟竝列故隨爲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隨東還令宣敕詰責并示以景貞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貞殺之胤叔因白太子皆言伯玉以

卷之八

書

星

聞隨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太聲宣敕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太子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飲宴因游玄圃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子夏行酒太子與豫章王巖及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太子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

垣崇祖畧陽人也蕭道成篡位爲豫州刺史每自比韓白上獨許之累破魏師武帝卽位領驍騎將軍初自謀豈非天哉

高帝時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宮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伸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于嗣主便欲背德于先帝止可以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中正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之初宣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朴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贊言語動作每月奏聞贊懼威嚴矯情修飾以是惡不外聞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太行在殯曾無戚容卽通亂先帝宮人纔踰年便恣聲樂采擇天下子女以克後宮好自矜誇飾非拒諫禪位太子闡之後自稱天元皇帝彌復驕奢耽醺於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閣官奏之所居宮殿帷幄皆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耀極麗窮奢及營洛陽宮雖未成畢其規模壯

麗踰於漢魏遠矣惟自尊崇無所顧宗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祖復遣荀伯玉救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爲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搆扇邊荒誅之

謂帝按前蕭勰傳中而語曰  
憚帝按前而語

北周宇文贊

宇文贊北周武帝子也立為太子受命征吐谷渾也武帝令徐州總管王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太子仰成而已時官尹鄭譯王端並幸于贊贊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于武帝武帝大怒乃捷太子除譯等名仍加捶楚贊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待坐乃白武帝言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材

卷之六

宇文贊

三

簡

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為慮武帝召弼問之弼曰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隳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為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藏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眾良實非宜其後軌因內宴上壽又將武帝贊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必及于禍謂

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官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

下自稱為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罇彝珪瓚之屬以次食焉又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又不聽人有高者大者之稱諸姓高者改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曾為次長祖官稱名位凡謂上及大者改為長有天子者亦改之又今天下車皆渾成為輪禁天下婦人

卷之六

宇文贊

三

簡

皆不得施粉黛惟官人得乘有輜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溫祀公亮之子即帝從祖兄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飲以酒逼而媾之亮聞之懼謀反纔誅溫即追尉遲氏入宮初為妃尋立為后每左右侍臣論議惟欲興造革易未嘗言及政事其後遊戲無恒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或幸天興宮或游道會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為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為喜樂擯斥近臣多所猜怨又吝於財畧無賜與恐羣臣規諫不得行已之志常遣左右密

伺察之動止所爲莫不抄錄小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捷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誣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官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五

明都察院右叅議兼提督學政孫承澤著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臺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曹

武進 孫校正

宗之一 賢

漢劉章

劉章高帝子齊悼惠王肥之子哀王襄之弟也孝惠六年襄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郿侯呂台爲呂王劉齊之濟南郡爲呂王春邑明  
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劉齊琅邪郡封管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於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見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

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后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軻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圖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圖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軻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難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淄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

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歟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敖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今天下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王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

曰母家綱鈞惡英虎而冠者也昉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立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勃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數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勃勃又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叅家貧無以自通乃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四

常獨早婦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婦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

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五

漢劉德

劉德景帝子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河間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今奏諡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宜諡曰獻王

史纂卷之五

劉德

六一

漢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脩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典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僞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僞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諸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恩堪更生

史纂卷之五

劉向

七

金

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  
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微  
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震震時  
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  
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  
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中書令道路人聞望  
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  
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  
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  
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八

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  
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  
感其言遂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  
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  
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  
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  
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  
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  
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  
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

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  
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  
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  
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  
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  
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  
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  
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擅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  
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  
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白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九

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問堪爲  
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  
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  
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  
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  
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  
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  
欲以爲助乃見問與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  
者領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  
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



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與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關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

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言而卒顯誣譖猛今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瘖絕要數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以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運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之權久之管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章嬰亂

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寢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擁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丞卒伋子歆最知名

東漢劉蒼

劉蒼光武子建武十七年封東平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鬚頰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四十人位在三公上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爲縣侯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太平宜脩禮樂乃與公卿定議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羣聞當遂校獵河南蒼卽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王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遙彷彿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帝覽奏卽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驚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巢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

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相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  
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傲將遵上德無爲之時  
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庫不任  
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  
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陸  
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驛  
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  
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  
綬以驛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  
家郎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太后崩既  
葬蒼乃歸國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月餘還國帝臨  
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  
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  
誦及采菽以增歡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  
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  
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  
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  
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  
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賈逵爲之訓詁肅宗卽位尊  
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帝欲爲原陵顯節

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  
有疑政輒驛使咨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六年冬  
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  
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法寒露遺謁者賜貂裘  
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實固持節郊迎帝乃親  
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蒼既  
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犇迎  
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帝省  
奏歎息愈褒貴焉蒼與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  
五女爲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獨留  
蒼賜以秘書列傳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  
復奏遣蒼乃許之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  
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  
集覽焉

晉司馬承

司馬承字敬才宜帝弟魏中郎進之孫也少篤學有志行元帝爲晉王承制更封爲譙王大興初加輔國將軍領臺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事加散騎常侍著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光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馳驅之勞頻受過厚之遇風夜勉勵思報大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蒞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灰身亦無益也於是承以承爲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令隗及戴若思等並爲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聽承之

史集左編卷五

晉司馬承

共一

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敝承躬自儉約乘羣英車而

傾心撫綏甚有能名敦恐其爲已患詐稱北伐悉召承境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參軍桓胤說承以劉隗專寵令便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二府長史虞悺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悺及弟前丞相掾瑛建昌太守王循衡陽太守劉翼等共盟誓因桓胤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榮陽子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譚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國自解承答書曰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

史集左編卷五

晉司馬承

七

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觀巧  
遲足下勉之卓軍次渚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  
等攻戰日迫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  
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恨悅劉翼戰死相持百餘  
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廩承敦首于道中  
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

### 唐李石

李石字中玉高祖弟襄邑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  
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畧爲吏精明聽  
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  
判度支文宗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  
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  
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平章事仍領度支石  
器雄遠當軸秉鈞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  
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  
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惡

史記左傳卷五

李石

九

縮不得對氣益奪縉紳賴以爲彊是時宰相吏卒因  
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  
相左右天子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尤當祐之  
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  
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召請直以金吾爲衛帝嘗  
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  
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  
囚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  
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  
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

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戰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關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趨閤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開成敗元赦令賜京畿一歲租停方鎮正至端午三歲獻以其直代百姓紐配繕天下非藥物若果它貢悉禁人罷室索營

史纂左編卷五

李若

子

號

造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諭之因請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臨遣十道黜陟使敕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吏奉行之乃盡病利俄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疆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闥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

史纂左編卷五

李若

主

號

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爲盱眙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爲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用韓益判度支已而益以賊敗石案之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它宰相用所疆蔽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臥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閣豎天子畏偏幾不立石起爲相以身殉國不卹近倖張權綱欲疆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爲之所遂罷去遣日饗都關士人恨憤石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上不聽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助王逢軍榆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領之嘗曰軍興人賜二緡治裝會財匱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

徵檢校吏部尚書即拜留守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李右

三 李

宋趙汝愚

趙汝愚字子直太祖子漢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宗室趙彥端嘗宰餘干汝愚是其邑子汝愚初冠多士適彥端在朝因語汝愚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卽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爲吏部郎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趙汝愚

三 李

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兵機不宜泄汝愚謂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伊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陞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趙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召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卽位爲貴妃后李

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還聞之悲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都人以爲憂先是孝宗以光宗有疾構得良藥欲因光宗至宮授之宦者因是構讒語又李后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泣訴壽皇有廢立意光宗惑之遂不朝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

宋孝宗皇帝

八 卷五

五

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詠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官也汝愚歟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留正率同列入詣上詣重華宮侍疾

挽裾隨至福寧殿泣而出從臣臺諫繼入閣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相並出於是出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簡丞相傳孝宗意令宰相復入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相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復請過宮許之至期過午有旨放仗當是時諸公引裾慟哭朝士日相聚于道官佛寺集議百司皂隸造謗僞傳學舍草茅爭相伏闕劉改之一書至有生靈塗炭社稷丘墟之語且有詩云從教血染長安市一枕清風臥

宋孝宗皇帝

八 卷五

五

釣磯擾擾紛紛無所不至大抵當時執政無承平諸公識度不能以上疾狀昭示天下鎮靜浮言而縉紳學士率多賣直釣名之人遂使上蒙疑謗日甚一日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闢關禮扣宰相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晏不出先是孝宗未服藥黃裳過宮以笏欄光宗云壽皇已服藥矣便請陛下升輦已而無他至是亦以爲妄不復信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壽皇大歛車駕不至無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



瑤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附奏  
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  
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  
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  
髮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  
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  
往返數四始得太后聖旨如所請正等率百官就重  
華宮成服然中外人情洶洶以禍在旦夕近習巨室  
競輦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項安世等遁去者  
數日如李祥等般家歸鄉者甚衆侍從至欲相率出

東坡志林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城蓋先是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  
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  
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瑀素畏慎且以后  
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  
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  
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  
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日御批付  
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伴  
仆于庭密爲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欲結殿帥  
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

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  
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倘不同奈何彥  
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  
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待  
彥逾之至彥逾馳告郭杲曰近日外議湏洞太尉知  
否杲曰然則奈何彥逾遂以內禪事語之曰某與趙  
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  
猶未語彥逾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今某盡誠  
以告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矍然起曰敢不  
効使今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遂定

東坡志林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  
然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自吳瑀之議不諧汝愚與徐  
誼葉適謀可以白意于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內  
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  
獲明日往又不獲命侂胄遂將退重華宮提舉關  
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今少俟入見憲聖  
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  
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  
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  
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

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冑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冑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參政陳賡及余端禮使郭果及都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製黃袍先是嘉王數日請告不入臨汝愚諭官僚彭龜年等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禪祭奉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

宋史紀事本末

八 孝宗

天 宗

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

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語之憲聖乃命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幃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諸几筵殿裏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幃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翌日侂冑侍上詣光宗問起居光宗問是誰侂冑對曰嗣皇帝光宗睜視曰吾兒邪先是襄陽歸正人陳應祥等誘聚亡命謀以七月望日爲壽皇發

宋史紀事本末

八 孝宗

三 九

喪爲亂前一夕登極教書至其徒告之而敗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寮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棄國之罰汝愚爲還叔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加郭果節度使侂冑防禦使侂冑大失望徐誥告趙汝愚曰侂冑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冑缺望言于汝

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數日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侂冑寢謀預政數詣都堂留正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冑怒而退孝宗將擢汝愚議擢官非未制欲改十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冑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冑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冑慚忿簽書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冑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官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爲言人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曰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冑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譴畢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官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冑必欲出之次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冑竊弄威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于是龜年侂冑俱請罷帝欲而罷其

職樞密陳騭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冑勢益張騭與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坐語及爭彭龜年事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邪故罷之侂冑恃功爲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疎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愜與侂冑合謀陞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今近臣舉御史侂冑密諭中司令荐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爲察官其黨牽連以進言路遂皆侂冑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侂冑又擢其黨京鏜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辭儉和附視正士如仇讐而衣冠之禍始矣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冑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爲正言沐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

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  
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  
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衛  
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極乃卒受  
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爲言李  
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  
詔祖儉朋比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  
朝張道林仲麟蔣傳佺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  
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  
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  
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  
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佺胃忌汝愚益深謂  
不重貶人言不已御史胡紘疏汝愚倡引僞徒謀爲  
不軌乘龍受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  
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譏者以爲言又  
沈有開嘗在汝愚坐曰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  
公判明州三軍士庶已推戴相公矣又徐誼語人曰  
但得趙家一塊肉足矣蓋指魏王之子徐國公柄也  
樓鑰行辭免批答有親爲伯父固非同姓之卿之語

太學上書乞尊汝愚爲伯父周成子言郎不令田  
濟謂寧宗非光宗子其說非一端于是汪義端行辭  
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  
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恬然就道謂諸子曰  
觀佺胃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  
病作爲守臣錢鏐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聞而寃之  
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  
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  
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  
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  
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  
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義均  
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  
爲相亦然汝愚既沒黨禁寢解職復資政學士太中  
大夫已而贈少保佺胃諫盡復元官賜諡

宗之二

漢劉武

劉武以孝文二年立爲代王孝文用賈誼策徙武王梁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言三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遇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儼於天子招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旣朝上疏用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

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秘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兄弟得幸於上後官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卽窮竟梁王卽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爲足下危之長君曰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庠夫仁人之於兄弟無宿怨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以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

患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還至朔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闕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闕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

史記卷五十五

梁王傳

五

全

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闕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孝王悲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爲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

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史記卷五十五

梁王傳

五

九

魏晉植

曹植字子建太祖孫子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千萬言善屬文操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操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

史記左傳卷之三

一書

立

以才見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操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兄不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操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教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不既篡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

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鄴城侯三年立爲鄴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官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觀事君貴於典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授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

史記左傳卷之三

一書

立

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莫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勳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見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

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落減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島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事右伏劍於鳴轡雍門劍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

卷之八

四

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縶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故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庸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翕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

奮驍突刀劍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敵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貪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團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舳輒食棄餐奮袂攘袂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

卷之八

五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于鼎鍾名稱垂于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縶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徇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



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  
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  
囊之喻以悟主立功何况義魏大魏多士之朝而無  
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  
時求達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  
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  
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  
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

卷之三

八

聖三

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  
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  
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  
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  
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奏而不離親親之義是  
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  
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  
昭九族群后百寮番休逸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

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煖誠可謂恕已  
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  
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  
嬖嫌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  
之違甚于路人隔閼之異殊於吳越今臣以一切之  
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  
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  
通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  
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  
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則古人之

卷之三

八

聖三

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  
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授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  
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  
綬駟馬乘車超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耳筆出從華  
蓋入侍簾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  
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  
他之誠下忌伐木友生之義終懷夢寐我罔極之哀每  
四節之會現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  
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  
而歎息也臣伏以爲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

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宜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懷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

東坡先生集卷五

一

元

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畧朕縱不能教而睦之王授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制貴賤明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

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寔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已之所以授命雖有構會之徒汨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不改葬死毋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火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

東坡先生集卷五

一

元

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杜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令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糗子弟懷糧蹈鋒復以狗國難何但習

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龍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曲皆年耆臥在床席非廢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龍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穠草驅獲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敝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晝然自固如天如地今習業者並復見送曉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官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伯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重釋綬追伯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

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孰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朽者惟遠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察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數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初文帝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

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阻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俗勢同庖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問論之詳矣

魏曹幹

曹幹操子以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操及不爲嗣幹母有力丕臨終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重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親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焉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禾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出並犯交通之禁趙宗載捷成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段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

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  
五千戶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六

宗之三

宋劉彧

劉彧文帝子也初封湘東王武帝崩廢帝子業卽位  
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帝受之微  
情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  
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  
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  
得生寧馨兒已丑太后殂廢帝幼而狎暴及卽位始  
猶難太后大臣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  
漸長欲有所爲法興輒抑制之帝稍不能平所幸閹  
人華願兒深譖之帝遂賜法興死尚書右僕射丹陽  
尹顏師伯居權日久海內輻湊驕奢恣爲衣冠所  
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爲尚書左僕射解卿尹  
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  
初武帝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  
武帝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  
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  
夜帝內不能平旣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  
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

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今史曰沈公牙爪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第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改元景和文武進

卷之六 八 劉宋

二

齊

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武帝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武帝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尚書左丞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文帝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逆廢帝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帝妹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公主尤淫恣嘗

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光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為公主置首面左右三十人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旬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甚英雄生擒數天子指文帝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見斫去頭指武帝像曰渠大體鼻如何不釐立召畫工令釐之新安王子鸞有寵於武帝帝疾之賜子鸞死初廢帝不為孝武所愛至是發殷貴妃墓以其為孝武所寵又欲掘孝武景寧陵太史以為不利

卷之六 八 宋書

三

於帝乃止寧朔將軍何邁尚帝姑新蔡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拜貴嬪為夫人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子助事泄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結於帝數言規諫帝浸不悅及帝誅何邁軍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兄子直閭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

飲慶之之藥而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武公葬禮甚厚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仲仁山陽王休祜文帝諸子也皆肥壯帝爲竹籠盛而稱之以或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祜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鹽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爲坑實以泥水裸或內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爲

卷之六

宋書

四

宋

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蒙妻子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爲太子或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大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蒙妻生子名曰皇子爲之大赦賜爲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與籤謝道適聞之馳以

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皆桑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諭之錄事參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遣將軍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屯大雷於兩岸築壘移檄遠近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

卷之六

宋書

五

宋

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鞭江氏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日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克初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爲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憚恣爲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或主衣阮佃夫內監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及帝左右淳於文祖等陰謀弒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或左右錢監生

亦在中或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堂  
使官人保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  
女子罵曰帝恃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  
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  
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  
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  
或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壽寂之  
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朱切  
細鑑主姜產之細鑑將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  
之等聞之皆響應豫約勒內外使錢監生密報休仁  
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  
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  
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  
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  
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  
奏樂壽寂之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  
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佑曰事作矣相隨華景陽  
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  
大呼寂之者三寂之追而殺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  
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

宋書卷六十六

六

六

時

為休仁就秘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  
坐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王失履跪至西堂猶  
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  
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  
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  
撫接甚厚廢帝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湘東  
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  
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廢帝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  
謂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  
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林陵縣  
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  
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  
以太后弟子休為黃門侍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功  
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  
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勔  
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  
司徒尚書令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  
丙寅湘東王即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一  
切刑削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內不自  
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勒

宋書卷六十六

六

七

事



勞日久應自得養之地兵馬入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閣江州佐史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其造鄧琬曰樂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居第三又尋陽起事同符世祖謂事必有成取今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從事耳更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豫州刺史袁顗至襄陽即詐稱太后令使其起兵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春正月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刺史王玄謨副

卷之六十八

宋書

八

九

之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子勛子勛遂即位改元義嘉以琬爲僕射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義陽內史龐孟蚪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舉兵應之益州刺史蕭惠開亦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遜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行會稽郡事孔顗亦舉兵以應子勛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而東兵

又已至永世時內外岌岌危威欲俾散兖州刺史殷孝祖帥兵還建康人情太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分兵遣山陽王休佑討豫州巴陵王休若討會稽二月遣殿中御史吳喜將精兵克義興劉延熙赴水死御史王道隆攻拔晉陵孔操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喜引兵向會稽斬孔顗及操送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至建康松滋侯鄧琬鄒閭貪吝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晝夜不休羣小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怨中外離心琬遣孫冲之帥薛常寶等萬人爲前鋒據赭圻冲之啓子勛

卷之六十八

宋書

九

九

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便欲沿流直取白下願速遣衆軍兼行相接子勛乃以陶亮統五州兵合二萬人俱下亮不敢進屯兵鵠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軍將臺軍有親屬在南者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諸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自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當代爲都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明日方興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拔湖白二城詔以攸之督前鋒陶亮

大懼召冲之還鵠尾留薛常寶守赭圻時軍旌大起  
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補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  
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吊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  
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劉胡帥衆十餘萬屯鵠尾  
胡宿將勇健多權畧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  
參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  
顧吳喜亦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鄧琬  
以軍久不決乃以子勛之命徵袁顗于襄陽以爲都  
督顗性惟撓在軍中不戎服談議賦詩不撫諸將劉  
胡以南郡運米至就顗借米顗又不許由此大失人

史纂編卷六十六 宋劉義

十一

郭

心與臺軍相拒於濃湖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  
流兵疆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  
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  
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  
遠下流洄洑船必迫岸又有潢浦可以藏船千人守  
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以爲然  
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興世沂流上而復下  
如是累日劉胡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楊州興世  
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風便興世  
舉帆直前過鵠尾胡乃遣兵追之興世潛遣其將黃

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  
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  
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易盡盛易衰不如待之俄而  
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任農夫等帥壯士擊之  
衆軍繼進胡敗走八月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  
畏興世不敢進胡欲復攻錢溪既而曰吾少習步戰  
未閑水關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  
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  
吾不爲也乃託疾不進遣百舸攻興世興世擊破走  
之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艱塞當如此何胡乃遣兵

史纂編卷六十六 宋劉義

十一

郭

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堅榜爲城規  
欲突過至貴口不敢進興世遣兵擊之進逼胡營胡  
不能制遂遁去顗亦走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  
萬顗至鵠頭爲人所殺鄧琬憂惶無計子勛將張悅  
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爲約琬至  
悅問計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  
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活邪因呼酒伏發斬琬單舸  
齎首詣休仁隆參那之子道淵繫尋陽作部脫鎖入  
城囚子勛悅之誦軍至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泰  
始二年初帝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

後迎還生昱至是立爲太子恭始五年宋河東柳欣  
憇等謀反欲立廬江王禕禕帝兄而帝輕之以孝武  
謂之驢王徙封廬江禕行之遂與欣慰通謀事覺詔  
降禕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出鎮宣城遺腹心楊運  
長領兵防衛欣慰等伏誅宋主又令有司奏禕忿懣  
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持節逼令自殺初宋主爲諸  
王寬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卽位之初義嘉之黨  
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  
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  
千百品有犯必戮改驕字爲馱以其似禍字故也左

史記卷六十六 宋書

十一

郭

右忤意往往剝削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  
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  
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  
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  
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  
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揚言落馬賜葬如禮既又  
忌寂之勇健亦殺之建康民間訛言荊州當出天子  
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不  
南徐州刺史休  
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荆  
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

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  
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執之以白  
宋主而誅之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疾與嬖  
臣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又慮宋主晏駕休仁  
秉政已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  
屬意于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預  
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千  
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  
上得天下誰之力耶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  
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

史記卷六十六 宋書

十一

郭

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降爲始  
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  
常痛念之因流涕不自勝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  
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  
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乃以  
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爲江  
州刺史手書慰勸召若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  
復以休範刺江州時宋主諸弟俱盡惟休範以人材  
凡劣不見忌故得全蒼梧王立休範舉兵蕭道成擊  
斬之

齊蕭鸞用諸王

明帝蕭鸞高帝兄子也封西昌侯建元二年為郢州刺史武帝永明十一年立南郡王昭業為王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廷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中軍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上疾亟覽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定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豎刀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勅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還省歎曰公誤我構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毘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鸞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晬於衆中大言曰

齊書卷六十六

齊書

十四

五

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稱遺詔以武陵王晬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鸞為尚書今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鸞林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節詐陰懷惡鄙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臥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潘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為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耶後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

齊書卷六十六

齊書

五

五

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其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祝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夾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欽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卽位十餘日卽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昌隆元年子良卒鬱林常慮子良有異志及卒甚悅建武元年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呼鎮西秦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惟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爲侍中豫州刺史崔

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帝所幸中書舍人蔡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自山陵之後卽與諸人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隨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未世祖取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卽位未暮歲所用垂盡入主本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之用爲笑樂悉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政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思鸞欲除之以尚書僕射鄒陽王鐸爲世祖所厚私謂鐸曰公聞鸞於法身憐憐如何鐸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何后亦淫佚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官以耀靈殿處之齋閣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蕭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

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顯不可不誅俄勅原之已行刑矣驚又啓誅徐龍駒亦不能違而心忌驚益其衛尉蕭謹東宮直閣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後改恐禍及已乃更同意附驚勸其廢立陰為驚耳目帝不知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轡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驚忌之使蕭謹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授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以辭卑將之鎮部伍已出驚與蕭謹稱勅召奉叔於省中殺之驚既殺奉叔并收珍之龍駒等殺之而足媼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驚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驚於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咨於驚是時蕭謹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撫尚書事謀密召諸王典義約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謹就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驚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若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入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於孝嗣心然之

而不能從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謀未能發時始與內史蕭季敬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謹欲待二人至籍其勢力以舉事驚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謹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謹惶遽從之壬辰驚使蕭謹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正宜死報又殺之驚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為手勅呼蕭謹又使閉內殿諸房閣俄而謹引兵入壽昌閣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與即出延德殿謹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謹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練服於謹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與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驚既弑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驚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即

帝位時年十五歲以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楊州刺史大赦改元延興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為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置親黨故用之鸞逐高武子孫子懋等數十人自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詔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公命竟不與辛亥鸞以太后令即位降封帝為海陵王尚書虞棕稱疾不陪位帝以棕舊人欲使參佐命使王晏以廢立事示棕棕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殺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史瞻視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都陽王蕭鐸高帝第七子也武帝即位為領軍將軍鐸往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鐸在官理事無擁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

伏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遷開府儀同三司鐸擁容得物情為爵林依信爵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鐸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鐸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爵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爵林廢鐸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威權稍異鐸每往明帝屢履至車迎鐸語及國家言淚俱下鐸以此推信之而官臺內皆屬意於鐸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鐸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鐸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鐸請問叩頭勸鐸立事鐸命駕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圍鐸宅害鐸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開排墻叫譟而入家財見封籍焉桂陽王蕭鐸高帝第八子也為中書令時都陽王鐸

好文章樂好名理人稱為郡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金褥性理偏談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鄱陽王見害鑠還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陰曰吾前日親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卽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江夏王蕭鋒高帝十一子也十歲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暮月之間殆

史記卷六十六

三

刑

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鋒曰聞黎鋒小名也琴亦是柳令之流亞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鋒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鋒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鋒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爲混沌盡眉欲益反獎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有一毫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柏賦以見志

時鼎業漸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義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答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敬開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

南平王蕭銳高帝第十五子也出爲湘州刺史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襄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閑周

史記卷六十六

三

刑

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宜都王蕭銓高帝第十六子也爲南豫州刺史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爲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爲嚴器又有金雞銀璽等物甚多條以啓開龔林勅以物賜之銓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熱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可犯求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銓曰在內不無使役旣先朝遺旨何忍而逮



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誅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賁藥往夜進廳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座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曰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鏘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鏘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卽遣信出都叅訪

卷六十八 附錄上

蕭子

郭

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蕭子恪高帝子豫章王嶷之子也爲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勅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未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微子曰椒熱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微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久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斃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微孚以答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

卷六十八 附錄上

五

郭

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卽位爲侍中梁天監元年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藉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遣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任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朕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耶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是爲卿兄弟報讐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爲卿報讐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

耳且我自籍喪亂代明  
者昔劉子與自稱成帝子  
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與乎  
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子  
忽行此政是亦無度量尊  
武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  
坦然相期少待自當知我  
直帳聞人趙叔祖天監初  
帝呼問曰汝比見北弟諸  
雖是華代情同一家但今

卷之六

八

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  
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  
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卒官  
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嬰尚  
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  
軍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  
九以服自銷損猶無益則  
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聞  
收文集行於世蕭子貞註  
史明帝遣喪叔業就典銘

僕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求衣食必須諮訪未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諸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蕭子岳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時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鳴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時年十四

史纂要卷六

八 附錄

天

郭

### 陳陳叔陵

陳叔陵宣帝第三子也叔陵少機辨狗聲名強梁無所推屈封始興王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目已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攝憚遷都督湘州刺史恣行酷虐宣帝弗之知九年除都督楊州刺史叔陵居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閤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卽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藉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各可知者輒命左右發掘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玩弄藏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顏貌者卽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日僞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旬乃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宣帝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責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笞宣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及宣帝

史纂要卷六

八 附錄

元

沈

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劒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劒以進叔陵怒及翌日小飲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剗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媼樂安君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肘後主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間後主曰卽盡之爲待也時吳媼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

案左編卷六

六 陳陳陵

三

孫

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道放東門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披甲著白帽登西城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外招諸王將帥無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成以公爲台鼎摩訶給報曰須王心齊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卽道戴漁譚驥二人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之於閣道下持其首徇東城懸於朱雀

門叔陵自知不濟遂入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安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客陳仲華就斬首送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坐奏請依宋世故事流尸江中汚渚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坐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卽日並賜死

案左編卷六

六 陳陳陵

三

遼察割

察割明王安端之子善騎射貌恭而心狡人以爲懦太祖曰此克頑非懦也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世宗卽位于鎮陽安端聞之欲持兩端察割曰太弟忌刻若果立豈容我輩末康王寬厚且與劉哥相善宜往與計安端卽與劉哥謀歸世宗及和議成以功封奉寧王會安端爲西南面大詳穩察割伴爲父惡陰遣人白於帝卽召之旣至上前泣訴不勝哀帝憫之使領女石烈軍出入禁中數被恩遇帝每出獵

卷之六

八

三

三

三

三

察割託手疾不操弓矢但執鍊鎚馳走屢以家之細事聞於上上以爲誠察割以諸族屬雜處不克以逞漸徙廬帳迫於行宮右皮室詳穩耶律屋質察其姦邪表列其狀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已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無此何至泣耶察割時出然言屋質曰汝雖無是心因我過疑汝勿爲非義可也他日屋質又請於帝帝曰察割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察割於父旣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納天祿五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飲三日察割謀亂不果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皇帝于行宮羣臣

皆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察割以謀告

耶律盆盆都盆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閱內府物見碼磁盆曰此希世寶今爲我有其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固不足憂其黨矧斯報壽安屋質以兵圍於外察割尋遣人弑后于柩前倉皇出陣壽安遣人諭曰汝等旣行弑逆復將若何有夷南董割者委兵歸壽安王餘衆望之徐徐而往察割知不濟乃繫羣官家屬執弓矢脅曰無過殺此曹爾叱令速

卷之六

八

三

三

三

三

出時林牙耶律敵獵亦在繫中進曰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藉此爲辭猶可免察割曰誠如公言誰當使者敵獵請與登撒葛同往說之察割從其計壽安王復令敵獵誘察割商殺之諸子皆伏誅莫國文獻皇帝之子天祿五年遷授武定軍節度使察割作亂穆宗與屋質從林牙敵獵計誘而出之婁國手刃察割改南京留守穆宗沉酒不恤政事婁國有覬覦之心誘敵獵及羣不逞謀逆事覺按問不服帝曰朕爲壽安王時卿數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虛乎婁國不能對餘黨盡服遂殺之詔有司擇絕後之地以葬

宗之四

漢劉秉

梁平王劉襲孝王孫共王子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襲初孝王有鬻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使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襲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太后啼呼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警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及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使檢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謹不忍致法削

卷之六

漢劉秉

五

金

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襲薨五傳至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母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母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奏可後數復歐傷郎夜私出官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胥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求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書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接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重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立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臆斷獄亡益於治道污穢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于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

卷之六

漢劉秉

五

金

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通驗問言何故以事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剔汚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歐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許業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恩蒙不復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譚致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於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傳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

史記卷六十六

三

史

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譏人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暗伺官殿之裏毛登亡不舉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數蒙聖恩得見貫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微幸得踰於須臾謹以實對伏須重誅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於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

史記卷六十六

三

史

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漢劉非

江都易王劉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天子旌元光中匈奴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父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受美人淖姬等凡十

卷之六

八

天

人與姦建女弟微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未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而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微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遣微臣書曰國中口語藉藉慎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建遊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

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臨觀大笑令皆死官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斃鉗以鈎杵春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官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

卷之六

八

光

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道人通越繇王閭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閭侯亦以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蛟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驪怡日壯士不生死欲為人不能為耳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戴天子旗出積數歲



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  
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  
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  
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  
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  
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  
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胎侯  
子宮為廣陵王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漢劉越

劉越以孝景中二年封廣川王十三年薨謚惠王子  
修王齊嗣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  
欲誅距距亡齊因擒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  
同產姦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事又告  
中尉蔡彭祖捕子明罵曰吾盡汝種矣有司案驗不  
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  
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  
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  
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  
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  
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劒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劒  
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  
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東  
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  
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劒自擊地餘令昭  
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殺從婢三  
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  
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  
后幸姬陶望卿為修廓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為明貞

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承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句諸宮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滅我愛設聞其淫我享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褐傳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代其陰中割其鼻唇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友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桼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縗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管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坐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

官人畏之莫敢復近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教使其大婢為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簷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第憐愛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嵬時不載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怒之內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以為樂相彊劬繁倡闌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工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忤虐聽后昭信

說言燔燒亨爰生劉利人距師之謀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爲戴王文六十二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

史記卷六十六

漢書

卷六十六

金

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翁爲廣德王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漢劉旦

劉旦武帝子以元狩六年封燕王旦壯大就國爲人辯畧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問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宮中謹言

史記卷六十六

漢書

卷六十六

金

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恠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請立武帝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京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於是爲旦命令羣臣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從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

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不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卽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啟卽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卽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併侯劉成知澤等謀告之青州

卷之六

四六

金

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卽私與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覽

蹤迹觀得失見恭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方王子孫是以枝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愬日聘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置爲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爲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移蹕大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

卷之六

入漢書

星

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日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旣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

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  
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慮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  
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  
衛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  
紛紛兮實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  
裴回兩渠嗣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  
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  
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欲自殺左右曰黨得  
削國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  
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  
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  
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  
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搆劓挫從高皇帝懇苗除害  
振錮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髮勤苦至矣然其賞不  
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  
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  
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  
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符璽屬臂  
上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殺后夫

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  
庶人賜旦諡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

漢劉胥

劉胥武帝子封廣陵王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競競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通宵人惟法惟則昔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不得爲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三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及寶劔宣帝卽位封胥四子

卷之六十六

漢書

平

笑

聖曾實昌皆爲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爲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幸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寔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宜帝卽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覬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

卷之六十六

漢書

平

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官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木魚鼠之性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嘗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奏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慘爲樂亟蒿里召今郭門闔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棄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卽以綬自殺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王十三

年薨子共王意嗣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無  
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為靖王立二十  
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  
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  
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漢劉宇

劉宇宣帝子甘露二年立為東平王元帝即位就國  
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賞弗罪傳相連坐久之事  
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上于是  
遣太中大夫張子矯奉璽書勅諭之曰皇帝問東平  
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  
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  
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  
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與朕甚憎焉為王懼之朕惟  
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

遣太中大夫子矯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王其深惟執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  
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  
聞王太后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  
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於南面  
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它於  
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  
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聞  
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  
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于

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恐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贊之後宜不致上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慚恐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灑心自改詔書又勅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者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當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爲我知文法建欲

臺左編卷六

漢書

五十五

使我輔佐天子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爲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比至下宇凡三哭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遠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爲家人子埽除求巷數笞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

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性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論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嘗樂道傳相皆儒者且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留意諸益於經術者

臺左編卷六

漢書

五十五

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子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上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輒瓠山石轉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囚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恭婢合懽等祠祭詛祝上爲雲求爲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請棄市



漢劉欽

劉欽宣帝子也元康三年封爲淮陽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爲后久之憊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妤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嘗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思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

卷之六十六

漢劉欽

五十一

五十一

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卽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婕妤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迺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誦語盛稱譽王因言當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

卷之六十六

漢劉欽

五十一

五十一

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于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遊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才也博得謁見承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疆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畜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詔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

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  
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  
耀淮陽王卽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  
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  
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洪水  
百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  
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  
疾疫饑饉死者且半洪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  
救世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  
王爲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  
而後奏之上必大悅事成功立大王卽有周召之名  
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  
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報博  
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惜然不知所出子  
高素有頗冉之資臧武仲之知子貢之辨卞莊子之  
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旣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  
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王  
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  
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註誤諸侯王誹謗政  
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

史記卷六十六

漢書

卷六十六

漢書

造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  
王舅張博數遣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張舉諸  
侯稱引周湯以譏惑王所言猶惡倖逆無道王不舉  
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幸至不救朕惻焉不忍聞  
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推王之心匪同于凶  
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  
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於是淮陽王欽免  
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  
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  
當服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京  
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卽位以  
淮陽屬爲叔父敬寵之異於他國王上書自陳舅張  
博時事頗爲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  
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  
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稱引自以爲直失藩  
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

史記卷六十六

漢書

卷六十六

漢書

東漢劉荆

劉荆光武帝子也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廣陵王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况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勅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封侯難再

史記左編卷六十六 東漢劉荆

卒

時

得也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夫黑為病赤為兵王努力卒事高帝起亭長陛下與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沉沒之耻報死母之讐精誠所加金石為開當為秋霜無為檻牢雖欲為檻牢又可得乎竊

兄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

為賊盜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生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無為扶蘇將閭叩呼天也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秘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劉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

史記左編卷六十六 東漢劉荆

卒

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諡曰思王

東漢劉英

劉英光武帝子也建武十七年封爲楚王初馬援兄子  
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爲遊俠  
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善友援謂弟子曹  
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  
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  
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  
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  
名爲天下重門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  
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

卷六十六 東漢英

至

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  
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  
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輔坐繫詔獄三  
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  
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真神人也  
秋八月東海王疆沛王輔楚王英等始就國八年募  
死罪繫囚有罪亡命者令入緣贖罪各有差楚王英  
奏黃緣白紵詣國相口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  
恩奉送緣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告曰楚王誦黃  
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紫分三月與神爲誓何嫌

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儀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但  
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  
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  
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  
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  
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  
之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  
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頗忠等造作圖書有  
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

卷六十六 東漢英

至

矣

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  
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爲折姦侯是  
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  
侯州郡豪傑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  
尚數千人初樊鄒弟鮪爲其子賞求楚王英女鮪聞  
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  
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  
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  
及楚事覺鮪已卒上追念鮪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  
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

乃徵典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  
治死者太平唯門下掾陸續主簿參鴻功曹史駟勲  
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自吳來雒陽作  
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  
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何以  
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  
使者以狀聞上乃赦典等禁錮終身頗忠王平辭引  
除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渡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  
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  
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  
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  
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  
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  
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  
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  
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操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  
而死帝曰誰與共為乎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  
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於減不敢多汚染人上  
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  
罪人訟冤故知當族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

卷之六

八

六

覺悟而臣見考囚在是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  
所宜同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  
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  
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  
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  
敢語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  
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  
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舉問為帝言之帝  
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除省任城令袁安遷  
楚都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  
家

卷之六

不

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七

宗之五亂

漢劉濞

劉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閉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子濞封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士鎮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

史纂左編卷六十七

八漢劉濞

一

忠

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

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間里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今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卽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

史纂左編卷六十七

八漢劉濞

二

忠

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

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  
憚之於是適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  
肖有風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臣論其愚心王曰何  
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  
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  
曰括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  
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  
疑無以自白脅肩索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  
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  
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  
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臣同  
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  
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  
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  
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亂之意人事極矣彗  
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  
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  
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  
王幸楚王畧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  
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

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適身自為使  
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  
不能為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  
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  
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諸侯既新削伐震  
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  
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  
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  
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菑  
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  
國之發也吳王率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  
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  
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  
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  
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  
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  
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  
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故  
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  
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近不能省察欲

舉兵誅之謹聞敎敵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  
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  
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  
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  
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  
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  
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  
韓胡象入蕭關走長安臣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  
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

史記卷五十五

五

五

五

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  
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  
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  
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  
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  
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  
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  
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賜封皆倍軍法  
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  
致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

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  
遺之敬以聞七國及書聞天子通遣太尉條侯周亞  
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鄼寄擊趙將  
軍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  
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袁盎召入見上問以  
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諸  
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  
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  
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諸具在盎傳以盎為泰常  
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至

史記卷五十五

六

六

六

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論吳王  
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  
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却使將盎不肯  
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遂歸報條侯將乘  
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  
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  
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  
客鄼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  
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  
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



淮泗口塞吳饒道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

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薳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今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蕃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卬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卬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幽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者深入多斬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道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

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第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餓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卽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

史記卷之七

漢書

九

五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豪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以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頽當遣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降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若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蒞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

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卽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卽等計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以不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卽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史記卷之七

漢書

十

齊孝王將聞

孝王將聞悼惠王肥子也孝文十六年與諸弟濟北菑川膠東膠西濟南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齊孝王將聞

十一

明

漢劉長劉安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爲築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更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志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卽立子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卽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詣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棄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戮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劉長劉安

十二

良

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臣皆憚  
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  
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  
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  
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  
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  
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  
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  
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  
補大王遂漢所置而稱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飢天下  
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  
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  
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  
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  
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  
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  
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  
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  
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廢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上三

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  
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  
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  
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  
王行之秦南面之位奮諸責之勇當出入危亡之路  
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  
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  
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  
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  
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主者坐  
殿門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  
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  
大業退爲布衣所害甚矣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  
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  
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亡死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上四

夏良

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執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及谷口令人使閼越匈奴事覺治之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擬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

史記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五

沈初

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閼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棹衣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安在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

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糒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卽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曰二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

史記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十六

沈初

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三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從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廼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廼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維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卽令丞相御史

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廼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廼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叔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廼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執自使失國早夭廼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廼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王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廼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

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廼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受秘之使爲難發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賁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怖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星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且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彗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詔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

內泄事廼與太子詐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廼上書謝歸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右計欲母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卽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赦王

史記卷六十七

淮南子

九

夏侯

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司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卽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卽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卽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以爲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等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官車卽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卽長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

史記卷六十七

淮南子

十

長

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壽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茶茶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擊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無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廼疑淮南有叛逆計深探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

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

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議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刑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太后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爲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也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爲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徵諫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



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  
荆棘露霜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  
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臣畫計耳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行故聖人萬舉而  
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此順天心以  
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  
不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  
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  
易之道行南越賓服荒棘貢獻東甌入朝廣長榆開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史記

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也王怒  
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  
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也被曰臣所善黃義  
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  
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  
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  
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  
水適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適度皇太后所賜金錢  
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知畧不  
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

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  
爲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  
受几杖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  
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  
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  
奔走而還爲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  
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  
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  
及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  
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史記

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  
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  
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州之險招天下之  
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建  
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  
遂發天下勞苦有聞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  
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卽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  
曰畧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百雉之城結九  
章之浦絕豫章之口疆勢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  
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江江間可以延歲月之壽

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十八  
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  
使衆者皆前緊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  
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  
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吳國雖小勝兵可得二  
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  
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  
衛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  
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  
不足於蓋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尸

史記卷之五

漢書卷之五

章

良

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  
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僊  
藥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  
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  
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  
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  
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  
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  
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  
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帝曰姑待之

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  
響應所謂蹈瑕乘隙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苦  
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  
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  
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  
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  
千里下之應上猶景響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  
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  
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能又萬倍于秦時  
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

史記卷之五

漢書卷之五

王

良

病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  
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  
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  
爲羣臣先身死于東宮也被囚流涕而起後王復召  
問被荀如公言不可以微倖耶被曰必不得已被有  
餘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爲丞  
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及彫罪以上以赦今除家產  
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  
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

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辨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微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事發而已後事發免被誦自告與淮南王謀反摩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笑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晝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七

卷第六十七

王

王

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八

晉八王司馬亮

瑋

倫附石苞子崇

問又

穎 頤 越

晉武帝泰始元年封祖叔父孚為安平王叔父亮為扶風王伯為東莞王彤為梁王倫為琅邪王弟攸為齊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為王帝憊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琇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扶風王亮為汝南王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伯在徐州徙封琅邪王又徙太原王頤為河間王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應京師皆涕泣而去

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阼封汝南郡王持節都督關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本官如

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遷爲侍中撫軍大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遷太尉錄尚書事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爲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以亮爲

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疋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髮耳鼻皆悉毀焉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瑋以瑋性狼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爲瑋所昵瑋等惡其爲人慮致柙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搆亮瑋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生宜宜詔令淮南長沙成都三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復泰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柙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柙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又矯詔使亮瑾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瑾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弟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瑾殺之岐盛說瑾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瑾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弱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瑾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瑾還營執之於虎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瑾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

謀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瑞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歔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瑾亮又忌璋故以計相次誅之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武帝時封趙王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

車騎將軍深文賈郭諂事中官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目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官凶妬無道與賈證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衆事中官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讐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巧微泄其謀使證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論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

而起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伏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眾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同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榮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為沮眾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孝領允從僕射于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訓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

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目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謀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偽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為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同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閭鎮許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倫及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乃奪允護軍徙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軍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勸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駐

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淮微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關乃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侍中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懷空板出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并殺允二子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偏為節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宜詔然後受之加孝領軍將軍板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左衛將軍詔為侍中又以孫秀為侍

中書左贊

卷八

八

夫

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眾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為外微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華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彤為丞相君司徒府轉準遠為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伎黠有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魏榮利無深謀遠略莽淺薄鄙陋馥度闇狠疆吳詡愚器輕詭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為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暮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

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覡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為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為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奉皇帝璽綬以禪位於倫倫偽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與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

中書左贊

卷八

九

備

入殿譬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幽篋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肅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偕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

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為廉吏以世子考為太子馥為京兆王虔為廣平王翊為霸城王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率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好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亡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佐文帝為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

卷之六

十

夫

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門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異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焉倫使錄小兒并鳥開置牢室明旦開視尸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瘡時以為妖焉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叅佐及孫秀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秀賤

卷之六

且說秀專權動違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考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興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為上軍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率九千人自郿城關出鎮軍司馬雅率八千人自成臬關出召東平王徽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福佑秀家日為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

卷之六

上

選擇戰日又今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眾秀欲遣馥度領兵助諸軍戰馥度不肯度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度度然後率眾八千為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入於城南破齊王冏輒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郿閣而冏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度穎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穎上夜臨穎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存



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秘之而召  
皮及趙還會泓敗固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趙而皮  
還已至庾倉趙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  
其諸軍濟頴進攻固管固出兵擊其別率孫輔等皆  
破之士卒敗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  
急詐傳破固管執得固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  
士荷伏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  
劉琨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  
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  
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

卷之八

三

夫

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  
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  
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  
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崇禮閣走還下  
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  
卒出戰或欲焚燒官室誅殺不附已者時倫所署將  
軍孟觀屯兵在宛欲挾南就觀或欲乘舡東走入海  
計未決王與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  
官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與自往攻  
秀閉中書南門與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趙倚遽走出

右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執前將軍謝俟黃門令  
駱休司馬督王潛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  
閣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與使將士囚之  
千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閣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  
下王與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  
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  
詔以駱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  
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秀皆還汝陽里第於  
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於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  
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秀等付金墉城初秀懼

卷之八

三

西軍至復召皮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皮官皮  
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汝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內  
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  
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  
誤我於是收葬馥皮詔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皮  
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  
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  
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  
孫弼與秀爲王與所誅張衡閭和孫髦高越自陽翟  
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瑣自陽翟降齊

王問還洛自殺王與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  
罔又伏法

石苞南皮人也爲司馬師中護軍司馬至司馬昭時  
爲都督楊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  
語盡日既出白昭曰非帝主也數日而有戒濟之事  
及昭卒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  
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  
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  
祚遷大司馬子崇字季倫少敏慧勇而有謀苞臨終分  
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

纂要卷八

五

何

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  
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鄂郡雖有職  
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累遷散騎常  
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  
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何攀共  
立議奏於惠帝書奏弗納出爲荊州刺史崇頓悟有  
才氣而無行檢在荊州却遠使商客致富不貴徵爲  
大司農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鎮監徐州諸軍  
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送者傾都帳飲  
於此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誼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

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與之親善號曰  
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  
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  
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  
愷王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澳金崇以蠟代薪  
愷作紫絲步鄣四十里崇作錦步鄣五十里以敵之  
崇塗屋以珊瑚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  
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  
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  
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

纂要卷八

六

五

故

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  
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慨然自失矣崇爲客  
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泔蠶嘗與愷出游爭入  
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  
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難煮豫作熟末  
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泔蠶是擗韭根襍以麥  
苗耳牛奔本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蹕轅  
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  
者嘗與王敦入大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嘆曰若  
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

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憂賸哉其立意類此劉現兄弟少時爲王愷所疾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現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火何以輕就人宿現深得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藍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蔡邕遠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晏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

鎮

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資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昨詔以卿禮葬之司馬冏獻王攸之子也封齊王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封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潛與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胡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處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sup>名</sup>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楊州刺史郝隆承檄猶豫未決泰軍王遂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閭和出壻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壁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冏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與廢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

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宜景文武輔魏故事罔於是  
輔政居攸故宮置祿屬四十人大第第館北取五穀  
市南門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  
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  
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  
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晏領中領軍封軍校葛旗  
等五人爲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御史桓豹奏事不  
先經罔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  
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罔並不  
能用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

羣盜纂矣

八全

太

款

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罔驕恣日甚終無悛志  
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  
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罔不聽  
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  
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榮故酣飲  
不省府事長史葛旗以其廢職白罔徙榮爲中書侍  
郎罔主簿王豹致牋於罔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  
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執使然非皆爲不善也今  
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與長存  
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

罔

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彊盛之年並典戎馬  
處害要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  
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  
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  
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罔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  
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罔優令答之長沙王又  
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  
乃奏豹讒罔曰外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  
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翊軍校尉李  
合奔於長安詐云客受詔使河間王顯誅罔因導以

羣盜纂矣

八全

七

款

利謀顯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罔  
雖唱義有興復王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  
都王之勲力也而罔不能固守臣節實協鼎望在許  
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  
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算逆誅夷而率百萬之  
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  
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秘杖嚴列不解  
樹置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  
酒色不恤羣黎幸臣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  
退免張偉恂惻擁停詔旨葛旗小豎維持國命操弄

王爵貨賂公行群姦聚攔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  
貨謀斥罪忠良伺覲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獄見同  
所行實懷激憤卽日翊軍校尉李令乘驛密至宣騰  
詔旨臣伏請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同  
擁強兵以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加重責  
之誅恐不易服今輟勒精卒十萬與州佐並協忠義  
共會洛陽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同還第有不順命  
軍法從事成都王頔明德茂親功高勲重往歲去就  
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問阿衡之任願表旣至同大  
懼舍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主社稷傾覆莫能

史記卷六十八

八

王

御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  
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  
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同委權崇讓同從事中  
郎葛旌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  
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射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  
日計功行封事殷未備三臺納言不恤王事實報稽  
緩責不在府諸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僞書令公就  
第漢魏以來寧有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  
震竦無不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兵攻問府問陳  
兵官西又遣人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同令

同義

黃門令王湖悉盜驕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又稱  
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  
火光燭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相  
枕明日問敗又擒同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  
右促牽出問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狗首六軍諸  
黨屬皆夷三族暴問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歛  
問故掾屬荀閭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問之盛也有一  
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  
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着布柏腹爲齊持服  
俄而同誅

史記卷六十八

八

王

司馬又武帝第六子也封長沙王楚王瑋之誅二公  
也又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  
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旣誅又以同母敗爲常山  
王之國又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  
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  
國房子令拒守又殺之進軍爲成都後繼至洛拜撫  
軍大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  
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頔俱拜陵因謂頔曰天下者  
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悼之及河間  
王頔將誅同傳檄以又爲內主同遣將襲之又將左

右百餘人手斫車轍露乘馳赴官閉諸門奉天子與同相攻起火燒問府連戰三日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顯本以入弱問疆與入爲問所擒然後以入爲辭宣告四方共計之因廢帝立成都王以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入殺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舍等襲入並誅之顯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入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入爲大都督以距顯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入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說穎令與入分陝而居穎不從入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入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尅欲遷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入送金墉城入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貴朝臣無正各慮私困牧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支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入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入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

卷之八

三

何

三千就金墉收入至營炎而殺之又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入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入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司馬穎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都王太康末拜車騎將軍賈謐嘗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趙王倫之篡也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至黃橋爲倫將士猗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旣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管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

卷之八

三

何

馬臣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同別問大驚馳出送行至七里澗及之穎往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疆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東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鄆間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盧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蓀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欲還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諺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征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途與河間王顥表請誅后父羊玄

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又使就第乃與顥將張方伐京師初大司馬冏疑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爲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穎舉兵以機爲前鋒都督督王粹牽秀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帝如十三里橋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方襲敗之帝軍于苦山羊玄之憂懼而卒帝遂幸緄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帝自緄氏還宮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又奉帝與機戰于河橋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戰於馬以突威陣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初宦人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父爲鄴郡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操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鉄騎直入麾下奪之領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及戰

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戰敗沒攷疑機殺之諸於穎  
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攷相與證之穎  
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恰與秀  
相見為成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  
殺之穎又收雲及拯下獄殺之夷三族於是進攻京  
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  
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  
相河間王顥表穎宜為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為皇  
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還  
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備修日甚

續

自已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廐公  
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  
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  
斌及石超等距浚為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  
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太子與中書監  
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陽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  
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收穎至洛方乃扶帝  
擁穎入豫章王并盧志等歸于長安顥廢穎歸藩以  
豫章王為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  
潘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顥復拜穎鎮軍大  
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  
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路起穎以北方盛驅懼不  
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  
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泓收捕穎於是棄母妻  
單車與二子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  
公師潘頊丘太守馮嵩執穎及二子送鄴范陽王施  
幽之而無他意屬施暴薨施長史劉興見穎為鄴都  
所服慮為後患秘不發喪僞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  
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  
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微曰不知穎曰我



死之後天下安平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勸人將去乃散髮東首臥命徽纓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廩公騰稱爲穎報仇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穎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

司馬顯懿弟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王琰之子也初襲

卷之六

八

元

七

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顯可以爲諸國儀表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顯於諸王爲踈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顯顯遣河間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顯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顯顯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顯聞二王兵盛乃遣長史李含遣力軍趣以應二王義兵

卷之六

八

元

七

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合方各率衆還及冏討功雖怨顯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大尉加三賜之禮後合爲翊軍校尉與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駿等有憾遂奔顯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顯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合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又討冏及冏敗顯以合爲河南尹使潛圖害又商知合前矯妄及與顯陰謀具以告又乃誅合顯聞合死即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拒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又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洛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顯爲大宰大都督雍州牧顯表廢太子琬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右衛將軍陳珍奉天子代顯顯又遣方率兵三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官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顯乃選置百官改秦州及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顯曰方

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  
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  
復舉手者顥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  
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表王闡等諸軍據河  
橋以拒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  
戰爲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  
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表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  
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  
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顥令送帝還都與  
顥分陝而居顥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

卷之六

八

二十

等敗顥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  
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顥先  
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  
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旣盛破刁默以入關顥懼又遣  
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顥乘車馬逃  
於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王柳  
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  
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顥於南山顥初不  
肯入府長安令蔡衆勸顥表稱柳病卒輒知軍事弘  
農太守裴廩秦國內史賈龔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

計顥斬馬瞻等東海王越遣督護廩是率國兵伐顥  
至鄭顥特牽秀距見是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  
中顥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顥爲司徒乃就徵南  
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公車上扼殺之并其三  
子

振機

司馬越懿弟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  
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  
都尉楊逸及琅邪王佃子孫俱侍講東宮拜加侍中  
討楊駿有功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  
王永康初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

卷之六

八

三十

卷之六

又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  
左衛將軍朱默夜收又別省逼越爲主啓惠帝免又  
守事定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  
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  
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  
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顥夾輔朝政  
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  
左司馬尚書曹叡爲軍司旣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  
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  
據一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

王顓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奉迎大駕還復舊郡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施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顓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及懷帝卽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暉之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玖共說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克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孟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玖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末嘉初自許昌率將荀晞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兖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領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鄆城越恐清河王暉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滎陽召田

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勝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祁濟李憚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穀與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怨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退李憚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濟衆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將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兖州牧領司徒越旣與荀晞構怨又以頃典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累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歎騎侍郎高輶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謫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兖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衆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

子毗李憚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徵兵四方皆不至而荀晞又表討越越自領豫州牧專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文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深遠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秘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放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

史纂左編卷六

八全

晉

晉

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害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

史纂左編卷六

八全

晉

魏

宋劉義宣

劉義宣高祖子武帝孝建元年爲荊州刺史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內兄既至江陵卽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

書卷之六

八劉

三

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渣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爲公婦除於是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采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兖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卽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

書卷之六

八劉

三七

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充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以柳元景為撫軍將軍以王玄謨為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條佐悉稱名以太子左衛率廐秀之為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兵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偁

史集卷六十八

三九

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知修之貳於已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賊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爽亦引兵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質至梁山列陳兩岸與官軍相拒上以將軍薛安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戰敗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

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遣安都帥輕騎追之及爽於小峴元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衆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剪搦軍鋒纔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賊質衆威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

史集卷六十八

三九

姑孰大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害其族孝伯推誠率之旋踵而敗賊質少無誼行弟所具悉今籍西楚之疆力圖濟其私凶謀果遂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令萬人取南州則梁山路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譟直趣石頭此為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湛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既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質攻梁山西壘破之又遣數千人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

朱修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謨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謨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謀之首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逃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

走使騷人何文敬領餘兵皆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投之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搬運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沉于水出其鼻軍主鄭車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紫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僞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且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識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藏質遺指受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祖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于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憚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携子恂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旦日超民收送刺客義宣

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  
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  
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  
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  
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  
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  
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  
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  
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  
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  
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  
通接雍梁實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  
浦大容舫於是爲便上從之旣而荆揚因此虛耗尚  
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  
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荆  
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爲計書未達庾寅  
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  
民從事中郎蔡超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  
賊旣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  
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冒無此意觀過知

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  
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爲重乃原之



唐李重福

李重福中宗子高宗時王唐昌郡長安末乃進王譙神龍初肅庶人譔與張易之兄弟陷重潤貶濮州員外刺史徙合均二州不領事景龍三年中宗親郊赦天下十惡者咸宥流人得還重福不得歸自陳蒼生皆自新而一子擯棄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不報肅后得政詔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薛思簡以兵護守睿宗立徙集州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貶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

李重福

李重福

重福

重福

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秘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王太弟愔爲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爲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

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群官皆逃匿洛州長史

崔日知獨帥衆計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取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旣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鞠股慄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

李重福

李重福

重福

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

唐李璘

李璘玄宗子少失母肅宗收養自抱眠之長聰敏好學貌陋甚不能正視既封永王領荊州大都督安祿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即日赴鎮俄又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以少府監寶昭為副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在所山委璘生宮中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強遂有闕江左意以薛鏐李臺卿等為謀主肅宗聞之詔璘還覲上皇于蜀璘不從其子襄成王陽剛鷲乏謀亦樂亂勸璘取金陵即引舟師東下甲士五千趨廣陵以渾

史纂要卷之八

李璘

四六

惟明季廣琛高仙奇為將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璘因發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邪乃使惟明襲希言而令廣琛趨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至當塗希言已屯丹陽遣將拒戰不勝降於璘江淮震動明年肅宗遣宦者啖廷瑤等與成式謀招諭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兵千餘廷瑤邀銑屯揚子成式又遣廣陵卒三千戍伊婁埭張旗幟大閱士璘與陽登望之有懼色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

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摠江進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維叛逆如後世何衆許諾遂割臂盟於是惟明奔江寧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璘使騎追躡之廣琛曰我德王故不忍決戰逃命歸國耳若逼我且決死追者止乃免是夜銑陣江北夜然東華人執二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為二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官軍悉濟攜兒女及麾下遁去遲明覺其給復入城具舟楫使傷驅衆趨晉陵諜者告曰王走矣成式以兵進先鋒至新豐璘使傷仙奇逆擊之銑合勢張左右翼射傷中

史纂要卷之八

李璘

四七

府軍遂敗仙奇與璘奔鄱陽司馬閉城拒璘怒焚城門入之收庫兵掠餘千將南走嶺外江西採訪使皇甫佐兵追及之戰大庾嶺璘中矢被執佐殺之傷為亂兵所害仙奇逃去

元海都督娃 赤察傳

元月赤察兒博爾忽之孫年十六召見帝見其容止端重奏對詳明喜而謂曰失烈門有子矣卽命領四怯薛大官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督娃據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嘗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不嚴命月赤察兒副晉王以督之是年海都督娃入寇大軍分爲五隊月赤察兒將其一鋒旣交頗不利月赤察兒怒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大敗之海都督娃遁去

卷之六十八 元史

四六

六

月赤察兒亦罷兵歸鎮厥後督娃來請臣附時武宗亦在軍月赤察兒遣使請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督娃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國大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疲於討伐無有已時矣薦娃之妻我弟馬兀合刺之妹也宜遣使報之許其臣附衆議皆以爲允旣遣始以事聞帝曰月赤察兒深識機宜旣而馬兀合刺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冬叛王里鐵木兒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月赤察兒以諸軍繼往壓之以威啖之以利里鐵木兒乃降其部人

卷之六十八 元史

四九

驚潰月赤察兒遣禿滿將萬人深入其人亦降察八兒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掩取其部人凡兩部十餘萬口至大元年月赤察兒遣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携貳而察八兒游兵近境叛黨素無懷心倘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顧爲國患臣以爲昔者篤娃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欵徹使不我異又諸部旣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旣饒又成重成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奏入帝曰是謀甚善卿宜移軍阿答罕三撤海地月赤察兒旣移軍察

八兒禿苦滅果欲奔欵徹不見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北邊始寧帝詔月赤察兒曰卿之先世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戰野功烈甚著朕入繼大統卿之謀猷居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卿爲右丞相依前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藩將領實瞻卿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四年月赤察兒入朝  
大明殿眷禮優渥尋卒諡忠武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九

宗之六 擅權

吳孫綝

孫綝孫堅弟靜之曾孫也綝父綽為安民都尉綝始為偏將軍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第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第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閭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先是五鳳初蜀使來聘將軍孫儀等欲因會殺孫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全琮妻公主魯班講朱公主魯育與同謀峻殺之至是亮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朱公主子虎林督朱熊能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殺熊及損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全公主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女也以其謀告綝率眾夜襲全尚遣弟思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亮召全尚子

史纂左編卷六十九 孫綝

密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連上岸為殺功臣不先表聞策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任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眾密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神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聞之作賊詔長孫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卿去但當使客耳卿宜知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室姊適近泄洩誤孤非

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誦紀母使人密語綝綝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取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歡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呼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痴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

不同者當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爰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邪王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日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

史纂左編卷六十九 孫綝

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于第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能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舡三百餘艘飾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成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以帝為會稽王遣楷

奉迎百寮囑囑立住道側。繇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繇意彌溢。侮嫚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卽位。引見慰諭。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千朕射。以奉宗廟。朕用慙然。若涉淵水。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勲。赫然昔漢孝宣踐作。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閭亦封亭侯。繇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

史記卷六十九 八 孫繇

三

思

繇奉牛酒詣休。休不受。賁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繇分省文書。或有告繇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繇。繇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延。說休曰。繇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繇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繇。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

建業中。謠言盟會有變。繇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繇益恐。戊辰臘。會繇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繇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繇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繇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繇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斬之。以繇首令其衆曰。諸與繇同謀者。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閭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繇死時年二十八。

史記卷六十九 八 孫繇

四

晉司馬道子

司馬道子簡文帝子山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封琅邪王太元初進驃騎將軍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揚州牧假黃鉞羽葆千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姁姆尼僧尤爲親昵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

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

五

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蒼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領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旣紊左衛領營將軍許榮上疏諫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甯之甥以誚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

懼使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鑿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獵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

日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

六

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旣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聞人更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姁賜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饑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酒醉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

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張設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晉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秋九月庚申帝與

吳纂五編卷九

八司馬遷

七

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偏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賂左右云因麗暴崩時太子聞薨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爲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卽位大赦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衆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饑飽亦不能辯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爲之節適始

得其宜初國寶黨附道子驕縱不法屢爲中丞所糾國寶起齋作清暑殿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疎道子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劒擲之傷好盡失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誦道子更惑之倚爲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爲時之所疾帝旣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

吳纂五編卷九

八司馬遷

八

特

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于時王恭威震內外道子其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疆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

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綬忘王恭疇昔陵侮之耻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

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  
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  
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督我事  
相王無相負者旣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  
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  
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  
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  
戒嚴元顯懷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  
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醉  
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

東晉書卷之九 八 司馬道子

九

思

銳以安危爲己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  
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旣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  
前將軍王愉左將軍謝琰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  
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  
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  
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  
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旣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  
玄屯于潯陽朝廷嚴兵相拒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  
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會道子有疾加以  
忤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

州司使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  
有變於是旣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  
旣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  
江太守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朋援  
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歛衽請交元顯性  
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  
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  
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旣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  
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  
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

東晉書卷之九 八 司馬道子

十

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奏東第門下可設雀羅  
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詔舉日至或以爲一時  
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  
日增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旣錄百揆  
內外羣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并興  
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歛不已  
富過帝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  
類不利道子無他謀畧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  
旣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于道子曰  
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



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于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而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

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牢之素惡元顯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爲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座而已牢之軍溧洲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耶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爲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爲輔佐況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日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

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牢之遣敬宜詣玄請降玄欲誅牢之乃與敬宜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宜不知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版敬宜爲諮議參軍于時揚土饑饉歲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糧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宜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廻入宜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悞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醜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都使御史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

宋書卷之九

八 司馬遷

三

宋劉義康

劉義康高祖子永初元年立爲彭城王文帝元嘉五年爲荊州刺史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脩治遷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揚州刺史王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既弘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摠內外之務義康意猶快快欲得揚州形於辭時以弘第臺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臺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臺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三千人義康乃悅十二年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寔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其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已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爲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所親歎曰引之今入人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

宋書卷之九

八 劉義康

古

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富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者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南燕王義宜爲江州刺史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今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祿命斷

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彊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既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諸前代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卽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

履及主簿劉敬文祭酒孔胤秀皆以傾誦有寵於義  
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等嘗疾  
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  
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鑒不答而  
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胥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  
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  
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  
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  
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爲丹陽尹言次  
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

宋書卷之九十六

七

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啓上曰羊玄保欲  
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  
王鴻自去年秋不復往東府劉湛遭母憂未職湛自  
知罪囊彰已無復全時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  
賴口舌爭之故得擬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  
其能久乎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劉湛付  
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黨劉斌劉敬  
文等八人徙尚書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  
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  
刺史杜驥勅兵殿內以備非常道人宣言告義康以

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爲江州刺史侍  
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  
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  
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  
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  
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與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  
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  
劉湛爲領軍嘗謂慶之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  
正色曰下官在省頻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  
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

宋書卷之九十六

七

何意乃爾裝慶之曰夜半喚陳主不容緩服上遣慶  
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上  
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  
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  
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藏皇后手所  
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屠不節者可以此  
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官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  
以錦囊盛衲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與汝  
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史  
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重

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  
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  
與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  
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人爭求親  
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  
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  
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義  
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  
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  
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

史記卷之九十八

九

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  
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  
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  
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使龍  
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  
從資奉優厚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其權主起再  
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  
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  
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令誓便是負初寧陵卽  
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燕憶弟所餘酒

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殷景仁既拜揚州  
羸疾遂篤上爲之歎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  
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僕射以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  
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以沈  
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爲吏部郎  
俱參機密曄有儒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  
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快快不得志吏部尚  
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爲廣州刺  
史若在內臺成不得不加銖鉞鉞鉞亟行非國家之  
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

史記卷之九十八

十

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義康至  
豫章辭刺史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  
驤參軍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文帝曰淮南  
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  
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第若有  
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  
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嶺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  
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於南  
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  
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

韓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  
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  
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卽收付建康獄賜死初魯國  
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  
騎侍郎不爲世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  
史以贓獲罪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  
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  
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  
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  
也熙先領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  
財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曄旣利其財又愛其  
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  
斷聰敏人神飲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  
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桀錯此  
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  
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肝膈然後誅除異已崇奉明  
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十之  
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吾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愕然  
熙先曰昔毛玠胡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  
人者皆國之俊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

以廉直動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  
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  
庸可遂之近者殷鑒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  
讐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  
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  
厭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勲奉  
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  
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  
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  
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  
人曾不耻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  
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並  
爲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  
引曄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  
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  
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欲曄求解晚隙  
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  
有謀密相結納丹陽令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  
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滿畧尼滿靜皆感義  
康舊恩竝與熙先往來滿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

爲內應漢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  
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  
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  
蹕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  
將軍滅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舉  
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蹕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  
今誅君側之惡宜示同黨帝之燕武帳也蹕等謀以  
其日作亂許蹕侍帝扣刀目蹕蹕不敢仰視俄而座  
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  
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  
窮治其夜呼蹕置客省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  
歛服帝遣使詰問蹕蹕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  
分符檄書疏皆范蹕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牾  
邪帝以蹕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  
尉熙先望風吐欬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  
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  
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  
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  
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  
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累責蹕綜

熙先及其黨與皆伏誅收籍蹕家樂器服玩竝皆珍  
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厨盛燠薪第  
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  
人絕屬籍徙置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成相  
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  
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胡  
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據郡反欲奉義康爲主前  
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胡誕世之  
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  
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  
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爲亂階雖遠何  
益請死於此耻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  
恟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爲亂太子劭及武陵  
王駿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爲之所上乃遣使齎藥  
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  
分使者以被檢殺之

宗之七 綱統

漢昌邑王

漢昌邑哀王髡武帝子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于賀  
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  
璽書曰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  
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  
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哺時至定  
陶行百三十五里待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  
遂諫王今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鷄  
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下至湖

上卷至漢書

入昌邑王

五

才

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  
曰卽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  
王卽捧簪屬衛士長行法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鞠  
奉乘與車王使僕詣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  
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  
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  
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  
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  
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  
皇帝璽綬襲尊號卽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

與羣臣議曰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

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  
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  
方山冠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仰天嘆曰不祥  
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  
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  
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  
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  
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  
曰宮室不久祿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

上卷至漢書

入昌邑王

五

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旣卽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  
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  
問遂遂曰殿下之詩不云平管管青蠅止于藩愷悌  
君子母信讒言陛下左則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  
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讒惡爲福皆放逐之臣當  
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  
帝曾孫是爲孝宣帝卽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  
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  
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于是條奏賀居處



若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他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遇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痾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問妻子奴婢臣欲動觀其意卽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昌邑王

王

王

濟陽廼復聞梟聲臣敞聞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緡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詭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問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其天資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

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廼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折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罷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楊州刺史柯奏賀與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官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昌邑王

王

王

鼻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第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爲不宜爲立嗣國餘

漢劉興

劉興元帝子建昭十四年徙王中山成帝綏和三年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博皆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整庚殷之及王爲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爲嗣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及禮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爲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爲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

史集左編卷之九

八劉興

王元

以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卽位是爲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王孫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皇后

魏曹宇附明帝詔

曹宇操子黃初三年爲下邳王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卽位寵賜與諸王殊自鄴徵詣京都明帝疾篤拜宇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還鄴常道卿公負宇之子入繼太宗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領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接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

史集左編卷之九

八曹宇

王元

妄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議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有佞邪道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宋英宗

宋英宗始名宗實太宗之曾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宗實生四年矣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知諫院范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言太祖含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之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後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四年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愠不見色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諡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恤典有加六年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預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

宋英宗

主

宋英宗

宋英宗

主

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十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及琦入對以光疏進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七年八月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退而草詔詔下宗實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微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述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仁宗崩英宗立詔議崇奉所生父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常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旣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

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畧云  
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  
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皇王有旁支入承大統  
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  
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  
駕之後接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  
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  
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統光有天下漢安懿王  
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履  
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漢王  
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攷之  
古今為宜稱於是王珪卽命吏具以手藁為案議上  
中書韓琦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漢王當稱何親名  
與不名珪等議漢王於仁宗為兄於帝宜稱為皇伯  
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  
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  
典據進封大國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  
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  
議不一權宜罷之今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三年漢王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王

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  
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  
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  
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  
道說人主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  
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  
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  
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  
向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既而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漢  
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  
但稱親卽國立廟以皇子宗懿為漢國公奉祠事時  
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  
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  
待罪帝命閣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  
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  
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  
乃下遷誨知新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誨  
等既出漢議亦寢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王

趙子佩

趙子佩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高宗族兄也宣和元年合試合格調嘉興丞是年子伯琮生後被選入宮是爲孝宗子佩召赴都堂審察改宗教卽通判湖州尋除直秘閣賜五品服孝宗旣封建國公就傳子佩召對言宗室之寓于外者當聚居官舍選尊長鈴東之年未十五附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許依進士就舉未出官者亦許入學聽讀及一年聽參選高宗納其說遷知處州已而乞祠許之累官左朝奉大夫紹興十三年秋致仕明年春卒于秀州時孝宗爲普安

七纂左編卷六

八趙子佩

三五

郡王疑所服詔侍從臺諫議秦煊等請解官如南班故事普安亦自請持服許之及普安爲太子子佩封秀王諡安僖孝宗受禪稱皇伯國廟之制未備紹熙元年始卽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貌如濮王故事仍班諱

宗之八

漢劉勝

劉勝景帝子封中山王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龜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誣其君多事以侵寃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案欸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

七纂左編卷六

八劉勝

三五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宣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窈窕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暉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露蟲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閑不得聞諛言之徒蠶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黿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茂華之親鴻毛之重羣

臣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溢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薨諡曰靖

齊蕭晃

蕭晃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高帝所愛代兄映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繼其年遷西中郎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薨宋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還南徐刺史加都督武帝爲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闔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藩勿令遠出宋明元年以晃爲都督南徐刺史入爲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薨初武帝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上今左右數人引之銀繩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救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

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諡曰威

史記卷之九

齊書

三

宋趙昺似

趙昺神宗第九子封儀國公哲宗立進申王帝崩昺於諸弟爲最長有目疾不得立徽宗嗣位以帝兄拜太傅趙昺神宗第十三子封簡王似於哲宗爲母弟哲宗崩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對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佖徽宗定位徙封蔡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爲親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疑述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也章惇嘗持異議已有隙述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小未達禍亂之萌恬不以爲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淫縟權然不失兄弟之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和煎太急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邪臣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倘有瑕可指一入胷次則終身不忘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顏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陽軍徽宗雖出公望然頗思其言止治其左右崇寧中徙鎮荆南武寧崇寧五年薨

北齊三高

高浚歡第三子也初歡納浚母當片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長嬉戲不節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射騎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雖儒每參文襄有夷出浚恆青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出爲青州刺史保定初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失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

北齊書

卷三

三

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議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遠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既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洩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

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畧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今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救與離絕

北齊書

卷三

三

高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今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百年封樂陵王河清三年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遂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珰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



池水盡赤於後園觀看埋之妃把袂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玳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擊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高儼武成第三子也封東平王遷御史中丞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頭輓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吳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驛馬趨伏不得入自言奉教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馬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儼嘗患喉使醫下鍼張目不睜又言於帝曰阿兄悞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有

史記卷之九

八 齊書

聖三

意

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路提婆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眼光奕奕射人向者覽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疎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謠子琮且請復奏子琮曰琅邪王受勅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劉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

史記卷之九

七 齊書

聖四

馬欲坐着孫鳳珎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收臣願遣姉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姉姊卽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強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求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末巷帝率宿衛兵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步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若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辦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強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舉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

春秋責帥於是驪之各有差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帝未決以食舉密迎祖班問之班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嗟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末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抱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增諡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

唐十一李

李上金高宗子始王杞末徽三年遙領益州大都督  
鄆二州刺史武后疾其母故有司誣奏削封邑  
置澧州久之後陽若可喜者表杞王上金鄆陽王素  
節聽朝集義陽宣城二公主各增夫秩由是上金爲  
沔州刺史素節岳州刺史然卒不朝高宗崩詔上金  
素節二公主赴哀文明元年徙王澤歷五州刺史載  
初中武承嗣誣上金素節謀反召繫御史獄上金聞  
素節已被殺卽雉經七子並流死顯州神龍初追還  
官爵以子義珣嗣王

李素節高宗子始王雍授雍州牧方羈卽誦書日

四七

千言洋勉自疆帝愛之轉岐州刺史更王郇母被譖  
死出素節爲申州刺史乾封初詔素節病無入朝而  
實不病乃著忠孝論自明倉曹參軍張柬之以聞帝  
欲省其誣武后滋不悅坐受賕降王鄆陽削封戶十  
七徙置京州錮終身儀鳳三年爲岳州刺史徙王許  
歷三州刺史與上金同追逮赴都道聞遭喪哭者謂  
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至龍門驛被縊年四  
十三葬以庶人禮子瑛等九人竝誅惟琳璿欽古  
尚幼長因雷州中宗復位追故封贈開府儀同三司

許州刺史陪葬乾陵詔璿嗣王

李儉肅宗子始王建寧英毅有才畧善騎射祿山亂  
興親兵尾車駕渡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喻曰  
至尊播遷吾可以違左右乎儉進說曰逆胡亂常四  
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以  
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當募豪傑趣  
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而光弼子儀全  
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廣平王亦贊之於是  
議定太子北過渭兵仗溫惡士氣崩沮日數十戰儉  
以驍騎數百從每接戰常身先血殷執不告也太子

或過時未食儉輒涕泗不自勝三軍皆屬目至靈武

四八

太子卽帝位議以儉爲天下兵馬元帥左右固請廣  
平王帝曰廣平旣家嗣安用元帥答曰廣平王今未  
冊立艱難時人尤屬望於元帥況太子從曰撫軍守  
曰監軍元帥撫軍也莫宜於廣平王帝從之更詔儉  
典親軍以李輔國爲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與輔國  
交構欲以動皇嗣者儉忠寒數爲帝言之由是爲良  
娣輔國所譖妄曰儉恨不總兵鬱鬱有異志帝惑偏  
語賜儉死儉悔悟代宗卽位追贈儉齊王大曆三年  
有詔以儉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於中興有功乃進諡

李天皇帝

李係肅宗子封越王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潰河北朝廷震駭乃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總兵關東而光弼請賢王爲帥於是詔係充天下兵馬元帥而光弼副知節度行營事係留京師史思明陷洛陽係請行不聽帝寢疾太子監國張后與中人李輔國有隙因召太子入謂曰輔國典禁軍用事久四方詔令皆出其手矯天子制逼使聖皇天下側目今上疾彌留輔國常怏怏忌吾與汝又程元振陰結黃門圖不軌若釋不誅禍不移頃太子泣曰此二人者陛下勲舊而上體

李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憲

卷六

十

李

李成美敬宗子封陳王初文宗以莊恪太子薨大臣數請建東宮開成四年帝乃立成美爲太子典冊未具而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殺之於邸

李本文宗子太和四年始王魯帝以王幼宜得賢輔因召見傳和元亮元亮以史進有所問不能答帝責謂宰相王可教官屬應任士大夫賢者寧元亮比邪於是劇選戶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傳太常卿鄭肅兼長史戶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六年遂立爲太子帝承寶曆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謂晉王生謹敏欲引爲嗣會蚤夭故久不議東宮事及太子立天下屬心焉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才

開成三年詔宮臣詣崇明門謁朔望侍讀偶日入對太子稍事燕豫不能一循法保傳戒告皆不納又母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他日震怒御延英引見羣臣詔曰太子多過失不可屬天下共議廢之羣臣頓首言太子春秋盛雖有過尚可改且天下本不可輕動惟陛下救之御史中丞狄兼基流涕固爭帝未決羣臣又連章論救意稍釋詔太子還少陽院以中人護視誅倖昵數十人收侍讀實宗直周敬復詣院授經然太子終不能自白其禮而行已亦不加修也是年暴薨帝悔之明年下詔以陳王爲太子置酒殿

中有俳兒緣幢父畏其顛環走幢下帝感動謂左右曰朕有天下返不能全一兒乎因泣下卽取坊工劉楚才等數人付京兆榜殺之及禁中女倡十人斃求巷皆短毀太子者宰相楊嗣復等不及知因言楚才等罪當誅京兆殺之不覆奏敢以請翌日詔京兆後有決死敢不覆者亦許如故事以聞

李滋宣宗子始王夔與慶王沂同封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內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爲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爲王授經鄆王立爲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領侍衛諸軍是時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五

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觀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符太原韓建道迎之畱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救滋與諸王謁建自解建畱軍中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入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帝懼斬筠以討建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初帝使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二王還建惡之又嗣覃王嘗督軍伐茂貞於是劾奏比歲兵經

近輔諸王階其禍使乘輿越在下藩不得安臣已計  
解其兵今延單丹三王尚陰計以危國請誅之帝曰  
渠至是邪後三日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  
王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  
王并其屬至石隄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寃之  
李裕昭宗子大順二年始王德帝幸華州韓建已奪  
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未王者既又殺諸王  
因請立裕為皇太子釋言於四方時乾寧四年也劉  
季述等幽帝東內奉裕即位季述誅裕匿右軍或請  
殺之帝曰太子冲褻賊強立之且何罪詔還少陽院  
史纂要卷之九  
八十一季  
五

復為王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字軒秀忌  
之密語崔胤曰王既竊帝矣大義滅親渠可畱公任  
宰相查啓之胤從容言如全忠意帝不許他日以語  
全忠全忠曰此國大事臣安敢語此必胤賣臣也乃  
免帝遷洛他日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  
欲殺之言已泣下自齧指流血玄暉即擿語全忠全  
忠志帝被弑玄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  
投尸水中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  
出閤驛以國王之實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  
不能為王室軒輊運極不遷與唐俱殞然則歷數短

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

史纂要卷之九

八十一季

五

宗之十異姓

梁蕭綜

蕭綜帝第二子也封豫章郡王遷徐州刺史入爲侍中領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長成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王子汝今太子次第幸富貴勿洩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泣泣又

東晉書卷之六

蕭綜

五

每靖室閉戶籍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畱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租服厨庫恒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蹟投告綜于時大乏唯有眠牀故早復帳卽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表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

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操殺駒犢陰

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念志形於顏色武帝性嚴羣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表陳便宜求經畧邊境帝並優敕答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諸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

東晉書卷之六

蕭綜

五

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亦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官及諸王辭色不恭遜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閤登宏羊車次遺糞而出居都下所爲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爲都督南兖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寅謂爲叔父襄陽人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五萬及

葬畢引在左右法營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六年  
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  
攝徐州府事武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  
綜爲北所禽手敕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  
恐帝覺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數騎  
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  
明坐之間其名氏不答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  
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答其拜  
送于洛陽及旦齋內諸閭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  
見城外魏軍叫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  
中旣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得還者甚衆武帝聞之  
驚駭綜至魏位侍中丹陽王綜改名纘字德文追服  
齊東昏斬裴魏太后及羣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  
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  
封直永新侯及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  
之魏法渡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  
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公主陳  
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吳淑媛尚在敕使以  
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初綜  
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莫

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  
次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

明翰林院右詹事府詹事府丞黃景芳有諫書奏議錄存卷之編輯  
李太僕臣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詹事府詹事府新長胡宗憲校刊

門生聖草

武選左 孟校正

官之一覽

東漢呂強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

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

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節節王

前張讓等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祿薄品卑人賤說詔

媚主佞邪微能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

被懷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

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

紫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

下感於瓊才特蒙恩澤又受位垂越賢才不升素餐

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疏人用不康罔不

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遺所以冒死干觸

陳

事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米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今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聲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宜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嚙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

卷五

下

三

何

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舉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

卷五

下

四

何

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於行賂  
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  
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  
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  
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  
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唐馬存亮

馬存亮河中人元和時累擢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  
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東尤精伍無罷士部  
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  
曰我嘗為子卜子當升御殿坐與我共食吾聞上晝  
夜毬獵出入無度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而與玄明  
謀之初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不呵也及陰結諸工  
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  
變有疑其重載而詰者韶謂謀覺殺其人與其徒揮  
兵大呼趨禁庭時帝擊毬清思殿諸宦者見之驚駭  
急入閉門走白帝帝大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  
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  
宿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  
而左軍以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自負上  
入軍中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  
清思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  
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  
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  
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玄明  
死始賊入中人倉卒踈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

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請官車駕還京臣請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賊所入關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實封戶二百他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爲內飛龍使太和中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李玄嚴邈美三人而已邈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官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寔直成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內樞密使邈美歷左軍容使嘗歎

卷之五

人馬考

七

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後唐張承業

張承業字繼元祿宗時宦者也李克用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克用喜其爲人及昭宗爲茂真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李克用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族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太后諸妃及諸公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歛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

卷之五

人馬考

八

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闕實從有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實踣罵曰闕實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誣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嘗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族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嘗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乃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

史記

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宦之二禮權

秦趙高

趙高奄人也始皇巡游至沙丘道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軍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

史記卷六十五

六 秦本紀

十二

七

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其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蒙恬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鄠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鄠山及井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櫛宮觀百寶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

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

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官非有子者出焉不宜

皆令從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

卽泄大事畢盡閉諸墓中無復出者二世皇帝元年

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

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

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

世世不軌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

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

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軌毀所置凡

史記卷六十五

六 秦本紀

十二

七

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

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

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

行卽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

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

著大臣從者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焉遂至遼東而

還於是二世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

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

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

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而素小賤陛下幸

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執執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戮死於社公子將閭兄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實贊也廊廡之位吾未嘗敢失

卷之六

六

三

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者三曰天平吾無罪兄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復土鄠山鄠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彭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費糧食咸陽三百

里內不待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戌卒陳勝等戍故荆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謂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儵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以至衆強今發近縣不及矣鄠山徒多請赦之授

卷之六

六

四

其

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曾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之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母已右丞相去疾左相斯將軍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討

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吐增啜土刑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而禹鑿龍門通大夏浹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甬脰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克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主

章德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大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爲

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沉四白馬使使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去

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官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憚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聞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



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  
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  
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  
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勿許又曰  
願爲萬戶侯勿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  
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  
不敢報應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  
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  
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  
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公子嬰爲

秦本紀卷六

六

七

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  
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  
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  
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令我齋見廟此欲因  
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  
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  
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官夷高三族以徇咸  
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  
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卽係頸以組白馬素  
車秦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官室府

庫遺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

秦本紀卷六

六

八

漢石顯

附 京房蓋寬饒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尚書漢初諸侍中皆用士人自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代士人出入命令至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略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責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隴耻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機密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鋼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辜房捐之舉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辜免爲城旦及卿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死自

卷之六

八

十九

陳

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李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言其燕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必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遼修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遼請聞言事上聞遼言顯顯權天子大怒罷遼歸卽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遼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專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迺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矜財

卷之六

八

二十

魏

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  
厚賞賜及賂遺皆一萬萬初顯聞衆甸言已殺前  
將軍蕭望之望之富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嬖已病  
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爲諫議大夫顯使人  
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  
夫禮車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如蕭望之矣  
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  
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  
成帝初卽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  
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十五

三

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慙不食道病死  
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  
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  
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異

待詔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  
稱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  
君蘭京兆尹可得與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  
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今我得代充  
宗君蘭爲京兆尹京兆尹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  
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與曰顯方信用今欲造

旦與合意卽得入矣卽共爲薦顯奏稱舉其美又共  
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  
捐之獄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與兒鉗爲城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爲  
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擢爲司隸校尉刺舉  
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  
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  
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  
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廼往從西階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十五

三

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  
我廼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  
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擅長卿起舞  
爲沐猴與狗聞坐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嘆曰  
笑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  
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  
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  
謝良久上廼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  
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  
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害人在

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逮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諍是時上方用利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大司勳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乃引佩刀自刎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贛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司

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建昭二年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者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二人用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三

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之亂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

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

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  
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霰  
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  
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  
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  
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  
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  
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  
知也如知何故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  
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謂房曰尸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上令房上  
弟于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  
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  
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  
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  
法治郡房自謂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  
以論議爲大官所非又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  
右乃上書曰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  
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  
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

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  
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  
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地  
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漏水爲災至其七月漏水  
出臣弟于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  
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漏水已出道人當遂死尚復何  
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  
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  
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  
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母使臣塞漏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至  
陝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  
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  
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大守不  
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  
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  
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母難還臣而  
易逆天意邪說雖安干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  
可欺也願陛下察焉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地  
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多從王求金錢欲爲王求入朝

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爲博道其語  
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爲王作求朝奏草皆特東  
與王以爲信驗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誅誦政  
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房博皆棄市妻子徙邊鄭  
弘坐與房善免爲庶人

後漢孫程

孫程涿郡人也安帝時爲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  
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閎與帝乳母王聖  
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惲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  
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閎雍  
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譖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  
都鄉侯閎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  
樊豐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  
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閎顯更相  
阿黨遂枉殺大尉楊震廢皇太子濟陰王明年帝崩  
初閎后既廢濟陰王及帝崩懼濟陰爲后害且欲久  
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閎等定策禁中迎立北鄉侯爲  
天子顯等遂專朝事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閎顯寶  
王聖及黨與皆得死徙會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  
謁者長與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  
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斬江京閎顯事乃可成渠等  
然之又中黃門王康先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  
懷歎憤又長太官丞王國並同於程至十月二十  
七日北鄉侯薨閎顯白太后徵詣王子簡爲帝嗣未  
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

簾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下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及李閔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達以李閔權執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閔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閔曰諾於是扶閔起俱於西簾下迎濟陰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輩幸南宮雲臺程等雷守省門遮扞內外閔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閔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閔者五千戶

史記左編卷七

八 程

元

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遂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卽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卽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臂遂擒之送廷尉獄卽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江京鈞指令陳達與故將軍閔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

中黃門黃龍等十九人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掃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程爲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爲華容侯國爲鄺侯各九千戶黃龍等皆爲列侯食邑有差是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閔以先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其黨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爲宜城侯程旣到國怨恨悲慙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二年

史記左編卷七

八 程

子

年帝念程等功勲悉徵還京師程拜騎都尉陽嘉元年程卒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爲浮陽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今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丞良賀等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卽位並擢爲中常侍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官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鄉侯

晉書左傳卷三

八 孫權

三

意

單超

單超河南人桓帝初超與徐璜俱爲中常侍左愴唐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威震天下冀自殺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忿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曰單超左愴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九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俱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

單超

六 車超

三

帝呼超愴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逼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奸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爾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帝曰奸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其議遂定帝齧超背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愴衡遷中常侍封超等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



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殺之得而  
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譎進財貨公  
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遣雲送獄使督霸  
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  
死帝愈怒并下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並上疏  
爲請皆坐免黜管霸亦言雲狂慙不已加罪帝曰  
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遂皆死獄中  
超病疾帝遣使者馳拜車騎將軍明年卒賜東園秘  
器棺中玉具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  
右霍亂

卷之六

八

三

史

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  
姓郡中震慄瑣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  
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  
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加超故事瑣卒贈贈錢  
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愾罪惡及其  
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縣聚斂爲奸賓客放縱侵  
犯吏民愾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賊罪徵詣  
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  
於家超及瑗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  
奪爵上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卷之六

八

三

史

侯覽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俸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緣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覽等得此愈放縱建寧二年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侵奪人宅三百餘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僻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櫛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虐奪良人妻畧婦子及諸罪繫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貨財具言罪狀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王甫

附李膺 朱穆 范滂

曹節南陽新野人也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餘皆爲關內侯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授立聖明承繼宗廟功

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  
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  
人家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寃靈汙染且無  
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出球曰  
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實既寃皇太后無故幽  
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  
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  
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  
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  
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皇后虐  
害恭懷安恩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非之議順  
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  
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授立聖  
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  
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  
省奏從之葬桓思皇后於宣陵未幾有何人書朱雀  
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  
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  
猛逕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  
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

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  
已仗賴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爲言乃  
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  
王慤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  
增邑戶初渤海王慤以不道貶爲瘠陶王因王甫求  
復國許謝錢五十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慤以非甫  
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眾等與慤交通乃使段熲收  
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慤詔冀州刺史收慤迫令自  
殺妃妾子女傳相以下百餘人皆被誅王甫曹節等  
奏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  
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  
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  
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  
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節弟破石爲越騎校  
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  
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  
二年尚書令陽球常拊解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  
曹子安得容乎旣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  
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  
司隸時甫休沐里舍頗方以日食自劾球請問

因奏甫類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最等罪惡悉收  
甫類等下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市相吉球自  
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  
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  
爾罪惡無狀死不減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萌乃  
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主乎今日臨阬  
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塞萌口筆朴交至父子悉  
死於杖下類亦自殺乃僞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  
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北景球既誅  
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

案案集卷七十一

二書

元一

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  
辦之何須校尉耶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  
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  
尸道次慨然泣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  
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弗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  
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二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徵功  
復見擢用愈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  
毒害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勸尚書令召  
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  
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盜狐狸

下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鵠梟各  
服其辜叩頭流血股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  
三乃受命拜于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初司徒劉  
卻兄侍中儵與實武同謀誅死永樂少府陳球說卻  
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  
雷同容容無爲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  
右又公兄侍中受害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以  
大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  
卻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  
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耶卻許諾亦與陽球

案案集卷七十一

二書

甲

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  
璜且脅之璜懼迫悉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卻  
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卻球  
納與陽球皆下獄死節領尚書今光和四年卒賄車  
騎將軍養子傳國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  
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吳廣所  
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中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  
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  
甚憚膺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

陵求爲門徒膺謝不納陵後以阿附宦者致位太尉  
爲節志者所羞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  
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  
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  
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  
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  
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  
城大姓牟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籍郡舍涸軒有奇  
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  
坐輪作左校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

史集全錄卷八

不書

史

史

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輪作司隸校尉應奉上  
疏理膺等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  
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賤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  
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  
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  
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  
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  
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  
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  
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罪貴死不

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  
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  
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官  
省帝惟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  
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  
接者名爲登龍門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  
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  
鄉人爲之證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卽周仲進  
二家賓客互相讖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  
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

史集全錄卷八

不書

史

史

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  
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  
於是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  
諸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二  
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  
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  
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  
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貴張泛者  
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  
此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晊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

捕泛等既而遇赦璿等允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吏門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璿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泛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璿璿帝大怒徵璿璿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璿璿罪當棄市璿璿竟死獄中璿璿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旺張牧逃竄獲免旺之亡也親友號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旺以要君致累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河內張成

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輪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永康元年五月陳蕃既免朝臣震懼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諸門校尉竇武尚書盧諝等使訟之武上疏申理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等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旺劉表等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等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

神無事偃息衙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  
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  
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寶之敗  
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  
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其爲  
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  
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  
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  
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  
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  
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  
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是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  
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  
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  
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  
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殺乃慨然曰  
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有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  
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  
微時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

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等衰本初汝外親雖爾勿  
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自黨禍起張儉  
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  
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  
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  
士亡非其罪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違伯玉耻  
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  
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  
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  
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儉  
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  
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  
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更  
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  
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  
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  
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  
方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  
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繖帛追  
求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繖相餉乎黨禁未解而

平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顯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為奔走之交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惟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汚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

奏滂在滂

是

焉

厭寒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奸暴深為民害豈以汚簡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視時方艱知意不行

去太中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弟不執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荐異節拙樸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弃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

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牢修誣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

奏滂在滂

是

史

天

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辭滂等皆三木囊頭繫手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脩善自求



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  
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  
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  
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  
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  
重吾桎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  
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  
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  
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  
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

史弼左傳

入滂

卷一

齊

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棰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  
惡黨人旨意懇切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  
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  
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  
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  
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  
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倖贖罪所脫者甚衆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  
縣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  
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

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  
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  
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  
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滂父顯故龍舒侯  
相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雖死亦何恨既有令  
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  
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  
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遂被殺  
水興二年河溢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  
爲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

奏左傳

入滂

卷一

齊

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  
父歸葬偕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  
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  
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  
口含天憲運賞罰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  
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  
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  
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  
之穆後爲尚書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  
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

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  
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  
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爲可悉罷  
省還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  
其處卽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  
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  
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  
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  
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因天下宜皆罷  
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  
史纂左編卷十 入 帝 至

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  
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張讓趙忠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  
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侯延熹八年靈  
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  
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  
形誼赫扶風人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節問  
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  
吾望汝曹爲我一拜爾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  
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  
於路遂共輿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肯爭以  
史纂左編卷十 入 帝 至

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  
是時讓忠及段珪韓悝宋典等十二人皆爲中常侍  
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  
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郡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  
角所以能與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  
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  
利侵掠百姓百姓之究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  
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  
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  
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

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寂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言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誦徐奏事獨發覺受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秋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

史記卷之七

八張讓

五三

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額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驢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資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中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恨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

史記卷之七

六張讓

五三

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奏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二千萬卿五百萬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擗明年遂使鈞看令宋典繕修南宮王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懸於王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後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

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勦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魏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皆用士人其宦人爲宦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匱藏之石室

唐高力士

高力士嶺南酋長馮益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宮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爲宮閤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

除三品將軍者寔多宦官之盛自此始於是四方奏請皆力士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慎矜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玄宗專重宮閤中官稍稱旨卽授三品將軍門多禁戰故楊思勳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祥等貴寵與力士等楊則持節討伐黎林則奉使宣傳尹則主書院其餘孫六韓莊楊八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

朱文輝郭全邊令誠等殷願供奉監軍入蕃教坊武德主當皆為委任之務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刻郡辟易其郡縣豐贍中官一至軍所冀千萬計修功德市鳥獸詣一處則不啻千貫皆在力士可吝故帝城中甲第歲旬上田菓園池沼中官參半於其間矣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為翁咸里諸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於寢殿側簾帷中休息殿側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處雕甍瓊瑤窮極巧妙力士義父高延福夫妻正授供奉嶺南節度使于濬州求其本母麥氏送長安令兩姐在堂備於甘

嘉泰錄卷十

下高士

五七

脆金吾大將軍程伯猷與力士結為兄弟麥氏亡伯猷子靈建散髮具縷經受笄笈十七年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開元初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傳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塋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克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等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

今賊果克漕臣恐國無旬月蓄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與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貨所不逮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鍾納禮錢十萬有侯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澄木列五磴日僦三百斛直省袁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藝為之帝幸蜀思

嘉泰錄卷十

下高士

五八

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敗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瘴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開外遣內養授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力士至巫州地多瘴而不食因感傷而詠之曰兩京作片賣五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赦還

此等不可少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曰大行升遐不得舉梓宮  
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  
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  
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常  
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  
我家老奴揣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  
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  
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  
與付諸將寧不暇邪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言雲  
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  
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  
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  
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  
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  
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  
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  
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宋閔文應

閔文應開封人然事披庭積遜至入內副都知仁宗  
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耒夏竦陳堯佐晏殊  
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  
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弁夷  
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為中調久之乃知事由  
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寵尚美人  
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  
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  
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仁宗出諫  
官竟廢后為淨妃以所居宮名珪華皆文應為夷簡  
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寵專夕仁宗體為  
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為言仁  
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  
應曰諾文應即以輿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  
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  
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既而仁  
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疾  
執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定文應為之也時諫  
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為秦州鈐轄

士良罷御藥院爲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官也左右以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爲后宋綬不可王會呂夷簡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問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爲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爲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鈴轄卒

宋任守忠

任守忠爲入內都知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卽位守忠又語言誕妄交亂兩宮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爲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于都市英宗猶未行宰執韓琦出空頭劄一道奏政歐陽修已簽趙桀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劄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守忠久被寵幸用事于中人不取言其過及貶中外快之久之起爲左武衛將軍致仕卒

宋梁師成

梁師成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初隸書藝局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道上旨政和間得君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建明堂爲都監既成拜節度使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時中外泰寧徽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元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七

稍出以翰墨爲已任四方僞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所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千百黼造代燕議師成始猶依違卒乃贊決又薦譚稹爲宣撫燕山平策勲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其小吏儲宏亦豫科甲而執廝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田於京東西所至偕坐堂上監司牧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師成適在旁抗

聲曰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鷙遇間即發家居與黼隣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怒朱勔又以應奉與黼輒因乘間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由是益絀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能方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於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炳指之爲李輔國且言宦官表裏相應變恐不測東復論其有異志擬定策功當正典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誦言逐之師成疑之寢食不離帝所雖奏劄亦付於外久未有以發會鄭望之使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七

金營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宣和殿珠玉器玩復往先令望之詰中書諭宰相至則留之始詔舉其罪責爲章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護至貶所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衆死聞籍其家

蘇軾子過范祖禹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間以父事之然以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軾遺腹子待過如親兄弟論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過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帷下矣



宋楊戩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知入內侍省立明堂鑄鼎興起大晟府龍德宮皆爲提舉政和四年拜節度使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由檢校少保至太傅遂謀撼東宮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爲西城新築山澤

卷之六

八

七

六

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縉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戩死贈太師吳國公而李彥繼其職彥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入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園縣盡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成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爲奏除悉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操

迎謁馬首獻媚花朝夕造請賓客徑趨謁舍不敢對之上馬而彥處之自如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辦於民經時閱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輟輒問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實怨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頴昌兵馬鈐轄范家不爲取竹詎以刊蘇軾詩文于石爲十惡朝廷察其捃摭亦令勒停當時謂朱勔結怨于東南李彥結怨于西北靖康初詔追戩所贈官爵彥削官賜死籍其家

卷之六

八

五

六

元史云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古者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審奄人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庭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爲之長號四法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者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爲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詒謀可謂度越前代者矣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一

宦之二 禁兵

唐竇文場霍仙鳴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遂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詔監神策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爲左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

史纂左編卷七十一

宦之二

一

完而帝忌宿將難制凡握兵者悉罷之故詔文場仙鳴分總禁旅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制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參慮補置索賕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畧士妻女無所憚詔殺之于軍其隆赫如此左神策大將軍栢良器募才勇之士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官舍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十一年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焦希望爲左神策

中護軍張尚進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今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吏問狀誅數十人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年老致仕卒其後楊志廉孫榮義爲左右中尉招權驕肆與竇霍等帝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疎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業武火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俄得釋是時宦官復盛矣

德宗貞元七年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宦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皆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母得笞辱十四年初置神策統軍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人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又遣小吏程務盈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及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寃且首專殺之罪遂自殺

史纂左編卷七十一

宦之二

二

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 唐俱文珍

俱文珍性忠強識義理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淹痼勿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欲遂奪神策兵以自強卽用宿將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宦者權而忠言素儒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文珍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錡薛文珍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奏文珍召學士衛次公鄭絪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復爲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闢所破囚之崇文至闢歸康求雪文珍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訾遷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文珍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閔鄉自殺又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晏王志忠縱鷹隼入民家榜二百奪職由是莫不憎畏

唐仇士良

仇士良循州興寧人憲宗時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  
敷水驛與御史元禎爭舍上廳擊傷禎中丞王播奏  
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禎斥  
其官元和太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  
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  
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使相縻肉已  
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中尉魚弘志挾  
帝還宮王涯舒元與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陳反  
示牒于朝於是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

史集左編卷七十一

仇士良

五

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  
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李石輔政稜稜有  
風岸士良與議論數屈深忌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  
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本與  
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  
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  
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  
婦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耶即以訓所遺書遣  
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疑不敢  
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於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

注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除  
內官而兩軍中尉間自救死妄相殺戮謂為反逆有  
如大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橫  
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  
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  
下腹心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  
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  
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  
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固  
辭累上書崇指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

史集左編卷七十一

仇士良

六

自彊自是鬱鬱不樂兩軍毬儼晏會絕矣開成四年  
苦風痺少間召宰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殿謂左右曰  
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兄朕何  
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  
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  
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  
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  
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  
稜宰相李珣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  
更立珣不從乃矯詔立穎王為太弟士良以兵奉迎

而太子還爲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惠妃謀引文宗弟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莊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旨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緣糧芻菽以搖怨詔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敕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怙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內侍監知省事固

卷之十一

七

七

七

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閑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

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卷之十一

七

七

唐宣宗太中八年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纓衣紫則相與爲一矣宣宗又嘗與今狐綯謀盡誅宦官籍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赦有缺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宦之四 逆

後魏宗愛

宗愛以舉爲奄人歷辟職至中常侍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威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威等案其事遂構告其舉詔斬道威于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二人誡以文成

史纂左編卷五

魏宗愛

九

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舉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勿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闔豎三十人持杖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未央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閹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

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史纂左編卷五

魏宗愛

十

唐李輔國

李輔國以閹奴爲開廐小兒貌偉陋畧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廐中簿最王鉞爲使以典禾豆能檢撓耗欺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預謀又勸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卽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觀斷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啻輩時時爲浮屠說行視事之際手持念珠人以

史纂要卷五十一

李輔國

七

意

爲柔良不忘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開廐五方宮苑營田裁接總監使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實封戶五百時則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廳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可得付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勃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決輔國一時縱之羣臣無敢違者出則舍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

國以子姪事之號五父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弟兄皆位臺省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曰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得因南軍入北軍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勅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勅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於是詔勅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由是忌峴時太上居興慶宮帝自視道來起居太上皇亦聞

史纂要卷五十一

李輔國

七

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王貞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黎園子弟日奏聲妓爲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擢貴力士等猶不爲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因徘徊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劔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乂王鉞等飲資予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今六軍功臣盡靈武勲臣皆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

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爲天下主  
當爲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  
廢與問閭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  
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災惑聖聽如此  
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  
聽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  
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  
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帝泣  
不應輔國懼會帝屬疾卽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  
宮中至廡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

唐書卷五十一

李輔國

三

問何爲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  
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  
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  
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  
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  
皇馬輔國韉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  
侍衛才數十皆厖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  
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  
皇帝帝不從今之徙自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  
將見上請罪帝又迫于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

復何殊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俄而流  
承恩播州魏悅漆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王貞觀更  
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洒掃詔萬安咸宜  
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帝  
初猶往問安既而帝亦有疾但遣人問起居輔國以  
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  
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會  
既得志乃厭然驕蹇求宰相帝重違曰以卿勲力何  
任不可如羣望未一何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  
薦已肅宗密謂宰相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

唐書卷五十一

李輔國

十四

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問裴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  
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喜曰冕固堪大用輔  
國駢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宰相臣等不可謁見  
輔國誣奏華專權請黜之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  
罷華知政事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頡頏晚更有隙  
內射生使程元振黨于輔國上疾篤太子監國后召  
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制勅皆從之出擅逼遷聖  
王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  
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  
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



堪也太子出更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于長生殿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卽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越王等囚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程元振欲奪其權請上漸加禁制乘其有間乃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開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惘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關者不納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裴冕引爲山陵使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使夜

刺殺之年五十七抵其首涸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爲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唐王守澄

王守澄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鏘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浮屠大通及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號人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爲黃金詔除號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志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絲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文宗以元和逆黨尚在其黨太戚心常憤惋端居不怡翰林學士宋申錫嘗獨對探知上畧言其意中錫請漸除其偏帝亦以申錫沉厚有才畧爲其事可成乃用爲宰相申錫謀未果爲鄭注所察乃令軍吏豆盧革誣告申錫與漳王謀逆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子訓與注交通訓亦機危萬端二人情義相得俱爲守澄所重復引訓入禁中與上講周易既得幸又探知帝肯復以

史纂左編卷七

王守澄

七

除宦官謀中帝意以訓才辯縱橫以爲其事必捷待以殊寵自流人中用爲學官充侍講學士時仇士良有翬上之功爲守澄所抑位未通顯訓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權乃以士良爲左軍中尉守澄不悅兩相矛盾訓因其惡太和元年帝令內養李好古齎賜守澄秘而不發守澄死仍贈揚州都督其弟守涓爲徐州監軍召還至中牟誅之守澄叅養訓注反懼其禍人皆快其受佞而惡訓注之陰狡

史纂左編卷七

王守澄

六

唐劉克明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石定寬等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于帝嘗閱角觝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庭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既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侍從不及者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石定寬蘇佐明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更衣別室矯

史纂編卷七十一

劉克明

十九

才

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卽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專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屍戮之餘黨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貲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疋給婢二人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

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

史纂編卷七十一

劉克明

二十

唐劉季述

劉季述者本微卑稍顯於僖昭間擢參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爲右神策軍中尉時李茂貞得興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謹及重遂謀誅之乃遣將出師茂貞引兵迎壁盤屋薄興平王師潰遂逼臨皇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周謹以謝茂貞更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爲兩軍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韓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瓘與鳳翔衛將閻圭共脅帝狩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閣帝懼募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溺死十三夜爲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瓘景宣及圭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脩宋道弼代之俄專國宰相崔胤惡之徐彥若王搏懼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劾搏黨宦豎不忠罷去俄賜死流道弼驪州務脩愛州並死瀾橋逐彥若于南海乃以季述王仲先爲左右中尉疾胤尤甚時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

史纂左編卷七

劉季述

三

意

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內醫工車讓謝筠又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妄處人帝不納詔著籍不禁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爲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啓季述見胤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李師虔衛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禳寒災咎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羣臣即召百官署奏胤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邸官程巖等詣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鉏耜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督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願東

史纂左編卷七

劉季述

三

意

宮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監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嚴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輩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季述液金以完鑄以兵守之太子卽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羣臣加爵秩厚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宮爲問安宮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盡出尸十輩凡有寵于帝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衣晝服夜浣食自寶進下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纈哀聞外廷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胤書與季述曰彼反覆宜圖之季述以責胤胤曰奸人僞書從古有之必以爲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盟胤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爲兩面人自是始離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全忠狐疑不決季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閹奴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囚

希度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太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償株連甚衆胤聞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太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內蜜丸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官人毀扉出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挺帝詰季述未已萬挺皆進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遁入左軍收傳國璽全忠檻送嚴京師斬于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等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號三使相寵幸無比賜德昭姓名李繼昭從實曰李彥弼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撓撓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錄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許下詔與季述同誅

唐韓全誨張彥弘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  
為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展見武德殿右廡  
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展  
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語人  
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  
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  
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便帝謂胤曰議者不  
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胤  
怒遣人狙殺之不克全誨等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

史纂左編卷十一

韓全誨

五

意

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總之胤亦諷朱全  
忠內兵三千居南司岐汴交戍議者知京師不復安  
矣全誨彥弘及李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  
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因請盡誅之全誨彥弘  
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  
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為內訥由是胤計多露始  
張濬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  
濟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廩百官  
請如舊制全誨擿李繼筠訴軍中賈甚請制三司隸  
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

誅已與彥弼繼筠交通謀亂是時全忠并河中胤為

急詔今入朝又貽書曰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  
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先見討全忠得詔還汴悉師  
討全誨帝以為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即詔并力令  
胤貽二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  
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  
謀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移他姓願至鳳翔合義兵  
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即火其下帝降  
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即駕愈許宮中禁索苛  
亟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率開化

史纂左編卷十一

韓全誨

五

坊依胤第自固閉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  
衝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  
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  
數百騎為衛帝繡袍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全誨等  
遂火宮城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繼昭等按兵衛  
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盤屋全忠取華州下令自釋  
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既至皆偽也逆臣全  
誨震驚天子脅乘輿出遷暴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  
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敕書胤使謂全忠  
曰上猶在盤屋公宜亟進胤率百官迎全忠灞橋入

全長安一昔而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  
纔三四人全忠遣人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部將襲破  
李繼昭于武功擒馘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  
克用遣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內謗全忠不答進屯  
鳳翔東偏茂貞登城諭語曰天子厭災于此讒人誤  
公來公當入覲全忠曰宦官脅驚乘輿與吾以兵問罪  
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尚何所言明日圍鳳翔茂貞  
不出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步  
將戰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全忠曰此茂貞所倚  
今敗矣何能久乎胤復說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

卷之八

全誨

王

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全忠以精甲五萬  
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什尸萬餘茂貞帳下八百人就  
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敗畧相償援軍  
十餘壁數為全忠擾襲不得進城中曰困全忠由是  
取鳳廊坊成隴等州間劫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茂  
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宮殿初帝至鳳翔  
有鴉數萬棲殿榭謂之神鴉俄而鴉不來人以爲恐  
全誨等小人既勢窮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財用窘  
短帝輟所御膳賜全誨等三讓帝曰難得時欲同味  
耳茂貞食鮮羹帝曰此後池魚茂貞曰臣養魚候天

子聞者皆駭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廩戰部將多  
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紆難先遺書曰禍亂之  
生全誨首之變興倉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  
他盜馮陵公既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僕願以畝  
賦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譁者三岐軍皆投壘  
無鬪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蘇檢議和已決  
中官復沮罷他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  
餞死者十三王公貴主皆間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  
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  
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

卷之八

全誨

天

頭訴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于帝帝不許李繼  
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  
吾族乎罵之乃出降是時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  
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詬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詬  
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胤檄皆狐疑不出師唯  
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華州李克用攻晉州  
以爲援全忠懼圍甚急全誨等素諳陰常爲全忠胤  
所憚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既惡宦人脅遷而茂  
貞又其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待襄  
漢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紆近禍三

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既行文命官人馳見全忠愈密旨乃以蔣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肝全誨彥弘恨其逮食不能提七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曰令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延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皆死即詔第五可範爲左軍都尉繼筠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玄暉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輿與東者既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爲岐汴通和使全忠貽茂貞書曰宦者乘輿詈不

史纂要編卷五

八 韓愈

五

聲聞於路留軍弱數十人衛宮中洒掃胤以鎮人性謹厚卽召王鎔擇五十人爲敕史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爲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頗悼之爲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官人始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羣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胤爭權外召強臣劫本朝以相吞齧卒用關中軍窮討暴誅君

史纂要編卷五

八 韓愈

五

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誨彥弘云



唐田令孜

田令孜蜀人也本陳氏傳宗卽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冲騷喜鬪騷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騷一驚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橫始帝爲王時與令孜同卧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而荒耐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閣小兒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實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閱樞坊茶閣有來告者皆杖死京兆

史纂要卷五十一

入界衣

主一

才

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旣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奢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爲陛下除奸臣乘輿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官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

史纂要卷五十一

入界衣

主一

斬卽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封晉國公帝見蜀阨陋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攘袂北望悵然流涕令孜伺間開釋呼萬歲帝爲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敬瑄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今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卽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戰兇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今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醢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

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  
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  
勅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  
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  
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今孜匿不奏矯詔  
貶昭圖嘉州司戶叅軍使人沈于墓頤津初昭圖知  
正言必見害謂家諫曰大盜未殄宜暨離間君臣吾  
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  
諫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今孜以王鐸爲儒  
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

東鑑卷五

八 東鑑

三

思

故羅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已故薄  
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  
死大喜卽罷復恭樞密使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  
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部將鹿晏弘  
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建率義勇四軍  
迎帝西縣復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部今孜  
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養爲子別募神策軍以  
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又遣親  
信規諸鎮不附已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河中  
王重榮厚爲禮匡祐傲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

責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  
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卽自兼兩池權鹽使重  
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郃寧  
朱玫鳳翔李昌符合鄭延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  
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攻帝  
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走還邠州與昌符皆  
耻爲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畧所過皆盡  
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  
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韋  
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

東鑑卷五

八 東鑑

三

蓬萊二宮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牢水遂  
次陳倉克用還河中攻畏克用且偪與重榮連章請  
誅令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  
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  
及從孜勸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遣  
惡令孜劫質天子生方鎮之難使攻進迎乘與攻兵  
追行在敗興鳳楊晟軍帝次梁洋稍引而南攻兵及  
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孜懼人圖已蒙面以  
行使王建長劍五百清道囊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  
道險溢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亢追兵攻長驅

躡帝帝以閣道毀走他道困甚抗王建滕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致重榮表誅今孜安慰羣臣詔以今孜爲劔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今孜沮而止宰相邁率羣臣在鳳翔者表令孜頤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羣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以今孜在不奉命孜乃奉嗣襄王煨卽僞位致敗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今孜驅使前王謝足且拘得馬可濟今孜怒扶王強之行王耻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今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

史纂要卷三十一

八 蜀

五

語令孜自署劔南監軍使閔拱宸奉鑒軍自衛晝夜馳入城固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僭州然猶依敬瑄不行王卽位是爲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出王建爲壁州刺史建取利州因畧定閬中蜀黎雅等州詔節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今孜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授建建明日入成都因令孜難坊始有神策統

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今孜因事召見欲殺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爲子名彥實卽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爲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裂帛爲組授行刑者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教經人法旣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唐昭宗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是時胤與中書舍人韓偉定計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胤志欲盡除宦官偉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

史纂要卷三十一

八 蜀

三

召偉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輩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被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系而焚之者也昭宗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及崔胤召朱全忠討韓全誨全誨誅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偉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官婢負恩不可

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自  
內安外以靜羣心帝曰善已而僇爲全忠所惡貶濮  
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天祐二年  
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僇不敢入朝罕其族南依王審  
知而卒

宦之五 外兵

唐楊思勗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  
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以爲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  
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  
金隄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  
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  
意賊駭胎不暇謀遂大敗封尸爲京觀而還十二年  
五溪首領單行章亂詔思勗爲黔中招討使率兵六  
萬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  
俸防閣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號國公邕州封  
陵獠梁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擒大海等  
三千人討斬支黨皆盡龍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  
下何遊魯號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破州縣四十  
詔思勗發水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魯  
璘於陣行範走盤遠諸洞思勗悉衆窮追生縛之阮  
其黨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卒年八十餘思勗驚忍  
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顰腦梳髮皮以示人將士憚  
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納張牛珪賂  
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於格筆慘不可勝乃採心截

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楚客者樂安人後歷桂  
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唐書左傳卷十一  
六書思

三九

唐魚朝恩

魚朝恩瀘州人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  
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爲左監門衛將軍知  
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  
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  
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硤石使子朝義爲  
游軍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  
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  
陽平徙屯汴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  
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  
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  
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天資小人恃功  
驕恣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  
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文場監之王景岑討  
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  
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  
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  
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  
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  
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

唐書左傳卷十一  
六書思

早

才

悉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及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微伺誤寵承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閣廐使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倡侑燕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

史纂要編卷十一

八 唐制

三

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凡詔會羣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強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可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卒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

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綰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勝爽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諡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修造公壞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訖辭自解以安泉疑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暉魁健能騎射最為朝恩昵信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希暉諷朝恩

史纂要編卷十一

八 唐制

三

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子令微者尚幼為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微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給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奧語悉為帝知希暉覺希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

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  
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  
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  
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  
議析鳳翔之郛與京兆以鄆盤屋及鳳翔之寶雞與  
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  
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爲虞也郭子儀密白朝恩  
嘗結周智光爲外應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  
溫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  
圖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旣罷將還營有詔留  
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  
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辯倖倖與  
左右擒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  
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戚言旣  
奉詔乃投縊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  
亂進劉希暹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慰曉將  
士獨希暹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自發之遂賜死所  
厚禮部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  
琦皆坐貶

唐程元振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官直內侍省遷內射生  
使飛龍殿副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  
奸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  
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  
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  
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  
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爲淮西節度使與襄州  
張維瑾部將戰中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爲右羽林大  
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宰臣裴冕  
與元振忤乃發小吏賊私貶冕施州初來璵在襄陽  
元振有所請托不從及爲相元振諧璵言涉不順與  
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元  
振同華節度使李懷諤被搆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  
數媒蚬以疑之璵等上將見光弼元輒既誅斥或不  
自省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  
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惶出居陝京師  
陷賊剽府庫焚閭閻蕭然爲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  
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  
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啻一言武士不力

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為安耶危耶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

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乎宜即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俊邪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二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銓家圖不軌御史劾案長流潯州景銓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

唐吐突承璀

吐突承璀閩人也以黃門直東宮察察有才憲宗立擢累右神策中尉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欲希上意奪宰相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信近臣且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奸士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卒以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

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微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枝皆取受承璀指揮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棄法制從人之欲而



自損聖明何不忍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李廌許孟容呂元膺等極言其不可明日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承瓘御衆無他遠畧為昭義盧從史狎侮踰年無功初德宗貞元二十年昭義李長榮卒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

史纂要編卷上

八 忠義

聖

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詔以從史為節度使元和五年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與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

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垍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狠必且為亂今聞其與承瓘對營視承瓘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瓘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承瓘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諸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瓘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

史纂要編卷上

八 忠義

聖

者斬士卒皆歛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為不可即授重胤河陽以河陽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瓘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磁邢洛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安危所係也卿為從史所據使朝廷肝食今幸而得之承瓘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嘆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瓘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留後為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

神共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大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畜奸謀已爲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璫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耻與爲伍且謂承璫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倘劉濟茂昭季安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璫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不由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卽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于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况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仗順成功一旦自違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他鎮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從其請以重胤爲河陽節度使貶盧從史驪州司馬承璫因遣人詣王承宗承宗請入朝遂班師承璫自行營還復爲左衛上將軍左軍中尉裴垕曰承璫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

史纂卷三十一

吐蕃傳

聖元

恩

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殷平仲呂元膺言承璫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璫它日復有敗事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上不得已罷承璫爲軍器使中外相賀尋知內侍省會中官劉希光納羽林大將軍孫瑋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賜死跡註承璫故令出監淮南軍纖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承璫等冤狀於是孔戣知匭事閱其副不受卽表其奸遂爲峽州司倉參軍帝於承璫殊厚而宰相故決遣之八年欲召還承璫乃罷絳相位承璫復爲中尉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惠昭太子薨承璫請立禮王不從常係一室藏所賜詔勅地生毛二尺惡之躬糞除瘴之踰年帝崩穆宗銜前議殺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冤詔許子士瞻收葬時諸道歲進闕兒號私白闕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閹爲中官區救咸通中杜宣猷爲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救使墓戶宣猷卒用羣官力徙宣猷觀察使先是吐突承璫爲淮南監軍貴寵甚節度使李鄴以剛嚴相憚稍厚善承璫歸數

史纂卷三十一

吐蕃傳

聖元

才

和薦之召拜平章事鄭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  
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  
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王重榮

王

唐楊復恭

楊復恭閬人楊復光從兄也復光討黃巢有功其後  
忠武周岌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  
必不利公不如無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  
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  
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  
恩義利害昧耶岌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  
之故召公計因持杯盟曰有如酒復光即遣子守亮斬賊  
使于傳舍爲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  
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方賊之彊重榮憂不知所出謂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王重榮

王

復光曰臣賊耶且負國拒戰耶則兵寡奈何復光曰  
李克用與我共患難其爲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即  
至者山太原道不通耳非恐禍者若論上意彼宜必  
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  
師平以功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定難功  
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諡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  
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復恭畧涉學術  
監諸鎮兵屢勦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樞密使  
黃巢盜京師令孜顓威福斲喪天下中外莫敢亢惟  
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復恭乃臥疾

藍山僖宗出居興元復為樞密使制置經畧多更其  
手車駕還遂代今孜為左神策中尉賜號忠貞啓聖  
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  
稍攘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援立我矣當減省侈  
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  
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  
曰開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  
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  
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日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  
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常昭度等為帝言大中

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  
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  
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他職可也不  
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顯地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  
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已  
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復恭見子守亮方領節  
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  
自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為州  
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  
勢舉歸其門子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

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家胡  
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  
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即勢鈞遂與復恭爭恨  
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有與抵太極殿宰相對延  
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  
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  
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  
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  
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坡斬其  
旌節貲貯皆盡緯僅免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為鳳  
翔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几杖使  
者還遣腹心殺使者於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  
第第近王山營而復恭子守信為軍使數省候出入  
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遙領鎮海軍節度使詔與  
神策軍使李守信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  
延喜樓須之家人拒戰守信亦率兵至昌化里陣以  
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興化順節已  
斥復恭則橫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察其意非常  
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輒以甲士三百人入至銀臺門  
呵止之中尉引順節坐殿廡令部將出斬之從者大

誤出延喜門剽承寧里盡夕止於是鳳翔李茂貞鄆州王行瑜華州韓建等劾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茂貞請假山南招討使宦尹惜類執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遂擅與行瑜出討復恭自號花節度使詔宰相皆慢悖不臣帝爲下詔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等奔閬州茂貞請以子繼密爲興元留後帝不得已授以節度使自是茂貞始強大復恭與守亮等自閬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爲韓建邏士所擒卽斬復恭

卷之五

楊俊

五

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且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爲申雪詔復官爵

### 王繼恩

王繼恩陝州陝人開寶中累爲內侍行首會討江南與實興等部禁兵及戰船抵采石雍熙中王師克雲朔命繼恩率師屯易州又爲天雄軍駐泊都監自岐溝關君子館敗績之後河朔諸路爲契丹所擾城壘多圯四年詔繼恩與崔守素等分路按行增築之及遣將北伐又爲排陣都監屯中山攻皇城使端拱初爲鎮定高陽關西路排陣鈴轄李順亂成都命爲劍南兩州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遣二月

卷之五

六

五

命馬步軍都軍頭王杲趨劍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分遣討賊並受繼恩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卽須殺戮如本非同惡受制兇徒先被脅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由小劍門路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遂北過青驢嶺平劍州進破賊五千于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級獲順及鎧甲借偽服用甚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宜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次令宦官預政事宜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受以他

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爲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轉餉不給專以宴飲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鬪志餘賊逃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議分減師徒出蜀境以便糧運高品王文壽者隸繼恩麾下繼恩遣領虎翼卒二千分遂州路追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臥帳中指揮使張嶢遣卒排闥入斬

文壽首以出會夜昏黑嶢猶疑其非然炬照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衆萬餘嶢卽以所部與之合賊勢甚盛初奏至太宗欲盡誅軍人妻子近臣或請勿殺悉索營中書遣帥招撫諭以釋罪親屬皆全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遣使諭亡卒斬嶢函首送繼恩皆自拔來歸因使爲鄉導擊賊悉平之召繼恩還太宗崩命按行山陵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言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從之

往每以多寶院僧舍爲期有潛閱者能詩詠賣藥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真宗初繼恩益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絨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官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諉其爲褒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黜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貲產多得蜀上僭擬之物昌齡責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旦削籍長流尋州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咸平二年卒於貶所

宋童貫

童貫少出宦官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官掖郎等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言貫嘗十使陝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為最悉力薦之合兵十萬命王厚專闕寄而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母西兵貫發視遽納韓中厚問故貫曰上趨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內侍寄資轉兩使自此始未幾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童貫

安撫制置使討溪哥藏征復積石軍洮州頗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寔弗京意除開府儀同三司京曰使相豈應授宦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契丹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國策之善者也使還益展奮廟謨兵柄皆屬焉遂請進築夏國橫山以太尉為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俄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南東道劔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因稱貫為媼相內侍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童貫

自古無賜坐者時貫領樞密加開府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閣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于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曰君在京師時親受命於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川名將既死諸將恟懼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皆切齒然莫敢言關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遼人進誓表納款使至授以誓詔辭不取貫強帥伴使固與之還及境棄諸道上舊制熟羌不授漢官貫欲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彊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政和元年副鄭允中使于遼得燕人馬植歸薦諸朝因賜姓趙更名良嗣遂造平燕之謀選健將勁卒刻日發命會方臘起睦州勢甚張改江浙淮南宣撫使即以所聚兵帥諸將討平之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眾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憑藉以自信興起種黨源諸

峒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木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冬起爲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紆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於太平不識兵革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陷睦歙二州南陷衢殺郡守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棄城走州卽陷殺制置使廉訪使縱火六日死者不可計凡得官吏必斷脰支

史集卷七十一

八書

至

體探其肺腸或焚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熾蘭溪靈山劍縣仙居方巖山蘇州歸安諸賊皆合黨應之東南大震發運使請調京畿兵及鼎澧鎗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徽宗始大驚亟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且諭貫使作詔罷應奉局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還據杭貫積前鋒至青州堰水陸並進覬復焚官舍府庫民居宵遁諸將相繼而至盡復所

失城生擒臘及妻邵子毫二太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人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餘黨悉平進貫太師徙國楚臘之起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峒逃出僎而縊於林中者由湯巖榴嶺八十五里間九村山谷相望王師自出至凱旋四百五十日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起旣而以復燕山功詔解節鉞爲真三公宣和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本邦疏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粘罕南侵貫在太原遣使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鼓爲責且遣使告興兵貫厚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

史集卷七十一

八書

至

素告我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褻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誚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兵悉力支吾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柰河北乎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何爲孝純拊掌笑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貫奔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貫爲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貫在西邊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列第舍至是擁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不



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路者百餘人道路流涕於是  
諫官御史與國人議者蠶起連請昭化軍節度副使  
竄之英州吉陽軍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  
史張徵迹其所至蒞斬之及於南雄既誅函首赴闕  
梟于都市是時趙良嗣亦貶郴州詔所至梟其首貫  
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勅嘗有論  
其過者詔使者往察使者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  
密以白且陷以他事使者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  
觀視願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  
能踈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內左右婦寺譽  
之

宋史左編卷七十一

八

字三

言日聞寵嬖翕赫庭戶雜選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  
門廝養僕圍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奸稔禍流毒四  
海雖蒞臨不償責也

宋史云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  
不過五千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爲後又詔臣僚家  
母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爲貨鬻者論死去唐未  
遠有所懲也厥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宣  
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  
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  
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姦慝

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  
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  
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爲之坊民  
猶踰之可不戒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二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漕運兼按察使黃通奏功高陳露林院職武府順之編輯  
李大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東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與主事

武進左 孫校正

幸之一 雙

漢鄧通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異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

太子齧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徹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史纂左編卷七十三

漢書

二

通

漢董賢

董賢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詔是始幸問及其父爲雲中侯即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裏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裏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周每賜洗沐不肯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三

五

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後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承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匣豫以賜賢無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四

五

備具又今將作爲賢起冢營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漆外爲徹道周垣數里門闌杳思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今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毋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鑒待詔與校秘書郎楊閣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宜皆知宏及棚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典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宜吳反

痛恨雲等陽言爲群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以季友鵠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驃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千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爲命以兵爲威可不慎與

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附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群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廼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

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閎閎爲賢弟附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

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悅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

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  
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今莽佐君賢類首幸甚太后  
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  
醫藥禁止賢不得出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  
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謂者以太后詔卽闕下冊免賢  
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  
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  
賢質性巧佞翼奸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  
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貴以萬  
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受賜不拜

卷六編卷三

漢書

九

舉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  
沙畫棺四時之色左青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  
永珠璧以棺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  
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  
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  
小民謹諱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  
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  
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  
莽聞之大怒以他舉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  
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

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閔  
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  
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卷六編卷三

漢書

八

唐張易之昌宗

張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頗有美姿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遇臣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傳朱粉衣統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閑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希誠為襄州刺史毋韋毋滅封太夫人尚宮閤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滅昌宗與不旬日

史纂要卷五

八 變

六

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何望顏色親執轡筆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為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為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員半千為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博學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流盡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謔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而使彼羽裳吹簫乘鵠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為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者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

譏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

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為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鄭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顯政邵王重潤與水泰郡主竊議皆得罪殺死御史大夫魏元忠等劾奏易之等卑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戢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為嗣父朋后問孰為譖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皆不讎然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賊狼藉御史臺劾奏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已參鞠而司刑正賈敏言窺望后旨奏昌

史纂要卷五

八 變

六

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彥範進曰昌宗賊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并劑陛下解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即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為不軌事然小人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接攝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留斬后

不答左拾遺李邕進曰環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  
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  
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  
弟景雄皆自天津橋上庶歡踊繼取之一夕盡坐  
流貶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  
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幸之二 擢權

宋戴法興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  
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  
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  
敵陳戴三十萬錢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爲孝武南  
中郎典籤上卽位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  
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解舍人侍太子於東  
宮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吳昌縣男轉太子旅  
賁中郎將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  
得無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  
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  
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中書通事  
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  
決內外諸雜事多委戴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  
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  
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賂凡有薦達言無不行  
天下輻輳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孝武崩前廢帝  
卽位遷越騎校尉時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  
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

至是憐懼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宰相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連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廢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

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師伯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官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計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簪珥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于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業累愆遂至於此吾今自覽萬機卿等宜竭誠盡力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新安太守病卒戴明

寶東海丹徒人亦歷侍郎給事中前廢帝卽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後坐納貨賂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平初老拜大中大夫病卒



宋阮佃夫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爲主衣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李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繆方盛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曾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今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王竝侍側明帝猶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朱幼又告主衣壽寂之細鏡主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鏡將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宗越等其夕並聽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卽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聶慶及所領壯士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

卷之三

八

三

大

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祈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王竝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聶慶王敬則等又繼之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明帝卽位論功壽寂之等皆封侯佃夫封建成侯後轉太子步兵校尉侍太子於東宮以本官兼游擊將軍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並執權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

卷之三

八

三

大

雖晉王愷石崇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

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提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沈勃張澹數人而已明帝晏駕後廢帝卽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粲等並不取

史纂要卷十三

八 阮佃夫

十四

四

### 齊茹法亮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出身爲小史宋明帝初給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益城須舊驛使人法亮求留爲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法亮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武帝卽位爲通事舍人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以奸佞諂事武帝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却者悉克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塘縣僭號以新城成爲僞宮以錢塘縣爲僞太子宮置百官皆備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僞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轉竟陵王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故不遣故子響怒遣

史纂要卷十三

八 茹法亮

十五

四

夫

請發前案幣羽而後動於思

夫

史 135—373

殺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  
能比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直閣將軍曹道剛當  
廢帝之日直閣省蕭謀先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  
以刀刺之洞胷死因進宮內廢帝道剛性質直帝雖  
與之狎而未嘗敢誚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  
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  
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  
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此導  
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既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  
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誚亦復不免也答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大

仁

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瘞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  
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卽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  
亮以主者久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爲  
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居東  
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歔流涕王  
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卽  
位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  
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於官呂文  
顯臨海人昇平初爲齊高帝錄尚書省事永明元年  
爲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嚴微知與如法亮

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遺並造大宅  
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  
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  
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  
代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  
四方守宰餉遺一年成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  
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  
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脩祈禳之禮王儉聞之  
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乃奏文顯等專權愆  
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九

仁

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  
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  
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士職宋氏晚運  
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  
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臨藩素族出鎮莫不  
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爲豫州吳喜  
公爲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  
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  
典籤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  
典籤近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言訪以方事

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奸惡發露雖卽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齊茹法珍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從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樹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爲直閣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樹所勸江州刺史陳顯達爲東昏疑忌舉兵襲建康加世樹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樹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

貨主惡爾法珍等與之爭權遂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世樹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伏及呪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僞爲刑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袞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唇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舉兵向京師事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兖州本以宥賊黨而羣凶有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赦令莫

不受戮籍其家產其與慧景深相關為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復然或說王暄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政當復有赦爾復赦群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群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市中雜語以為諸諛又帝輕騎戎服往諸乃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

史記卷之三

人書

三

百六

思

吊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侯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暄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暄之俞寶慶俞靈韻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等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

### 陳施文慶

施文慶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為能尤更親重內外衆事無不任委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恩恐不為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呵及文武群臣共議請於京口采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金翅戰船也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明日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

史記卷之三

人書

三

百六

思

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賁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  
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  
江間謀驟至憲等慙慙奏請至於再三文慶等曰元  
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  
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  
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  
江總總內爲之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群官之請  
乃令付外詳議又抑憲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  
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  
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素  
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任凡有所啓請經畧之計  
並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屯於樂游苑陳亡隋晉王  
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誦佞以蔽耳目比黨數人  
並於石關前斬之以謝百姓

卷之六 文慶

五

五

五

### 北齊穆提婆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  
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亦沒爲奴齊主在襁褓中令  
其鞠養謂之乾阿姊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  
奸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  
君世祖幸臣和士開高那肱皆爲郡君義子奏引提  
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稍遷儀  
同三司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僕射領軍大將軍封城  
陽郡王今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女是以提婆改  
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上自武  
平二年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實官鬻獄聚斂無厭  
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今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  
麾提婆則錄尚書事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  
有舉令萱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  
婆也斛律皇后之廢也初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  
齊主乃飾其兄女置宮中齊主見之果悅納焉昭儀  
及是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子禮  
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今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  
已而白齊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  
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

卷之六 穆提婆

六

五

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遂漸相畏惡今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齊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今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剗其髮送還家為庶人以穆為正嫡引祖珽為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所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已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人亦由此稱之晉州兵敗後主奔鄴提婆西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隋裴矩

裴矩絳州聞喜人隋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高祖篡周遷給事郎奏舍人事遷吏部侍郎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畧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延度北流河至拂菻國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踰葱嶺經罽汗蘇對沙婁國及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唱槃陀亦度葱嶺涉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達西海諸國各亦自有空道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總湊敦煌是其喉咽之地也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瓊瑋名寶土谷渾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畧再遷黃門侍郎參預朝政大業三年帝有事恒岳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囑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王服錦罽奉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十里示中國強富後遂破土谷渾掘地數千里遣兵出戌歲妄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緩懷畧擢銀青光祿大夫



帝在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  
惟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珥者十餘萬詔百官  
都人列繒樓慢閣夾道被服光麗屢邸皆供帳池酒  
林哉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  
蠻夷嗟咨謂中國為神仙帝稱矩至誠奉國又助城  
伊吾脅處羅可汗入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  
帝巡塞北幸啓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  
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  
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  
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親見啓民舉國臣服必懼脅  
令入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  
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王師  
再臨遼皆從以勞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不振宇文  
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  
之矩以始畢可汗衆漸盛建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  
為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  
矩又言突厥淳陋易離間但內多群胡教導之臣聞  
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  
詭計召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背可  
汗我所共惡今既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

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  
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結郡縣上奏不  
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  
關帝今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定  
矣矩性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  
雖廝役皆得其懽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  
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  
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  
盡召江都女子孀家恣將士所欲即配之人情翕然  
相悅曰裴公惠也宇文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黃  
門無豫也既而衆以秦王子浩為帝詔矩為侍內隨  
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尚書右僕射又為竇建德所獲  
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群盜非有君臣制  
度矩為略制朝儀不闕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  
建德敗入朝於唐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  
太子詹事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  
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不為  
用奈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  
接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保宮  
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尚書太宗即

位疾貪吏欲痛懲又之乃問遣人遺諸曹一吏受饋  
緣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紿  
之因卽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  
爲群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  
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於時貞  
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

隋封倫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蓀人隋開皇末江南亂內  
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素營仁壽宮表爲土  
工監規模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培  
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  
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  
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  
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  
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賞接  
或與論天下事袞袞不勑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  
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吏  
事處可失宜倫陰爲裁畫內以誦承主意百官章奏  
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  
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宇文化及  
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  
縮去化及署爲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  
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諾  
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秘策干帝帝悅更拜內  
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  
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

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  
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  
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謂必克  
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  
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陽秦王將趙虎  
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  
日幸而捷豈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  
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可  
紓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  
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

來臣以為擊之便詔可進封國公太宗立拜尚書右

臣

僕射始倫之歸蕭瑀素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每議  
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邁  
疾臥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謚  
曰明倫資儉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  
謹順君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籍然善矯飾  
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太子之亂數進忠策  
太宗以為誠橫賜累萬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又  
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誦頌太子下若不蚤立則  
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為四海不顧其親乞美者謂何

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秘無知者卒後事  
浸聞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  
百官民部尚書唐倫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  
所歷官不可盡奪請還贈改謚以懲儉壬有詔奪司  
空削食封改謚為終

史集卷之三

人爵

三

臣

宋弭德超

弭德超給事晉邸太宗卽位補供奉官遷酒坊使又爲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於太宗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曰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餒死矣又巧誣彬他事上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譸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爲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同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病請告居常怏怏一日詬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計大官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効汝輩所爲我實恥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執爲汝輩所眩惑顯告之太宗怒命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就第鞠德超具伏下詔奪官職與其家配隸瓊州禁錮未幾死

宋侯莫陳利用

侯莫陳利用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卽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卽授殿直改右監門衛將軍三年諸將北征以利用與王侁並爲并州駐泊都監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諸不法盡奏之太宗遣近臣案得好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遂下詔除名配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趙普恐其復用因嚴中丞實誼嘗監鄭州榷酤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角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州用爲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遜召誚至中書詰實今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今中使齎死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旋渾而踣出渾換馬比追及之已爲前使誅矣

宋史曰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

明之主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為患深矣他日敗關雖能殄除隳城以求狐灌社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也太宗有弭德超趙贊孝宗曾覲龍大淵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作佞幸傳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二

卷七十二

佞幸傳

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三

幸之三 方士

漢李少君少翁謬忌樂大公孫卿

自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實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與為者皆廢後六年實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

卷七十三 李少君

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碗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王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實好方善為巧發

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  
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  
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  
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室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  
一宮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  
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  
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  
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  
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

萊

安期生

二

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  
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史寬舒受  
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  
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  
貴者太一太一佐曰王帝古者以春秋祭太一東南  
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  
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  
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  
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  
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

黃帝用一梟破境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  
一臯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  
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  
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  
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  
帝報享錫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於是濟北  
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  
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  
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  
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

李少君

三

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  
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  
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  
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  
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  
乃爲帛書以飯牛侔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  
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爲書於是  
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  
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謁湖甚巫醫無所不

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  
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  
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  
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乙其佐  
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音與人  
言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  
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  
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  
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  
也無絕殊者而天子獨心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後三

書卷之二十三 李少君

四

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  
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  
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  
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議  
天地牲角饗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  
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以祠盡瘞而從祠衣上  
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寬舒  
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而還  
過雒陽下詔曰三代曠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  
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時天子始巡

郡縣寢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  
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  
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  
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  
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  
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發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  
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  
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願以臣  
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  
康王康王又不信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

書卷之二十三 李少君

五

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  
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  
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  
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  
勿卑使各佩其印信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  
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  
闕基基日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  
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  
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  
江決四瀆聞者河溢臯陸隄隄不息朕臨天下二十

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五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斤車馬帷帳器物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資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雖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搖脫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滕勝以聞天子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驩臘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與神鼎一

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陽享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萬民及萬不虞不驚胡考之休今出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則宜見於祖稱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大乙之佐也宜立太乙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皇帝時等卿有扎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



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魯孫也實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正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神鬼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史記卷五十三

八

八

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荆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履耳乃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乙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乙祠壇放薄忌太乙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乙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黿牛以為俎豆生具而五帝

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腴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牢色白白鹿居其中藏在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羣特太乙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乙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乙如雍郊禮其贊享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黃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黃帝始郊見太乙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

史記卷五十三

八

九

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今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乙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乙三星為太乙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譽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

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減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舉南越禱祠太乙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箏篪瑟自此起其來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

史記集解卷三

李少君

十

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乙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相接神仙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

文而不教騁上為封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條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

史記集解卷三

李少君

十

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綰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候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

焉江淮間一茅三春爲神籍五色土益雜封畿遠方奇獸蠻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後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祠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年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彗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

視祠太乙贊享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不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寧平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

乾封乎其今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遂北巡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灋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潯陽出橫陽過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敵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晚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之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

史記卷五十五

孝昭

古

祠太乙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秘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所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享曰天增授皇帝大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乙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子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

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栢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月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室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掖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仙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

史記卷五十五

孝昭

十五

焉夏改漢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入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偶馬代駒焉獨五月嘗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冬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

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今設祠具至東太山東太山卑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今帶奉祠候神物夏復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吐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乙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禪忘太乙及三一真羊馬行赤星五牀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

書卷之三

八 李少章

十二

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三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後祠神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武帝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後將摧鋒執節獲勝於彼

而筮龜時日者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時或頗中素有眊眊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曹植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豈欲觀神仙於瀛州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興葉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

書卷之三

八 李少章

七

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吏員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散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其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

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毘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孽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尺一簍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游沉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使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藥大之徒也

唐蘇嘉慶等

玄宗天寶三年術士蘇嘉慶上言遯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昊天上帝下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十二月上祀九宮貴神赦天下四年春正月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遠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五年制自今四孟月皆擇吉日祀天地九宮七年十二月或言玄元皇帝降於朝元閣制改會昌縣曰昭應廢新豐入昭應八年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御史中丞王鉷入仙遊谷求而獲之上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祖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太宗中宗睿宗皆諡號閏月上謁太清宮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赦天下櫛拾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九年羣臣屢表請封西嶽許之上命御史大夫王鉷鑿華山路設壇塲於其上且春關中旱嶽祠災制罷封一

西嶽八月處士崔昌士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  
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  
議集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  
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鄭公以昌  
為左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郎冬十月上幸華清  
宮太白山人王玄真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  
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上尊道  
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  
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十年正月上朝  
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子合祭天地於南郊於  
是遂建太清宮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林甫

天下免天下今載地稅十三年太清宮奏學士李琪  
見玄元皇帝乘紫雲告以國祚延昌未幾安祿山  
漁陽玄宗避入蜀

### 宋林靈素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咎罵去為道士  
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苦之政和末方  
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  
常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言曰天有九霄神霄為最  
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  
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  
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已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  
帝君之治又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黼為文華吏卿  
居中童貫及諸巨閥皆為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  
九華王其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  
賞資無算建上清寶籙宮密建禁省天下皆建神霄  
萬壽宮浸浸造為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劒夜降  
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欺世惑眾其說妄  
誕不可究質實無所能解惟稍識五雷法召呼風霆  
間禱雨有小驗而已今吏民詣宮受神霄秘錄朝士  
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輒費紙錢數萬謂  
之千道會帝設幄其側而靈素升高正坐問者皆再  
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時雜捷給嘲詼以資嬉笑其  
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帝諷道錄元曰朕乃上帝元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林靈素

子爲大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今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詣殿侍宸校藉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稱冠服靈素益尊重升温州爲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金門羽客冲和殿侍宸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爲怪神後忌其相亂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攀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樂靈素在京師四年恣橫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欲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登萊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卷之八

八

三

元八思巴等

八思巴者吐番人相傳自其祖桑葉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曰八思巴歲癸丑年十有五調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歲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直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遼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寔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應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重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宜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知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

卷之八

八

三



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爲之塑像云其後人嗣爲帝師不絕八思巴時又有國師膽巴者西番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入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桑哥謫之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卽愈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遄愈賜與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

卷之八

五

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惺殿無虞復賜碧銅盃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膳已帝師其後又有必蘭納者幼熟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奉旨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今名皇慶中命繕譯諸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爲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納

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齊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爲神悟云至順二年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三年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等謀爲不軌坐誅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鬪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

卷之八

五

勿

總其政於內外者師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偶且每帝卽位之始降詔褒護必敕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入月迎佛威儀往近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

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饒大德九年  
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賜金五百兩幣帛  
萬匹鈔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賜金五千兩銀一萬  
五千兩錦綺雜絲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  
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將至詔中  
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  
給圓符其弟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  
後相望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陵軼灼延  
于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揚璉真加者世祖用爲江  
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  
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戮殺平民四人受人獻  
美女寶物無算劫奪盜取財物甚衆私庇平民不輸  
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又至  
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  
壁壁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  
案引壁髮摔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  
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  
八人與諸王合兒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且有犯上  
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殿  
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

集賢堂

八人等

美

遂奏寢其今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  
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  
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  
好汚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  
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  
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  
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  
正僧人給驛法且今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之  
誅也有司藉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  
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  
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天曆間  
以西僧輦貞爲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  
大臣俯伏勸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本魯稱  
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  
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  
卒飲衆爲之懷然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寶以  
七寶珠玉半照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  
宣政使命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  
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二千餘蜜  
二萬七千餘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

集賢堂

八人等

美

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五百有餘僧徒貢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莽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閭帥如別沙兒等不莫假是以追其誅宣政院叅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寅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敕以爲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至正十三年以哈麻爲右丞哈麻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撲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

嘉慶集

八八集

元

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立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圓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匾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鍾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鍾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竊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又十六人奏龍笛頭管小鼓箏琴琵琶琴胡琴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官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與

嘉慶集

八八集

元

幸之四 登玩

唐樂工

開元二年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二十一年有供奉侏儒名黃奴

唐書卷五十二

唐書

幸

列

性警黠明皇帝嘗焉之以行謂之肉儿寵賜甚厚一日晚入明皇怪之對曰臣竊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撒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有頃京兆奏其狀明皇卽叱出付有司杖殺之天寶末安祿山反明皇入蜀初上每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乃搜捕送洛陽宴其群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戲歔泣下賊皆露刃視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唐蘇佐明

蘇佐明以擊毬幸於敬宗敬宗於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敬宗視朝每宴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偃蹇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宴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頭叩龍墀見血不已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敬宗命中使宣慰令歸卜者蘇玄明謂樂坊張

唐書卷五十二

唐書

幸

列

詔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詔以爲然乃謀作亂中尉馬存亮以左神策軍誅之語在存亮傳實歷二年敬宗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爲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時敬宗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敬宗夜獵還與宦官劉克明將軍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敬宗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敬宗於室中

三代伶官

五代史云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

史纂左集卷三

八 五代伶官

五

史纂左集卷三

八 五代伶官

五

列

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官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圍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

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遠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奉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鬻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擊

史記卷之三

八 五代伶官

三

列

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猶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幸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

凡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懷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恠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人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人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

史記卷之三

八 五代伶官

重

列

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僂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或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廷徽為澶州刺史有詔

彥瑁使殺之彥瑁秘其事夜半馳出鄴城人見彥瑁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瑁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瑁求兵禦賊彥瑁不肯與曰賊未至而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瑁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瑁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

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又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又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又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欲復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整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阬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警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三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汴水

世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劉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宮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綠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于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

宋王黼

王黼開封人爲人美風姿目精如金有口辯才疎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中崇寧第進士調相州司理參軍編脩九域圖志何志同領局事其人爲父執中言之薦擢校書郎遷符寶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寔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規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也除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黼因執中進乃欲去執中使京顯國遂疏其二十罪不聽進翰林學士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怒徙爲戶部尚書大農方乏將以邦用不給爲之罪既而諸班禁旅資稿不如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卽諸軍揭大榜期以某月某日衆讀榜皆散京計不行還爲學士進承旨賜第昭德坊故門下侍郎許將宅在左黼父事梁師成稱爲恩府先生倚其聲焰逼許氏奪之白晝逐將家道路憤歎拜中書侍郎宣和元年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別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

宋王黼

宋王黼

宋王黼

宋王黼

宋王黼

宋王黼

臣僚阿順莫敢言正字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壓陌郊垌極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有惑今乃談以爲常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忘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譴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臣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絕官柳州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罷方田毀辟雍醫學併會要六典諸局汰省吏減造郡使橫班官奉入之半茶鹽鈔法不復比較富戶科抑一切蠲除之四方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誇奪微猷閣待制鄧之綱妄反以罪寘之綱嶺南加太宰諸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



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過庭乞盡罷以御前使喚爲名冗官京西轉運使張汝霖請罷進西路花果帝既納黼復露章劾之兩人皆徙遠郡睦寇方臘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彌月遂攻破六郡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猶以功轉少師貫之行也帝全付以東南一事謂之曰如有急卽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卽命其僚董耘作手詔若罪已然且有罷應奉局之令吳民大悅貫平賊歸黼言於帝曰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貫入奸言歸過陛下帝怒貫謀起蔡京以

史集卷之三

八

平

間黼黼懼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共圖燕大臣多不以爲可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來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女真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雖向其言然以兵屬貫命以保民觀釁爲上策黼復拆簡通誠於貫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時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及黼一言遂復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繹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優進太傅封楚國公許服紫花袍騎從

儀物幾與親王等黼議上尊號帝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者也却勿許以知遠使至率迂其驛程燕犒不示以華侈及黼務於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珍寶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爲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爲鄆王楷有寵黼爲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爲節度使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官臣耿南仲諭指使草代東宮辭諶官奏竟奪之蓋欲以是撼撻東宮帝待遇之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爲書亭堂榜

史集卷之三

八

聖

列

九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少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梁師成與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還宮黼眷頓熄壽命致仕欽宗受禪黼惶駭入賀閣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

議者不以誅黼爲過而以天討不正爲失刑云初宗太子諱政和七年生爲嫡皇孫祖宗以來所未有徽宗喜蔡京奏除檢校少保常德軍節度使封崇國公從之會王黼得政謀傾京言其以東宮比人主遂降爲高州防禦使

宋朱勛

朱勛蘇州人父冲狡獪有智數家本微賤庸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奏家遂富因循蒔園圍結游客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塘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冲不可京以屬郡守郡守呼冲見京京語故冲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挾勛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勛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中和始極盛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計延福官良獄成奇卉異植克初其中勛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謁縣官經常以爲本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卽取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逆罪及發行必徹屋扶牆而去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其指爲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逮

民預是役者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所  
山輦石程督峭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  
出乃止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筏役夫數千人  
所經州縣有拆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  
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指所貢暴其  
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轅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  
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  
帝願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糧綱船戒伐冢  
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帕蒙人園園花石凡十餘事  
聽勛與蔡攸等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勛小戢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既而益甚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  
回至壞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  
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  
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  
後通刺詣勛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牘興必不可成之  
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籍霖志在媚勛益加苛虐  
吳越不勝其苦園池擬禁禁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  
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  
寮願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  
起以誅勛爲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

帝又出勛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勛復得  
志聲焰熏灼表人穢夫倏聞奴事目一移閣至殿學  
士如欲可得不得附者旋踵罷去昨謂東南小朝廷帝  
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  
見不避宮嬪歷觀察使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節度  
使一門盡爲顯官驕從亦至金紫天下爲扼腕靖康  
之難欲爲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  
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勛得官者皆罷籍其  
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循州遣  
使卽所至斬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四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寧紹四處巡按使司陳泰齡林院總督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所具等處軍務新安胡憲校刊

門生常與上革

武進左 燕校正

奸之一 潛纂

秦呂不韋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秦昭王太子死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  
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

史纂左編卷七十四

呂不韋

一 魏引事

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  
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  
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  
不饒若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  
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  
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  
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  
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  
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  
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以質諸侯即大

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  
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  
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給賓客也不韋  
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  
子爲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  
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  
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  
陽夫人國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  
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  
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

史纂左編卷七十四

呂不韋

一 魏引事

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  
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  
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  
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  
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  
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  
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  
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  
質於趙者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  
得克後官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

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通嗣安國  
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  
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  
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  
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  
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爲夫  
人秦昭王使王齕圍邯鄲急欲殺子楚子楚與呂  
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  
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家女也得匿  
以故母子竟活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  
夫人立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  
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  
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真  
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  
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  
爲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  
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  
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  
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  
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

言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  
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  
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  
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  
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  
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  
今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  
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呂不韋又陰謂太后曰  
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  
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  
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  
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  
諸客求官爲嫪毐舍人千餘人九年有告嫪毐非宦  
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  
卽薨以子爲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  
國呂不韋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逐遷太  
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上欲誅相  
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遊說者秦王不  
忍致法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乃迎  
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

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  
賜文信侯書曰君有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  
君何親於秦號稱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  
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  
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  
后薨謚為帝太后

楚黃歇

春申君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  
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  
陽擒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  
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下秦聞秦之計  
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  
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  
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  
子也秦輕之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  
以伐楚非秦之利曰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  
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阿  
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  
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  
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  
齊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  
矣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  
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  
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  
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  
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

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田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今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太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求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魏

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

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毒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八

魏

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闕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

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  
久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改失期  
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  
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婢入乎對曰未也春申  
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  
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  
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  
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王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  
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  
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

史記左傳卷三十四

八 楚威

九 立

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安自知有身  
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  
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  
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  
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  
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  
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  
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  
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禍又有母望之禍今君

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  
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  
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  
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  
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  
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  
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  
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  
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  
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  
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  
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  
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  
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  
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  
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  
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不韋廢

史記左傳卷三十四

八 楚威

十 立



奸之二 亡國

秦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

史記卷六十五

八 李斯

上 李

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驟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主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

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

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秦主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

史記卷六十五

八 李斯

上 李

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繆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

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今下卽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起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

史記卷六十五

八書

主一

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間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摧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爭皆從始皇有二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

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余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具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輕輦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

史記卷六十五

八書

主一

史

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于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火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

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之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不及蒙恬而君責之

史記卷六十八

五

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廁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官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誦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父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君聽臣之計

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知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以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能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

史記卷六十八

六

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重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數促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詔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

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以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其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除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殉死於社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不孝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

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誅召趙高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憂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道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水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匱噉土銅錐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脰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天子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州守羣盜吳廣等西畧

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諸侯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禹湯然故謂之桎梏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大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能犯

史記卷之四

八書

九

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賊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賊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賊之欲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賊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紕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

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

史記卷之四

八書

十

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聞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聞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

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戲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

史記卷六十五

李斯

主

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疆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曰丞相所患獨高而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于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二世之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自陳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歸政教官闔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魯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粵以定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起畫平斗斛

史記卷六十五

李斯

三

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與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因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

史記卷六十八

李斯

五

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却令自殺引頸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係其頸以組

史記卷六十八

李斯

五

漢張禹 附朱雲

張禹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拜爲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王鳳

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加賜黃金百斤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聽許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經

溉灌極膏史上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箎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第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箎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塚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王田

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與它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子上



即禹床下拜爲青門給事中禹雖家於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輅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

脩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逢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潔齋露著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爲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輩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蕭

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  
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  
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  
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  
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  
于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  
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  
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  
檻上曰勿易囚而輯之以旌直臣

漢孔光

孔光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四傳至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孫武及安國武孫霸霸生光安國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爲博士宣帝時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卽位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

東漢書卷七十四

八十五

五

漢

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廼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賜以列侯禮諡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卽成帝初卽位舉爲博士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

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諍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

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傳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卽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傳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

東漢書卷七十四

八十五

五

漢

大司馬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其子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以光爲左將軍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恭崩卽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

初卽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傳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傳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繼繼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卽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歎房復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主 良

下多順指言毋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倚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傳太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諧光後數月遂策免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閭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傳太后崩是月徵光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光復

爲丞相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傳嘉爲庶人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傳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今上之睚眦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傳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主 良

傳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已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若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焉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  
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  
後為列侯食邑各一千戶莽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  
莽更名均

漢劉歆

劉歆向子也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時待詔宦  
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  
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  
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  
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  
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  
畧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  
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  
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畧  
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  
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  
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  
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  
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  
與親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  
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  
詩逸禮古文古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  
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

魏劉放孫資

劉放涿郡人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漢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曹操克冀州放說松宜納結操松然之會操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郡以附之放爲松答操書其文甚麗操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爲秘書郎文帝卽位放資轉爲左右丞黃初初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

史纂左編卷五

八

三六

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卽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景初二年帝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典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驍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扣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

史纂左編卷五

八

三六

帝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能濟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躍其足耳之曰臣以死衛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又從之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持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爲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資爲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齋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疾驅入朝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泰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爲太子帝崩齊王卽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正始七年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嘉平元年放薨諡曰敬侯

客復遜位歸第三年亮諡曰貞侯放才計優資而自脩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幸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畧陳損益不專道諛言云

晉賈充

賈充襄陵人也父逵豫州刺史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間之慶故名充而字公問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累遷黃門侍郎叅大將軍軍事從司馬師攻毋丘儉文欽於樂嘉師疾薦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後爲司馬昭大將軍司馬昭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顧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

充默然及還白昭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畧爲反必也今微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昭乃微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尅也昭從之城陷昭登壘以勞充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距戰於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倖第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卽位遷封安陽鄉侯統城外諸軍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充

之昭甚信重克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昭又命克定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爲督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羣官克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昭以兄師恢贊王業方傳位於武陽侯攸克稱炎寬仁且又君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昭寢疾炎請問後事曰知汝者賈公問也炎篡位是爲武帝克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尋改常侍爲侍中賜絹七百疋克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及羊祜等出鎮克復上表欲立勲邊境帝並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

卷之六

平

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克而克更進恂或有背克以要權貴者克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克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克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氐羗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請克鎮關中以克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克此舉克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克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亦

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克曰然孰可寄懷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克女才質今淑宜配儲宮而楊后及荀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克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克及是帝以語克克謝祜曰知君長者會帝寢疾克及齊王攸荀勗參侍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疋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克曰卿二女婿親踈等耳立人當立德克不荅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克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錄尚書事寵倖愈甚

卷之六

平

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稱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服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克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克議伐吳之役詔克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軍官騎三十人克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俱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克

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克乃徙屯項王濬之荊武昌也克遣使求曰吳未可悉定江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克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克表帝不從杜預聞克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轅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增邑千戶子弟封列侯克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慚懼議欲請罪帝聞克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克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太康三年四月死時年六十六克婦廣成君郭槐性妬忌有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闕黎民見克入喜笑克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克私乳母卽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耆復爲乳母所抱克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克遂無胤嗣及死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奉克後

齊褚淵

褚淵字彥回陽翟人也父湛之尚宋武帝女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姑姪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湛之卒淵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宋明帝卽位拜侍中知東宮事轉吏部尚書薛安都以徐州叛虜頻寇淮泗遣淵慰勞北討衆軍淵還啓帝言肝胎以西戎備單寡宜更配給汝陰荆亭並已圖逼安豐又已不守壽春衆力止足自保若使遊騎擾壽陽則江外危迫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須實力重戍選有幹用者處之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及卽位深相委寄事皆見從出爲吳興太守明帝疾甚馳使召淵付以後事帝謀誅建安王休仁淵固諫不納授右僕射衛尉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也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先是淵嘗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蕭道成淵舉手指道成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道成餉物別去又謂之曰此人材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道



成遂焉道成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兖州其年淵  
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蒼梧酷暴稍甚道成與淵  
父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  
非代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道成  
及庶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  
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  
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侍中如故甲仗五  
十人入殿沈攸之事起袁粲謀誅道成道成召淵謀  
議淵曰西夏疊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與  
劉秉等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  
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異同今若不告事定便  
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告道成道成密爲其備事  
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淵白道成引何曾自魏司  
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道成謙而不許淵美儀貌善  
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連屬莫不延  
首目送之宋明帝常嘆曰褚淵能遽行緩步便持此  
得宰相矣道成將篡褚淵等奉璽綬傳百官詣齊宮  
勸進淵從弟紹謂淵子貴曰司空今日何在貴曰奉  
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紹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與  
一家亦復何謂道成篡位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

滿座褚紹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批猖至此門戶  
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  
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尋加尚書  
令是年虜動上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爲軍淵諫以  
爲無益實用恐致擾動上乃止朝廷機事多與諮謀  
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羣臣曰卿等  
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蒼  
淵欽板曰陛下不待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  
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性  
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  
擾淵神色怡然索輿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  
以淵眼多白睛謂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亡徵也道  
成崩遺詔以淵爲錄尚書事後堯家無餘財負債至  
四十萬

齊王儉

王儉琅邪人也父僧綽儉少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超遷秘書丞上表求校撰籍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書蒼梧暴虐儉憂懼告袁粲求出引晉新安主壻王獻之爲吳興例補義興太守還爲黃門郎儉察蕭道成雄異先自結納道成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道成旣平沈攸之殺袁粲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朓屏人與語久之朓無言惟二小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王儉

四六

兒捉燭道成慮朓難之取燭遣兒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問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眚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則入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改革當先令諸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須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遣諸淵欸言移晷乃謂曰我

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

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還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還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王儉

四七

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朓爲侍中更以儉爲左長史儉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道成將募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道成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民從庶無楚漢之事建元元年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迎帝太后懼自帥閣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

世世不復生天工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重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重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朓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解重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現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轅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道成子

續請殺謝朓道成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道成篡位是爲齊高帝儉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楮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車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左僕軍將軍永明七年卒年三十八

### 齊蕭坦之

蕭坦之高帝族子也與蕭詵同爲東宮直閣以勤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疑得入內見皇后帝於東宮及出後堂雜戲伎儉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僕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隆昌元年少帝微聞外有異議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若黃穀揮跋牀垂腳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宴蕭詵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

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鎮軍者蕭鸞也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仰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次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爲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爲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

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  
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  
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  
諫不從執馬韁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  
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璫瑁床上臥又欲起走坦之不  
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警良久乃眠時明帝謀  
廢弒既與蕭謹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  
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始與內史蕭  
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謹欲待二蕭至藉  
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謹

宋書左傳卷七十四

蕭謹

五十一

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等轉以猜疑衛尉  
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第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  
敗政應作餘計耳謹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建  
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東昏立爲侍中領軍  
將軍永元元年江祜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  
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  
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  
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牆走比至新  
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龍仗乃  
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

宋書左傳卷七十四

蕭謹

五十一

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爲之備左將軍沈約五更  
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  
若戎服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  
部分旣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  
僕射丹陽尹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  
時人號爲蕭短剛佞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  
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  
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太守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  
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  
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亦貧唯有質錢  
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  
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齊江祏

江祏濟陽考城人也祏姑爲齊高帝兄道生妃生齊明帝祏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祏爲郡丞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驃騎諮議參軍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祏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既而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祏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明

史纂左編七十八

五十五

帝入纂議定加祏寧朔將軍初明帝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位遷守衛尉安祿縣侯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轉太子詹事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爲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役投於祏祏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躋今爲雍州儻相中乎上默然俄召蕭衍帝謂曰今使卿爲雍州閩外一以相委祏以外戚任遂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

史纂左編卷五十八

五十五

僕射祏弟衛尉記爲侍中皇后弟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歲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卽位祏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祏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愛左右小人茹法珍梅蟲兒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韻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爲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旣彰祏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脍帳下謠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同祏議欲立建安王寶寅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祏祏弟記以少主艱保勸祏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祏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直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祏曰

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  
祐入見傳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勲當  
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  
奪我封不祐祀同日見殺祐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  
論者以此少之祐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謂  
左右曰祐嘗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劉暄  
聞祐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  
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遙光事起以討  
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  
珍梅蟲兒徐世標諸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  
應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  
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

史纂要卷五

江蘇

聖明

齊蕭詠

蕭詠高帝絕服族子也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  
下消息高帝遣詠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建元  
初武帝在東宮詠領宿衛高帝役張景真武帝令詠  
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詠懼而退武帝卽位除步兵  
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  
眷密事皆使參掌爲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臥疾  
延昌殿詠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詠領殿內事如舊  
鬱林卽位深委信詠詠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  
詠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明帝輔政詠回附明  
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  
人物詠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  
外有變猶密爲手救呼詠其見信如此詠性險無護  
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伏身素隸服詠  
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甲仗五十人  
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南徐  
州刺史明帝初許事剋用詠爲楊州刺史及有此受  
詠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宴聞之曰詠復爲蕭詠  
作旣第詠恃勲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  
人於外聽察具知詠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

史纂要卷五

江蘇

聖明

圍宴譙及尚書令王宴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譙曉出至華林閣伏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譙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譙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譙爲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譙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譙云相不滅高帝譙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五

（奸）梁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博通群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齊初爲征虜記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約特見親遇後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卽位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

初蕭衍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衍將謀大事約嘗叩其端衍默然而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何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

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與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  
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  
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  
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  
雲對畧同約旨衍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  
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  
衍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衍初無所  
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  
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  
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謂曰生平與休文群居不覺

史纂左編卷五

二

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  
不異約今知公衍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  
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衍纂位約為尚書  
僕射封建昌縣侯天監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  
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  
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  
老病百日數旬華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諸月小  
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衍請三司之儀  
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尋加特進十二年卒年七十三  
謚曰隱約左目重墮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

張書至二萬卷少孤貧千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  
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嘗侍宴有妓婢是齊  
文惠宮人帝問曰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  
地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該悉舊章博物洽聞  
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  
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用事  
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  
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  
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約昏家相為怒  
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

史纂左編卷五

三

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初上  
廢齊和帝為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  
之約曰古今殊事魏武則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  
上領之乃遣所親鄭伯街詣如執以生金進王王曰  
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相殺之至  
是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  
士奏亦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嘗侍  
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  
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  
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



這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啓聞  
惟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熒以聞又積前失帝  
大怒中使遣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  
懷情不盡曰隱故改曰隱

梁范雲

范雲南鄉舞陰人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  
成時人疑其宿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  
守雲爲府主簿王爲丹陽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子  
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及齊明帝篡位雲深爲明帝所  
知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位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  
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  
院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  
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甚勿向人道  
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胃兄弟異  
於餘宗室文惠太子長懋文宣王子良皆武帝子也  
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徵還初蕭衍與雲俱在竟  
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平末衍與兄懿卜居東郊之  
外雲亦築室相依衍每至雲所其妻嘗開蹕聲又嘗  
與衍同宿顧嵩之舍嵩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  
有王有相雲起白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  
事及衍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與衍素款慮爲  
昏主所疑遂求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弒  
侍中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參贊  
謨謀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

事衍箕位以佐命功封霄城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  
帝亦推心仗之二年遷尚書右僕射雲性篤睦好節  
尚奇專趣人之急初為郡號廉潔及貴重願通饋遺  
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  
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  
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  
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  
如此即起二年果卒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謚曰  
宣敕賜謚曰文

北齊王晞

王晞幼而孝謹純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  
則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晞稱先破犬  
傷困篤不赴晞隨高歡到晉陽補功曹參軍為常山  
公演友齊天寶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帝昏逸演數  
諫帝疑演假辭於晞欲加大辟演私謂晞曰博士明  
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  
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兇  
鉗配甲方居三年演又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  
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  
每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  
往演抱晞曰吾氣息惛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  
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  
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  
不惜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  
為演友演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演謝去職必  
辭晞言於演曰受得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千紀  
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切謝絕主上願顧賴陛下  
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  
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

草吾當伺便極陳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演曰  
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  
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  
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演歔歔不  
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  
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演乘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  
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  
我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嚙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  
播楚亂杖數十會醉臥得解爾後衰黯之好過於宗  
戚所往畱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邱多無適而去及帝

史纂元編卷十五

八 晞晞

八

崩濟南嗣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  
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  
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  
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  
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靈長不演默  
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  
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處之土  
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  
得邪演不答帝臨發敕演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演  
至鄴詠楊燕等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攝

文武還并州及至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群小弄  
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  
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自處今日事勢遂關  
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殷爲長史晞爲  
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語以晞懦緩恐不允武將之  
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  
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比  
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肉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  
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時  
人事同無異謀苟執款抱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

史纂元編卷十五

八 晞晞

九

之基乾元明年八月演篡位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  
吏部郎中帝使齋帥裴漢主書蔡暉伺察群下好相  
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楊休之王晞數與諸  
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  
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畢實合死恒恨其  
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  
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  
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  
多矣克諂少時鮮不敗績且情實疎緩不堪時務人  
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

官但思之爛熟爾昭帝崩時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懦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呵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秘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領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齊亡周武帝以暉為儀同大將軍太子監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周鄭譯

鄭譯幼聰敏涉獵群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譯少為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為武帝及帝即位為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一年為聘齊副使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謂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棄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上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楊堅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堅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堅為宣帝所忌

不自安常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畱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譯卽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堅爲楊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堅入受顧託旣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堅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

卷之五十五

入

三

沈

愕然遂巡欲出堅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明日堅爲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堅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王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堅逾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賊貨狼籍堅因疎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頓首求解職堅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堅篡位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

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惡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出是除名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闕危難與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頻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嶽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謚曰達

卷之五十五

入

三

沈

周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昉輕狡有為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佐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正中大夫面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楊堅時堅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堅輔政堅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譯昉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御正大夫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堅又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及堅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堅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

史記卷五十五

八屬卿

古

考

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情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以昉有定策功拜為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為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高有驕色然性粗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立堅令章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堅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為將譯以母老為請堅不擇而高頗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堅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堅深銜之以高頗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堅篡位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閒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命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昉並與之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曰上柱國

史記卷五十五

八屬卿

五

物

國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勲報効崇高祿重朝夕宴言佻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有相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道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逮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扼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既聞知猶恐枉濫及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之欣然云是天贊忻性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瓜牙委之心腹忻密為異計樹黨宮闈多奏交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為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俱營賊逆逢交謀委士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即望從征討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事發二由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為萬日天

卷之八

八月

六

分

子朕訓之導之望其修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衷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援懷之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彥忻昉身為謀首叔諧贊成父意議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顯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寮射取之以為鑒戒云

卷之八

八月

七

分

隋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爲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爲齊兵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從韋孝寬徇譙南及楊堅爲丞相素深自結納堅甚器之以爲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舉兵榮州刺史宇文胄舉武牢應迥素不得進堅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及堅

史纂要編卷五

隋書

六一

沈

篡位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上方圖江表先是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大槳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舳艫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趨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艘衝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趨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州之延洲素遣巴蛇卒數十乘五牙四艘以槳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

史纂要編卷五

隋書

六一

沈



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令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內頗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

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及宮成上令高頴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卽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乃解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

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頴爲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

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趨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十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慈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許

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或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惑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

卷之五

隋書

三

沈

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潛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禁門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於并州遣茹天保來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聃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平城

守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出入霍山綠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病薨諡曰景武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

卷之五

隋書

三

沈

醫人但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與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子玄感嗣

唐許敬宗

許敬宗杭州人幼善屬文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戶俄改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群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笑自如貶洪州司馬累轉給事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機劇岑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破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等由是專掌詔令高宗卽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養資遂以女嫁驛酋馮盎子多

史纂要卷五十一

五

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爲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卽妄言曰田舍子騰獲十斛麥而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閣頃拜侍中監修國史進中書令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黜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右相辭疾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

史纂要卷五十一

五

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實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后夏后相因之爲桀所滅后緡方偃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于享以舊地也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導洧水東流爲濟入於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洑水自南入之所謂洑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會於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獄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肢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爲陽者光耀陰者晦昧

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對吾耻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竇之不彊不亦善乎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誤信而詳及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已私始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為李密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為虛立門閥功狀至與

卷之六

入詩集

三

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成鳳賦敬宗復稱賜敬德寶首麗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賞賚不勝紀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昂丞之敬宗怒黜虞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祿卒年八十一帝為舉哀詔百官哭其第

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微女嫁繼室謚曰終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日食萬錢謚終醜况敬宗忠孝兩素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謚曰恭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後又納婢譜奏流彥伯嶺表遇赦還索官太子舍人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為先子報

史記卷之六

入詩集

三

唐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客永泰中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御史詔侍晉王王為太子除舍人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歲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謹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為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慶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

史集卷五十五

李義府

天

突

鞠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因言其初以容貌為劉洎馬周所幸因此得進言詞鄙褻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為抑義方逐之始義方將彈義府懼不捷沉吟久之他日忽言曰非但為國除害亦乃名在身前途遂彈焉坎壈以至於終義方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駁王休策寒勵驚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群小貪治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屆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戶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曰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未幾進中書今初杜正倫為黃

史集卷五十五

李義府

天

林

門侍郎義府纓典儀及同輔政正倫侍先進不相下  
密圖去義府請晉州刺史明年召爲吏部尚書毋喪  
免奪喪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稍遷右相義  
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皆進者往往  
尊爲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既謫晉州亟  
削去義府銜之及復常國傳致其罪使自殺於獄貞  
觀中高士廉今狐德茶等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  
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  
后本望義府亦耻先世不見叙更奏刪正委呂才等  
定其書以任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  
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摺紳共嗤靳之號曰  
勲格義府奏悉取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  
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後雖益衰自相夸尚義府爲子  
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既主選無品鑒才而紉壑  
之欲惟賄是利不復給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  
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  
調注至門下覆不置義府乃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  
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  
撓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  
群臣無敢曰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腮頰

俱起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  
義府警然不謝徐引出帝由是不悅會術者杜元紀  
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十萬可以厭勝義府  
信之哀索殊急居毋喪朔望給告卽羸服與元紀出  
野馮高窺覘災眚衆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  
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  
七十萬及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賊詔司刑太  
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  
寓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塔少府主簿柳  
元貞並流延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  
及塔尤凶肆既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  
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於衢乾封元年  
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敗  
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乃安上元初赦妻子還洛  
陽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

唐李勣附孫敬業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勣公私船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凌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月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月勝兵至二十

卷之五

李勣

三

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關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爲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爲密服衰經葬訖乃釋俄爲竇建德所陷使復守黎陽

卷之五

李勣

三

三年自援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爲上將勣爲下將皆服金甲乘戎帑告捷于廟累遷左監門大將軍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而降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楊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爲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勣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爲郡王晉王爲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儀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官事相委勿以資屈爲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山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爲郡公勣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常暴疾醫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剪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爲杜稷計何

謝爲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負  
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泣因齒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  
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以事出之我死  
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墨州都督高宗  
立召授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永  
元徵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  
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像凌煙閣至是命  
復圖其形自序之又詔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卑官日  
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  
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勣與長孫無忌

李義府許敬宗

又請廢王皇后

帝召勣與長孫無忌

李義府許敬宗

又請廢王皇后

帝召勣與長孫無忌

李義府許敬宗

又請廢王皇后

帝召勣與長孫無忌

李義府許敬宗

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  
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  
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  
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  
王后廢詔勣志寧奉冊立武氏帝東封泰山爲封禪  
大使嘗墜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  
生爲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  
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麗男建等裂其地州  
縣之詔勣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軍容告于廟進位  
太子太師增食邑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

諡貞武給秘器陪葬昭陵勣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  
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  
選將必嘗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問故荅曰薄命  
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旣沒士皆爲流涕且死謂弟弼  
曰我卽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  
玄齡杜如晦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  
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  
類者急榜殺以聞母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勣  
子震震子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  
英國公爲郿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賊貶郴州司馬會

史纂要卷五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黔  
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弟敬猷自縊厓令坐  
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旣廢中宗又立睿  
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  
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瓘求使江  
都及至今雍人常起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瓘乃收繫  
之敬業卽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  
兵討高州叛酋卽開府庫令衆軍李宗臣釋繫囚役  
工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前蓋屋尉  
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



惡復廬陵王太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左玉鈴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家藏除屬籍赦楊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賞帛五千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常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兵忌分散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郁梁兵皆敗後軍摠管蘇孝祥率騎兵五千夜度鑿敬業孝祥死兵潰者退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烏鵲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稍

在後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都悉焚其圖籍携妻子奔潤州潛祿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

唐裴炎

裴炎絳州聞喜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歷遷黃門侍郎調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幸東都留皇太子京師以炎調護帝不豫太子監國詔裴炎與劉齊賢正一於東官平章政事及大漸受遺詔輔太子是爲中宗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中宗欲以右父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媼子五品官炎固

裴炎傳卷十五

入裴炎

天

真

執不從帝怒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泊劉祿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已得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從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令追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葛革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韓王

裴炎傳卷十五

入裴炎

天

真

元嘉魯王靈以絕宗室望劉祿之常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怒未幾賜爵河東縣侯豫王雖爲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瓘曰炎受顧託身摠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國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齊善道御史魚承晔參鞠之風閣侍郎胡元範曰炎在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詔言劉齊賢左衛率將儀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勉具遜辭炎曰宰相下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僭石之贏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媚尅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知云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元範者申州義陽人介廉有才以炎故流死嵩州

元燕帖木兒

燕帖木兒欽察氏武宗鎮朔方備宿衛十餘年特愛  
幸之及即位拜同知宣徽院事泰定二年進食書樞  
密院事泰定帝崩於上都太子阿速吉八即位年九  
歲改元天順丞相倒剌沙專政宗王脫脫梁王王禪  
附之燕帖木兒以泰定帝由晉邸入繼與諸王滿禿  
等乘帝有疾恒懷異圖及泰定帝崩燕帖木兒時總  
環衛事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其子宜纂  
大位而一居朔漠一處南陲實天之所置將以啓之  
由是與公主察吉兒族黨阿剌帖木兒及腹心之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一

四

議以甲午昧爽率朝士入興聖宮會集百官執中書  
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兵皆露刃皆舉曰祖宗正  
統屬在武皇帝之子有不順者斬衆皆潰散遂捕辟  
黨下獄而與西安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自  
東華門夾道重列軍士使人傳命往來其中以防漏  
泄卽命宣政院進荅刺麻乘驛迎文宗于中興密以  
意諭河南行省平章伯顏選兵備扈從於是封府庫  
拘百司卽遣兵守諸要害推剌不花爲中書左丞相  
塔失爲平章速速爲中書左丞趙世延樞密同僉燕  
帖木兒通政院使分典庶務貸在京寺觀錢募死士

買戰馬運京倉粟以餉守禦士卒復遣使於各行省  
徵發錢帛兵器當時有請衛軍無統屬者又有調還  
及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既受命未知所  
謝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皆愕然燕帖木兒率  
衛禁中夜則更遷無定居坐以待旦者將一月弟撒  
敦子唐其勢時留上都密召之皆棄其妻子來歸丁  
酉再遣撒敦不花往中興趣大駕早發令塔失詐爲  
南使云諸王寬徹昔化湖廣河南省臣及河南都萬  
戶合軍扈駕旦夕且至民物疑懼命撒敦以兵守居  
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復令人詐爲北使稱明宗從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一

意

諸王兵整駕南轅以脅中外辛亥撒里至自中興云  
乘輿已啓塗詔拜燕帖木兒知樞密院事率百官備  
法駕郊迎文宗至京師入居大內上都帝遣梁王王  
禪丞相塔失分道討燕帖木兒已未王禪軍次榆林  
詔燕帖木兒帥師禦之撒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  
陣薄之北軍大敗戊辰遼東平章禿滿以兵至遷民  
鎮斬關以入遣撒敦往拒至薊州東沙流河果戰敗  
之燕帖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名不足以係天  
下之志與諸王大臣伏闕勸進文宗固辭曰大兄在  
朔方朕敢紊天序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

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矣。臣必不得已當明詔天下以著予退讓之意。而臣可乎。中文宗卽位。改元天歷。赦天下。封燕帖木兒爲太平王。卽日詔將兵出薊州。拒禿滿乙亥。次三河。而王禪等軍已破居庸關。遂進屯三塚。丙子。燕帖木兒尋食倍道而還。丁丑。抵榆河關。帝出都城將親督戰。燕帖木兒單騎請見。曰。陛下出民心必驚。凡剪寇事一以責臣。願陛下還宮以安黎庶。文宗乃還。明日丁丑。阿速衛指揮使忽都等搆變事。覺械送京師。斬以徇。已卯。與王禪前軍遇于榆河北。我師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王禪將阿剌及忽都引兵會戰。阿剌執戈入刺燕帖木兒。燕帖木兒側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左臂。部將馳擊忽都。亦中左臂。二人驍將也。敵爲奪氣。遂却。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陣。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師于白浮南。命知院也速等分爲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軍敗走。辛巳。敵軍復合。鏖戰于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戛靡。燕帖木兒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將指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驚擾互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明日天大霧。獲敵卒二人。云王禪等脫身竄山谷矣。癸未。天清明。王禪集散卒成列。

出山。我師駐白浮西。壁不動。是夜又命撒敦潛軍統其後。部曲入都兒。歷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不悟而亂。自相撓擊。三鼓後乃西遁。遲明追及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賜上尊諭。旨曰。丞相每戰。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後但凭高督戰。察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先之。爲將法敢後者。軍法從事。託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軍再戰。再北。王禪單騎亡命也。速與撒敦追之。就命也速統卒三萬守居庸關。還至昌平。南俄報古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槽丙戌。遣撒敦爲先驅。燕帖木兒以大將軍繼其後。至石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直蹙之大將并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戮之。各衛將士降者不可勝紀。餘兵奔竄。夜遣撒敦襲之。遂出古北口。丁亥。禿滿及諸王也先軍陷通州。將襲京師。燕帖木兒急引軍還。十月己丑朔。日將昏。至通州。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夾河而軍。敵列植。悉措衣以氈。衣燃火爲疑兵。夜遁。辛卯。率師渡河追之。癸巳。駐檀子山之聚林。禿滿合陽翟王太平等軍來關。士皆殊死戰。至晚。唐其勢陷陣。殺太平死者敵野餘。

兵宵潰已而撒敦將輕兵襲之弗及而還乙未上都諸王忽剌台入紫荊關犯良鄉游騎追南城燕帖木兒即率諸將兵循北山而西令脫術襲燕帖木兒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于盧溝河忽剌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見帝大悅賜燕帖木兒殿賜太平王黃金印是日撒敦遣報禿滿軍復入古北口燕帖木兒遂以師赴之戰于檀州南野敗之東路蒙古萬戶那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東潰禿滿走還遼東獲忽剌台等戮之先是齊王月魯東路蒙古元帥不花聞文宗即位乃起兵趨上都圍之上都屢敗勢盛壬寅倒剌沙肉袒奉皇帝寶出請死齊王調兵護送至京師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死之上都帝不知所終庚戌文宗御興聖殿受皇帝寶下倒剌沙于獄兩都平王禪尋被執并倒剌沙皆為文宗所殺加燕帖木兒以答剌罕之號使其子孫襲之置龍翊衛命領其事先是至治二年以欽察衛士多為千戶所者凡三十五故分置左右二衛至是又析為龍翊衛二年立都督府以統左右欽察龍翊三衛哈刺魯東路蒙古元帥府而以燕帖木兒兼統之尋陞為大都督府文宗以天下既定可行初志遣侍御史迎大兄明宗

于漠北乃詔燕帖木兒護駕實北上明宗嘉其功加拜太師從明宗南還八月朔明宗次王忽察都之地文宗以皇太子見庚寅明宗舉朋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璽寶授文宗疾驅而還盡則率宿衛士以扈從夜則躬操甲冑繞帷殿巡謹達上都遂與諸王大臣陳勸復正大位文宗復即位於上都燕帖木兒有大勲勞于王室命禮部尚書馬祖常製文立石於北郊又下詔命獨為丞相以尊異之畧曰燕帖木兒勲勞惟舊忠勇多謀奮大義以成功致治平於期月宜專獨運以重秉鈞授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太平王答剌罕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提調燕王官相府事大都督領龍翊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聽總裁諸王公士駙馬近侍人負大小諸衙門官員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違制論六月知樞密院事闊徹等惡其權勢之重欲謀害之也的以其謀告燕帖木兒即率欽察軍掩捕按問皆誅之二年三月賜鷹坊百人詔養其子塔刺海為子辛酉以燕帖木兒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奎章閣學士院事賜龍慶州之流盃園池水磴土田又賜平江松江陰廬場蕩

山沙塗田等地四年文宗大漸遺詔立兄明宗之子  
已而文宗崩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位四十三日而  
崩文宗后臨朝燕帖木兒與群臣議立文宗子燕帖  
古思文宗后曰天位至重吾兒年方幼冲豈能任耶  
明宗有子妥懽出居廣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統於  
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良鄉具幽薄迎之燕帖木  
兒與之並馬而行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多難  
遣使奉迎之故而妥懽卒無一語酬之燕帖木兒疑  
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其即位之後  
追舉前事故宿留數月而心志日以奢亂先是燕帖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史記

木兒自乘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  
宰十三馬取泰定帝后爲大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  
十人或交禮三日遽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  
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爲聚會見座隅一  
婦色甚麗問曰此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  
家人也至是荒淫日甚體無滿血而卒燕帖木兒既  
死妥懽始即位是爲順帝乃以撒敦爲左丞相唐其  
勢爲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命唐其勢總管高麗女直  
漢軍已而立燕帖木兒女爲皇后是時撒敦已死唐  
其勢爲中書左丞相伯顏獨用事唐其勢忿曰天下

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與撒敦  
答里潛蓄異心交通所親諸王晃火謀援立以危社  
稷帝數召答里不至鄰王徹徹禿遂發其謀唐其勢  
伏兵東郊身率勇士突入宮闕伯顏及完者等掩捕  
獲之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皆伏誅晃火自殺初唐  
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  
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奏  
曰豈有兄弟爲逆而皇后黨之者并執后后呼帝曰  
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耶乃遷皇后  
出宮尋酖之于開平民舍遂簿錄唐其勢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史記

史記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六

奸之三 懷德

吳張布

吳張布爲左將軍吳主孫休以丞相濮陽興及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與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景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中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草書畧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

史纂左編卷七十六

不書

一 書天監

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爾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爾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爾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不及爾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于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爾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

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督將甚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歎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思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

史纂左編卷七十六

張布

二

九志

唐李林甫

附韋堅

楊慎

杜荀卿

韓作  
且為  
所弄

唐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為千牛直長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為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謂十人林甫曰願絀一人以示公遠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白三思女當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氏適語林甫使為休請休

史記卷五十六

李林甫

三

金

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

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

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

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

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

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

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

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出眉

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

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耶目恚而

送乃止公卿為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

史記卷五十六

李林甫

四

金

其言殺三子天下寃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罪歲纔五十八而鳥鵲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章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搗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有隣與婿柳勣不相中勣潛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歇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



株連樂之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未幾擢濟陽別駕  
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  
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  
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  
相聞此妄爾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  
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勲力於宗社則莫若元  
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答曰破面不  
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以謹孝聞  
內外無甚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  
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紀檢重接對大臣

卷之六

李林甫

五

樂

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  
適沈湮在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餽遺左右  
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大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  
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而柔令初  
若可親既崖窵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  
進必被罪徙附麗者雖小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  
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揚慎矜張瑄等緣坐數百人並  
相繼誅以王鉞吉溫羅希奭爲爪牙數與大獄衣冠  
爲累息適之子雲寶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  
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

卽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卽其家碎矣子岫  
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  
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  
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天下  
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卽  
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  
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  
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俄改右相咸寧太守趙  
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  
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

卷之六

李林甫

六

仁

陳樂勤政樓旣罷侍郎盧絢垂鞭按轡絕道而去帝  
目送之深歎其醞籍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  
上欲任以交廣若憚遠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  
爲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由是廢於時有  
以材譽聞者林甫護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故在  
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  
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省  
旣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  
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別墅勝麗甲京師以賜  
林甫它邸第田園水磴皆便好上腹車駕衣服侈靡

尤好聲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絳版梵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爲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善苑咸郭慎微使主書記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扶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扶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

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驪之慶客視之掩口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始厚王鉞爲盡力及鉞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鉞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爲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材庸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讐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待卿林甫聞之憂慙是時以屬疾稍侵會帝幸溫湯詔以馬輿從御醫珍膳

繼至詔旨存問中官護起居病劇巫者視疾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詔林甫出廷中帝登降聖閣舉絳巾招之林甫不能興左右代拜俄而國忠至自蜀謁林甫牀下垂涕託後事因不食卒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璉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

勅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驍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輿糧耗散畧盡有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殺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爲之其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

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矣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是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俊張說蕭嵩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畧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卽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先身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

史記左傳卷五十六 李壽

九

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初林甫憂人督而將逼已寤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李適之黨逐之其後楊國忠代林甫貌類寬云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暴其短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與思約爲父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共壻楊齊宣懼妄言林甫狀祝上國忠劾其奸帝怒詔林甫淫祠狀勝結叛虜圖

危宗社悉奪官爵斷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棺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司儲郎中嶠太常少卿嶼及岫等悉徙嶺南黔中各給奴婢三人籍其家諸壻皆聚官帝之幸蜀也給事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天寶時嘗鑲玉爲玄元皇帝及玄宗肅宗像於太清宮復琢林甫陳希烈像列左右序代宗時或言林

史記左傳卷五十六 李壽

十

甫陰險嘗不利先帝宗廟幾危矣奈何留像至今有詔瘞宮中廣明初盧攜爲太清宮使發地得異像輦送京兆毀之云

天寶元年以長安今韋堅爲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克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漕運歲增巨萬上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二年春堅引灞澇水東注與渭合抵苑東望

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缺胯祿衫而楊之紅袖首居前船唱得實歌使笑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四年左相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附馬張垼爲侍郎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蕭昊使法曹吉溫鞠之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息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吳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嘗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夷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以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

中丞楊慎矜代之堅妻林甫之舅也故林甫昵之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望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五年以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既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昵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鞠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絳雲太守惟

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常堅等既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以適之爲太子少保罷政事以門下侍郎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爲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按詰希烈書名將作少匠常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爲其兄訟寃凡引太子爲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法再貶堅江夏別駕蘭

史纂左編卷七十六

李林甫

十三

李林甫

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爲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凡堅親黨連坐流貶者數十人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常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憂懼仰藥自殺李適之子霄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使人誣告霄杖死於河南府林甫恨常堅不已遣使于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所在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微剝逋負延及隣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至林甫卒乃止

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鉷之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慎矜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鉷職田鉷母本賤慎矜嘗以語人鉷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識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爲避亂之所會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設道場於後園慎矜退朝輒裸貫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

史纂左編卷七十六

李林甫

十四

李林甫

目之慎矜即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楊氏姊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矜與術士爲妖法惡之含怒未發國忠以告鉷鉷心喜因侮慢慎矜慎矜怒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識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慎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國忠鍛中侍御史盧鉉同鞠之太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議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辯乃以木綴其足使人

引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答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嘗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溫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辯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至溫湯則求首弗獲矣敬忠懇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皆如溫意溫徐謂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始鞠慎矜以敬忠爲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識書不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識書入閤中詎而出曰逆賊深藏秘記至會

史纂左編卷五十六

李林甫

五

昌以示慎矜慎矜嘆曰吾不蓄識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賜慎矜自盡敬忠杖一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自餘連坐者數十人初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大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鉤校省便出錢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宰相以慎矜對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清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拆倍錢轉市輕

貨徵調始繁矣

天寶五年贊善大夫杜有鄰父爲太子良娣良娣之姊爲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疎好功名甘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于北海太守李邕邕與之定交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爲友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妄稱苗識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尹曹古溫與御史鞠之乃勣首謀也溫令勣連引曾等入臺有鄰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夷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鄴郡太守王琚坐賊貶江華司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快快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是除之六年正月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于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奏遣羅希夷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夷已至即自縊

史纂左編卷五十六

李林甫

六

七

唐元載

元載鳳翔人載嗜學工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歷官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克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翼日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載以度支繁浩有吏士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去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

史纂左編卷七十六

元載

七

載

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乃斥繇除名爲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外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勅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卽附甲團奏不須校勘欲示權出於已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哀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抄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蕃戎侵軼之患載以議入

卽從潛遣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官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於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壑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藝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海上羽書北至則我功集矣徙

史纂左編卷七十六

元載

六

載

子儀大軍在涇以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嶮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脛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徙庸車乘番鍾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帝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以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

爲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事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載智畧開果又得君以爲文武才畧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嬖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士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榭帳幕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溫畛相望具數十區名姝異妓雖禁中不逮上盡得其狀載嘗獨見上深戒之然不浚上益怒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栢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細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上積怒欲誅之恐泄漏無與言者獨與金吾將軍吳湊謀之湊上男也會有告載與王縉夜醮圖爲不軌者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伏下帝御延英殿遣奏收載及縉繫政事

史記卷六十六

元載

元

沈

堂分捕親吏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禮部侍郎常袞等訊而責辯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先杖殺董秀于禁中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汚辱勿怪乃脫襪戰寒其口而殺之貶縉括州刺史載妻王忠嗣女也及子伯和等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貶吏部侍郎楊炎等十餘人皆載黨也載嘗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貶上遣中使發載祖父母墓斲棺棄屍毀其冢焚其木主書卓英倩等皆殺死

史記卷六十六

元載

元

沈



唐盧杞

盧杞祖懷慎父奕死安祿山之難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非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籍陰爲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稍遷虢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往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既得志陰賊寢露賢者妒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勸衆市權爲自固者楊炎

裴左編卷六

盧杞

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平章張鎰才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行帝不可即薦鎰守鳳翔杞既用嚴郢傾楊炎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閔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爲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又御史所爲稟大夫命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宰相張鎰每伺杞晝眠獨詣鎰杞知

之它日杞假寢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即徑至鎰便坐詹趨避杞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費州鎰尋罷相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會李希烈逼東都勢猖獗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

裴左編卷六

盧杞

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即令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滔以徐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是時兵屯河南北罕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實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舉貴其期校吏

頸長安尉荷校乘車大搜廩里疑占刻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寃自願漣瀆者相望京師蕭然不闕日然悉田宅奴婢之宜緝止八十萬又僦櫪質舍居貨粟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爲閉肆民皆邀宰相祈訴犯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焚術窮於是除陌之舉縱矣所謂間架錢者其法屋二架爲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所謂除陌錢者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僧汪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

史纂要編卷十六

八 廩

五

相市爲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爲奸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誅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奉而商貨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附亂皆犯爲之帝出奉天犯與關播從上卒迫行幸百餘諸王鮮有知者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故至此杞聞乃潛與王翊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之夕寧與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門而數下馬便溺每下輒良久翊等促之不敢

前又懼賊兵追及翊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翊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僞除柳渾宰相署寧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爲僞屋尉翊逼作寧遺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辨翊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葵霍向日之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爲盟約所以後於百辟今事果驗使兇渠外逼奸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獻款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當萬死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還俄有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今江淮宣慰尋

史纂要編卷十六

八 廩

五

命學士陸贄草誅寧制贄求寧與朱泚書將以狀坐之復亂言云其書已失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寃乃赦其家歸其資產靈武杜希全率應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漢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爲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爲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翊趙贊曰聞懷光常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叩請帝曰懷光

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衰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爲奸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誼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始帝卽位以崔祐甫爲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危主辱猶警然肆爲之後雖斥然帝念之不哀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於是諫臣趙需等衆對極言杞罪帝語宰相曰授杞大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爲澧州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恠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構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庾準與晏

有隙乃用準爲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殺之妻子徙嶺表朝野爲之側目李正已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裴翼東都河陽魏博孫成澤潞礪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真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說謗言吳之得罪以昔年附會奸邪謀立獨孤妃爲皇后上自惡而殺之非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已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用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駭陋炎惡而忽之每託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奈何相侵屬梁崇義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而取其位昔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強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

不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金部員外郎李舟使馳說崇義初涇原劉文喜爲亂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因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素許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議論疎闊遂罷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

史纂要編卷十六

八盧杞

三

意

自是益怒焉杞尋引嚴郢爲御史大夫初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史中丞炎又夙聞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入爲京兆尹令伺郢過休蒞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謀殺郢迴紇會帥炎乃以休爲入迴紇使休幾爲虜所殺郢尋坐以度田不實改爲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羣情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弘業不肖多犯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質之惠伯爲炎市爲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

察使初受代郢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爲宰相抑吏貨市私第貴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爲賍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美利計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讀晉衡州司馬更召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至是炎以其地爲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據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史纂要編卷十六

八盧杞

三

意

唐王叔文

王叔文山陰人也貞元間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謫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十二月以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二十年秋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順宗永貞元年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德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莫知兩宮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王叔文

五

定

安否癸巳德宗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細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僊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卽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天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以殿中丞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栢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依忠言忠言依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王叔文

三

第

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不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惘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開茸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三

卷之六

王叔文

三

教

月以王伾為翰林學士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以固其權又懼驟秉重權人心不服籍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弄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侍御

史實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佑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邊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疆直名止之上疾久不愈時扶御轂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

卷之六

王叔文

三

教

輩以廣陵王淳英肅惡之綱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立淳為太子更名純宰相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筵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

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夏四月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觀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伺間有所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爾何爲預他事質惶懼而出五月以右金吾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爲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籍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依前克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

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卽爲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叔文始入內庭陰構密命機形不見因騰口善惡進退之人未窺其本信爲奇才及司兩使利柄齒於外朝愚知同口城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書出路馳無能必矣六月貶宜欽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度支副使將韋阜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開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旣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詭怒不之信遂成讐怨韋阜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猶總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候聖躬痊愈復歸春官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

怒始  
不能  
出此  
手也

卷之七十六  
王叔文

三十五

傳

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阜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箋表繼至意與阜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遂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病甚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元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一旦云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叔文以母喪去位秋七月叔文既有母喪章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

卷之七十六  
王叔文

三十六

傳

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恟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諸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宜總北軍既不獲則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與歸不出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俱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詔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詔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憲宗之母也遂貶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死於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德殿九月已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晔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



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爲連州刺史冬十一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當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惶失色以至於貶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爲刺史貶之太輕再貶韓泰爲虔州司馬韓晔爲饒州司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爲朗州司馬憲宗元和四年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

史纂要卷十六 王叔文

三十一

貶

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毋與其子死別良可傷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可重責也度曰陛下方恃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 李訓

李訓始名仲言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第進士辟河陽節度府先是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注詭譎陰狡得幸於王守澄日夜爲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士纖巧者附歷後要官貴人亦趨往太和五年上與宋中錫謀誅宦官中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中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卽遣二百騎屠中錫

史纂要卷十六 李訓

三十二

貶

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共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官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吏王師文等于禁中鞠之師文亡命申錫罷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瑋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獄成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夫猶不

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存亮即日請致仕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太和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燠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疑閣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夜動于竊化權人不取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等

史纂左編卷十六

李訓

元

影

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奸滑無雙卵驚不除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况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雙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歎曲諦聽忘倦弘楚謂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

矣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疑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克右神策判官朝野駭嘆訓從父逢吉為宰相以訓陰險善謀事厚昵之坐事流象州赦還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訓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吾聞注好事有中助可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時逢吉方留守快快不樂思復用知訓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藥術訓經義

史纂左編卷十六

李訓

早

沈

并薦於帝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帝愈憤耻而憲祖之弑罪人未得雖外假借內不堪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安無仗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訓叶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其黨不疑訓尚縑粗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訓數進講至闔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帝猶慮宦人猜忌乃疏易正義示羣臣有能

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以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于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九年京兆尹賈餗性褊躁輕率素善鄭注注薦爲同平章事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于

史纂要編卷十六

八李訓

四

竊

是有隙訓注與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以士良爲左神策中丞守澄不悅秋七月訓進翰林學士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中尉韋元素樞密楊承和王踐言久居中用事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三人于諸鎮皆爲監軍已而皆竄遠州尋賜死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清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鵠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削棺鞭尸元和逆黨幾盡御史中丞舒元與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此得爲相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

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讐素忌李德裕李宗閔之罷乃因楊虛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帝爲中詔開諭羣情稍安不踰月以訓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憚迎拜天下險惟士微取富貴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備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待御史李

史纂要編卷十六

八李訓

四

竊

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怙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爲助援內實猜克待逞且殺之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巨斧以爲親兵王守澄葬于滄水注奏請入護喪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滄水送喪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功不若使郭行餘王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

已而并注去之擢所厚善分總兵柄於是王璠爲大  
原節度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  
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璠行餘多  
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劫以爲用宰相惟舒元與與其  
謀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伏  
樹羣臣賀訓元與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  
以承天祉許之卽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  
訓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  
等驗之訓欲因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  
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穀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

卷之六

李訓

四

訓

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  
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不能舉首士良等恠之  
曰將軍何爲爾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  
出閣者將閤扉爲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連呼金吾  
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隨訓入者宦人  
曰急矣上當還內卽扶輦決果恩下殿趨訓攀輦曰  
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及帝曰訓不及士良手搏  
訓而躡訓壓之將引刀韞中救至士良免立言孝本  
領衆四百東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  
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搥訓仆之

輦入東上閣卽閉宮中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  
事不濟脫從吏祿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  
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元與雖知謀不以告王涯涯  
與賈餗元與還中書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  
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會  
士良遣神策副使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  
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吏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  
宮門捕訓黨千餘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  
連天子相與怨憤帝懼僞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  
俄而元與涯皆爲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

卷之六

李訓

四

訓

乃自署反狀詔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  
郿城分掩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兩省印簿書輒持去  
秘館圖籍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  
者不得入光範門尚閉列兵誰何乃縣金吾右仗至  
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知班久之  
閣門使馬元贄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  
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  
不朝旣而士良曰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召僕射  
令狐楚鄭覃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  
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

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兵屯大  
衝鼓而傲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  
罪訓本易綠帟猶金帶以帽幘而奔鄭注至咸陽追  
騎及之餽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環第  
自衛宦官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爲  
相璠喜啓關納之既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  
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  
涯悲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  
焉逃死訓既敗奔鳳翔爲盤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恐  
爲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

史纂左編卷十六

李訓

五

贊

斬之傳其首餘黨悉擒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  
郊廟過兩市皆腰斬獨柳之下梟首以徇餽臨刑憤  
叱獨元輿曰鼂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  
捕得責以反狀不服斬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  
外男女孩兒相雜廁淹旬許京兆府痊斂作二大塚  
塋道左右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  
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使人齎密勅授鳳翔監  
軍以計斬之悉誅其親兵遂滅注家他日帝頗思訓  
數爲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豎益熾帝末以制居常  
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顏慘不展往

往瞑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  
棄天下云

史纂左編卷十六

李訓

四

唐崔胤

崔胤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再陰計附離權疆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宰相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及昭緯以罪誅罷爲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王室不兢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爲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扆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光化還宮內官景務修宋道弼復專國政宰相崔胤深惡之中人不睦宰相徐彥若王擣有度量見其陰險相傾懼危時事嘗奏

史纂要編卷十六

崔胤

聖

要

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物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目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陛下勿泄聖謨啓其奸詐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後務安反側而胤陰爲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爲吏部尚書復倚衆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內銜憾既與搏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外除又意搏排已頗銜之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搏交敕使共危國罪當誅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表連上不已上

雖知其情不得已還胤湖南爲司空同平章事潛譖於上曰玉搏奸邪已爲勅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上亦疑之二年六月貶搏官賜死于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錄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王監國畏全忠強雖深怨胤不敢殺止罷政事胤趨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遣將攻河中掠晉絳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戢與之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戢知其誠乃與謀曰今中外大臣自廢立已來無不舍怒至于軍

史纂要編卷十六

崔胤

聖

要

旅亦懷憤惋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賢復帝寶位垂名萬代今正其時持疑不斷則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謝曰予軍吏耳社稷大計不敢自專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以功進司徒胤不就復輔政并還使領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寵遇無比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周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導之剪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

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老婦奏事帝不得已聽  
來朝至是胤爲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趨還鎮  
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  
乃今知非陛下意爲所誑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  
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劾奏胤畜死士用度支使  
權利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居坊天子出  
次遣使者五輩徃召安臥不動一奉表陳謝時帝見  
全忠表亦大志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  
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事無不咨  
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及胤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

史纂左編卷十六

胤

元

知

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  
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  
人宋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宦者或相泣  
不自安劫幸之謀固矣居華時爲全忠數畫圖王計  
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迎謁渭橋奉觴爲全忠壽持  
板自歌以醺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  
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  
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  
衛事詔徙家舍右軍賜帷帳器用十車胤遂奏高祖  
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寢盛德宗分羽林衛

史纂左編卷十六

胤

元

知

爲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爲率其後參  
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相彌縫爲不法朝  
廷微弱禍始于此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  
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宮人寵  
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爲相胤皆逐殺之  
分斥從幸近臣陸戾等三十餘人惟裴贇孤立可制  
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胤議以皇子  
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幼冲  
故胤籍以請帝曰濮王長君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  
韓偓以謀僱陰佐胤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  
臣廷辭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  
安否與飲命宦人爲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宮人固  
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劫持類如此  
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顧已宰相  
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  
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棄  
之餘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  
將百人使番休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諸衛  
副使陳班爲威遠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  
然許胤乃毀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

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衛會為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遷洛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政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撤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強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掄其禍取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六

至一

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七

好宋丁謂

丁謂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登進士累遷三司戶部判官峽路蠻擾邊命領峽路轉運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捍賊既而反為寇謂至召其種會開諭之且言有詔赦不殺曾感泣願世奉貢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而常乏鹽謂聽粟以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而饋以夔萬州粟至是民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七

至一

一

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皆可給特賜白金三百兩時溪蠻別種有入寇者謂遣高溪酋帥其徒討擊出兵擒生蠻六百六十得所掠漢口四百餘人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犒給綿帛歲收市之其後徙置夔州城砦皆謂所經畫也契丹犯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趨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給為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明年召為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錄以景德四年



和

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二

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數具上史館請自今以咸平籍爲額歲較其數以聞詔獎之太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帝問以經費謂對太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爲計度泰山路糧草使初議卽宮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左右有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諭之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復敢言乃以謂爲脩玉清昭應宮使復爲天書扶持使以吏部尚書叅知政事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謂同平章事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亭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內以二府兼東宮官遂加謂爲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爲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執不可因大詬之既入對斥謂奸邪不法事願與俱付御史維治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爲戶部尚書迪爲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

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杙進卽入中書視事如故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卽位爲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罷徒干紀之際屬先王遽殯之初惟此震驚遂至河間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爲山陵都監與判司丞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有司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有內侍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始謂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宰臣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爲宰輔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嘗可其

奏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  
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  
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乃降  
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出宰相皆降制時欲亟  
行止令拯等即殿廬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  
下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  
速繫德妙內侍鞠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言若所爲不  
過巫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  
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  
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  
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  
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妙  
德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  
遺不可勝紀坐謂罷者自叅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  
數人明道中授秘書監致事居光州卒詔賜錢十萬  
絹百匹謂機敏有智謀檢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  
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  
衆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爲詩至於圖畫博奕音律無  
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  
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具宗朝營建宮觀奏

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初議營昭應宮料功  
須一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  
乃成具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  
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進月錢充宮掖之用太  
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錄前後欺罔事實之在貶  
所事事浮屠因果之說其所著詩并文亦數萬言家  
寓洛陽嘗爲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  
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時  
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帝見感惻遂徙雷州亦  
出於揣摩也謂初通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  
皇既而曰贊皇不及也謂至珠厓作詩曰且得白衣  
菩薩觀海邊孤絕寶陀山在朱崖作矜集百餘篇皆  
爲一字題寄歸西洛又作天香傳敘江南諸香又作  
州郡名配古人姓名詩又集近人詞賦而爲之序及  
他記述題詠各不下百餘篇蓋未嘗廢筆硯也後移  
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賤窶十  
五年鬚鬢無斑白者人亦伏其量也謂在光州四方  
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東京東房  
錢一萬貫爲其子珙數月呼博而盡臨終前半月已  
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沉香煎湯時啜少許

臨化之際神識不亂奄然而逝能榮辱兩忘大變不  
恒當時稱爲異人

宋夏竦

夏竦江州人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  
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爲文章典雅藻麗舉賢  
良方正累遷右正言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竦  
材命教書資善堂遷知制誥坐事左遷知黃州仁宗  
卽位徙洪州竦材術過人急於取進喜交結任數術  
傾側反覆世以爲奸邪當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  
真宗實錄不報旣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  
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  
制誥改叅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

副使太后崩罷知襄州初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  
者數年帝以其士望所屬拔起而大用之倚以爲治  
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同  
心輔政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  
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籍籍由是謗毀稍行先是  
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  
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婦女陰習  
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日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  
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  
請行邊仲淹旣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八

此後  
來通

月詔富弼宣撫河北從弼請也及仲淹既出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疎恨介不已及介死疎言介北走契丹矣請發棺檢勘大臣有爭之者乃已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疎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河中府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疎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勅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軍變元昊嘗令募得疎首者與錢三千爲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解體矣且疎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疎已至國門言者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疎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疎必堅求面對敎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疎歸鎮疎亦自請還節徙知亳州疎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辯明年丁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皆以論疎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九

懷微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爲疎結懷微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輒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疎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尋以病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文正劉敞言世謂疎姦邪而諡爲正不可改諡文莊疎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卷其爲疎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盜賊不敢發然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卽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募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疎時疎在關中候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畧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爲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鈎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宋王欽若

王欽若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黃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夕欽若生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後擢進士真宗卽位歷官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母賔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通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卽日放逋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

欽若

王欽若

十

欽若拜翰林學士授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河陰魏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泰者與欽若厚懿與惠泰約以銀三三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泰持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惠泰減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場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卽與而登科去仁雅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

昌言

王欽若

十

昌言昌言以聞既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毫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州欽若乃言衛未有祁睿惠泰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祁昂等於太常寺別鞠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但始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爲詭舅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死睿又悉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備于家他奴使多新募不識惠泰故皆無證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顥白金器輸官遂死貶所人知其寃而欽若恃勢人莫敢言者景德初契丹入寇帝將幸澶淵欽若自請北行荆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司素與寇準不協及還罷爲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卽繆誤有所譴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爲多此類也歲中升大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欽若罷爲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准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帝復加大字班承旨上擢知樞密院事天禧元年以欽若同平章事大中祥符初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兼判充

新排

州爲天書儀衛副使七年爲同天書刻玉使上議立  
皇后參知政事趙安仁謂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  
人出於相門他日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誰最爲長  
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爲  
故相沈義倫所知常欲報之上始有意斥安仁矣三  
司使丁謂參知政事初王旦欲引李宗諤參知政事  
宗諤家貧旦前後資借之甚多王欽若知之故事參  
知政事謝日所賜幾千緡欽若因奏王旦欲引宗諤  
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旦  
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故用丁謂其宗將冊劉

史纂要編卷五十七

王欽若

三

留

后欲得學士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  
代謂曰大年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  
不顧也乃命他學士草制億雖頻忤旨恩禮猶不衰  
欽若等深害之益加譖毀上意稍怠億嘗入直忽被  
召至禁中旣見賜坐徐出文藁數篋以示億曰卿識  
朕書跡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皇  
恐不知所對趨出卽謀退遁上謂王旦曰億性峭直  
無所附會文學固無及者然或言其好竊議朝政何  
也旦曰此蓋與億不足誣謗之耳億諸譖過當則恐  
有之訕謫之事保其必無也命億知汝州李士衡爲

三司使衡方進用欽若害之會上論時文之弊欽若  
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  
告乃曰世有顯人士衡以故不大用欽若性傾巧敢  
爲矯誕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爲人未嘗詭隨上嘗  
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用有韻王旦欲白上欽若曰  
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且遂止欽若退遽密以  
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言幾爲衆笑  
旦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若每奏事  
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旣退則以已意  
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

史纂要編卷五十七

王欽若

三

一

盡出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賞久不決  
上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大小動輒爭兢於是二人  
俱罷欽若復拜同平章事上王皇尊號遷尚書右僕  
射判禮儀院爲會靈觀使有龜蛇見拱聖營因其地  
建仙源觀命欽若總領之尋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明  
年爲景靈使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跡四十人繪於  
廊廡又明年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商  
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  
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  
不省遂出判杭州仁宗爲太子自以東官師保請歸

朝復爲資政殿大學士詔曰赴資善堂侍講太子食輔臣兼領三少欽若以品高求換秩拜司空尋以使相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相悅請就醫京師不報謂使人給欽若曰上甚思一見君欽若信之與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皇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仁宗卽位起知江寧府帝嘗爲飛白書適欽若有奏至因大書王欽若字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卽取字絨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之至國門而人未有知者旣朝復拜司空同平章事玉清昭應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官使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穆欽若嘗言少時過園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旣出視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表修裴度祠於園田官其裔孫自撰文以紀其事真宗封泰山祀汾陰而天下爭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所著書有天書儀制聖祖事跡翊聖真君傳五嶽廣聞記列宿萬靈朝真圖羅天大醮儀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

六百餘卷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欽若後無子以叔之子爲後

景德四年汀州縣卒王捷自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投以小環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宦者劉承珪以其事聞賜捷名中正是年五月十三日言真君降于其家之新堂是爲聖祖而祥瑞之事起矣大中祥符元

王欽若

王欽若

王欽若

年帝自聞王欽若孤注之言深以渙淵之盟爲辱居常快快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言此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爲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不敢輕中國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邪

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爲且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邪鎬老儒不測主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意遂決即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奴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遂成于是天書符瑞等事世咸以爲始於欽若成於杜鎬云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內鵝尾上守門卒塗榮以聞帝因謂羣臣曰朕去年十

史集卷七十七

王象

七

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峙神貺適觀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內鵝尾上帛長二丈許絨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道封處有字隱隱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載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載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按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朕居其器守

於正世七百九十九定祿書甚密挾以利刀方啓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副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以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晚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燕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醺五日改左承天門爲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持使有大禮卽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旣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孫奭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

史集卷七十七

王象

七

然三月兖州父老千二百人詣闕請封禪兖州諸路進士等八百四十人復詣闕以請王旦等率文武官吏將校蕃夷耆壽僧道二萬四千三百七十餘人詣闕請東封不允表五上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詔以十月有事於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嶽瀆諸祠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以旦爲大禮使王欽若趙安仁爲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分掌禮儀丁謂等計度糧草六月王欽若言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紅紫雲氣漸成華鏹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帛曳林木上



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欽若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欽若又言至嶽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帝御崇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宜齋戒祇受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聞今得其奏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安於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授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

錫爾嘉瑞黎庶咸和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求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作玉清昭應宮貯天書初帝議卽宮城乾地營昭應宮以奉天書召丁謂問之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願以此論之已而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答之且不敢言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諫上不聽王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不可稱紀九月令有

司勿奏大辟案甲子奏天書告於太廟已乃以天書置于朝元殿建道場且製行殿供物定儀仗凡千六百入冬十月車駕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至泰山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餘本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圓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帝充冕奠獻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未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王匱置于石礪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礪帝登圓臺閱視

訖還御幄宰臣率從官稱賀傳呼萬歲聲震山谷卽日還百官奉迎於谷口明旦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賜天下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於殿門帝還爭頌功德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上不省四年帝祭后土於汾陰大赦正月奉天書發京師二

月出潼關渡渭河道近臣祀西嶽至寶鼎縣奉祇宮  
祀后土地祇禮同東封配以太祖太宗是夜還奉祇  
宮命作大寧宮大赦天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為慶  
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而還冬十  
月帝言聖祖降於延恩殿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  
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  
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  
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開異香頃之  
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  
皆就座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也趙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王莽傳

王莽傳

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生趙氏之族  
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  
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命  
丁謂李宗諤陳彭年率禮官等修崇奉儀注閏月止  
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  
聖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立  
先天降聖節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羣臣  
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  
明仁孝皇帝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詔建  
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為奉迎使

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  
宮以旦為刻玉使王欽若丁謂副之作景靈宮太  
極觀于壽丘以奉聖祖聖母且詔天下大觀並增建  
聖祖殿而製二舞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降真觀德云  
八月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  
帝許之詔以來春親詣遂命王旦兼亳州太清宮大  
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使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  
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  
陵寢享老子非始于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  
可以天寶之亂而非其禮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焉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王莽傳

王莽傳

十二月朔日食獻天書於朝元殿先是帝享玉皇于  
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扶持  
使趙安仁等上奉天書車輅鼓吹儀仗獻天書於朝  
元殿遂告玉清昭應宮七年春正月帝知亳州謁老  
子于太清宮曲赦亳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酺三  
日遂詣亳城西朝拜聖祖新殿十一月玉清昭應宮  
成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今以夜繼  
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  
楹製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內使劉  
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未幾帝親謁

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天禧元年春正月帝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寶冊袞服上聖祖寶冊上太廟謚冊字六室郊謝天地大赦御天安殿受冊號宰相讀天書於天安殿詔以四月旦日爲天祥節命王旦爲兖州太極觀奉上冊寶使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置于乾佑山時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論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興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帝皆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仁宗時王欽若再秉大政殿以宮觀欽奉疎簡不若昔時爲言明肅依違未能決王曾一日於簾前奏曰天道遠人道邇天禧中靈文降言先帝聖壽三萬日時欽若率先慶忭曰三萬日八十三歲太后必亦記之後乃無驗然則今日欽奉之禮自不須過當欽若赧然而退自爾不復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三

三

宋呂惠卿

附陳升之

呂惠卿泉州晉江人起進士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兄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王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王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崇正殿說書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復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曰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掇作書徧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旨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讖罷制科焉京爭之不得第升卿無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三

三

引爲侍講又用第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鵠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賞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給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已而安石第安國惡惠卿奸諛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禧承論其惡中丞鄒縮亦欲齟齬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

東坡志林

卷八

古一胡

惠卿遂諷縮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君濟買田其惠卿鄭三舅者往來君濟間共爲奸利事置獄鞠之罷惠卿出守陳而張君濟之獄久未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鄭竟死獄中君濟決配某州王安石不知也省衛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陸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悲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縮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

及婚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縮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縮操心頗僻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歸州久之惠卿徙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則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之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也爭之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遂趨緱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元豐五

東坡志林

卷八

五

年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輕躁矯詔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卽位敕疆吏勿侵擾外界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遂寇鄜延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奸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奸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王安石強佞傲誕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株連蔓引金沔公卿

賴先帝仁聖每事裁抑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安石於惠卿有郊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化爲敵讐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莖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長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終未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爲大惡乃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詞訓天下傳誦稱快焉紹聖中復知延州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去非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覩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道旁多不知顧數日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取衆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脩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卽拔柵去遂陷金明惠卿求諸關不許以築威戎威遠城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御史常安民言北都爲河朔重鎮旣除

惠卿爲留守而惠卿辭疾臣願陛下振發主斷趣令起發因面奏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援引爲執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君見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朝廷及惠卿過關請對旣見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答計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徽宗立因曾布有宿憾徙爲杭州而用范純粹帥延治其上功用事奪節度崇寧五年坐其子淵聞妖人張懷素言不告淵配沙門島惠卿安置宜州爲醴泉觀使致仕卒始惠卿逢合王安石驟致執政及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徇福建予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取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陳升之熙寧二年知樞密院同制蓋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平章事升之旣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爲宰相無所不容統所領職事豈可罷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卽今之執政有司馬司空司徒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何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臥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召爲樞密使

平升之源役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處  
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  
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得志卽未解條例  
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  
筌相升之與惠卿俱爲媚安石得志而違背之者然  
升之猶有愛名意終不與安石爲仇視惠卿猶爲彼  
善於此云

宋蔡確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尚氣不  
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  
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  
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爲材薦於弟開封  
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維去而確至舊制當庭參確  
不肯後尹劉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棧屬故有是  
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  
安石薦確徙爲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裏  
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帥郭逵劾其罪詔使杜  
純鞠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遽純  
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  
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卽疏其過以賈直加  
御史知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  
爲非是爲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  
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事三司使沈括調宰相吳克  
論免役法確言括爲近臣見朝廷法令米便不公言  
之而私語執政意王安石旣去新法可搖耳括坐黜  
知宣州開封鞫相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  
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克之子安持及甫克壻也確言

獄

幸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御史臺時獄起皇城卒  
事多不備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  
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錄為獄潤甫均不能制  
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且詐  
使吏為使者應問囚稱冤輒苦辱之帝頗疑其濫連  
遣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寬山是潤甫均皆  
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  
太學虛蕃訟學官確添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  
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  
潤共為一空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餌舉投其中以

卷之七

八

手

拘混授分例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間無一事  
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  
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  
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  
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  
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  
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所  
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  
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緝紳士大夫重足而立

獄

矣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由書取旨門  
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歸中書確說王  
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  
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  
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顯大政  
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序相珪確  
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  
門謝前此未有人皆耻之哲宗立轉左僕射兼門下  
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為列卿確風御史中丞黃  
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疏並執政

卷之七

八

三

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也為永  
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  
還又不巧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  
去有熙寧元豐時冤獄苛政首尾預其間至今日稍  
誣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  
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苛政確言皆  
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斥元  
祐元年始罷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奪職徙安州又  
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  
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邪謀

謂瑋實懷異言瑋已擁護故不得退確奉使陵下韓  
縝白發其端事寂籍籍既失勢愈怨望怒又益為仲  
來造言識者以為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車  
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為皆涉機  
詭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天后事以斥  
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諫議大夫張洵范祖禹司諫吳  
安詩王巖叟正言劉世安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  
析確自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  
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遂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簾前出語故確御史李常  
趙挺之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  
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確  
于渭京塔也於喪次中關訴贈太師謚曰忠懷遺中  
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  
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相蔡確之墓賜其  
家高宗即值下詔暴羣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  
使竄滑英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先是  
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  
史大夫非同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  
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

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允帥慶使上  
平西夏策珪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  
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  
啓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導諛  
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  
上可否訖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得聖旨也



宋邢恕

邢恕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習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公著薦于朝待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論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雋語漸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而卽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間者七年復爲校書吳克用爲館閣校勘蔡確代克相盡逐克所用人恕深居懼及神宗見其送文彥博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帝有復用

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

深自附託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更

革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

后之姪公繪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中幼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專權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劾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旣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

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蔡京立遷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后諱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具上其藁特恕方召試中書遂出知隨州改汝襲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間道謁確於鄧相與謀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作書如恕意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

亦要燾出河陽旣至恕連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

以康與確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燾因是遂與劉世安等共請誅確確旣貶胤恕亦坐責鹽丞州酒康初欲從恕招邵雍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爲異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燾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乃悔之紹聖初恕擢知青州入對泣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淚濺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觀韓忠彥曰恕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

曰恕自謂有定策功曾布曰恕嘗謂元祐執政言恕  
 雙手付與箇太平天下却逐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  
 亦笑布又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  
 多犯分如欲調蔡確與司馬光令新舊人協力同心  
 此豈可得上亦笑之紹聖四年四月上宣諭王珪當  
 先帝不豫特持兩端又言高士英者詣黃履問誰當  
 立者曾布林希曰天命何可移易兼宜仁亦必無此  
 心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舜也外則王珪等內則梁  
 惟簡輩安為此紛紛爾上之嗣位邢恕與蔡確等自  
 謂有定策功既而確死賊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及  
 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為御  
 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恕又教  
 蔡懋上文及甫私廣為度詞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  
 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悍名惇使蔡京置獄  
 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誣諸人於族罪既而無所  
 得乃已高士京者嘗與恕同官恕一日置酒從容問  
 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  
 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克已死恕曰此乃傳王  
 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  
 士克傳道語言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

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為公作此事因令所親  
 信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其後士京恨所得  
 官爵不滿意屢欲自陳虛妄高氏諸族皆惡之絕不  
 與通恕內懷猜憎而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實訓不  
 仁宗諭輔臣以為人君當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星  
 文變見不足慮恕言仁宗之旨雖合於荀卿然自古  
 帝王孰肯自謂不修政事者如此則天變遂廢矣帝  
 嘉納之數登對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薄  
 惇屢白其短竟為惇所陷出知汝州徽宗初言者論  
 其矯誣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遑都以開邊隙欲  
 使恕立方面之勲起為鄴延經畧安撫使旋改涇原  
 恕乞築簫關采其里人許彥圭車戰法為淺攻計又  
 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  
 誕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為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  
 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  
 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太原尋奪職卒年七十恕本  
 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一時賢士爭與之交恕善為  
 表襮蚤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為司馬光客  
 郎陷光附章惇即背惇至與三蔡為腹心則之死弗  
 替上謗母后下誣一忠良幾欲禍及宗廟子僚及恕在

時爲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是時肅王使韓離不軍爲所質朝廷議亦留其使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獍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僚曰金國有金吾者尚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僚以聞大臣信之卽爲賜金視詔書授倫納衣領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粘罕以聞金主報令深入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僚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旣而京闕失守云

宋章惇附記

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惇豪雋博學善文進士登名耻出姪衡下委教而去再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抵僊游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掛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旣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編脩三司條例官時經制南北江羣蠻命爲湖南北察訪使守臣言峽州羣蠻苦其

酋剽刻謀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歸化朝廷遂以事屬惇惇募流人李資張竑等往招之資竑淫于夷婦爲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其擾命安石戒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冷鼎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爲然專委於燁安石主惇爭之不已旣而燁得蠻地安石恨燁沮惇乃薄其賞進惇脩起居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權知制誥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入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罷知蔡州五年召拜

門下侍郎豐稷奏曰官府肇新而惇首用非稽古建  
官意稷坐左遷諫官趙彥若又疏惇無行不報指宗  
卽位知樞密院事宜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  
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  
其畧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  
熙寧之初遽改免役後遂有弊今復爲差役當議論  
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呂公著曰惇所  
論固有可取然專意求勝不顧朝廷大體光議既行  
惇憤志爭辨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朱  
光庭王巖叟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爲言  
者彈治指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爲尚  
書左僕射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  
復之引蔡卞林希張商英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  
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  
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  
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指宗不聽惇意不悞請編類  
元祐諸臣章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  
祖禹諫禁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初劉摯與呂  
大防爲相文彥博子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  
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計未可必當塗積

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可知  
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  
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  
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忠彥爲粉昆  
也恕以書示蔡確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  
人陷其父確謀危宗杜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  
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  
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  
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忠  
彥雖罷哲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謂司馬昭指  
劉摯粉謂王巖叟面如白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  
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  
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  
十八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跂請得歸葬跂又  
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渭於湖外云惇又議  
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  
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  
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惇用邢恕爲御史中  
丞恕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主立子常  
山王演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宜訓

事猶可慮又謗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薨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克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克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連松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爲助欲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下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適合郝隨勸哲宗起微庭秘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嘆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外戚劉

史集卷之三

八 章惇

聖

友端相表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宮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擢林希同知樞密院以相伺察希布曰爲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爲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希不能救也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逮聞永樂之敗神宗當寧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相推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惇以爲慶國棄地罪其帥臣遂用淺攻撓耕之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賜進築汝遮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

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通告許之風浸盛民有被酒狂譌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靈輿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

史集卷之三

八 章惇

聖

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極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李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任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紹興五年高宗問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爲辯誣論見者晒之

劉婕妤有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閣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於隆祐宮后御坐朱髹金飾宮中之制惟后得之婕妤在他坐有慍色從者爲易坐製與后等衆弗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婕妤好坐遂仆於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母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爲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宮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勿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

東坡志林卷十七

章傳

四四

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其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焚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卽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雷妾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初章惇誣宣仁后有廢

立計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寃之敦逸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后也且言嘗覆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會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罪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悞我

哲宗元祐元年蔡確罷以司馬光爲左僕射呂公著爲門下侍郎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章惇罷召處

東坡志林卷十七

入章傳

聖

漢

士程頤爲崇政殿說書司馬光卒召蘇軾于登州以爲翰林學士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二年李清臣罷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國忌行香願令供素饌軾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願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軾令具肉食曰爲劉氏左袒於是范純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一日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時願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軾曰卽不言歌則不哭今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乎軾遂以鄙語戲願衆皆大笑軾每誦願

曰不知何時打破這箇敬字至形諸奏狀云臣素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以辭色或謂時呂公著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頤進退人材二蘇疑頤有力故極詆之于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爲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爲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畧如神之不測

卷之七

八

宣帝不足以過也今考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爲議論乞正其罪詔特放罪軾聞而自辯詔追回放罪指揮傳堯俞王岩叟各上疏論軾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友而親蘇軾常戲簿程頤光庭爲程頤報怨也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諸宰

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文仲之奏至云頤汗下儉巧素無卿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公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仇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門臣比除臺諫官頤卽來訪先談賈易之賢又曰呂陶補司諫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今陶設爲司諫明

卷之七

七

以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陛下以清明安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羣臣使之相爭鬪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俟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釐直無黨范祖禹

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時往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右司諫賈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御史又交章論易唯誥事程頤默受教戒頤指氣使若驅家奴故有是責三年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爲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

東坡全集卷之七

書

八

民

公著得書默然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大防朴厚蠢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左諫議大夫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

東坡全集卷之七

書

九

韓



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嶠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

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潞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勲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勲邪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六月范純仁王存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悞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

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自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爲飛語以搖在位大臣爲自金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蘇轍上疏曰先帝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人心今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平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

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六年蘇轍爲尚書右丞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攝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泰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翰林學士承旨蘇軾以論事爲衆所忌趙挺之奏蘇軾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

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爲問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爲矣王觀奏蘇軾嘗爲輕浮貪好權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橫捭闔之術長於辭華而暗於義理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卽宜且與一郡稍爲輕浮躁競之戒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言蘇軾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諛言殄行甚於蛇豕頃者因與兄軾誹謗先帝放斥於外其兄軾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厭代軾則作詩自慶曰竹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忻然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

史纂要卷五十五

八 章傳

五 四

固嘗論之及作呂大防制尤加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爲軾股栗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爲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則以免役爲便民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又嘗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爲虛妄無實而自爲奏請浚治西湖虛使捍江廂卒使爲長堤於湖中以事遊觀於公私並無利害易以戊子朔奏疏又有別疏宰臣執政進呈具言易疏前後異同之詳并簽貼元疏進入退復具奏曰臣竊知易乃王安

禮所善安禮以十科薦之今羣失職之人皆在江淮易實江淮之士來自東南今日之疏不惟搖動朝廷政事亦因以申羣怨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後三日以本官知壽州蘇軾知潁州先是御史中丞趙鼎錫言先帝上仙軾作詩喜幸乞正典刑賈易相繼言之於是蘇軾言近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因問弟轍云汝旣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又王通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通與君錫親因今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

史纂要卷五十五

八 章傳

五 四

傷公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不意觸忤君錫遂至於此八月乙未趙鼎錫爲吏部侍郎賈易初論蘇軾題詩怨謗君錫亦相繼論軾太后不悅諭三省曰君錫全無執守韓忠彥問趙鼎錫賈易罷豈非爲言蘇軾否曰是也先帝三月壬午仙軾五月題詩云軾別有意似此使人何可當也劉摯性情直有氣節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廢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請謁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

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荅其書有永州嘉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或得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之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最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圖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

宋史本紀卷五

章惇

手書

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姦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黨亦罷知亳州七年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願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願亦懇辭訖不就職召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言軾爲中書舍人時行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

世祖  
孫括

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大過故事或失當大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採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衆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爲其兄辨所撰惠卿請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桀予初非謗毀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爲湖北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入年以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

宋史本紀卷五

章惇

手書

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蘇轍卽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

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  
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  
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  
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  
紹聖元年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  
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  
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  
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  
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  
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呂大防罷殿中侍

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  
帝亟從之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  
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  
說難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  
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彌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  
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  
必焉其意蓋紕元祐之政也門下侍郎蘇轍諫曰伏  
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  
先帝施設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  
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效

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  
內興官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  
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  
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  
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弟之政後世稱焉本  
朝真宗天書章獻在御覽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仁宗  
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洵洵者數年先帝寢  
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  
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  
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怨忿而以先帝為

辭太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輒  
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  
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遽  
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  
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  
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武帝純仁曰轍所論事與轍也  
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  
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  
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  
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

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紹聖初，神宗親政，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丞相范純仁與李清臣論事不合，純仁去。帝不許純仁堅辭，未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章惇為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觀幸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皆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下作郎忠彥與清臣皇即位，用韓忠彥為相，清臣是聽。臣復用事，范布亦純，忠彥所薦，清臣言是聽。臣武希純，神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為諫大夫，清臣出之。相用范致遠為臺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伯溫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出知北京，邵伯溫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復。之譽說既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

史事要錄卷七

八 章惇

五九

丞相安世曰：希純張舜民以正議公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者也。

紹聖元年，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為吏詞貽蘇軾求入臺云：老僧欲住烏寺，阿佛罵祖一巡如何？孫林過軾，竊得其簡示呂公著之子希純。希純曰：公著公著不悅出商英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

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儕，敢行私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撻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又疏論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才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天，宜仁保佑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非蠹起，浮言競作，鄙諺交興，川洛異黨，秦汶分朋，搢

史事要錄卷七

八 章惇

五九

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蠹交通相紐謂之八閹陰私架造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約閹抱持具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俟察報探謂之滅門瞪走馬瞪勢盡相圖謂之徒中反告臣愚欲乞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厲揭之朝堂風示四方全臺復言軾撰呂惠卿誥詞訕謫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

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辯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續連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旣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出知潁昌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章惇

卷一百一十五

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絕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召蔡京爲戶部尚書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關惇用爲中書舍人典書誥是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賢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除斥宜仁讀者無不憤歎

卷一百一十五

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書于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壻也上疏言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下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姦僞芟落事實盡改正史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於履卽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章惇

卷一百一十五

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叛道逆理章惇蔡卞講發光公著家斷棺槨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諡什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旣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

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摯語諸子曰斗  
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五  
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紹  
右丞鄭雅知陳州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  
子行遣上疑惇惇甚懼雍私語惇曰用白帖  
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牘白上惇遂安議者  
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絀四年三省言司馬  
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  
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  
呂公著建武軍俱節度副使王巖叟雷州別  
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流  
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千嶺南貶韓維等  
官大防道卒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  
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  
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二  
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  
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  
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太  
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  
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

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章惇議遷升  
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遊祖宗遺志  
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  
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  
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謫宗廟睨  
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右司若  
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爲一  
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  
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  
行文書摺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  
禍者矣以邢恕爲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恕嘗謂  
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知恕  
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改時惇與卞臣不咸恕卽上  
疏論朋黨是時詔放歸田里程願送涪州編管坐與  
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  
曰程願妄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說令太母同聽在  
經筵多不遜可與編管願素與邢恕善林希意恕必  
救願則因以傾恕語人曰便斬願萬段恕亦不救  
聞者笑之元符元年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  
遂錮劉摯梁濤子孫於嶺南時劉摯已卒於新州

云摯死亦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  
或云服藥或云取首級皆無可考因史此舉是先  
前止云劉摯梁濤相繼錮嶺表天下至今哀之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惇  
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  
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敗王珪又  
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濤呂大防等結主  
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  
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  
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  
之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  
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  
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璣等於外  
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  
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太后方寢聞  
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宗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  
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  
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具狀堅請施  
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  
得寢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佖卽位太后權同聽政  
赦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仍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  
于內郡蔡卞有罪免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



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邢恕有罪安  
置均州九月章惇有罪免詔改元時議元祐紹聖均  
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爲  
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  
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  
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  
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崇明元年臣寮言  
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謫怪紹聖中雖嘗明正罪  
責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優近日以入山著書爲名切  
應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後世詔願追毀

卷之六

下

六

出身以來文字其入山著書本路監司覺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八

宋會布 附陳次升疏

會布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鞏同登第調宣州  
司戶叅軍熙寧二年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事神  
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崇政殿說書判司農事檢正中  
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  
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  
下以不世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爲於天  
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  
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  
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誠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  
厲其氣奮威斷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曉然  
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爲而不可何欲而不  
成哉布欲堅神宗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  
言欲驟見拔用遂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  
極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布遂爲安石條析而駁之  
持之愈固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  
易倍克之虐大槩以爲天下之材匱乏良由貨不流  
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并之家巧  
爲推抑故設市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卹其

價使高於兼并之家而低於倍徙之直官不失二分  
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今嘉問乃差官於四方買  
物貨禁客旅無得先交易以息多寡為誅賞殿最故  
官吏牙駟惟恐裹之不盡而息之不夥則是官自為  
兼并殊非市易本意也事下兩制議惠卿以為沮新  
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卿叅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  
饒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為政  
論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今纖悉皆出已  
手若令遂自改易義不可為元祐初知太原府紹聖  
初徙江寧過京畱為翰林學士知樞密院事初章惇  
為相布草制極其稱美冀惇引為同省執政惇忌之  
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贊惇紹述甚力惇遂與  
大獄陷正人流貶鑄廢畧無虛日布多陰擠之掖庭  
詔獄成付執政議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  
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矍然於是死者三  
人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  
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諡勿毀什碑  
布以為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日丞  
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  
言者其意蓋欲傾惇而未能會哲宗崩皇太后詔宰

相問誰可立惇乃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徽宗  
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鑠院拜韓忠彥左僕射  
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  
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  
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拜布右僕射其制  
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居上然柔懦事多決  
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  
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  
忠彥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  
寧召蔡京為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佑甫為戶部  
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私其  
親布壻陳迪佑甫子也布忿然爭辯久之聲色稍厲  
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悅而罷御  
史遂攻之罷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布以賕賄令開  
封呂嘉問逮捕其諸子鍛鍊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  
貸其罪布落職太平州居住又以嘗薦學官趙諗而  
諗叛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責廉州司戶凡  
四年乃徙舒州大觀元年卒於潤州年七十二後贈  
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肅

陳次升上疏曰臣伏見右僕射曾布姦凶擅國臣見

其專輒移易臺諫官一事頗為寒心竊以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天子耳目之官朝廷委寄之權最為親切選任除授繫國重輕祖宗以來每有差除執政不得干預豈敢專擅進退之者乎今布之所忌則移之布之所親則用之去取惟已不出聖意進彼退此易於反掌作福作威莫大乎是凶悍之心已明跋扈之萌可見國家安危之基實在此舉伏望特正布罪以儆在位次升又上疏曰臣竊以避親之法著於甲令有官守者悉皆遵稟而况貴近臣乎今曾布曾肇乃親兄弟也布為右僕射肇為翰林學士不行迴避豈得為宜蓋宰相任天下之重握威福之柄而行命令者也翰林學士職親地近朝廷命令皆所自出苟不中度理當執議捨親而議之則傷私恩以親而不言則害公議祖宗所以立避親之法蓋為此也伏望聖慈特令迴避以遵祖宗之法

宋史左編卷之八

八書市

四

五

宋史左編卷之八

八書市

五

五

宋蔡卞 附陳次升疏  
蔡卞與兄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拜中書舍人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駝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蓋異禮也使還知宣州歷揚廣越潤陳廣州寶貝叢奏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蓄薇露瀝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為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下兼國史脩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下卽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脩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黃庭堅皆獲深譴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口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卽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尊私史以壓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

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蔓非謂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罪五也塞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卽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卽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

史集卷之六

八

六

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貶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權知樞密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遑都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都靡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永年竟爲帳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譬任伯雨所言曲自辯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爲公王氏所行爲至當以安后從祀孔子廟庋位次孟軻下兄曉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意實爲陝西制置使

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畧無所長異時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知河南妖人張懷素事敗卞素與之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爲大士坐降職旋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卽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爲單州團練副使

史集卷之六

八

七

卞分司池州陳次升上疏曰臣恭惟哲宗皇帝紹聖以來垂拱仰成責任宰執是時蔡卞備位政府陰肆姦謀造朝奏對專務殘忍殺害巧計既行凶爛日熾竊弄賞罰私報恩仇人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張寘之顯要有議其妻父之短者指爲誹謗宗廟置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卽是門下之姦吏更唱迭和相倚爲重作事造端屢成冤獄看詳理訴編類章疏洗垢索瑕中傷士類或輕或重皆出已意或竄之遠方或陷之深僻毒流天下實不忍聞其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啓之時人目之爲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近雖責降未厭人心咸謂卞之過惡實與章惇等置散投荒尚爲寬典今猶分務仍居

善地何以得懲其姦伏望聖慈重行寬責以謝天下

宋蔡京附記

蔡京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第下已爲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爲序下乞班京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雜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惇光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時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京深結之強毀人居室人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常安民言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爲欺罔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獄具章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

宋史卷之八

八卷

十一

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  
 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後安民竟為京以計逐  
 之陳瓘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  
 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  
 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幾攻  
 其惡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  
 啖瓘瓘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  
 王不得自己也於是攻之愈力下拜右丞以京為翰  
 林學士文及甫獄起命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  
 述陳衍事狀即以大逆不道論誅并劄擊梁燾劾之

行死二人亦貶死皆錮其子孫王岩叟范祖禹劉安  
 世復遠竄京親執政會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下備  
 位承轄京不可以同升但進承旨御史陳師錫言京  
 與弟下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交結內  
 侍戚里以覬大用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  
 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亦陰  
 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若出之於外社稷之憂也帝  
 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為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白太  
 后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斷而知  
 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為世法

唐

宋史

宋史卷之八

八卷

十一

而樂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  
 察徽宗即位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  
 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畱杭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  
 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  
 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  
 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  
 虛深結之道京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為已  
 而宮妾宦官合為一詞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  
 知定州韓忠彥與會布文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  
 士承旨徽宗有意脩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

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  
 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  
 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  
 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  
 盡死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  
 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即都省置講議  
 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為僚屬  
 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  
 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  
 錢通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做太

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  
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爲市盡更鹽鈔法  
凡舊鈔皆勿用富商巨賈齎十萬緡一旦化爲流丐  
甚者至赴水及縊死提點淮東刑獄章絳見而哀之  
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絳諸  
弟御史沈疇等用治獄失意羈削者六人陳瓘子彙  
以上書黜置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徭叛殺激  
浦令京重爲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  
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城言有生徭有省地  
徭今未知叛者爲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枉

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  
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  
京師及近甸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  
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  
大宴出玉琖王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  
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  
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  
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衆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  
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辯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  
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  
年正月彗出四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奸黨碑凡  
其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爲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  
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  
仕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  
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  
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脩  
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識  
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圖土聚徒郡  
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輩及太子少保出居杭州政  
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二日一至都堂治事初國

終

終

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故作御筆密進而可徵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揚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為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

史集左編卷六十一 宋史 十四 載

芻領權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脩方澤立道觀作大盛樂制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杯三山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困不聊生而京側然自以為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媚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貫等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子攸脩脩攸子行皆至太學士

世

視執政儻尚茂德帝雖帝七幸其第養子無算命生傳篇略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朕安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為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餘九京所判皆條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待從以下皆迎揖咕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柄弄威驟引其婦兄韓招為戶部侍郎韓華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

史集左編卷六十一 宋史 十四 載

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寬之京力丐免特勸條侍養而安置韓招黃州未幾條條侍讀毀賜出身救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條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為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從之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觀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副使衡州安置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一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顛狙伺為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



越拘擊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  
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扼之京每聞將  
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耻燕山之役京  
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  
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爲府  
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紀綱法度  
爲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  
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  
子八人儻先死攸儻伏誅條流白州死儻以尚帝姬  
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纂左鑒卷三

八

六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高平公范純仁卒太后向氏崩  
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時韓忠彥雖首相而魯布  
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  
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通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  
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  
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  
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  
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  
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  
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魯布

卷

傳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  
可詵怒會詵館邊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各遣  
羅知穎昌府帝既以宦官官妾之譽屬意用蔡京會  
韓忠彥與會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召京爲翰林學  
士承旨以卿洵武爲給事中兼侍講洵武爲趙鼎郎  
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  
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宗彥更神宗之法是  
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  
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  
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

纂左鑒卷三

八

七

別爲左右左右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  
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  
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  
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  
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  
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  
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  
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  
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  
兼侍講崇寧元年罷韓忠彥知大名府以蔡京爲尚

書右僕射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外蘇轍劉安世賈易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吳安詩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晁補之謝良佐任伯雨陳瓘程頤朱光庭等九五十餘人並令三司雜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入子弟無得官京師尚書左丞陸佃與會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兢嘗曰

人無大相遠當以實歷序進小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補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曾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御史錢適言布援元祐之奸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請罷出知潤州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畧

人  
正

人  
正

人  
正

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贈率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岩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欽可等九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關下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眷

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克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夏四月詔毀司馬光呂太防范純仁等景靈宮繪像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文集言者希蔡京意論程顥學術頗僻素行譎恠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願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願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願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蔡京又自書

史纂左編卷八

宋蔡京

二十

魏

姦黨爲大碑頌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嚴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于石未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 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廩使都人縱觀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

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斬州四年蔡卞罷五年帝以星變避殿損膳侍郎劉達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史纂左編卷八

宋蔡京

王

魏

抗守蔡幾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并逮陳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臬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鞠聞其辭失聲嘆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臬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

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璫又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且命凶人石幟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璫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幟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璫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幟慚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幟為怯而罷之王老志漢人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冊遂棄妻子結

卷之八

宋書

三

草廬田間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寬以名聞時帝方向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無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十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王仔昔洪州人初隱於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篆符有驗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寢加朝臣戚里寅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

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宜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內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伺過此當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為遷安中翰林學士郭天信以方技隸太史局徽宗為端王嘗退朝天信密遮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得親暱不數年至樞密院承旨政和初拜武定軍節度使頗與聞外朝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懼言之不已帝由是黜京而相張商英

卷之八

宋書

三

商英方有時望天信往往稱於內朝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談之助陰與相結使僧德洪輩道達語言商英勸帝節儉稍裁抑僧寺帝始敬畏之而近侍積不樂聞言浸潤春日裏京黨因是告商英與天信漏泄禁中語言天信先發端窺伺上旨動息必報乃從外庭決之無不如志商英遂罷詔天信單州安置命宋康年守單畿其起居稱竄新州又徙康年使廣東天信至數月死京已稱相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必實令康年選吏餐棺驗視焉大觀三年樞密張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

竊爲崖異時帝惠京專懷陰令康國徂其好且許以相京忌康國故引何執中君言路執中先劾劉柄兄弟朱喬年父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皆爲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中書侍郎劉達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達貳中書首勸徽宗碑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達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終其說達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帝意既移於是御史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乘間抵巇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使安州居住一日帝從容問中書侍郎侯蒙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荷之大錢法敝朝廷議改十爲三主藏吏來告曰諸軍悉輦大錢市物于肆皆疑法當變蒙曰吾府之積若干曰八千緡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嘗有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

嘉慶元年

宋

三

蘇州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網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七倉以聚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船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舍併代輸京師謂之代餐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修費於是以前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山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健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

嘉慶元年

宋

五

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尤勝帝即位銳意制作以文太平京擢其客劉昂爲大司樂付以樂政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取帝指三節爲三寸三三爲九而黃鍾之律成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帝從之漢津本蜀縣卒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以李良授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

史纂左編卷七六

宋蔡京

十六 黃鐘

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崇寧四年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埤堦埽如方色外築垣環之又鑄帝坐大鍾及二十四氣鍾時置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帝受賀于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中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大觀三年夏四月作保和殿總爲屋七十五間工致其巧人致其力上飾純楹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采垣墉無粉澤淺墨作寒林乎

遠禽竹前種松竹杜桐梅橘蘭蕙後列太湖石列滄浪水陂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別縈紆清泚左實典謨訓誥經史右藏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壘東序置古今書畫第其品秩西校收琴阮筆硯馬政和四年八月新作延福宮成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等五人諷以內中通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

史纂左編卷七六

宋蔡京

七 主

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依石巖崕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踰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壘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由是通行不覺名曰景龍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政和五年八月作明堂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

樂壽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  
堂宣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從秘書省于  
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  
工日役萬人政和七年作萬歲山命戶部侍郎孟揆  
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旣成更名  
曰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九步上有亭  
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  
館八仙館紫石巖樓真磴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  
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唼唼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  
巢雲亭白龍汧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岩又

東坡左編卷之六

樂壽京

三九

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  
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州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楊  
渚雪浪亭西流爲鳳凰池東出爲鴈池分二館東曰  
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  
復由嶮道止介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  
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  
爲漱瓊軒又行石間有煉丹觀觀環山亭下視江際  
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藤筠庵躡雪亭蕭間  
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于南山之外爲  
小山橫亘二三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

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有瑤華宮取其地作大池名  
曰曲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別有  
天陂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  
者過閭門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  
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  
位故也蔡條謂初名鳳凰山後有神降其詩有艮嶽  
排空霄因名艮嶽朱勗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  
石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牖數月乃至會得  
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其旁植兩  
楹一大橋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楹一偃蹇者名曰臥

東坡左編卷之六

樂壽京

三九

雲伏龍之楹皆玉牌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  
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在  
雲霄表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  
岩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四方花竹奇石  
咸萃于斯珍禽異獸無不盡有矣又以金芝產于萬  
壽峯更名壽嶽云宣和元年蔡攸又嘗言於帝曰所  
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  
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  
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  
其中都下每秋風夜淨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



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光崇寧二年詔童貫監洮西軍蔡京復開邊還安撫王厚前秩會羌人多羅巴奉溪餘羅撤謀復國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等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數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何蒙中流矢去道過多羅與俱遁厚遂投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爲慈州國隸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凡預議者貶黜有差三年王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州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豁餘羅撤張黃屋建大旛乘高指呼望中軍旗幟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撤以一騎馳去其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降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以衆降送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嘉國公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自吐蕃之裔守

卷之六

八

子

一

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喃氏子孫無罪而就獲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八月邦藩疊三州來降秦鳳招納司言階州吐蕃納土得潘邦疊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畧胡宗回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修爲西上閣門使然所奏皆誕妄四年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第詣保忠還爲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遠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罷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溪餘羅撤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多羅巴謂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

卷之六

八

子

一



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四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

崇寧四年時蔡京開邊知桂州黃祖道欲乘時微利乃誘王江禽楊晟免等使納土奉大其辭言向慕者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八 卷宗

三

甘洞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峒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溪峒司主之祖道言地文蘭那四州蠻皆內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徙萬安軍於水口大觀元年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谿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平允從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八 卷宗

三

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黃祖道爲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原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劑限地瘴癘戍者十亡五六實無寸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隙空超取顯美由是龐公遜趙通程鄴相繼効之邊壤益多故矣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都卅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諸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二縣五十

軍  
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林摠報聘言密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遼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摠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柵

據谷語復不遜遼人大怒悉空容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洩使餓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允襄餽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張懷素妖事覺據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據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據實爲京地也知大名府道過關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携貳君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據蓋以曩辱故修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京總三省朝廷遣使與余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太宰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

史記左傳卷五十八

宋史

三十四

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契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

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

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

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

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

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鼎字柔直者抱負不苟嘗時適赴吏部京遂賓致之爲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接鼎以師道自尊待諸生嚴厲異於他客諸生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尋常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今緩行鼎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首先到汝家若學得走緩不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其父曰先生忽心恙京聞之粲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卽入書院與鼎傾倒因訪策焉鼎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

史記左傳卷五十八

宋史

三十五

黃真

以楊時爲對時自是始有召命鼎後守南劍詔方畧以拒范汝爲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冠梳雜碎之物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過劍南老雜迎拜者相屬于道鼎一一拊勞之且以所置物分遺至今廟食郡中後鼎爲某州縣丞到任卽知虜人入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衣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灰油材木莫不踴貴獨鼎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兩劍會葉鐵義及民大恐卽告諭安存之事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

兵作三替逐替燕犒酒食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即擒第二替出先替力猶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义者即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兵鎗上懸白旗令見鐵义即以白旗指向之衆上弓弩即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某欲與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賊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其反間嘗嘗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嘗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後又有人用嘗法自築一丈長筭其墻可有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董事內官無所得遂奏紹興貧不如自出錢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

宋史

宋史

宋史

### 宋蔡攸

蔡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過諸途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爲蔡承旨心善之及即位記其人遂有寵二年間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評定九域圖志脩六典提舉上清寶錄宮秘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道史局官僚公百人多三館雋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情不知學士論不與初制宣和殿命爲大學士賜毬文方圖金帶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據起握父手爲脰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餘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秘藏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褲坐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嫖譁浪語以蠱亂心妻宋氏出入掖禁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

傾其父政和三年冬十一月帝南郊執大珪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攸爲執綬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復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靈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旣而深視皆去地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卽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五年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尙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子祥始命爲數仞岡阜

東坡志林卷六

宋徽宗

三十一

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由是蔡攸倡爲異聞謂有星珠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遂竭國家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復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建禁署宮中山抱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九月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

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大救天下土地祇微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太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玉清神霄宮神霄九鼎安置於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咎端自攸興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駿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攸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王師入燕進攸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卻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安置永州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東坡志林卷六

宋徽宗

三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九

宋黃潛善汪伯彥

黃潛善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爲副元帥高宗卽位拜中書侍郎是時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差集卷七十九 人事志卷五

彥不可任潛善志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宮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并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垂涕焉明年金人攻陝正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時行在廣陵相距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召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

更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洲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徵劾之乃罷潛善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而汪伯彥落職居永州鄒慤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許景衡又相繼貶死惡諫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爲之切齒

御史馬伸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處事未嘗愜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且三鎮未服汴都方危前日遽下還都之詔至今猶與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草茅對策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觀黃折輩諸羣小以掌詔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闥以言事被逐邵成章因上言遠竄其姦塞言路如此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缺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其名以進三省不

敢預厥有深肯近擬用臺諫多取親舊不過欲爲已助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懋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比可任重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責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也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蓋謂其事錄於陛下也其過則歸君善則稱已如此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月由郡守升發運其疆很自尊如此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其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餘人諸給居處優於衆兵其務收軍情如此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撫其所爲豈不負陛下倚任之重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邪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仲以論事不行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疊上章言臣言可采卽乞施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誣妄之罪移疾待命旬日詔仲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道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仲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濮潛善密嗾其不利於仲天下識與不

識皆冤痛之明在一金人陷廣陵仲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竄殛於是臺臣奏仲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仲其未知其存亡也

宋秦檜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初金人攻汴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是冬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吳玠自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御史馬伸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伏乞存趙氏檜時爲臺長以伸言爲然即遣言之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爲僞楚邦昌遺金書請還孫傳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檜與孫傳張叔夜何栗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黏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爲任川撻懶攻山陽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以金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東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五

秦檜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六

秦檜

喻河越海豈無識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及參議官竝改京秩舟人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宗尹既去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願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願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蠶之分職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願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爲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

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帝之不報願浩尋以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劉秉為右司諫蓋將逐檜於是程瑀張彥胡世將樓炤等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傾願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蘇瑀輩布列清要願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死矣黃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至比檜為莽卓八月檜罷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蔡密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為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密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檜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洎金使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略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止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既死撻懶主議卒成其和帝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以醴泉觀使兼侍讀赴講筵何薜使金還得徽宗及

寧德后計帝號慟發喪即日授檜樞密使恩數視宰臣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會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閬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奉使朱弁以書報粘罕死帝曰金人暴虐不死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為然後可以得志八年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議以吏部侍郎魏在館伴在館曰項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在所以不主和在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在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金使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



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和議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長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構和乞願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宿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

文憲左集卷之九

入書

九

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議鼎力求去位出知紹興府初帝無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今應擇藝祖後得藝祖七世孫瑗瑗入宮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命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瑗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大呼曰竝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檜不答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藉口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乃入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

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鼎遂罷瑗卒授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和論不合相繼而去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論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終始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

文憲左集卷之九

入書

十

新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認爲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宜興進士吳師古侵其書于水金人募千金師古坐流袁州陳剛中以啓賀銓啓曰屈辱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騰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耶乘下澤之車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賴十有一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死尋以銓事戒論中外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

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  
領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理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  
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彊兵富王庶民奈何  
一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  
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  
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  
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臣乃詔全國遣使入境欲朕  
屈已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于  
是開與從官張壽晏敦復御史館職等皆極言不可  
和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

宋史卷之九十八

二

林

遂出之司勳員外郎朱松等上疏言金人以和之一  
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  
以竭我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中  
國謳吟思漢之赤子以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  
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  
肯聽陛下北面為仇敵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  
相公之罪者奉禮郎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  
引漢高祖分羹事為喻帝曰朕不忍聞聲感而起檜  
乃謫時行知萬州尋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  
言於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怒奏如

淵為御史中丞首劾鈐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  
恐物論咎已與金使議及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  
世忠凡四上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語且言兵  
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金使至泗州要所過州縣  
迎以臣禮至臨安日帝欲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  
言金以詔諭為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主辱臣死  
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  
亦不許金使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  
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金使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  
冊上為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帝曰

宋史卷之九十八

三

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三衛帥  
楊沂中解潛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  
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謂得  
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昺亦舉  
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  
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  
卽館中見金使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  
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  
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初無需索以  
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勝以鎮浮言又

降御禮賜三大將元初謂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畧務不辭及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之耳目益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判太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彥朝入陵彥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必不可恃和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彥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而檜患之出彥知成都府帝謂宰執

卷之五

八

主

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七月兀朮教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懶拘王倫於中山府蓋兀朮以歸地爲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檜以其言不讎甚懼謂給事蜀人馮楸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楸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兀朮入東京葛

王褒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撤離喝趙永興軍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恚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羣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議者專爲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搖矣六月檜奏曰德無常師王善爲師臣昨見撻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金兀朮戕其叔撻懶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諭諸帥同力招討

卷之五

八

主

卒不行時張俊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郾城幾獲兀朮張俊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泃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卿李若虛詣飛諭旨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輒亂飛口呿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闢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柘臯又破之檜忽諭沂中及張俊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之衆許春

而歸自是不復出兵槍欲盡收諸將兵詔給事中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請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于上以拓事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髮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狀檜亦忌之詔三大將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遂速進退之計當若何張俊韓世忠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報若干幸裁量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併力或申請不報嘗苦不能專力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飛最後至意大畧同而語加峻曰如今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檜頷之於是世忠俊並爲樞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檜別下詔大屯皆成隸御前矣始諸將苦闢積職已爲廉車

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瀾其家室飛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鞭撻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隸人人自便共命報應事已畧定三人擾擾未暇問也稍從容見檜始以置銜漏掛兵權爲請檜笑曰諸君知宜撫制置使乎此邊官爾諸公今爲樞府官顧不役屬邪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兵柄見奪王次翁家傳曰紹興初江之謀大將張俊岳飛欲先事浚入樞府故最後入降觀札口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疑飛意入世忠軍中觀其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帥皆握重兵輕視朝廷其年柘皋之捷有旨令大將入論功行賞世忠已至而飛獨未來檜爲相先臣余政大臣酒二人檜憂之甚先臣爲之謀以明日幸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始待岳少保來益令堂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六七日後飛既到明日鎖院皆除樞密使魏良弼以爲入院供職罷其兵柄檜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此其所統陸軍實謂得專達之語校其自便其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受元相之制既出其部皆已散矣天下數議以三帥罷兵檜先臣伯祥等曰吾與秦檜謀之已久雖外示罷兵而終久未嘗交曉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所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韓恕使金拘于涿州至是元未有求和意縱之歸檜復奏以魏良弼爲通問使未幾良臣偕金使來議以淮水爲界宋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

地歲幣銀絹各廿五萬仍許歸太后梓官尋遣何韓  
報聘許之遂進表稱臣于契丹兀术遣人來復求  
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界  
女真京師割唐鄧二州陝西割商秦之半止存上津  
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  
以大散關爲界于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  
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  
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初邵隆在商州十  
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  
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快快徙知金州  
嘗以兵出虜境檜恨之徙知敘州檜陰使人殺之十  
月與岳飛之獄檜使諫官萬俟卨論其罪張俊又誣  
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十一  
月貶李光叢州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言和議失  
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以獄事  
付卨卨遂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爲  
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子雲及張憲  
微于都市天下冤之飛之死張俊有力焉語在飛傳  
十二年徽宗及顯肅懿節二梓官至行在太后遜慈  
寧宮進封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童貫同

請改封母爲秦魏國夫人于煇舉進士館客何漸起  
南省皆爲第一煇本王與學子檜妻與妹無子與妻  
貴而妬檜在金國出爲檜後檜還其家以煇見檜  
甚喜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之異已者先是趙鼎  
熙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永  
不檢舉張俊不助和議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汪  
論罷之十三年賀正雪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  
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常見選人康俾上書言彗星  
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  
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言本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詔付史館於是脩飾稱文以粉飾治具如鄉飲耕藉  
之類節節備舉焉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  
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洪皓歸自金國名節獨著以  
致金酋室然語直輪苑不一月逐去室然者粘罕之  
左右也初粘罕行軍至岸上檜嘗爲之草檄爲室然  
所見故因歸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  
深以爲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  
獄死張九成以敵昌淳言貶果及僧宗果編配皆以  
語忤檜也十四年先是徽宗建國公出閣尚書吳表臣  
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表臣等以討論不詳擅

森附鼎皆罷始檜爲上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皇子乃立遂喉御史中丞屠大方言鼎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冲等咸懷異意以微無妄之禍中嘗爲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有言帝未有嗣宜祠高禘詔築壇于園丘東皆檜意也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臯夔稷契爲不足必曰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煊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煊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右正言何溥指程頤張載遺書爲專門曲學力加禁絕人無敢以爲非檜先禁私史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俊遠言凍水記聞非其先曾祖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檜立家廟賜祭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先是帝以彗星見求言張浚上疏言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願謀爲豫備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檜又憾浚至是大怒卽落浚節鉞貶連州尋移永州移貶洪皓于英州趙鼎死于吉陽軍先是有趙鼎遺敕永不檢

舉之旨又令月申存亡鼎知不食而卒自鼎之薨門人故吏皆被羅織雖聞其死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十八年煊除知樞密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謂公相必太襲蔡京之迹迪功郎王庭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胡銓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項謗訕也初銓上書言秦檜檜怒甚問范同如何行遣同曰只莫採半年便冷了若重行遣適成孺子之名秦檜甚畏同後出之湖廣江西建康府皆言其露降諸郡秦獄空帝嘗語檜曰自今有秦獄空者當令監司驗實果妄誕卽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苟不懲戒則秦亡露瑞芝類崇虛飾誕無所不至帝雖眷檜而不可蔽欺也如此檜趙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番人我便要殺你全于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長挺以自衛一云施全盡飛舊卒或告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黨李堂名漸隱無意事秦檜尤惡之時檜疾愈朝參許肩輿二孫扶掖仍免拜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煊爲相檜奏揚英知泰州二十二年又與王庶二子之奇

之荀葉三省楊燁索致求四大獄初王庶卒于貶所  
以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  
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爲人所告坐謫朝  
廷編管于梅客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  
王遠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於筠  
州遠於高州夏四月巫伋與檜居同里一日檜語伋  
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里中來頗能言  
命檜變色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退中丞  
章厦聞之劾伋陰懷異議乃罷伋簽樞而以厦代之  
從政郎楊燁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亦坐貶檜孫敷  
文閣待制填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爲第一檜從子煒  
煒烟黨周寅沈興傑皆登上第士論爲之不平考官  
湯思退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曹可以富貴矣及  
廷試檜又奏思退爲編排填與第二人曹冠策皆攻  
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  
讀填策皆檜語於是擢孝祥爲第一降填第三未  
幾填脩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帝  
嘗語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  
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  
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

修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僅論銷金鋪  
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帝及之蓋亦  
防檜之壅蔽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千人  
捕之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  
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而求其  
故知普安言之遂奏普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  
二百緡帝爲出內帑給之初普安與恩平郡王璵同  
養於宮中普安英睿夙成給憚之憲聖后亦主璵上  
意雖有所向猶未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浩時爲普  
安府教授即爲王言上以試上當謹奉之王亦以爲  
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已而皆竟  
賜馬上市意遂定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  
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愿中由此得召又有請  
檜乘金根車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  
然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  
瓜雙蓮悉繪之趙令矜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  
五世而斬爲人所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  
矜欲別厚贍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矜南外宗正  
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  
之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拏戮鼎子汾檜



思張浚尤甚故令矜之獄張宗元之能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檜又使其死黨知潭州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評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唯流涕而已煇請奏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煇猶遣其子墳夜見臺諫徐嘉謀奏請已為相丙申詔檜加封康節郡王煇進少師皆致仕墳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是夜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刼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教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碩

鉅無耻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

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

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

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

議議即捕治以深文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中省無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檜晚歲權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挺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檜勅業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願太師勲

德與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他言檜嘻笑曰甚荷

已喉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閣子彈章副本已至其

忮刻如此檜立又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辭

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

十八人皆世無一舉柔佞易制者率拔之冗散逮

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

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有二人然甫

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闕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人謂煇自檜秉政無日不釵酒具治書畫特其細爾檜陰險如崖穿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迹然檜死煇廢其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以竊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王爵贈諡朱熹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之為逆但到這



田地七首也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槍能擔當和議遂  
惡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  
惡之人槍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  
之人槍皆擯去之舉朝無非槍之人高宗更動不得  
蔡京着數高治元祐黨只一章疏便盡行遣了秦檜  
死有論其黨者不能如此只管今日說兩箇明日又  
說兩箇不能得了秦檜每有所欲爲事諷令臺諫知  
後只令林一飛輩往諭之要去一人時只云勅某人  
去臺諫便着尋事上之臺諫亦常使人在左右探其  
意纔得之卽上文字又曰好底氣數常守那不好底  
氣數不過且如秦檜在相位十一年被他殺了許  
多人皆是他那不好底氣數到長了秦檜在相位願  
指所欲爲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尹天府民間以  
之見鐵告貨壅其信日器而爭因白之檜檜笑曰易  
耳卽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絳繹奔而來亟論  
遂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  
以進入謹燈見鐵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違  
唯而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驚盡罄  
宿藏爭取金粟物賈大昂泉溢于市旣而錄上省寂  
無所聞矣

宋湯思退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中試博學宏詞科除秘書省正  
字歷禮部侍郎除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先是  
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異和議不捷已過始久於  
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安及  
思退至臥內屬以家事各贈黃金千兩德玄慮其以  
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  
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拜尚書左僕  
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  
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  
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金帥範不烈志寧  
遺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  
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  
官持報書以往旣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至宿州僕  
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  
與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四思退遂奏以  
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楊  
州聞之遣其子棧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  
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郡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  
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射二年浚以金未可

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  
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兵邊備竄仲賢郴州思退  
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  
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  
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  
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  
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  
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既而金專事  
殺戮上意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  
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  
江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  
思退急和微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於是太學  
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等奸邪誤  
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忤死思退始終與張浚  
不合浚以雪耻復讐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口  
實更勝迭負思退之計迄行然終以不免敵既得海  
酒店鄧又索商秦比日思退也

宋韓侂胄

韓侂胄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后女弟仕至承宣使  
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以  
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趨汝愚定策立皇子嘉王時  
高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宗尹汝愚乃  
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啓太后侂胄兩至公門不獲  
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太后言  
甚懇切太后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日  
已向夕汝愚卽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  
內翌日太后卽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卽皇帝  
位寧宗旣立侂胄欲准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  
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  
杲節鉞而侂胄但遷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  
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時時求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  
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疎遠之汝愚不以爲意右正  
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  
僇人戮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  
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自是侂胄益用事而  
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雲川劉放者曩與侂胄同知  
閣門事類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

計議弗得與開內懷不平至是與侂冑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為侂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冑愕然因問計放曰惟有用臺諫爾侂冑問若何而可放曰御筆批出是也侂冑悟即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冑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冑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冑之見汝

汝愚有十不遜且久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臣圖之汝愚抵衡暴虐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冑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僞黨正坐罷侂冑加開府儀同三司先是淳熙八年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既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下熹社倉法于諸路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嫗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准又以太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庶幾多士靡然向風

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于治體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表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其偽相亂十五年王淮罷淮爲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毒痛善類論者議之淮既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奉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幸臣曾覲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今

采其虛名俾之入奏而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不肯供職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堯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彊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對帝曰朕亦見其跋扈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幸有指名或以爲奸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創爲道學之目鄭內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相與指目使不得進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自是

題程願傳孔孟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  
之李侂朱熹師但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觀正多  
不便之速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訐及韓侂胄用事士  
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議者皆道學  
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  
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  
真情廉潔好脩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  
不自安慶元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與劉德  
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  
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

案案主

六書

五

故是科取士稍步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  
大學之書為世大禁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  
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后聞而非之  
帝乃詔臺諫給舍矣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政以劉  
辰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太常少卿胡  
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皇上  
詆誣聖德幾至大亂願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  
之故元惡不隕羣邪屏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  
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當日偽  
學之奸黨次第用之以誅幸其他日不相與報復往

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命退  
伏四里循省愆咎詔偽學之黨牢執權住進擬自是  
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良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  
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察審其所學詔偽學  
之黨勿除任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鑒  
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  
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  
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  
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  
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較士論壯之時臺諫皆韓侂  
胄所引洵洵爭欲以熹為奇貨然憚清議無敢先發  
者侂胄意未決而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往  
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  
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  
銳然以擊熹為已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  
成會除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  
摭熹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侂胄難為  
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  
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欺惑事魔之  
妖術黃鼓後進張浮駕說私立此說惑四方無行

案案主

六書

五

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視嘉職  
罷祠其徒蔡元定作嘉爲妖乞送別駕編管詔嘉落  
職名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  
嘉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先  
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三  
年朝散大夫劉三傑入對論僞學之黨今變而爲逆  
黨防之不可不至侂冑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正  
言知綿州王浚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  
學舉薦保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  
姓名與間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者籍者  
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  
龜年陳傅良呂祖儉葉適項安世楊簡袁燾蔣傳蔡  
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吏部侍郎黃由上言人  
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御史張  
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沈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右諫  
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  
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  
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僞  
邪朋比協肆奸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紅之福朕  
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

夫厲精更始凡曰播用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驟茲  
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俟間隙毀譽舛忤流言間發  
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  
思實類乎紹聖之奸黨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  
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  
宜各改視回聽母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  
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那有常刑必罰毋赦詔既下侂  
冑大喜即遷文虎於要職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  
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  
還臨安韓侂冑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  
謀具列賓僚所言凡六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鞠彭龜  
年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彞謂侂  
冑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於清  
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陷之侂冑曰某初無  
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鑑劉德  
秀實主其議侂冑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  
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  
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  
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  
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籍口我雖無位

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冑童稚之師躡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平叔房之親果有筠乎侂冑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

奏李襲先

不書

事

亟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寬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其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言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

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言者希侂冑意効必大首植僞黨降爲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冑意而謀實始京鎗逮鎗死侂冑亦稍厭前事欲漸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說侂冑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免報復之禍侂冑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寔解三年侂冑拜太師時侂冑以勢利盡士大夫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窺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冑童子師自選入不數年

奏李襲先

不書

事

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冑厮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起顯仕羣小阿附勢焰熏灼侂冑凡所欲爲牢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有監察御史當應諫乃言都城貨塞粟者皆以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緘曰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賂仕進干請必

諧價而後予有選人家閭中其父與自強有舊入都求爲掌故自強對衆厲聲曰方外豈不知近有見閭方除此何可得衆爲之踴躍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邪其人卽坐側取一幅書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畧曰珍脫鼎至晃耀老目或問珍脫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粟金臺蓋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歎息而去是春都城大火及自強之府主帑吏請笕鑰于自強自強聞變口呿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囊橐多失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郭殿前號令可謂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渠假五十兵搬擔仗遂失去一金注碗衆愕而退事定僂胄謂羣公曰丞相生事一委於火可憐須少助之僂胄首遣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償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有一死以報師王爾稱僂胄爲恩王恩父蘇師旦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僂胄姦專國自強表裏之惟多或勸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

指揮使吳曦爲興州都統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必叛僂胄不省安豐守臣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爲應變計開禧改元僂胄召中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武學生華嶽叩閣乞斬僂胄蘇師旦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獄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援故事乞命僂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以爲請僂胄除平章軍國事序班丞相之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此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並納其第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僂胄議恢復左相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邦國用司總竅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招克民財州郡騷動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歲曲涵容恐姪宋皇帝亦未許知卿歸國當具言之



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使來賀正旦入見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金使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以殿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郭倪遣兵復泗州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賴上虹縣乃議降詔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羈而幸安者衰敗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善之以爲直學士院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新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

宋史卷之九

八

三

三

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侂胄以師出無功免鄧友龍而以丘岳代爲兩淮宣撫駐揚州岳至鎮鄧署將帥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於是李汝翼皇甫斌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江侂胄既喪師始覺爲師旦所譏侂胄相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壁微摘其過侂胄以爲然壁乃悉數其罪贊侂胄斬之翌日蘇師旦以罪安置韶州金僕散撥分兵爲九道南下撥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兵一

萬出陳倉兵一萬出成紀兵一萬出臨渾兵五千出鹽州兵五千出來遠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果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丘岳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岳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岳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完顏匡陷光化襄陽江陵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金僕散撥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乃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鰲以備之援乃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

宋史卷之九

八

三

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以控其揚諸州之衝乃整軍立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金人陷真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金僕散撥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之渡淮丘岳撥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

審徐使畢其說始露請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叩其實既而元親回得金行省文字密以聞於朝佻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論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人乃可宗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佻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金人攻蜀吳曦

史記卷之九

入卷

聖主

叛受金命稱蜀王密乞移書敵管仲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為首謀宜免繫銜佻胄忿怒密坐罷職反狀聞舉朝震駭佻胄坐遣職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佻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承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橐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之佻胄變然遂以信孺使金持宰相嚴嚴書以行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子獄露丹璫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

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于度外矣子仁遣主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事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遂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將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與宗浩遣使復大敢開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瑄

史記卷之九

入卷

聖主

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奸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一百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遂致其書佻胄聞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止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佻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佻胄大怒奪信孺之官臨江軍居住和議遂輟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為江淮置制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佻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

明善誅侂由意甚秘先是中宮虛位楊貴妃曹美  
人皆有寵侂由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意  
向楊侂胄不能奪也后甚怨之及是皇子榮王入奏  
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稱遠以告參知政事  
錢象祖李壁出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  
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官  
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  
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  
象祖欲奏審登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  
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廼殺之先一日周筠謂侂

事

事

事

事

胄事將不善侂胄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爲謀議大夫  
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可方請對自強坐待漏院誼  
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俄侂胄先驅至象祖色變尋  
報侂胄已押出象祖乃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  
嘉定元年金人求韓侂胄首先是羣臣間亦有此請  
上重於侂胄至是樞密林大中吏部尚書樓鑰等皆  
以爲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奸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  
與其亡國寧若辱國獨參知政事章良能以事關國  
體抗詞力事衆遂指之曰是嘗受侂胄恩欲爲之地  
也上乃命兩府斬侂胄棺取其首遺之其後金主

嘗引南使觀忠終侯墓且釋曰忠於爲國終於爲身  
詢之乃侂胄也是時金已衰弱淮襄皆受兵凡守城  
者皆不能下而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  
恐喝一切從之當時有詩誚之曰歲幣頓增三百萬  
和戎又送一於期云云自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官  
省權震寓內嘗鑒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  
孝宗嗜昔思政之所懼然居之老官人見之往往垂  
涕顏械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各詔以元聖褒  
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尹霍旦夷不足以優其勲有  
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舜乞置平原郡王

事

事

事

事

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許及之與薛叔似同權謀  
官皆爲善類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逐及之乃還  
給事中吏部尚書既而踰二年不遷乃聞見韓侂胄  
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屬膝侂  
胄憫然語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卿矣不  
數日遂除同知樞密事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  
畢集矣及之適後至闈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  
閉未及閉遂僞僕而入當時有由賓尚書屈膝執取  
之語傳以爲笑初師舜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  
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舜最後至山小令曰願獻少

果核侑觴啓之乃栗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  
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  
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侂胄以遺四  
夫人其十人皆愠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胄患  
之未有以應也師昇時守臨安微聞其事用出十萬  
緡市北珠甚急侂胄入朝未歸京尹忽遣人致遺啓  
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左右以  
告侂胄未及有言十人咸來致謝已而都市行經羣  
婦皆頂珠冠而出歸語侂胄曰我曹夜來過朝天門  
都人聚觀喝采郡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翌日  
又言之師昇拜工部侍郎四川茶馬獻紅綿襪衣承  
塵地衣之屬修廢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  
預爲之也吏部尚書獻紅牙果卓十列衆已駭之權  
工部尚書獻真珠搭 十副光耀奪目蓋大畏公王  
奩中故物也侂胄嘗與客飲南園過山莊額竹籬草  
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鳴  
叢薄視之乃師昇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張譚  
王陳四夫人每內宴與嬪妃裸坐恃勢驕倨張譚皆  
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  
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餘而

其簡帙極矣始侂胄以議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朱  
熹彭龜年旣以論侂胄去貴戚吳琚語人曰帝初無  
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臺  
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僞開禧  
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死寧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  
美事但不量方爾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侂胄當國岳上書  
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將若喪其室衆議  
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閭閻籍籍欲語復  
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  
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  
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  
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  
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實脾脫神器窺覘宗社  
日益炎炎不敢嚮邇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  
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  
資阿附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貪不知  
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  
有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與奕汝翼諸李之  
貪懦無謀倪僎倬杲諸郭之膏粱無用斷大之恃寵

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帝斌魏文諒毛致通判  
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風以致陳孝慶夏與祖商  
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刻  
膏刻血包苴侂冑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  
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  
吳殿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牙爪者也程松之  
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閭魯之貢  
子爲郎富官之庸騫克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儉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  
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

卷之五

六書

五

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  
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  
侂冑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蘇  
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貞以區區之地猶能  
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耳自牙爪及吾咽  
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  
秦越一舟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此平軍皆  
培尅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翕畔其  
守令家自爲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而欲

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擊於  
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推演兵書自去年上元甲  
子五福太乙初度吳分門神直符對臨荆楚檢事  
符旁臨臨粵青門直使交次于幽薊黑殺黃道正接  
于燕趙考之成法主筭最長客筭最短兵以先發爲  
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  
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于事不獲已然  
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事得謀  
則將帥內睦士卒外畔肝胃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  
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焉敢不諱

卷之五

六書

五

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  
山砦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餽餉千里而師  
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  
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  
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王豪傑自歸英  
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平和四海  
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  
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特貴不可伴之相私發內難  
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千  
廟之遺業陛下此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權

出於人俛首待終何勝可嘆事之未難難以取信  
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  
之首風遶四方以爲天下欺君罔上之戒倘干戈相  
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奸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  
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水爲不齒之民書奏侂冑大  
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

右司諫王居安論侂冑以預開內禪之功竊取大權  
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取美官  
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輒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  
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壯者赴鋒刃弱者填溝壑荆

各臺奏論卷五

八書

主

襄兩淮之地梟屍蔽野號哭震八軍需日費科擾州  
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物議沸騰而侂冑  
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之宦官官戚皆其私人莫肯  
爲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  
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其策至善侂冑與吳曦結爲  
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職之叛逆罪將誰  
歸使曦不死侂冑本可知也侂冑數年之間位極三  
公列爵爲五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  
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冑身膏斧鉞猶  
有餘罪今誠取侂冑冒罪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

獲其安生也

衛涇論侂冑曰逆曦之任殿嚴侂冑交通蹤跡說祕  
人已切議當孝宗在宥之日以吳氏世掌兵權聖慮  
高遠吳挺亡急時逆曦年甫弱冠因其來覲留之禁  
衛以繫其心及挺之死至易以他將逆曦在光宗朝  
亦不過假守邊郡侂冑既薦爲殿嚴又納賂以便其  
歸復任西師付以全蜀識者蓋已寒心果挾強虜以  
叛人猶不能無疑於侂冑而侂冑亦何辭以自解籍  
曰無他而虎兕出押咎將誰歸

各臺奏論卷五

八書

主

文既別音問杳不通侂冑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  
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歎甚館遇極厚嘗  
夜闌酒罷侂冑屏左右促勝問曰某謬當國東外間  
論議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  
何言侂冑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  
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  
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凡逐  
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夫怨矣邊塞既開三年暴骨孤  
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  
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

然平章何以當之佖胃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  
辭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  
建青宮間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怒可  
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  
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增恤生者  
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  
死士除苛解怨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  
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  
游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庶幾乎佖胃猶豫不  
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路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

嘉

嘉

為韃靼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  
朽友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佖胃且上倡兵之書北  
伐之議遂決其後失利佖胃誅友龍寃或疑夜半求  
見之人誣誣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認此  
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  
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

宋史彌遠

史彌遠慶元鄞人宰相沿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  
士歷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  
已而邊兵大冏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曰今之議  
者以為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為將之事施  
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事關國  
體宗社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  
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  
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

史纂左編卷第八十

史纂左編卷第八十

史

史

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內外表裏  
必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安  
厠邊陲招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  
增吾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  
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兼權刑  
部侍郎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  
賊震搖官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佖胃不敢  
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且奏乃罷佖  
胄并陳自強石丞相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佖胄  
乃誅彌遠遷禮部尚書詢立為太子兼詹事使詣金

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關濠州來歸疏奏今兩  
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廖軍實未充當勉厲將帥盡  
吾委寄之誠簡閱士卒最其戶籍之闕繕城堡葺器  
械備糗糧當聘使既通之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  
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獎拔智勇以備緩急之求嘉  
定元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四年落職起復雪趙汝  
愚之冤乞褒贈賜諡登正誼史時儒學黨人朱熹彭  
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名或錄用其  
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寧宗崩黜皇子竑擁立理宗  
拜太師紹定五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上疏乞

史卷之六

入

二

史

解機政依前太師特授中書令卒追封衛王謚忠獻  
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  
拔擢或言於彌遠彌遠曰御將之道譬如養鷹飢則  
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與况  
今邊戍未撤警報時聞若諸將一一遂其求志得  
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從官開闢指授  
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  
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為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故  
惡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其與善湘則  
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也皆以

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  
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  
初彌遠既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追寧宗崩廢  
濟王託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恣  
檢王理宗德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  
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為製  
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勲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  
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  
為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被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  
濟王竑先是孝宗子魏王愷莊文同母弟也莊文太

史卷之六

入

五

史

子堯愷次當立帝意未決既而以恭王英武類已竟  
立之加愷封魏王判寧國府淳熙元年徙判明州七  
年堯愷惠寧王性寬慈上皇雅愛之雖以宗社大計  
出王於外然心每念之賜賚不絕計開帝法然日向  
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為此子福氣差薄爾治二都有  
仁聲堯之日四明父老乞建祠立碑以紀遺愛子柄  
生於明州王堯還居行在慶元間封吳興郡王開禧  
三年堯封沂王謚靖惠無子詔立宗室希範子為其  
後賜名貴和即竑也太子詢堯薨立竑為皇子封沂  
國公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歌人善鼓琴者納諸



御而厚廩其家使數人調茲動息必以告美人知書  
慧黠茲嬖之官壁有輿地圖茲指瓊厓曰吾他日得  
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  
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  
以覘之茲乘酒碎於地茲又書字於几曰彌遠當夾  
配八千里茲左右皆彌遠心腹走白彌遠彌遠大懼  
日夕思以處茲而茲不知也真德秀時兼官教聞其  
事遂力辭去臨行諫曰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  
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不聽宗子貴誠初  
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璠之子也母全氏家于

史書左編卷十

史彌遠

四

史

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彌遠府童子師性  
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  
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  
後爲名陰擇宗室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  
還鄉秋試彌遠寄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  
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紹興西門會天大雨過全  
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  
臾有二子立侍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  
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  
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

甯田治衣冠集如黨選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蓋得  
與莒坐林御形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  
大慙其田里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謂天錫曰二子  
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  
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  
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  
誠年十七矣貴誠疑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  
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殿庭規度有常見者  
歛容彌遠益異之九月立貴誠爲沂王後貴誠後更  
名昀一日彌遠爲其父飯僧慈淨寺獨與國子學錄

史書左編卷十

史彌遠

五

史

鄭清之登惠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  
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  
坐卽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  
語洩者吾與君之族皆赤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  
清之兼魏忠憲王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爲文又購高  
宗御書俾習焉清之上謁彌遠卽以昀詩文翰墨以  
示彌遠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  
人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  
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清之  
始以小官兼教授其後累遷兼如故寧宗崩彌遠始

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  
最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  
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  
於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爾  
遠益相與歎其不凡昀時跋跋足以需宣召矣而不  
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是沂  
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夷斬  
茲不能自己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  
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曉不知其為誰甚惑昀既  
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後召茲聞命亟赴至

冬奉先集今

六

則每過官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樞前舉哀  
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  
則引茲仍就舊班茲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  
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以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  
爾茲以為然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坐宣制畢閣  
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茲不肯拜震擇其  
首下拜皇后矯遺詔茲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帝  
因加茲少保進封濟王九月丁丑以茲充醴泉觀使  
今就賜第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與其兄南第丙以  
鼎遠廢立不平乃遣甫翁告謀立潘壬于半金全欲

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曰遣兵接應而實無意也壬等  
信之遂部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懼事泄乃以  
其黨樸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陽言自由東  
來夜入州城求濟王茲茲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  
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茲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  
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  
會子猶軍命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偽為李全榜  
揭於門數彌遠廢立罪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  
討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  
茲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春告於朝彌遠

冬奉先集今

七

懼甚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  
錫託召醫治茲疾茲本無疾丙戌天錫詣茲諭旨過  
茲縊于州治追貶巴陵郡公一云濟王遷湖州有  
其事遂斷書約李全於二月十五日立濟王此時李全  
守淮安軍運卒得送信卒二人送至彌遠之前彌遠  
遂改書為三月二十五日許之至期潘壬潘丙潘全  
回書至書以元約月日報之至期潘壬潘丙潘全  
潘王彌遠統兵司馬步軍謀之尋殺潘壬潘丙潘全  
之遂反過北後園楊州州城鎮兩淮兼守揚州因元  
衛放煙李全移營灣頭亦放煙趙葵忽開一城門街  
榜止計百騎入城觀煙李全喜著白袍初一夕八  
十騎皆自他處說伏閉城盡殺之北軍退至第三年  
力加全死於此矣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  
咨獎相繼言茲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

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  
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  
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  
有司討論雅無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  
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  
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言臣未敢以  
爲然大理評事胡夢昱亦上書言濟王不當廢言甚  
切直史彌遠諫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歸管而卒時  
論濟王事者衆彌遠患之梁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  
詔事彌遠定幹者萬斯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

臺臺集卷二

八

正

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所爲違其語遂擢御史成  
太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  
置人必相繼等之於是給事中王堅等駁德秀所主  
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提舉王隆官各贊亦  
言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請二秩由是名人賢士  
排斥殆盡李知孝尸史彌遠而忘真德秀魏了翁之  
類直乃上疏陰詆德秀了翁遂拜右正言胡夢昱貶  
時魏了翁出關餞之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  
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  
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熹常劾

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劾詆誣詔了翁落  
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知孝  
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  
已從違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  
了翁猶佯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  
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  
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  
者笑之

寧宗楊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慶元三年進  
封婕妤有楊次山者會稽人后自謂其九也遂姓楊

臺臺集卷二

九

正

氏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  
曹徽人俱有寵韓侂冑見妃任權術而曹徽人性柔  
順勸帝立曹爲后貴妃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帝  
竟立之次山客王夢龍知其謀密以告后后深銜之  
與次山欲因事誅侂冑會侂冑議復中原俾皇子曦  
入奏侂冑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  
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泄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  
其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冑有隙遂欣然奉  
命參知政事錢象祖上書諫用兵其信州彌遠乃告  
之禮部尚書衛湜著作郎王居安前右郎官張鉉皆

預其謀議既定始以告參政李公前一日彌遠夜易服持文書往來壁象祖第外間藉藉有言其事者一日仇胄在都堂忽謂壁曰聞有人欲變局面相公知否壁疑事泄面發亦徐答曰恐無此事而居安在館中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未有殺之之意遂謀之張鑑鑑曰勢不兩立不如殺之彌遠撫几曰君真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仇胄愛姬三夫人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鑑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仇胄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筠聞其事遂以覆帖告變時仇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初三日將早朝筠復白其事仇胄叱之曰誰敢誰敢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忽有聲喏於道傍者問爲何人曰夏震時震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領兵三五百俟于此復問何故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曰有旨吾何爲不知必爲也語未竟徒卒百餘人擁其輜輳以出至玉津園夾牆內擣殺之是夕之事彌遠稱有密旨錢象祖欲奏審彌遠不許曰事密恐泄遂行之是夕彌遠彷徨立候門首至曉猶寂然至欲易衣逃去而宰執皆在漏舍以俟旣而仇胄前驅

至傳呼太師來壁象祖疑事泄皆戰栗無人色俄而寂不聞聲久之夏震乃至白象祖壁曰已了事矣象祖乃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太師及丞相皆罷陳曰何罪錢不答於是指象祖壁遂登車去是夕使仇胄不出則事必泄矣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殿以殛仇胄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謀悉出中宮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后旣誅仇胄彌遠日用事益貴嘉定十四年帝以國嗣未定養宗室子貴和立爲皇子賜名竑彌遠爲丞相旣信任於后遂專國政竑漸不能平彌遠伺知之大懼陰蓄異志欲立他宗室子昀爲皇子遂陰與昀通十七年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后尚未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廢立事白后后曰不可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是夜凡七往返后終不聽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昀入后指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遂矯詔廢竑爲濟王立昀爲皇子即帝位尊皇太后曰皇太后同聽政寶慶五年崩壽七十有一

鄧若水并研人博通經史爲文章有氣骨舉進士理

宗卽位應詔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奸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宴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燭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

廢差編卷今

不棄末

三

憂

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汙辱也蓋亦求明見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爲陛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風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間成勳旣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體爲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

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楷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唯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乎此臣所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大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奸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

廢差編卷今

不棄末

三

憂

位乃敢僞僞可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方弑之王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殘害之其辭直其氣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也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不足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制置司不敢爲附驥節遂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

宋史嵩之

史嵩之慶元府鄞人。彌遠之姪也。歷進士累官知襄陽府。端平元年破蔡。滅金進封子加食邑。會出師興。准間協謀。倚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荆襄連年水潦。饑饉流亡。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家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爲盜。饑饉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議論紛紜之際。雷同謬國其罪當誅。忤旨罪。

宋史

卷之

一

忠

亦當誅忤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於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爲異同。嵩之力求去。朝陵之使未還。而諸軍數道並進。復上疏乞祠。援舉太平宮。尋知隆興府。兼二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之言。召見疏言。今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嘉熙元年爲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依舊沿海制置副使。廬州圍解。詔獎諭之以明堂恩。進封伯。後二年黃州圍解。降詔上親拜。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置司城。黃州十一月復光州。十二月復滁州。三年授右丞相兼樞密。都督江淮京湖四

川軍馬薦士三十二人。其後董槐吳潛皆號賢相。信陽以督府米拯淮民之饑。六月復襄陽。嵩之言襄陽雖復未易守。自是邊境多以捷聞。嵩之開府鄂州。累以捷聞上。眷愈厚。召還。罷都督府。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淳祐元年進玉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邵西夏書例以不敢開於朝。還之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院。累賜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吳豪等

宋史

卷之

一五

忠

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嵩之既去。元杰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左丞相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蠶煙瘴雨之鄉。今蠶煙瘴雨不在。橫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廢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申闕上書訟

究詔給元杰漢爵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  
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  
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環卿嘗以書  
諫曰伯父東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  
之大任必成天下之大功此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  
法不待舉削而陟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  
者有之丁憂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  
之才有不次之除醢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  
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  
獻路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効一戰之勇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一六

四

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包苴公行政  
出多門便雙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  
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既於應辦  
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  
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  
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  
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  
陵則有別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  
以援蜀東可以救淮其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擯  
淹離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

若生何是以饑寒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  
於尚澧為江陵之勢荷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湘  
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况殺降失  
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  
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凡上  
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焉能保其金甌之無闕  
也蓋早為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  
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續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  
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計罪  
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養其可得乎異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一六

一七

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勲臣之列乃廁於蔡  
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  
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為  
伯父苦口極言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  
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  
革薰蕕同器驢騘同櫪天下之勢駸駸日趨於危亡  
之域矣伯父與環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牢而  
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居無何環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嵩之為公論所

不容居間十有三年實祐四年卒遺表上帝輟朝贈少師諡莊肅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言李益

宋賈似道

賈似道台州人制置使涉之于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廢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內中奉湯藥以給之擢太常丞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宴遊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教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然其才可大用尋出知澧州淳祐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實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素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如此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散廬絕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逃歸追兵至問曰何為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大起開慶初元憲宗自將征蜀世祖時以帝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解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蹂躪廣西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



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卽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陳破宋人再築再破之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竄遣宋京詣軍中請釋臣輸歲幣不從會寇崇晏駕于釣魚山合州守王堅使院恩臨陣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元兵拔營而北留張傑開莊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礮清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人遂上表以肅清關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傳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

皇朝通志

卷八

三

四

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從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關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爲潛欲殺已衛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王子孟啓爲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金衡永桂皆破大稱旨乃議立孟啓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中守循以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中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

人悲之潛既沒似道隱罪宗中貶之以塞外議乃許潛歸葬明年元世祖卽位遣翰林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華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准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軍營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寔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爲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還盧董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爲

皇朝通志

卷八

三

四

監司郡守子弟門客錄述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羣小更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緡多千銀緡又多千度牒告身吏又悉爲操切浙中大擾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爲功皆緣以七八年爲石其後田少與磽确瘠瘠與佃人負租而逃者事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益賤秋七月

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臺  
諫布章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悉怨所致似道  
止書力辯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  
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皆仰  
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  
何有太學生蕭規葉季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  
搆搆以罪悉黜之復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寸尺  
皆有稅而民力敝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  
恭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甫堯理  
宗卽棄官去使呂大德報北兵攻下沅急朝中大駭

宋書卷六十八

八

三

四

帝與太后手爲詔起之似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  
典故須建節擬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祖  
人之極顯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  
不利亟命逆之宋制節出有撒關壞屋無倒節理以  
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沅之報實無與也三年  
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經筵三日一朝赴中  
書堂治事賜第葛嶺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  
切決於葛嶺客廖隆興中堂吏俞應龍率執院位署葛嶺  
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及京尹歲  
清一切書不關白不敢行李帝文天祥少龍輩小

宋書卷六十八

八

三

四

將意輒斥一里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爲  
似道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爲帥問監司  
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羣輩爭獻寶玉至以兄事似  
道之玉工以求進時襄陽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  
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惟  
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  
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  
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  
建多寶閣日一登玩閱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  
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取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  
朝帝如是靈官亦不從焉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  
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妃之父顯祖爲帶  
御器械諸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  
章云何顯祖曰平章已允乘道遙輦矣帝遂歸似道  
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卽  
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  
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  
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餼錢寬科場恩  
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自固襄陽  
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呂大煥

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議監察御史  
監等以為師臣出顧義未必能及淮顧准未必能及  
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為得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  
調邊事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  
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爾度宗崩元兵破鄂太  
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  
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  
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批諸路精兵以行金  
帛輜重之舟船艘相銜百里餘至安吉似道所乘舟  
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  
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曾安撫以荔子黃甘遺  
丞相伯顏俾朱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納  
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  
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工月  
庚申夜虎臣以失利報似道倉惶出呼曰虎臣敗矣  
命召貴與計事項之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人  
用命矣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貴將安  
出貴曰諸君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濟兵  
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  
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蕪江而下似道使人

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撤  
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還都列郡守於是皆遁入揚  
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  
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  
三月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  
向士璧等官誅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王應皆自殺  
潘文卿徐卿等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  
斯得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  
削三官已而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  
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  
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人虎臣悉  
屏去奪其寶玉徽纈蓋纍行秋日中午舁轎夫唱杭  
州歌謠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  
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  
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  
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  
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奸之淵

李備

漢江充

江充趙國邯鄲人也。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爲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兄父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衛郡，詔徵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事。

漢書

卷八

主

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爲直奉法，不阿所容。中意充出逢鄧通，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通入官後，從上甘泉，逢太子，舉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問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敢令土聞之，以教教亡素者。」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案族知夜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殿。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耿聲爲巫蠱事，賀父子皆坐誅。後上幸甘泉，疾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自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瘴氣，收捕騷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詔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

漢書

卷八

主

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克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邇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語在庚園傳後武帝知克有詐夷克三族

北齊祖瑒

祖瑒范陽人神情機警詞藻道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瑒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詔詒瑒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勅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瑒尚藥丞尋遷典御文宣崩除為章武太守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為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三省斷瑒奏事瑒善為胡桃油以塗畫為進之長廣王湛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孝徵字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是為武成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瑒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尋為散騎常侍掌詔詒初瑒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武成於文宣頗被責心常銜之瑒至是希旨上書請退尊太祖為神武高祖文宣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瑒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

因求策焉。瑛曰：「宜說主上云：『帝宜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瑛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瑛於是上書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故，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遜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遜奏之。遜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瑛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瑛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為表裏。實官竊執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廢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瑛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上餓故收養之。』瑛曰：『何不開倉賑給？』乃收取將入後宮，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

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瑛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瑛曰：『項羽人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籍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讓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廡於已及于俱保休祚，曩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瑛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使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瑛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枉桎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瑛，乃遣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流，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瑛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媼言曰：『襄宣昭三帝子，皆」

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出祖孝徵又有太  
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畧出人緩急真可獨依  
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爲  
秘書監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瑛爲侍中  
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  
靈太后之被幽也瑛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皇太后  
故事爲令瑛言之謂人曰令瑛雖云婦人實是雄傑  
女媼以來無有也令瑛亦稱瑛爲國師國寶由是拜  
尚書左僕射封燕郡公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  
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

卷之六

三

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  
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  
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  
國家事又瑛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遂譖殺之  
滅其族瑛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主計之詔須覆述  
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穆  
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  
旦面奏具陳瑛不合之狀并書瑛與廣寧王孝珩交  
結無大臣體瑛又求面見帝令引入瑛自分疏并云  
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瑛

列元海共司農卿于華太府少卿李叔元等結朋  
樹黨陸媼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瑛自是專  
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  
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着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  
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  
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驟壞瑛推崇高望官人  
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又欲出諸  
閣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爲致安之方陸媼稱提婆  
議頗同異瑛乃諷御史中丞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  
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

卷之六

六

三

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  
君瑜爲侍中中領軍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  
君瑜爲光祿大夫解中領軍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  
子冲釋而不問瑛日以益疎又諸宮者更共譖毀之  
無所不至後主問諸令瑛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  
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  
人故事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  
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勅受賜千餘事以前與  
其重誓不殺遂解瑛侍中僕射出爲徐州刺史瑛求  
見分疎韓長鸞積嫌於瑛遣人推出相隨英國求面

見生不肯行長轡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詰責及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開城門守墀者皆令下城墉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見鳴吠賊無所聞見其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叫鼓譟喧天賊衆入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賊陣先聞其言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營臥縱鎗相與驚怖畏之而罷時提妻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斛律光字明月朔州人父金善用兵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以功封郡王光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屬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神武卽擢授都督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當時號落鵬都督齊集東魏進爵鉅鹿郡公周大司馬尉遲迥等衆十萬攻洛陽光時五萬馳往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初文宣時周人

之西度常以冬月中河惟冰及後主卽位朝政漸齊人推米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耽聲色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詔光率步騎二萬禦之鋒刃纔交周衆大潰孝暉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將圖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成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散光以有功勳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遣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散兵拜左丞相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通聞之又怒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取光女不肯帝賜提婆管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已來種禾飽馬以備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蔬買於人直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案是若不賜提婆是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傳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樹木不扶自立珽續



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今小兒歌之於路提婆間以告其母令宣以饒舌為斥已盲老公為祖瑛也遂協謀以譖言於帝帝又令其黨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又丞相府佐封士遜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救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光家居嚴肅見子弟若君臣不營財利杜絕饋餽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一

奸之五 聚斂

漢孔僅桑弘羊

漢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美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錢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錢者置小錢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軛車賈人之繒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貲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繒錢二千而第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繒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軛車一算商賈人軛車二算船五大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入繒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

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貸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通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五帝本紀

二 漢書

漕益歲陸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百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卽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與丞相田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子翁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五帝本紀

三 漢書

唐裴延齡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盧杞秉政引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出爲昭應令與尉交訴所賦京兆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卽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贖庫棧物三十萬緡爲李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

史纂彙編卷之十一

裴延齡之卒

四

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棧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爲真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錢市草百萬圓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議以爲若市送百萬圓卽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又妨奪農務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圓各貯近處他時要卽支用不從京右偏故有藿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芳數百頃願以爲內廐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廐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

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常請欲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缺不卽補收其廩以實帑簿他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厨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旁予四夷

史纂彙編卷之十一

裴延齡

五

用十一爲有贏陛下所御簾帳簡儉以所餘爲百官廩料殄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領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爲宰相帝所素信重極論其謫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媚愈益厚延齡贊上疏列其狀且言延齡嘗奏旬獲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爲美餘

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  
旨乃大搜市廛奉所入獻速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  
穀索弗警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  
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按覆覈有御  
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措糞土得  
銀十三萬兩他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  
舍以供別教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為  
治此乃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歛  
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  
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皆指延齡專以儉偽  
累奏編卷十一 六 臺

下附上肆驛請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  
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  
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其得君謂必輔政少  
所降下至嫚罵近臣時人側目屬疾臥第載度支官  
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  
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太子太傅上柱國  
求貞初度支建言延齡襲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  
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中有司諡曰  
謬

裴延齡譖陸贄與李元振滂等失勢怨望四月貶贄  
為忠州別駕初陽城自處士為諫議大夫天下皆想  
望風采及至日夜痛飲韓愈作爭臣論以諷之城亦  
不以屬意及贄等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  
城聞而起曰不可今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  
拾遺王仲舒歸登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邪贄  
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  
解張萬福聞諫官伏閣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  
有直臣天下必太平遂徧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  
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乃武人自此名重天下時  
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

之慟哭于廷

卷之八

八

八

唐皇甫鏞

皇甫鏞涇州臨涇人登進士第累遷司農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于用度鏞稟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鏞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鏞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若相鏞則四方解體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鏞與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與援故帝排衆

皇甫鏞

皇甫鏞

九

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納其言鏞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中外官廩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敕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鏞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繪陳絳觸手輒壞士怨恨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鏞指所著韓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鏞嚙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鏞乃譖羣抑損徽稱帝怒遂羣湖南鏞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

竊妄始聽政集羣臣于月華門貶縛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于縛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爲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居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許臣固諫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惜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縛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寢躁怒不常宦侍懼以執崩大通自言百五十歲皇甫縛事敗與柳泌皆誅初泌繫京兆

史集卷全

一書

十

五

府獄吏責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卽刑無他異但炙灼之痕痕滿身而已

元阿合馬

阿合馬回紇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世祖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轉運使累遷制國用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阿合馬奏降條畫宣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鑛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阿合馬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領已括戶三十萬事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至元元年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赴境販賣民食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

史集卷全

一阿合馬

土

千兩無間僧道軍匠等戶鈎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奏以東京歲課布疎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牟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式者宜改鑄別法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車駕至都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十一月制國用使司奏桓州峪所採銀礦已十六萬斤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礦所需鬻錫以給之悉從其請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阿馬合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衆咸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

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等爭辯屢有以誦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愎益甚矣尚書省奏括天下戶口既而御史臺言所在捕鯨百姓勞擾括戶事宜少緩遂止初立尚書省時有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庶幾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奏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仍令本路兼領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省遂以阿合馬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右丞相安童見阿合馬擅權日甚欲抹其弊乃奏大路總管以次多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尋又奏阿合馬張惠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童進曰省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白世祖曰若此者徵畢當顯黜之既而樞密院奏以忽辛同舍樞密事世祖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况可責以機務耶伯顏帥師伐宋既渡江捷

報日至世祖命阿合馬與姚樞等議行鹽鈔法于江南及貿易藥材事阿合馬奏樞言江南文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世祖曰樞不識事機朕嘗以此問陳巖巖亦以宋交會速宜以中統鈔更換今議已定當依汝言之又奏北鹽藥材樞言可使百姓從便販鬻臣等以爲此事若小民爲之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斤禁諸人私相貿易世祖曰善其行之阿合馬又言比因軍興之後減免編民征稅又罷轉運司今各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臣以爲莫若驗戶數多寡移遠以就近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選廉幹官分理其事應公私錢鼓鑄官爲局賣仍禁諸人母私造銅器如此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充矣乃奏立諸路轉運司十五年世祖以西京飢發粟萬石賑之又諭阿合馬宜廣貯積以備闕乏阿合馬奏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母擅召倉庫吏亦毋究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罪之其沮抑臺察如此中書左丞崔斌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汰之今已顯有徵驗蔽不以聞是爲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溺於私愛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達魯花赤佩虎符

此豈量才授官之道又言阿合馬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令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行省參政或為禮部尚書將作院達魯花赤領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自背前言有虧公道有旨並罷黜之然終不以是為阿合馬罪世祖嘗謂淮西宣慰使昂吉兒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阿里海牙麥木丁等亦未可為相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為上所稱道如此阿合馬嘗奏宜立大宗正府世祖曰此事豈卿輩所宜言乃朕事然宗正之名朕未之知汝言良是其思之時阿合馬在位日

史集左編卷全

八阿合馬

古

久益肆貪橫授引奸黨郝植耿仁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通賦不蠲眾廢流移京兆等路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為未實民有附郭美田輒取為已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泰長卿者洛陽人也傲儻有大志世祖在京兆潛藩已聞其名既即位務收攬時才以布衣徵至京師入宿衛是時尚書省立阿合馬專政長卿上書曰臣愚懇能識阿合馬其為政擅生殺人人畏憚之故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趙高私蓄踰公家貨觀覲非望其事似漢董卓春

秋人臣無將請及其子未發誅之為便事下中書阿合馬為人便佞善伺人主意又其貲足以動人中貴人力為排解事遂寢然大恨長卿除與和宣德同知鐵冶事竟誣以折閱課額數萬緡逮長卿下獄籍其家產償官又使獄吏殺之獄吏濡紙塞其口鼻即死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玉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錠自誓願擊阿合馬首會妖僧高和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死殺其徒以尸欺眾逃去人亦莫知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

史集左編卷全

八阿合馬

五

京城且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及午著又遣崔總管矯傳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若干以是夜會東宮前易莫察其偽即令指揮使顏義領兵俱往著自馳見阿合馬詭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于宮前阿合馬遣右司郎中脫觀察兒等數騎出關北行十餘里遇其眾偽太子者責以無禮殺之奪其馬南入健德門二鼓莫敢呵問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偽太子夜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者即牽去以所袖銅錠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植至殺之囚左丞張惠樞密院御史臺



留守司官皆遙望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宮中出大呼以爲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挺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禽高尚和等逃著挺身請囚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世祖時方駐蹕察罕腦兒聞之震怒卽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孫參政阿禮等馳驛至大都討爲亂者庚辰獲高尚和于高梁河辛巳孛羅等至都壬午誅王著高尚和于市皆臨之并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母問其妻子及

史記卷之六

八

七

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塚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其妾有名引住者籍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一閹豎專掌其肩鑄訊問莫知爲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

### 元盧世榮

盧世榮大名人也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權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廷之臣諱言財利事皆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有桑哥者薦世榮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召見奏對稱旨至元二十二年召中書省官與世榮廷辯論所當爲之事右丞相和禮霍孫等守正不撓爲強詞所勝與右丞麥木丁等皆罷復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中書省事拜降皆世榮所薦也

史記卷之六

不

七

世榮既驟被顯用卽日奉旨中書整鈔法通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又奏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欲便民食今官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亦百二十貫貧者多不得食議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以售庶民用給而國計亦得世祖從之世榮居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彥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或吏按問罷職世榮言京師富家釀酒沽賣價高味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明年正月壬午世祖御香殿世榮奏言天下歲

課鈔九十三萬定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定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臣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世祖曰不必如此卿且言之世榮奏古有權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定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弊爲今之計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券上之世祖曰便益之事當速行之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

半給告者今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蓄臣將不費一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錢之所官立鑪鼓鑄爲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難之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國家雖平準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弊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貨貧民如此則貨者衆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省立市易司領諸牙僧人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分爲率四給牙僧六爲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籍糧餉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

羊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觴角酥酪等物十分爲率官取其八二與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曰汝先言數事皆善固當速行此事亦善祖宗時亦欲行之而不果朕當思之世榮因奏曰臣之行事多爲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定懼焉請先言之世祖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有是理汝無防朕飲食起居間可自爲防疾足之大狐不愛馬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彼姦僞者則不愛耳汝之職分既定其無以一二入從行亦當謹衛門戶遂諭丞相安童增其從人其爲帝所倚眷如此

又十有餘日中書省請罷行御史臺其所隸按察司隸內臺又請行省所在立行樞密院世祖曰行院之事前日已議由阿合馬任智自私欲其子忽辛行省兼兵柄而止汝今行之於事爲宜明日奏陞六部爲二品又奏按察司總各路錢穀由部申省世祖曰汝與老臣共議然後行之可也二月辛酉御史臺奏中書省請罷行臺改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俾兼錢穀臣等竊惟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以爲有益今無所以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請右丞相復與朝廷老臣集議得旨如所請壬戌御

史臺奏前奉旨令臣等議罷行臺及兼轉運事世榮言按察司所任皆長才舉職之人可兼錢穀而廷臣皆以爲不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臺不可罷者衆議皆然世祖曰世榮以爲何如奏曰欲罷之耳世祖曰其依世榮言中書省奏立規措所秩五品所司官吏以善賈者爲之世祖曰此何職世榮對曰規畫錢穀者遂從之又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之門今籍錄以爲汙濫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爲河

史臺奏前奉旨

令臣等議罷行臺及兼轉運事

世榮

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其他擢用者甚衆世榮旣以利自任懼怒之者衆乃以九事說世祖詔天下免大都地稅江淮民失業貧困鬻妻子以自給者所在官爲收贖使爲良民逃移復業者免其差稅鄉民造醋者免收課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添支內外官吏俸五分大抵欲以釋怨要譽而已世祖悉從之旣而又奏立條例禁諸司不得追攝管課官吏及遣人輒至辦課處沮擾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又奏大都酒課日用米千石以天下之衆比京師當居三分之二酒課亦當日用米二千石今各路但總計日

履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其奸欺盜隱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責各官增舊課二十倍後有不如數者重其罪皆從之世榮奏曰臣伏蒙聖眷事皆委臣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纔播種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爲物蹂踐則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假之以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雨則亦終無成所謂天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陛下憐臣世祖曰朕知之矣今奏行事之目皆從之世榮居中書纔

史臺奏前奉旨

令臣等議罷行臺及兼轉運事

世榮

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賡與世榮稍不合坐以廢格詔旨奏而殺之朝中凜凜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章劾之大槩言其苛刻誅求爲國歛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百物愈貴始言課程增至百萬定不取於民今迫脅諸路勒令如數虛認而已始言令民快樂今所爲無非擾民之事若不早爲之更張待其自敗正猶蠹雖除而木已病矣世祖時在上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以其狀聞世祖始大悟

即日遣唆都八都兒秃刺帖木兒等還大都命安  
崇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間事者同世榮聽天  
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丞相安童言世榮  
昔奏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定令鈔復實諸物  
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即有功效今已四閱月所行不  
符所言錢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還法翰  
林學士趙孟頫等亦以爲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  
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別有方術可以增益國用及今  
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更張之機正在今日若復恣  
其所行爲害非細天祥等與世榮對於世祖前一

史集卷之八

八

主

欵伏遣忽都帶兒傳旨中書省命丞相安童與老臣  
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所用人寔無罪  
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于獄十一月乙未世祖問忽  
刺出曰汝於盧世榮有何言對曰近漢人新居中書  
者言世榮欵伏罪無遺者獄已竟矣猶日養之徒費  
廩食有旨誅世榮刳其肉以食禽獸

奸之六 附史

漢張湯

張湯者杜陵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  
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鼠得鼠及餘肉劾鼠掠  
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  
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  
長安令史父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  
身事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偏見湯貴人湯給事內  
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茂陵尉治方中  
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侍御史

史集卷之八

八

主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  
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  
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  
人交歡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母食客公  
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狐  
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  
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已心內雖不合然湯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  
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讀廷尉

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間卽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褒揚人之善避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罪示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落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會澤陽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繆令鉅豪強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

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克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陰責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

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謂居知湯不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謂居爲之上問曰文事變踪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謂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謂居摩足趙國以右鑄爲業王數訟錢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謂居常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謂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謂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謂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謂居弟弗知怨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五十一

使人上書告湯與謂居謀上變李文事下減宜宜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惠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請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則暴強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誡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報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許願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買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詳驚曰固宜有以宜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五十二

奏謂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力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俸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

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故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唐酷吏

唐史云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着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爲微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庸庸盜攘天權畏下異已欲脅制羣臣樞密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犬豚然至殘酷吳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彊之臣朝不保昨而后因以自肆

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劾之吏以驗責痛詆爲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刃鐵爪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撻捶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除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肯今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爲密夕與爲讎一羅攝逮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寢寢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頻事荒姦臣作

威渠儉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擊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爲酷觀俊臣輩怵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土苴云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見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已者元禮揣旨卽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爲推使卽洛州牧院爲制獄作鍊籠輦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縛之號輶或縛囚梁上縋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抵指牽連至數百未能訖衣冠氣絕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

史纂左編卷全

一覽

三

良

下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而元禮養爲假子故爲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賅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伏罪死獄中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爲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吏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卿瑯王冲反狀爲續所抑武后以爲諂擢累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讎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候思止衛遂忠等陰

肅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讎公卿上急變每摘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爲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或思止推實必得后信之詔于麗景門別置獄敕來俊臣等顯按事百不一貸或戲謂麗景門爲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作羅織經一篇具爲支脉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鞠囚不問輕重皆注鹽于鼻掘地爲牢或寢以匭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宜詔又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卽墜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

史纂左編卷全

一覽

三

鐵

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卽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爲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於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罪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李洧道六族下獄俊臣顯以夷滅大臣爲功乃奏囚降制一問而服者同自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稍挺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托后見愕然責謂臣對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往視逮假仁傑襖帶立西廂絛懼俊臣東視唯云莫敢聞先是宰相樂思晦爲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



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爲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爲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爲民長壽中還投殿中丞坐贓賂同州叅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爲合宮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官戶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酋長數十人割耳醵面訟其寃僅得解蒸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旣欲擅發姦功卽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巖以謀反誅其子訴關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剗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爲流涕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爲宥死流漢川萬歲通天中上已與其黨集龍門題搢紳名於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惡未發衛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辯案與俊臣善如慶說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強娶

之他日會妻族酒酣遂忠詰之聞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臣耻妻見辱已命歐而縛于庭旣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慙自殺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驍志遂忠發其謀初俊臣屢撝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睡矣爭抉目撻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子餘家屬籍没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周興萬年人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與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放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鞠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麋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

曰善命取薨且熾火徐曰與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與駭汗叩頭伏罪詔誅神勣而有與嶺表在道爲蠻人所殺

神勣者爲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官佐俊臣等爲慘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瑒瑒王冲起兵拜神勣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勣盡殺之凡千餘族即拜大將軍天授二年下詔獄伏誅吉温天官侍郎瑒瑒之孽子也詔事中貴人愛若親戚性陰詭果於推劾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

史纂要卷全

八 唐紀

五

案

學薛巖承恩倖引温入對玄宗日之而謂巖曰是一不良漢朕不要也時蕭吳爲河南尹河南府有事温推詰事連吳堅執不捨賴吳與右相李林甫善抑而免之及吳爲京兆尹而温方調萬年尉即就其官人爲危之時驃騎高力士常止宿宮禁或時出外第吳必謁焉温先馳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吳通謁温陽惶恐趨避力士止之語吳曰吾故人也吳乃揖去他日温謁吳於府庭遽布心腹曰他日不敢隳國家法今而後洗心事公吳復與盡歡會林甫與左相李適之附馬張垺不叶適之兼兵部尚書垺凡均爲兵

部侍郎林甫遣人訐出兵部銓曹主簿事令史六十餘人僞造事圖覆其官長詔出付京兆府與憲司對問數日竟不究其由吳使温劾之温於院中分囚於兩處温於後廳伴取兩重囚訊之或杖或壓痛苦之聲所不忍聞即云若存性命乞紙盡答令史輩素諳温各自誣伏罪及温引問無敢違者敕刻間事輯驗囚無拷訊決罰處常云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會李林甫將起刑獄除不附已者乃引之於門與羅希夷同鍛鍊詔獄五載因中官納其外甥武敬一女爲盛王琦妃擢京兆府士曹時林甫專謀不利

史纂要卷全

八 唐紀

五

案

於東儲以左騎兵曹柳勣杜良姊妹壻令温推之温追著作郎王曾前右司禦率府倉曹王脩已左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騎曹徐徵同就臺鞠數日而獄成勣等杖死積屍於大理寺六載林甫又以戶部侍郎楊慎矜違忤其旨御史中丞王鉷與慎矜親而嫉之同構其事云蓄圖識以已足隋煬帝子孫闕於興復林甫又奏付温鞠焉慎矜下獄繫之使温於東京收捕其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於汝州捕其門客史驚敬忠敬忠頗有學嘗與朝貴遊蹉跎不進與温父瑤情契甚密温孩穉時敬忠常抱撫之温令

河南丞姚開就擒之鎖其頸布袂蒙面以見溫溫驅之於前不交一言欲及京使吏誘之云楊慎矜今款招已成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必活忤之必死敬忠則首曰七郎乞一紙溫伴不與見詞懇乃於桑下令荅三紙辭皆符溫旨喜曰丈人其相怪遂徐下拜及至溫湯始詢慎矜以敬忠詞爲證及再搜其家不得圖識林甫恐事洩危之乃使御史盧鉉入搜鉉乃袖識書而入於隱僻中誦而出曰逆賊牢藏秘計今得之矣指於慎矜小妻韓珠團婢見舉家惶懼且行播擊誰敢忤焉獄乃成慎矜兄弟賜死溫自是威振衣冠不敢偶言溫早以嚴毒聞頻知詔獄忍行枉濫推事未訊問已作奏狀計職數及被引問便懾懼卽隨意而書無敢惜其生者因不加拷繫獄成矣林甫深以溫爲能擢戶部郎中常帶御史林甫雖倚以爪牙溫又見楊國忠安祿山受主恩驃騎高力士居中用事皆附會其間結爲兄弟常謂祿山曰李右相雖觀察人事親於三兄必不以兄爲宰相溫雖被驅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溫爲相卽奏兄堪大任擠出林甫是兩人必爲相矣祿山悅之時祿山承恩無敵驟言溫能玄宗亦忘曩歲之語十載祿山加河東節度因奏

溫爲河東節度副使尋復奏爲魏郡太守兼侍御史楊國忠入相引入拜爲御史中丞處置使溫於范陽辭祿山令累路館驛作白細帳以候之又令男慶緒出界送攏馬出驛數十步及至西京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十三載正月祿山入朝拜左僕射充開府使因奏加溫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開府苑內營田五坊等副使時楊國忠與祿山嫌隙已成溫轉厚於祿山國忠又忌之其冬河東太守韋陟入奏於華清宮陟自謂失職託於溫結歡於祿山廣載河東土物饋於溫又及權貴國忠諷評事吳豸之使鄉人告之召付中書門下對法官鞠之陟伏其狀貶桂嶺尉溫澧陽長史溫判官員錫新興尉明年溫又坐贓七千匹及奪人口馬奸穢事發貶端州高要尉溫至嶺外遷延不進止於始安郡八月遣大理司直蔣沆鞠之溫死於獄中初溫之貶斥玄宗在華清宮謂朝臣曰吉溫是酷吏子姪朕被人誑惑用之至此屢勸朕起刑獄以作威福朕不受其言今去矣卿等皆可安枕也初開元九年有王鈞爲洛陽尉十八年有嚴安之爲河南丞皆性毒虐笞罰人畏其不死皆杖訖不放起須其腫憤徐乃重杖之渙血流地苦楚欲

死鈞與安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憚懼溫則售身雖  
貴嗟整衣冠來頗異耳溫九月死始興十一月祿山  
起兵作亂人謂與溫報讐耳祿山入洛陽城即僞位  
玄宗幸蜀後祿山求得溫一子纔六七歲授河南府  
叅軍給與財帛

奸之七 賈國

蜀譙周

譙周巴西充國人也周幼孤隨同母兄同居既長耽  
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  
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  
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  
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  
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亮卒於敵庭周  
在家聞問即便奔走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  
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從爲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  
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遊觀增  
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  
郡欲弄神器於是賢士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  
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  
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  
游獵飲食不惜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  
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勤遵法度  
故北州歌嘆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  
應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  
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

至於輿病齋棺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強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奸猾故起叛心未知陛下還恐不特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卽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收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古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

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思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思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藩觀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思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烏驚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沒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

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  
黠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若乃奇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  
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  
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  
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  
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油長驅而前蜀本謂敵不  
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  
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  
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十七

卷之三

蜀書

三

郡險阻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以  
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  
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  
能吞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  
辱之耻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  
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  
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  
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其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  
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  
魏如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

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  
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  
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  
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偏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  
取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  
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  
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  
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  
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  
偏於邯鄲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

卷之三

蜀書

三

魏

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  
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  
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  
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  
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  
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  
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  
人況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  
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  
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

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以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與疾諸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陳壽嘗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之遺風可與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數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

史記左傳卷全

蜀周

四

良

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篤疾不拜至冬卒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 晉王衍

王衍字夷甫瑯琊人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而行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咏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覽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又爲平北將軍卒於北平遂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

史記左傳卷全

晉王衍

聖

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陽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特以化生萬物特以成形賢者特以成德不肖者特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行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行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于貢兼聲石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揮玉柄塵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

雖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行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

史纂左編卷全

五十一

史纂左編卷全

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孝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

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寇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

史纂左編卷全

五十二

史纂左編卷全

安衆心越之計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



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儔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

馮道

馮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廬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寢之別室訪其三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

與力不能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關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弑明宗卽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致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

足慮遽失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望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饑饉傷農因誦文士譚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能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

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平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朝來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

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滅夷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斌為漢嗣道道迎贊于徐州贊未

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道與趙上交王度迎劉贊為漢嗣既而周太祖已逼副推戴左右知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惶怖不知所為惟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然其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司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

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卽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之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辛自將擊旻果敗旻於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如此道有子吉

五代史云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

事古自名而予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吳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叅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以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嘆之而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自不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宋陳宜中

陳宜中永嘉人也少甚貧而性特俊拔有賈人推其生時以爲當大貴以女妻之既入太學有文譽實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壻事權幸盧允升蓋宋臣因得寵於理宗擢爲殿中侍御史在臺甚橫宜中與王鏞劉黼林則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監察御史吳衍劾宜中削其藉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至橋門之外大全怒立碑學中戒諸生亡妄議國政且令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爲六君子宜中謫

史卷之三

八

卷之三

建昌軍大全既竄丞相吳潛奏還之賈似道入相復爲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今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之中宜中又達事務數年遷監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宗社之禍命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請外爲江東提舉茶鹽常平公事五年詔爲崇政殿說書兼中書舍人七年閩關帥以端文閣侍制知福州在官得民心歲餘入爲刑部尚書淳祐六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二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

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爲似道已死卽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鎗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章鑑宵遁曾子淵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詔以王燾爲左丞相拜宜中特進右丞相四月燾自知慶元還朝論事卽與宜中不合臺臣孫嶸叟請寃籍潛說友吳益李珣宜中以爲簿錄非威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之珣方召入朝遽加重刑恐後無以示信燾力爭以爲當如嶸叟議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燾與宜中

史卷之三

八

卷之三

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爲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燾進平章軍國重事燾拜命卽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爲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使數輩遮留之始至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軍馬而不出督燾請以一丞相建閫吳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已請行宜中魏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邊事下公卿議不決七月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燾言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督府朋黨指授臣不得而知此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

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煥子乃嗾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畧以爲趙潛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崇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大兵薄國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水劉

宋史左編卷全

陳宜中

宋史

師勇水兵而用之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遣使招之不至其後罷煥命臨安府捕逮京學生召之亦不至太皇太后自爲書遣其母楊使勉諭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乃拜醴泉觀使十一月壬寅始造朝尋爲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爲兵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爲笑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王與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也而常州破兵薄獨松關隣邑望風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即率

率臣入宮遷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太皇太后乃命裝俟升車給百官路費銀及幕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擲之地遂閉閣羣臣求內引皆不納蓋宜中實以明日遷倉卒奏陳失審耳宜中初與元丞相伯顏期會軍中旣而悔之不果往伯顏將兵至皋亭山宜中奔遁陸秀夫奉二王入溫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溫州而其母死張世傑昇其棺舟中遂與俱入閩中益王立復以爲左丞相并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反二

宋史左編卷全

宋史

宋史

王果使召之終不至至元十九年元軍伐占城宜中走還後沒於暹宜中爲人多術數少爲縣學生其父爲吏受賄當黜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以爲黜吏卒寘之法其後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撫其過無所得其後克愚發賈德生冒借官本事件似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爲多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二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提舉軍務司奉天府司獄兼翰林院修撰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宣興王革

武進左 桑校正

纂

燕子之

燕子之燕相也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爲王蘇秦與

史纂左編卷八十二

燕子之

經

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易王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秦之相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燕王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

史纂左編卷八十二

燕子之

二

經

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間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狗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喁口叔父恠而問其故操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有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此叔父有以告嵩終不復信操

史記卷之八

曹操

三

王

於是益得肆意矣唯梁國喬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名劭好人倫多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聚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爲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詰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爲不荅操乃却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元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颶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附貴戚賊汚

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犯姦宄迹竄郡界肅然稱疾歸鄉里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操操拒之芬等遂敗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操爲點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操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伉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術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起兵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遷岱瑁屯酸棗術屯洛陽伉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強紹等莫

標識  
見便  
何自不

卷之八

八

五

王

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  
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  
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  
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  
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據成臯邈遣將  
分兵隨操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之戰不利士  
卒死傷者甚多操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  
以馬與操得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  
酸棗未易攻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將兵十餘萬日  
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之謀曰諸君聽  
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  
據敖倉輟輟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  
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  
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  
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耻之邈等不  
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進屯河內  
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  
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儒欲共立爲主操曰  
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  
幼主微弱制於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

卷之八

八

六

夫

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  
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  
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  
構難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賊  
十餘萬衆畧東郡操引兵入東郡擊黑山賊于濮陽  
破之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袁紹因表操爲東郡  
太守治東武陽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  
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催等專朝政青州  
黃巾衆百萬入兗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  
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觀賊  
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今不若奮士  
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  
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之  
戰果爲所殺信乃至東郡迎操領兗州牧遂進兵擊  
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  
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操追黃巾至濟北  
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  
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  
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  
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



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于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堂陶謙屯平原以逼紹操與紹會擊皆破之興平九年年初操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琊為陶謙所害故操志在復讐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征陶謙拔五城遂畧地至東海還過鄆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初張邈少時好遊俠操與之善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死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鄉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苗未得安坐

卷之三

八

七

王

破之未及還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央數十合相持急操募勇陷陣司馬典常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掠戰時四面又急常進當之矢至如雨常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常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會日暮操乃得引去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虫起百姓大饑布糧亦盡各引還操還鄆城布到乘氏為其縣兵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操操從之

卷之三

八

八

王

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眾所殺充  
州平遠東畧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於曹陽  
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春正月操軍臨武平袁術所  
置陳相袁嗣降操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  
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袁奴  
拒險洪不得進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  
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  
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不問曹操自領司隸校  
尉錄尚書事操于是殺侍中臺崇尚書馮碩等三人  
計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  
也贈射聲校尉沮鵠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時洛陽  
殘破董昭等勸操都許車駕出轅轅而東操自為大  
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  
稷制度始立於是以太尉紹班在操下不  
肯受操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操拜司空行車騎將  
軍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  
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畧飽則棄餘瓦斛流離無敵  
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  
在江淮取給蒲麻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

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  
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食  
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  
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  
來奔程昱說操圖備操曰方今收英雄時殺一人而  
失天下之心不可袁術與呂布戰于河上操東征袁  
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喬粲等於廩陽以拒操  
操擊破粲皆斬之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上民東餓  
術由是遂棄操辟陳國何夔為掾問以袁術何如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  
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  
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祿屬公事往往加杖夔  
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董卓將張濟自  
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綉領其眾二年春操到宛綉  
降既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操乃引  
兵還舞陰綉將騎來抄操擊破之綉奔穰與劉表合  
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綉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  
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遂還許  
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頸而前初操將討張  
綉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操自此不復朝見三年春

正月操圍張綉于穰五月劉表遣軍救綉以絕軍後  
操將引還綉兵來操兵不得進連營稍前操與荀彧  
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綉必  
矣到安衆綉與表合兵守險操軍前後受敵操乃整  
險爲地道悉過資重設奇兵會明賊謂操爲遁悉軍  
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操還許荀彧問操  
前以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  
戰吾是以知勝九月操東征呂布屠彭城獲其相侯  
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擊大破之獲其驍將追至城  
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袁術勸布出戰  
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操連戰士率罷欲還  
用荀彧郭嘉計遂壅泗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  
等執陳宮舉城降生擒布宮皆殺之初操爲兗州以  
東平畢譚爲別駕張邈之叛也初譚母弟妻子操謝  
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譚頓首無二心操嘉之爲  
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破譚生得衆爲譚懼操曰夫  
人孝于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  
兵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  
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

史記卷之三

八書

十一

大

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以爲吾  
奉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  
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十一  
月張綉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操軍官渡袁術自敗  
于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操  
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操遣備言  
于操曰劉備不可縱操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  
與董承等謀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也  
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尅五年春正月初車騎將軍  
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誅曹操謀世操  
尋殺承等及其三族操不復朝請將自東征備諸將  
皆曰與公爭天下者乃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  
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  
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遂  
擊劉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  
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  
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  
陽將渡河四月操北救延荀彧說操曰今兵少不敵  
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  
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

史記卷之三

八書

三

大

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兵兼行起白馬  
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敵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  
斬黃遠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于是渡河追  
操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人登壘望之  
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  
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並進諸  
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  
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人前後至諸  
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起輜  
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  
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擒紹軍大獲操  
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  
稍前依沙堤為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令  
戰不利時操軍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復進臨官渡  
起土山地道操亦于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  
雨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操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  
許或復以為紹可以必勝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持  
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數處  
許下紹使劉備助辟操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  
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操用荀攸計遣史渙徐晃

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紹與操相持連月雖比戰斬  
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操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  
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  
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  
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操擊瓊等左右疑之荀  
攸賈詡勸操操乃留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夜  
往會明至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陣門外操急擊之瓊  
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  
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  
破瓊等皆斬之初操聞攸來就出迎之撫掌笑曰子  
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  
之今日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  
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  
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  
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  
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  
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不過三日袁氏自  
敗也操大喜乃遣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轉  
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誦之曰  
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

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睦元進趙獻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皆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懼紹初聞操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破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胤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操破紹天下莫敵紹之未破也使劉備掠汝南汝南賊襲都等應之遣蔡楊擊都不利為都所破操南征備備開操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七年正月操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畧盡國中終月行不見所識使吾懷愴於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其後求其親戚之後授之上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竟而有靈吾百年之後復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使以太宰祀喬玄進兵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嘔血死少子尚代譚自號車騎

將軍軍黎陽九月操征之連戰譚尚數敗固守八年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賈信屯黎陽已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面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秋七月令曰喪亂以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操征劉表軍西平操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軍皆疑荀攸勸操許之操曰吾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譚尚役得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操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叛尚屯陽平率其眾降封為列侯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操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累民聚眾比尚之破可得自強以乘我敝也尚破我

盛何敵之乘乎九年正月清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審配守鄴操進軍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道四月留曹洪攻鄴操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夜遣兵犯圍操逆擊破走之遂攻其營未合尚懼令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操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

漢書卷之六

七

七

子黃

之尚奔故安遂分其衆操遣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操入平原畧定諸縣十年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桓觸等舉其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操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毋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九月下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姦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梟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時三郡烏桓承天下亂破幽州路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操將征之鑿渠自呼沱派入水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將北征三郡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

必說劉表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唯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操行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道操從之引軍出盧龍寨塞外道絕不通乃壅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九及遼西北平諸豪

卷之六

九

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九等傳其首諸將或問操還而康斬送尚熙等首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桓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桓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十三年正月初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月

平利  
州劉

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所任多劉輕小人至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孫等皆備在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托強國融不聽而殺之義孫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皆奔山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

卷之六

十

史大夫邾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河北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誘訕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後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懼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操以司馬懿為文學掾七月操南征劉表八月表率其子琮立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操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



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六將軍文聘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事十二月孫權攻合肥操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熹救合肥權聞熹至乃走操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操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籍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旣得過操大喜諸將問之操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裴玄鑒卷全

入曹

主

喬

備亦放火而無所及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七月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辛未下令曰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士卒死亡不復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能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史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史開芍陂屯田軍還譙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伯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遇魏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揚明側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雀臺於鄴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達近諸常侍以爲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

裴玄鑒卷全

入曹

主

喬

中始舉者等爾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低下之地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途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爾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強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



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衛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衛窮亡解疽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之敵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富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王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

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嘗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膈之要也所以慙慙懷恨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與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之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合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擒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十六年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操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

途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操救諸將關西兵精堅壁勿與戰秋七月操西征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度蒲坂津據河西為營操自潼關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都尉許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白操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操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繫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是日微褚幾危而校尉丁裴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循河為前道而南賊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操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相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歎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月

史集全編卷全

八曹操

五

漢中平

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操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涼州關中平諸將或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兵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前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先是操徵馬超父騰為衛尉及超敗殺騰夷三族十月操征孫權十八年春正月進兵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

史集全編卷全

八曹操

五

州復爲九州夏四月操至鄴五月丙申自立爲魏公  
 加九錫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聘操三女爲  
 貴人少者待年於國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  
 白溝以通河安定太守母丘與將之官操戒之曰羌  
 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  
 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  
 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與至遣校尉范凌至羌中  
 凌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  
 聖也但更事多耳十七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爲王時  
 許靖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欲歟之必姑張之將欲  
 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秋七月操征孫權參  
 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  
 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  
 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  
 未承主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  
 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兵養甲息軍  
 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  
 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以導其善性而長  
 其節義公神武鎮於四海若脩文以濟之則普天之  
 下無不畏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然

負固深藏則士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術則大  
 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羽之  
 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操不從操自合肥還十一月  
 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  
 承被誅怨恨操辭甚醜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殺  
 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孟津天子命  
 操置旄頭官殿設鍾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  
 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驚行蘇秦  
 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  
 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  
 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  
 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  
 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以高柔爲理曹掾  
 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  
 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  
 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  
 還心復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  
 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  
 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二十年正月天子立  
 操中女爲皇后三月操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

入氏氏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四月操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寶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操攻屠之西平金城將麴演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操至陽平張魯使將據陽平關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兵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操乃密遣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魯潰奔巴中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上庸郡置都尉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寶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操水制封拜諸侯守相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制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操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二十一年操進爵爲魏王初南匈奴久居塞內于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爲之防至是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之使右賢王法單監其國分其衆爲五部散居汾晉間立其貴人爲帥使漢人爲司馬監督之操又徙武都氏于扶

風天水十月治兵征孫權十一月至譙二十二年正月操軍居巢二月進兵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操引兵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操建天子車服出入警蹕二十三年正月京兆金綽自以世爲漢臣自曰碑討莽何羅忠節顯著觀漢祚將移乃發憤遂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弟穆等結謀紀少有美名爲丞相掾操其敬異之守少府穆以祿慊慨有曰碑之風又與王必善因與聞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強盛而操在鄴留必點兵督許中事晃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祚善走投祚夜喚祚祚家不知是必謂爲晃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會天明晃等衆散遂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操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詰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操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者乃實賊也皆殺之六月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視西門豹祠初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

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  
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二十四年  
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誅操不克死之曹操號其妻為  
王后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夏侯淵與劉備  
戰於陽平為備所殺三月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  
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固拒守引軍還於長安備遂  
取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  
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  
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遂徙氏五萬餘落  
出居扶風天水界備遣將軍孟達攻房陵殺其太守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史記

又遣養子中郎將封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  
降操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  
獲禁遂圍曹仁操使徐晃救之孫權遣使上書以討  
關羽自效操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  
仁圍遂解操軍於摩陂是年孫權將呂蒙襲斬關羽  
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荊州牧上書稱臣於操稱說  
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  
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  
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  
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為

周文王矣初丞相主簿楊脩謀立曹植為魏嗣不惠  
之以車載廢簾內吳質與之謀脩曰操不懼告質質  
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  
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疎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  
植慮事有關忤度操意豫作荅教十餘條教門下隨  
問荅之於是教裁出荅已入操恠其捷推問始泄遂  
收殺之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庚子操崩于洛陽  
年六十六初桓階勸操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  
蜀亡則吳服二方即定然後遵舜禹之軌操從之及  
至操薨追恨前言發病卒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史記

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部  
屯有司各率乃職欽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又云吾  
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持  
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曰吾  
嬖奸妓人著銅雀臺于臺堂上施六尺牀張總帳朝  
脯猶之屬日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女等時登銅雀  
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  
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着藏中吾  
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諡曰武  
操交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

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  
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又手爲節度從今者克捷達教  
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  
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  
眩以僞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  
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  
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初造大業文武普施御軍三  
十餘年手不舍書畫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  
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  
射禽猛獸嘗於南陂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  
宮室繕制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  
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帳帷屏風  
壞則補綻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  
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  
毫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  
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  
而已又愍嫁娶之奢僭女適人皆以皂帳從婢不過  
十人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張昶並  
善草書而操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  
九真郭觀等善圍棋操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

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  
陽城郝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  
飲鴆酒漢末王公多委公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  
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操以天下凶荒資財  
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恰合於簡易隨時之人  
以色列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西容也操爲  
人挑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  
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恰帽以  
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詞盡無所隱及歡悅大  
笑至以頭沒杯案中餽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  
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  
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  
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操沛國桓劭  
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操操殺讓族  
其家忠劭俱避難交州操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  
桓劭得出首拜謝于庭中操曰跪可解死耶遂殺之  
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  
馬付麥以相持於是操馬騰入麥勅主簿議罪對曰  
以春秋之義罰不加于尊操曰制法而犯之何以帥  
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

地又有幸姬嘗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卽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康數不足私謂王者曰如何王者曰可以小斛與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王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心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顯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操殂是時太子不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秘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爲事不可畢秘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阻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

史記卷六十二

重

韓

兵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爲作長檄令所在給其廩食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丕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君王宴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柰何效匹夫孝也丕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操薨相聚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羣臣以爲丕卽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

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丕卽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爲王太后二月丁卯葬操于高陵七月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之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甚衆羣臣因上表勸丕順天人之望丕不許十月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丕三上書辭讓乃爲壇于繁陽辛未詣壇受璽綬卽皇帝位改元大赦十一月奉漢帝爲山

史記卷六十二

美

漢

陽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追尊高曰太皇帝操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丕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違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受之義稱揚帝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魏明帝青龍二年三月山陽公卒獻帝伏后諱毒琅邪人大司徒湛之後父乞沈深有大慶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爲



付中從大駕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爲貴人立爲皇后  
完遷執金吾帝尋東歸李催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  
陽帝乃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繚數  
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  
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爲糧建安元年  
拜完輔國將軍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威乃上印綬  
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自帝都許守位  
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  
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  
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  
厚不爾幸重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願  
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額左右汗流浹背自  
後不敢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  
帝以貴人有倭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  
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  
年事乃露泄操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  
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既無任姒  
徽音之美又乏謹身養已之福而陰懷妬害包藏禍  
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  
策詔其上皇后璽綬退避中宮遷于他館嗚呼傷哉

自壽取之未致于理爲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爲  
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  
率后出時常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出泣  
還詎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  
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  
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  
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獻穆曹后諱節  
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  
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十九年並拜  
爲貴人及伏后被弑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  
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  
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  
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  
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  
文帝不慕漢都於鄴徙洛陽首立九品官人之法黃  
初三年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  
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  
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  
之立子芳爲王立官防輔時吳蜀鼎峙無大征伐在  
位七年年四十臨卒以司馬懿受遺詔輔嗣主不嘗



論漢文帝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

明帝獻丕子沉毅果斷好事土木青龍三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波池楫棹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書可自貴人以下至尚書及給掖庭罷掃習技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前爲玉井絢欄瞻餘舍受神龍吐

卷之三

七

七

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闔闔諸門闕外畧愚時與吳蜀連年用兵而帝盛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妻者選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以司馬懿爲大將軍臨幸以曹爽爲大將軍與司馬懿同受遺詔輔政在位十四年年三十六

邵陵厲公芳初獻無子養芳及秦王詢宮省事秘人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任城王楷子在位闇弱無能嘉平元年司馬懿誅曹爽三年懿卒子師繼爲大

將軍六年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卿夏侯玄遂廢芳遷之河內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髦丕孫也司馬師卒弟昭繼爲大將軍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憤遂率兵誅昭兵敗爲昭所弑在位七年年二十歲與操之孫初封長道鄉公司馬昭迎立之景元四年滅蜀昭卒子炎嗣晉王篡魏廢奐爲陳留王卒于墉城在位七年年五十八

魏主共四十年

卷之三

七

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三

魏司馬懿附子孫 諸葛誕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

史纂左編卷八十三

不可失也

一

蓋

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操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荅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命也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爲軍司馬言於操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天下不耕者二十餘

年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操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懿又言荊州刺史胡脩龐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操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脩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操以爲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使遷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不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操以荊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懿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及操薨于洛陽朝野危懼懿綱紀喪事內外肅然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操懿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懿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丕悔之及丕篡漢以懿爲御史中丞黃初六年

史纂左編卷八十三

不可失也

二

蓋

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懿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  
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爲念故以委卿曹叅雖有戰  
功而蕭何爲重使吾無內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  
廣陵還洛陽詔懿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  
當總東事於是懿留鎮許昌及天子病篤懿與曹真  
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  
曰有問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卽位詔懿屯于宛  
加督荊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  
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  
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

卷之三

八司馬懿

三

五

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太守申  
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  
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  
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  
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  
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  
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  
大喜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  
搆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  
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

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關寨以救達懿分諸將  
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  
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  
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  
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  
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  
城外爲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入道  
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  
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  
費南土悅附焉初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

卷之三

八司馬懿

四

五

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懿新  
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懿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  
執之歸于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  
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  
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懿朝于京師天子訪之  
於懿懿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  
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  
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九攻敵必扼其喉而椿  
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  
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

而墜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懿屯于宛太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懿分軍住雍郡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黔布會也遂進軍隄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

史集卷之三

五

五

懿列陣以待之使將牛全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與京兆天水南安監冶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歸善城溉田數千頃國以克實焉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

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大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大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相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大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遣奇兵倚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

史集卷之三

六

六

六

六

者六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僞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遣懿中憫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

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懿者懿不敢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幸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問曰諸葛孔明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懿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竟如其言及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徵懿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大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經

孤竹越竭石次于遼水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爲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第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

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令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糶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因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旣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槍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午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懼淵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

卷之五

八

九

大

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而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攻南園突出懿縱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旣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尸四萬口三十餘萬時有兵士寒凍乞糶懿弗與之或曰幸多故糶可以賜之懿曰糶者官物

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初懿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倪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懿便道鎮關中及大白屋有詔召懿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懿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懿流涕問疾天子執懿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卽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

卷之五

八

十

大

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趨時負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闕貴

寵莫盛焉。喪事太傅禮貌猶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粲徙吏部尚書，盧航爲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爲尚書，畢軌爲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三年，奏穿廣渭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懿欲自擊，恪議者多以敵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懿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

所短亦吾利也。於是督諸軍擊諸葛恪，軍大子舒，恪燒積聚，棄城而遁。懿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內地，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七年，吳攻祖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懿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懿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敵人以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

祖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祖中，所失萬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于乘輿，上方珍玩充初其家，作窟室綺疏，四周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

爽晏謂懿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懿亦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爲疾，使兩侍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習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長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乃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泰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荊州，勝復曰：『當泰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



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今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於是奏未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懿子師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懿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懿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將濟言於懿曰智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驚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大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未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

太后太后勅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各以本官候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懿觀望風旨懿數其過失事止允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懿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論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至果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懿曰此事昭然卿等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今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懿曰卿別管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牠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子丹與父爽之字也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今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



圖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夷愁問不知  
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夷疑有姦  
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夷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  
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迎須三月中  
發於是收夷義訓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  
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將濟曰曹真之勲不可  
以不祀懿不聽初夷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夷  
及夷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  
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  
司奏收芝綜科罪懿赦之曰以勸事君者二月天子  
以懿爲丞相固讓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  
固讓九錫懿以久疾不任朝請有大事天子親幸第  
以諮訪焉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貳於懿謀立  
楚王彪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懿潛  
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泛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  
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  
折簡召凌何苦自來耶懿曰以若非折簡之客故耳  
卽以凌歸於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其子曰賈梁道  
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達仕魏爲豫州  
刺史封侯卒克之父也凌至項仰鳩而死收其餘黨

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郭命有司監  
察不得交關天子遣侍中韋誕持節勞軍于五池懿  
至自甘城天子策命懿爲相國封安平郡王讓不受  
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凌爲祟甚惡之卒于京師時  
年七十三懿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曹操察懿有  
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  
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  
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  
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懿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  
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操意遂安及平公孫  
淵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  
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旣而竟遷魏鼎  
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  
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  
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  
狼顧也  
司馬師字子元懿長子也雅有風彩沉毅多大畧少  
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帝稱曰惟幾也能成  
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累遷中護軍懿  
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

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  
安庶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  
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  
集衆其知所出也及懿卒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  
嗣事天子命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十月詔征南大將  
軍王果鎮南將軍毋丘儉征吳十二月吳太將軍諸  
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毋丘儉王昶  
聞東軍敗各燒屯走初吳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  
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  
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

吳書卷之三

司馬懿傳

七

之魏諸葛誕言于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交舒還  
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  
兩城可大獲也至是朝議欲貶諸將師曰我不聽  
公休以至于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公休諸將字  
時司馬昭爲監軍惟削昭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  
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諸  
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師過也非  
泰之責于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五年四月大赦五  
月諸葛恪圍合肥新城是時姜維亦圍狄道師問虞  
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

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漢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  
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恪悉其衆足以肆暴  
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爾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  
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得進戰乃公之利也  
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投險我麥非深根之寇也  
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  
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遣郭  
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救毋丘儉等案兵  
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  
西界恪復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

吳書卷之三

司馬懿傳

六

水口師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  
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  
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攻合肥  
卒如所度師於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  
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  
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  
壘以斃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  
督銳卒趨合淪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  
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正元元年天子與  
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璆等謀

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使舍人王美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美而至師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師怒遣勇士以刀鐐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天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奸臣李豐等靖諸庸回陰構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師讓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虞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嫚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又爲羣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師召羣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惟命是從師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羣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日使小優郭淮袁信等裸袒淫戲又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令狐景諫帝燒鉄炙之太后遭合陽君喪帝喜樂自若清商丞

熙諫帝帝弗聽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帝甚患望熙諫帝怒復以彈彈熙每文書入帝不省視太后令帝在武乾殿講學帝又不從不可以承天序臣請依霍先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右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羣臣從至西掖門師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羣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羣臣議所立師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羣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於昭穆之序爲不次則明帝之世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師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重舉趾高師聞而憂之二年正月有慧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于壽春討師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酈衆六萬渡淮而西師會

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戊午師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于陳許之郊甲申次于隱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師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師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師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且儉欲縱橫之亦習儀秦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先後瓦解內平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鬪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五

五

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道驚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使將軍樂琳等督部兵繼其後比至沙陽煩陷欽陣弩矢雨下欽蒙楯而馳大破其軍衆皆投戈而降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師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師自有瘡疾使瑩割之嘗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醫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卒于許昌時年四十八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五

五

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黠布  
叛逆漢祖親征隗囂建炎光武西伐烈祖明帝乘輿  
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  
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  
克矣七月奉天子及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  
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祺節使淮  
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昭進軍丘頭  
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  
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  
疾不出并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  
太康至樂安卷之三  
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  
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  
苞泰等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  
遁吳人殺異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  
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  
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  
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  
之備其趨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殺淮  
北康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愈羸形以示  
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

中乏糧石苞王基請攻之昭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  
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  
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  
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  
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  
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  
戰而破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也得  
罪於吳全端兄子粹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  
壽春用鍾會計作檄儀書以請靜兄弟五人帥其  
衆來降城中大駭三年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岡  
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  
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子鴛攻誕不克踰  
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鴛巡城而呼昭見城上持弓  
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  
夷三族吳將唐咨等帥其屬皆降四月歸于京師昭  
自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四年分  
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周泰鎮襄陽使石苞都  
督揚州陳壽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朱鈞監青州  
諸軍事景元元年天子旣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已出  
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而行放黜五月

戊子夜使宛從櫟射李昭等發甲於凌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宿衛空關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許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耶於是遂入白太后戒嚴俟旦沉業馳告於昭昭召護軍賈克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

史纂要卷全

司馬懿傳

重

材

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克叱諸將曰公蓋養汝輩正爲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外出於背天子崩於車中昭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昭遣其舅荀頤與致之延于曲室字謂泰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有斬賈克少可以謝天下昭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太后令曰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庶人禮葬之使外內咸知其所行也昭遂殺尚書王經庚寅昭奏曰故高貴卿公帥從駕人兵拔刀鳴鼓向臣

所臣懼兵刃相接卽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第太子舍人濟入兵陣傷公至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貳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生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元輔義在安國卽駱驛中勅不得迫近輿輦而濟妄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恒痛恨五內摧裂濟于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收濟家屬付廷尉太后從之夷濟三族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爲帝昭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

史纂要卷全

司馬懿傳

重

材

虜畧計取吳作戰船通水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上下溼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魏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戍卒以畧野劔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累屢陳異議昭患之使主簿師纂爲

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示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昭斬以徇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頌攻維營隴西太守牛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鍾會分爲二隊入自斜谷直指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頌追敗維於瀘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劔閣鍾會攻之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

史纂左編卷全

蜀書

三

四

江由破蜀將諸葛瞻於綿竹斬瞻傳首進軍雒縣禪降昭自爲相國總百揆表鄧艾爲大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譖艾檻車徵艾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于鄴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瑾攻會斬之初魏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昭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昭笑曰取蜀於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昭至自長安進爵

爲王二年昭卒年五十五鄭玄孫小同爲關內侯嘗詣昭昭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昭猶疑而鳩之卒

諸葛誕琅邪人也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累爲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相善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王凌之陰謀也太傅司馬懿潛軍東伐以誕假節都督揚州諸軍

史纂左編卷全

蜀書

三

四

事後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師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悉破城門出流遶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誕以司馬昭威權日盛旣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賑施以收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甘露元年冬吳人欲向徐埭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



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司馬昭知誕有自疑心二年五月徵爲司馬誕被詔書急恐遂發兵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琳殺之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所附勝兵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吳人大喜遣將全惲唐咨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假節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司馬昭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昭屯丘頭使

卷之三

司馬昭傳

三

三

基及安東將軍陳壽等四面合圍表裏重疊疊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等簡銳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琳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燮皆誕瓜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昭昭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惲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東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爲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隔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

卷之三

司馬昭傳

三

三

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野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其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鸞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爲用鸞虎單走逾城出自歸昭昭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應當戮然鸞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鸞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鸞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饑困誕咨等智力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昭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唐咨及繇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械軍實山積誕以二年正月及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私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



安處之其淮南將吏士民諸葛誕所賜畧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鶩虎收歛歛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武帝炎昭長子也繼昭爲晉王泰始元年篡魏國號晉都洛陽除魏宗族禁錮大封其族屬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謂陵詔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旣除復服義無所依中軍將軍羊祜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

卷之三

三

三

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欲復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爲沉痛况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于所天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更也遂以疏素終三年十年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擇未畢權禁婚姻詔曰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來多階內寵登后妃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

皆不得用妾媵以爲嫡咸寧七年滅吳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于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帝宇量弘厚仁恕容納謹正未嘗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敦以寬恕有司奏御牛青絲綃斷詔以青麻代之

卷之三

三

三

大鑒程據獻雉頭裘帝命焚於殿前臨朝寬裕法度有恒高陽許允旣爲文帝昭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于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急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爨章素廢請調行矣帝數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官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時

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莽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說者紛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為北軍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寢疾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少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迷亂楊后輒為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於此矣

卷之三

八

孟

高

惠帝秉武帝第二子也昏愚不辨救焚自為太子朝野咸知不堪負荷及居大位政由羣下綱紀大壞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凌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為之互市焉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帝又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

始賴張華等輔政朝野亦各安靜後骨肉相殘劉淵等乘釁四起遂有五胡之亂後因食麴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鳩之在位十七年年四十八

懷帝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熾其一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初拜散騎常侍繼立為皇太弟以為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修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二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氏羌飲馬于涇川螻衆控弦於羈水宜及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惠帝崩年以於太弟為嫂不得為太后僅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即帝位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帝以歸因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三十秘書監荀崧常謂人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舉而有流亡之禍

卷之三

八

孟

高

愍帝鄴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於藍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長安承制。還置懷帝。崩。卽帝位。建興四年。劉曜逼京師。雍州刺史麴允與公卿守長安。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遣使送笏於曜。乘羊車肉袒。街壁與曜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視受壁。帝蒙塵於平陽。麴允及羣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聰臨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

卷之六

晉書

五

下

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歎歔流涕。聰聞而惡之。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統。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關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在位四年。

卷之六

收兵下邳也。假帝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爲腹心。殷肱賁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卽位。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於宣城。平杜弢於相州。承制救荆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赴日進討。羣臣因請卽位。都建康。以王導爲謀主。大功未就。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年四十七歲。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常奏太極殿廣室。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皇囊爲帷。遂令冬絺。青布夏絺。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遘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勳。不出江畿。經畧區區。僅存吳漢。終於下凌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克雄武之量。不足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

卷之六

晉書

五

下

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楹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  
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  
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在位六年壽四十七  
明帝紹元帝子也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  
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  
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  
廓清大視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  
正強本弱枝雖舉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在位三年  
年二十七

成帝衍明帝子也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及更亮

徵蘇峻遂反舉兵逼帝遷石頭更亮嘗送酒於江

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驚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

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憚聞飲藥而死然少為舅氏

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幾務在簡約當欲於

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乃止雄武之度雖

有媿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往烈矣在位七年年二

十二

康帝岳成帝母弟也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

氏當朝權倖人主恐異世之後威屬將疎乃言國有

強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為嗣在位三年年二十二

穆帝冊康帝子也年三歲即位褚太后臨朝稱制會  
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桓溫都督諸  
軍事在位十七年年十九

哀帝丕成帝子也穆帝崩無嗣帝即位餌方士斷殺  
藥以求長生興寧二年藥發寢疾崇德太后復臨朝  
攝政三年崩在位四年年二十五

海西公奕哀帝母弟也哀帝無嗣帝即位六年桓溫  
自廣陵屯于白石隨詣闕因圖廢立詎帝在藩夙有  
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  
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

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穆哀短祚國嗣

不育琅邪王奕親則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圖德之

不建乃止於斯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莫知

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

宗廟且昏孽並大便秘欲建樹儲藩誣罔祖宗傾移皇

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廢奕為東海王以王還弟

於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

收帝璽綬帝着白夾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

門羣臣拜辭莫不歎歎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

送東海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

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閤牀第易誣乃言帝爲闔遠行廢辱咸安二年降封帝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勅吳國內史刁雍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成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其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

史記卷之六

六書卷之六

元

高

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角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十月薨于吳時年四十五

簡文帝昱元帝少子也海西公旣廢桓溫迎立之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謹如也常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板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此憚服溫旣杖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帝懼廢黜先是樊噲入太微尋而海西公廢及

帝登阼樊噲又入太微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桓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請省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述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云在位三

年年五十三

史記卷之六

六書卷之六

甲

高

武帝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帝幼稱聰悟謝安常歎以爲精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旣而溺於酒色殆於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醒日旣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更屬少者貴人怒因帝醉夜潛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覺暴死在位二十四年三十五年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其子元顯專權竟不究其罪人安帝德宗武帝長子也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

雖寒暑之變無以辯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在位二十三年年三十七

恭帝德文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於琅瑯第劉裕以爲零陵王居于秣陵宋末初二年九月裕使兵入踰垣而入弑帝于內房在位二年年三十七

東西晉共一百五十年

東晉共一百五十年

東晉共一百五十年

東晉共一百五十年

東晉共一百五十年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四

宋劉裕附子孫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彭城縣人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父基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裕素貧時人莫能知唯琅瑯王謐獨深敬焉裕嘗負刀達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達執謐密以已錢代償由是得釋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搗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裕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裕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每遇金創傳之並驗祇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討之以裕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裕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裕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裕爲賊所困乃輕騎尋之旣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百姓皆苦之惟裕獨無所犯恩北出海鹽裕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裕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懈奮

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遂向浣濱裕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隨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爲前驅裕以吳人不習戰命之在後是夜裕多設奇兵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沒裕且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賊疑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裕兼行與俱至擊大破之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壘洲八月晉帝以裕爲下邳太守裕又追恩至壘洲及海鹽頻破之恩自是饑饉奔臨海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裕又參其

卷之六

二

軍事玄至裕詰擊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裕與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剋建鄴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懼招裕於廣陵舉兵裕曰人情去矣廣陵亦豈可得至牢之竟縊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脩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裕爲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于臨海桓玄篡位遷晉帝於尋陽桓脩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遊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

明有智鑒嘗見裕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脩尋還京口裕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計及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人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與東莞童厚之並同議謀時桓脩弟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弘中兵參軍昶爲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以兵襲弘長人爲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元德厚之謀於建鄴攻玄剋期齊發裕託

卷之六

三

游獵與無忌詠之憑之毅從弟藩憑之從子韶弟融隆叔道濟昶族弟懷玉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侯詰旦城門開無忌等帥義徒服傳詔服稱詔居前衆馳入齊時吏士驚散即斬脩以徇衆哭之甚慟厚加歛卹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嗽齋即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克京口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黨已當梟於大航諸軍非大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退



毅既至裕命誅私等毅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數日裕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為內應邁甚懼安穆處事發馳歸時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封邁為重安侯又以不軌安穆故殺之誅元德亮與厚之等乃遣甄丘太守吳甫之右軍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裕造游擊將軍何濟之左右見裕光曜滿室以告濟之濟之以白玄玄不以為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

卷之六

八

四

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樛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裕為盟主以孟昶為長史總後事昶憑之為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人軍次竹里移檄都下三月戊午遇吳甫之於江乘裕躬執長刀大呼即斬甫之進至羅洛橋遇皇甫敷檀憑之戰敗死之衆退裕進戰彌厲又斬敷首初裕建大謀有工相者相裕與無忌等皆當大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裕知其事必捷玄聞敷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卡範之屯覆舟山而己夫義軍進至覆舟東張毅兵以油帳冠諸樹布蒲山

谷裕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因風縱火煙焰張天謙等大敗玄始雖遣軍而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船南逸庚申裕鎮石頭城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愷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裕為鎮東將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脩令相裕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于裕曰君相貴不可言裕笑曰相若中

卷之六

八

五

當用為司馬至是叟諄裕曰成王不負桓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時諸葛長人失期為刁遠執送未至而玄敗四月奉武陵王遵為大將軍承制大赦惟桓氏一祖後不免玄挾天子走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於崢嶸洲衆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建鄴玄復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入蜀至枚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首建鄴晉帝至自江陵詔進裕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裕固讓旋鎮丹徒九月加裕領兗州刺



史孫恩妹婿盧循浮海破廣山以獲刺史吳隱之即以循爲廣州刺史以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二年進裕督交廣二州四年徵裕入輔授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瑯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

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雍富庶之民鐵騎萬群麥禾布野奈何芟苗使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旣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從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琨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苻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上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旻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亦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

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桓韶建威將軍河南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探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二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

卷之六

六

八

金

董六師奔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應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豫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畧陽垣尊及第京兆太守苗賁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

卷之六

六

九

金

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歊敎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秦王與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當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寇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兎見代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八月封融詣劉裕降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疆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

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疆兵還長安韓範歎曰  
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  
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  
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  
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  
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  
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  
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  
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十月段宏自魏犇于裕  
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懸綱母於城上支

秦書卷之八

劉裕

十

解之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冷張光  
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六年二月南燕賀賴盧  
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  
女病脚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  
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  
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  
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  
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  
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  
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

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  
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初敬宣與父牢之謀襲桓  
玄牢之慮事洩自殺而敬宣奔慕容德已而還晉故  
超託之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  
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  
旣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  
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  
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  
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初  
裕之北也徐道覆勸盧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

秦書卷之八

劉裕

十一

至番禺說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剋京師劉公  
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  
郡守皆奔走時裕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卽  
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于豫章內  
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裕次山陽聞敗卷甲與  
數十人造江上徵問知賊尚未至裕大喜將濟江風  
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如其不然  
覆溺何害卽命登舟舟移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  
安四月裕至都劉毅自表南征裕以賊新捷鋒銳頗  
嚴軍偕進使劉藩止之毅不從五月盧循敗毅于桑

洛洲及審裕凱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  
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遂下爭之旬日乃從于時  
北師始還傷疾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舳舻  
亘千里孟昶懼欲擁天子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  
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  
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  
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  
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初裕征慕容超惟孟昶  
勸行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時議者欲分兵屯  
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

卷之六

六

三

利則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戊午裕  
移鎮石城乙丑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  
之若回泊蔡洲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  
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晉軍潰裕登  
石頭以望見之悅庚辰賊設伏於南岸疑兵向白石  
裕率劉毅北拒留參軍徐赤特戍查浦戒令勿戰裕  
既北賊焚查浦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丹  
陽郡裕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戰於南  
塘七月循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裕遣輔國將軍王  
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

曰我千二月必破祇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  
也劉毅固求進討盧循長使王誕密言於裕曰毅既  
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十月裕率舟師南伐使  
劉毅監大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  
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益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起  
其城盧循父轍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  
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江而下裕躬提幡鼓命衆軍  
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  
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  
火其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柵左里丙

卷之六

六

三

申大軍次左里將戰裕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皆  
懷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  
軍舸走衆皆降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處所破收餘  
衆南走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  
弛紊權門兼并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顧猷  
整政竟不能行浴旣作輔大示軌朋豪強肅然遠近  
禁止至是會稽餘姚唐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裕誅  
亮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晉帝授裕大尉中書監交  
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由七首送都八年荊州  
刺史劉道規患疾求歸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

卷一百一十五

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  
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  
者並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希僧施並深  
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為南  
蠻校尉裕知毅終為異端心密圖之毅至西疾篤表  
求從弟兖州刺史藩以為副二裕偽許焉藩入朝裕  
命收藩及謝混並賜死自表討毅又假黃鉞率諸軍  
西征以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為荊州刺史兖州刺  
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馬丹陽尹劉  
穆之建威將軍配以實力裕發建鄴遣參軍王鎮惡

卷一百一十五

西

前襲江陵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十一月裕至江陵  
分荊州十郡為湘州裕仍進督焉晉帝進裕太傅揚  
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九年二月裕至自江  
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裕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  
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  
謀作亂裕剋期至都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頗日  
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裕輕舟密至已還東  
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  
皆與及之長民甚悅裕密命左右丁盱自幔後出於  
坐拉焉死於牀側輿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昨驍

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盱先是魏縱據蜀裕  
遣劉敬宣伐之敬宣由墊江轉戰而前魏縱求救于  
秦秦王與遣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至黃虎去城都五  
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眾拒險相持六十餘日  
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劉  
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裕謀伐蜀  
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  
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  
裕不從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戴嘉阿間  
太守謝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

卷一百一十五

主一

人以配之嘉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  
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  
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  
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  
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  
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齡  
石署由邊曰至白帝乃開諸君雖進未知處分所由  
毛脩之父益州刺史毛瑾為譙縱所殺脩之固請行  
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  
以死自固不許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自

詠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兵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

卷之六

六

七

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大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聚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

卷之六

六

七

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徒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於豫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多便盜府庫徙馬耽於越雋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裕以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都招聚輕俠裕執送休之今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十一年正月裕收休之子文實兄子文祖並賜死率衆西討復加黃鐵領荊州刺史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并罪狀裕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有幹用才幹未至江陵密書招之延之報書曰承親率戎馬建康西偏閭境士庶莫不惶駭屏疏知以燕王前事良增

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懷待物以公有區復之  
歎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  
効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邪末示云處懷期  
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  
物者矣劉藩死於閭闔之內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  
言說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欵懷之士閭外  
無自信諸侯以爲得算良所耻也吾雖鄙劣嘗聞道  
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天長  
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賊洪游於地下不復多云祿視  
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祿  
濟江休之衆潰奔姚興裕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遇盧  
循侵逼故襄及荆雍平乃謀外畧會姚興死子泓新  
立兄弟相殺關中擾十二年祿表伐關洛乃戒嚴北  
討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率大衆進發以世  
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領監軍中軍  
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十三年衆軍至洛圖  
金墉降之脩復晉五陵置守衛冠軍將軍檀道濟等  
軍次潼關三月庠辰祿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  
謁晉五陵七月至陝站龍驤將軍王鎮惡舟師自河浮  
渭八月扶風太守沈四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

惡尅長安禽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秦咸大白聚東  
井至是而關中平九月祿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盈  
積裕先收其囊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秦始  
皇玉璽送之都其餘球寶珠玉悉以班賜將帥遷姚  
宗于江南送泓斬于建康市調漢長陵大會文武於  
未央殿十月祿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畧趙魏  
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先是安西中兵參軍  
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長史王修  
關中亂十月裕遣右將軍朱齡石代桂陽公義真爲  
雍州刺史十四年義真還爲赫連勃勃所追大敗僅  
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裕至彭城解嚴裕以議  
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  
密謀酖帝而立瑯琊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  
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  
出居於外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奉德文卽位  
於是翦除宗室之有才望者七月裕移鎮壽陽明年  
四月入朝謀篡晉有司草禪詔既成請帝書之帝卽  
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  
延將三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遣散騎常侍謝  
澹等奉璽書歸皇帝璽綬晉帝遜于瑯琊王第于是



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臺臺臣並上表勸  
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按晉義熙元年至元  
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主  
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  
黜聖人出九年填星歲星太白熒惑聚于東井十三  
年鎮星入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元熙元年冬黑龍四  
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若此  
者有數十條羣臣又固請乃從之奉晉恭帝為廬陵  
王優崇之禮做晉初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使冠軍  
將軍劉考防衛二年初裕以美酒一甕授前瑯琊郎

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

王

七

中令張偉使配零陵王偉歎曰配君以求生不如死  
乃於道自飲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淡之皆王之妃  
兄也王每生男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  
深慮禍及與嬪妃共處一食自煮食床前飲食所資  
皆出於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裕令淡之與  
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  
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  
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三年上不豫太尉劉道憐司  
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謝晦護軍檀道濟並  
入侍醫藥以廬陵王義貞為侍中車騎將軍南豫州

卷一百一十六

宋書

王

七

刺史上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  
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  
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不却可  
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為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別府率  
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  
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  
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  
相母后不煩臨朝伏既不許入臺殿門要重人可詳  
給班劬癸亥上崩于西殿時年六十葬建康縣蔣山  
謚武皇帝廟號高祖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  
視珠玉與馬之飾後庭無綺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  
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裕曰日不暇給且所不  
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裕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  
習耳寧州常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  
伐以虎魄瘞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  
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  
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  
床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廣州常獻入  
筒細布一端八丈裕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  
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祿素有熱病非患



金剛末年尤刺坐臥常須令物後有人獻石床寢之極以爲佳乃歎曰木床且費而况石邪卽令毀之制諸王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性尤簡易嘗着連齒木屐好出神武門內左右道遺從者不過十餘人時徐美之住西州嘗思美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隨已出西明門矣諸子旦問起居入閣脫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禮焉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耕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慚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

事土木陛下不親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

主

三

成大業

王鎮惡北海人也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者爲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笑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主

三

縱橫善果斷劉裕伐廣固人或薦之裕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荆思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初劉毅請以其弟兖州刺史劉藩代已至是鎮惡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崩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皮長嚴令後有軍狀又分隊在後今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宴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但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今開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祿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城內亦未信祿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且圍且語知祿在後人情離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消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及劉裕北伐與鎮惡諮議行龍驤將

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成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討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深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今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

卷之六

五

功乃身先士卒卽陷長安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劉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裕留第二子義貞為安西將軍鎮惡為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委以扞禦之任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者深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裕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屏

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其義真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也卽位二年居處所為多乖失徐羨之傅亮謀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求赴國計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于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賣聚土以象破岡塿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夕游天泉池卽龍舟而寢其朝木與兵

卷之六

五

士進殺二侍者于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閣就收璽綬羣臣拜辭送下東宮以太后令廢為營陽王逸幽于吳郡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之于金昌亭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小字車兒為荊州刺史鎮江陵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傅亮為斷士謹操尚鄉恥輕薄江左宴然無事情其不自量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戮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遂為子劭所弑在位三十年年四十七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也為江州刺史舉兵尋陽誅劬  
卽位為人機警勇決博學文章華贍王僧虔以善書  
見忌僧虔至以秃筆書自免奢慙敗度閨門無禮待  
諸第如寇讐殺戮忠諫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  
頃府藏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  
奉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常凭几昏睡  
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五

廢帝子業武帝子也既卽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  
外百官不保首領先是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  
荆湘以厭之期旦誅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  
或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  
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弑帝

明帝或文帝子也見宗類

蒼梧王昱明帝子也或云嬖人李道兒所生初在東  
宮好綠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怒乖節王帥不能禁明  
帝屢勅陳太妃痛捶之及卽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  
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  
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  
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  
而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進儀衛亦懼禍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五

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五

五

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常以  
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  
自稱李將軍帶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  
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  
悅而受之凡諸郵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朱嘗吹荒  
執管便韻及建平王景素舉兵京口不克而死土故  
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鞭  
牙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  
皆息門戶盡閉行人殆絕鉞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  
忤意卽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  
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  
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廢帝之  
立安成王準事覺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  
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潔令太醫  
贊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  
子豈復得出入役猶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有告散  
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  
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剗  
解齧割嬰兒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  
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

屠戮無日遂死後為蕭道成所弑以太后令追廢為  
蒼梧迎立安成王準即位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逼帝禪位帝  
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帝王家宮中皆哭遂逐出  
宮封汝陰王復弑之在位二年年十一

蕭道成

宋書

天

齊蕭道成附子孫沈攸之

齊高帝蕭道成居東海蘭陵縣中朝喪亂高祖淮陰  
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  
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也少府蕭惠開  
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時人服其  
英今看蕭郎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即位為右軍將軍  
時四方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州郡皆起  
兵明帝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  
二壘分軍定諸縣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  
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道成討之時朝  
廷器甲皆克南討道成軍容寡闕乃編椳皮為馬具  
裝折竹為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  
還及張永等為魏敗于彭城淮南孤弱以道成鎮淮  
陰遷南兖州刺史明帝嫌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  
言道成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遣冠軍將軍吳喜  
留軍破釜自持銀壹酒封以賜道成道成戎服出門  
迎懼鳩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道成御酌  
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  
就徵道成曰王上自誅諸弟為太子幼弱作萬歲後  
計何關他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

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騎常侍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共掌機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惶駭道成與褚淵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頻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以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

袁粲舉兵

下書

千

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加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粲新亭或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大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皆不知其別率杜黑遶急攻東壘道成挺身上馬帥衆百出與黑遶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執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是者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初

勳高尚其意託是園宅名爲東山頗忽時務道成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艱難之際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勳不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開東府納賊張永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主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官關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蘇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昨皆已戮死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

袁粲舉兵

下書

主

觀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懼也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進爵爲公與袁粲褚淵劉秉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於室內晝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欽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乎何如時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爲朝野

歸心潛為自全計布誠於道成道成拒而不納景素尋舉兵道成出屯玄武湖事平乃還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為道成形畫腹為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時道成在領軍府蒼梧自來燒之冀道成出因作難道成堅臥不動蒼梧益懷忿恚所見之物皆呼之為道成以手自磨鏃曰明日當以刃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於國今害之誰為汝盡力故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袁粲編金 八蕭道成 圭

曹紀僧貞言於道成曰今朝廷倡任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粲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子贖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贖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為長算今秋風行起鄉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獨慶榮祖亦曰領府

去臺百步公走入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貞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為安固公百口此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為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次子嶷皆以為帝好車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爾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着青衣扶筇道路為道成聽袁粲編金 八蕭道成 圭

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伺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間賄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焚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天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王夫伺織女度河曰兄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官不開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

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王夫同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刻之敕牘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勅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還敬則恐內人觀見以刀環塞室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已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

蕭道成

蕭道成

蕭道成

蕭道成

褚淵劉秉袁粲入會西鐘槐樹下計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荅道成髻髻盡張眼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又不受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塵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劍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又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於是袁

刀遮粲等各失色而去秉從弟韞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耶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撫膺曰兄肉中豈有血邪今年族矣於是道成自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熙王燮爲楊州刺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旣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族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閣手仰成矣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反稱太后詔已下都乙卯道成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爲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前湘州刺史

蕭道成

蕭道成

蕭道成

王蘊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謀乃下達郢州時道成子贍爲郢州長史蘊伺贍出弔因作亂據郢城贍知之不出蘊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道成道成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秉見道成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攸之反閏初至道成往石頭詣粲謀粲稱疾不相見赴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秉從弟領軍韞及直閣將軍十伯興等嚴兵爲內應道成命王敬則於宮中誅之逮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

黎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黎棄走  
額擔湖蘊逃關塲並擒斬之黎典籤莫嗣祖同黎謀  
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亦並赦而用之時黃回  
頓新城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救援道成知而不言撫  
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別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  
月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誘黃回至東  
府殺之乃謀篡宋建元元年四月道成卽位封帝爲  
汝陰王築宮於丹陽故縣置兵守衛或走馬過汝陰  
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齊王賞  
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帝卽位三年殂帝少有

孝宗在編卷全四

入書建康

三六

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沉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  
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  
業及卽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王衣中有玉介導以  
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  
器物欄檻以銅爲飭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  
人着紫布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  
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下移風易  
俗性寬管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棋累  
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所著文  
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

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

沈攸之先湖州武康人慶之從父兄子也廢帝景和  
元年除豫章王子尚參軍直閣與宋越譚金等並爲  
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明帝卽位  
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方  
反叛子勛兵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尋陽太守率軍據  
虎檻時王元謨爲太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  
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  
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大漁父夜  
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

孝宗在編卷全四

入書建康

三六

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大夫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  
諧羣帥衆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  
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  
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  
軍江方典龍驤將軍劉靈運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  
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  
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請方典推重并慰勉之方典甚  
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  
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且進威



實訖午大破賊於赭圻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冀盛米繁流查及船腹陽殺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許赴赭圻攸之進平尋陽封貞陽縣公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歛嚴苦徵發無度繕脩船舸營造器用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明帝崩攸之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天

蔡興宗並在外藩同豫顧命乃以攸之爲荊州刺史聚歛兵力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還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攻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自擅圖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廢帝既殞順帝卽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道成遣攸之子元琰齎廢帝劍斲之具以示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卽起兵乃上表

廢帝與道成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輒在兩襜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稱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襜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蕭道成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至華容投州吏家村人欲取之攸之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剖其腹心有五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天

武帝順高帝長子也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喜游宴彫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在位十一年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繡敝人已甚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廢帝鬱林王昭業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飭詐陰懷鄙惡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

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立憲太子目疾及薨帝行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備食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問訊太妃截壁爲閣於太妃房內往何氏間每人輒爾時不出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絕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寵愛日隆又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今宮車早晏駕時何妃在西州武帝未崩數日疾稍危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武帝疾憂容慘感言發

卷之八

八

早

決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此謂爲必能負何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欽始畢乃悉呼武帝諸伎備奏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素好狗馬卽位改元隆昌未逾旬便毀武帝所起招婉殿以財賜閹人徐龍駒於其處爲馬埒馳騎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梁肉奉之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

史記卷八

八

里

軍

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倍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卽位未朞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羣小諸寶貨以相擊剗破碎之以爲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其在內常裸袒看紅紫錦綺新衣錦帽紅縠褲雜綵袒服好關雞買雞至數千價武帝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徐龍駒爲後宮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帝與文惠幸姬霍氏淫通皇后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滑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陰之直閣將軍曹道剛等並爲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旣而尼媚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嘗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出鸞於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諮鸞慮變先使蕭譙坦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陰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等繼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閣令閹人登與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譙領兵先入宮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與接出延德殿譙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

楮欲戰諶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羌遇弒年二十二海陵王昭文鬱林弟也爲蕭鸞所立帝起居皆咨鸞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大宮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卽位未四月鸞弒之而自立在位六月年十五

明帝鸞高帝姪也性猜忌亟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遺類信道術計數每行出幸先占利害簡于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訛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及疾篤勅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在位五年年四十七

史記左傳卷之八

八 蕭道成

卷之八

蕭道成

後廢帝東昏侯寶卷明帝子也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在宮常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明帝臨崩屬後事以臨昌爲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牢臣無不如意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宦者曰此禿鶩啼來乎自江祐遺光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於後堂戲馬鼓譟爲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羌胡橫吹諸伎常以五更就臥至曉乃起王侯以下節朔朝見則

後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閭豎以紙包果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寂自己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令忽遽而罷太子所生母黃貴嬪早亡令潘妃母養之拜潘氏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着織成袴褶金簿帽執七寶綽稍又有金銀校其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裝縛袴上着絳衫以爲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阮嘗馳騁渴之輒下馬解取腰邊盞器酌水飲之復上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爲用所濕織雜采

史記左傳卷之八

八 蕭道成

卷之八

蕭道成

珠爲覆蒙被雕巧教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營署無賴小人等走者爲逐馬鷹犬左右數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畧不暇息置射雉塲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幃皆袷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瑋瑁帖箭每出輒與鷹犬隊主徐令孫媒騎隊主俞靈韻齊馬而走左右爭逐之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能擔幢初學擔幢每傾倒在地幢抄者必致蹶傷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檐之折齒不倦檐幢諸校具服飾皆自製之綴以金華玉鏡衆寶舍人主書及至左右主帥並皆侍側送諸變態曾無愧顏始欲

馬未習其事命靈韻為作木馬人在其中行動進退  
隨意所適其後遂為善騎陳顯達平漸出游走不欲  
令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而已是時率一月二  
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  
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吏司奔驅呼呼盈路打鼓蹋  
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臨時驅迫衣不暇披乃至徒  
跣走出犯禁者應手格殺百姓無復作業終日路隅  
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  
巷陌縣幔為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高障之內設  
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技鼓角橫吹夜  
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百姓  
喧走士庶莫辨或於市肆左側遇親幸家環繞宛轉  
周徧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遇  
疾患困篤者悉捫移之無人捫者扶匍道側吏司又  
加捶打絕命者相繫從騎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  
無不蕩盡工商莫不廢業樵蘇由之路斷至於乳婦  
婚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與病棄屍不得殯葬有棄病  
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為監司所問推置水中泥覆其  
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又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  
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四

卷之八

一

四

四

腹看男女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惟將二門  
生自隨藏朱雀航南酒壚中夜方得羽儀而歸帝喜  
游獵不避危險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得去藏  
於草間為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  
人可念帝曰汝見麀鹿亦不射邪乃百箭俱發故貴  
人富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為避圍之舍每還宮常至  
三更百姓然後得反禁斷又不即通處處屯咽或泥  
塗灌注或冰凍嚴結老幼啼號不可聞見時以其所  
圍處號為長圍及建康城見圍亦名長圍識者以為  
識焉永元二年崔慧景舉兵逼建康既平詔赦其黨  
而雙倖用事誣富家為賊黨殺而籍其貲或謂中書  
舍人王咥之曰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咥之曰正當復  
有赦爾由是再赦而雙倖貪虐如初是時齊主所寵  
左右凡三十四人黃門十人直閣徐世標素被委任  
其黨如法珍梅蟲兒等與之爭權譜殺之自是二人  
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勅王咥之專掌文翰與相唇  
齒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文蟲兒  
及營兵俞靈韻為阿兄數往諸刁勅宗游宴寶慶恃  
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延及親憐皆盡殺其男口本  
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侯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四

卷之八

一

四

蠱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是年蕭衍奉南康王寶融起兵三年殿內火合夕便發其時帝猶未還宮內諸房閣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比及關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眾救火大極殿得全內外叫喚聲動天地帝三更中方還先至東宮慮有亂不敢便入參覘審無異乃歸其後出游火又燒璿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栢寂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栢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又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史記

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王壽三殿皆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窓間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為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為玩飾椽桷之端悉垂鈴佩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救悉裁以細笛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剽取以施潘妃殿飾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桷便於地畫之唯須宏麗不知精密酷不別畫但取絢耀而已故諸匠賴此得不用情又鑿金為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至壁皆以麝香錦幔珠簾窮極新麗

繫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及剔取諸寺佛剝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武帝與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開金銀寶價皆數倍琥珀劍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倉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飲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漬悉皆鑿廢又訂出雄雉頭鷄白鷺銀百品丁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緣為姦計一輸千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懼威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書

史記

不得道須物之處以復重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少府大官凡諸市買事皆急速惟求相係吏司奔馳遇便虜奪市廛離散商旅靡依是時南康王寶融廢帝為涪陵王而自立帝又以關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於是徵求人家梁樹便取毀徹牆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繁花取玩俄頃剽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殿並葺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之聚金寶至是金以為

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錢價入不還  
直雍州刺史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官殿何事  
頻爾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  
頻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答曰非不悅子之道顧言  
不用耳潘妃放恣威行遠近文寶慶與諸小共逞姦  
毒富人悉誣爲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或云寄附隱  
藏復加收沒計一家見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男口  
必殺明帝之崩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  
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萊經杖衣悉籠布羣小來  
弔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  
長閹豎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爲天子解菜又於  
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關  
豎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闔者  
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  
不得進大荆子閭內不得進實中執雖畏潘氏而竊  
諸姊妹淫通每游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禪着綠  
絲屣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  
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  
尊屠肉潘妃沽酒又偏信將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  
禱左右未光尚詐云見神勸醮醮啓並云降福始

卷之八

蕭梁

史記

計

之平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  
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數師巫魔媼迎送紛紜光尚  
輒託云神意范雲謂元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  
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  
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  
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既不見處  
乃縛菰爲明帝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上自承元以  
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下揚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  
兩以此爲率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  
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爲附隸  
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遺外靈巫  
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  
小小假並是役蔭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克  
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數多少銜命之人皆  
給貨賂隨意縱捨又橫調徵求皆出百姓羣小以陳  
顯達下數日便敗崔慧景圍城止得十日及蕭衍師  
至亦謂爲然裹糧食樵芻凡所須物爲百日備帝謂  
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及至近郊乃聚兵  
爲固守計召王侯分置尚書都坐及殿省尚書舊事  
悉克紙鎧使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

卷之八

蕭梁

史記

卷

有關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爲王侯子寶孫切罵諸將  
帥直闖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也既斃衆軍  
於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赴淮水死者無  
數於是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  
稷入衛以稷爲副實甲猶七萬人帝着烏帽袴褶備  
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  
拔白出東掖門稱將王出盪又受刀敕等教着五音  
兒衣登城望戰還與御刀左右及六宮於華光殿立  
軍壘以金玉爲鎧仗親自臨陣詐被創勢以板擗將  
去以此厭勝又於閔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帝  
於殿內騎馬從鳳莊門入微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  
鎧雜羽孔翠寄生逐馬左右衛從畫暇夜起如平常  
聞外鼓吹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望弩機中之衆  
皆忿怨不爲致力募兵出戰至城門數十步皆坐甲  
而歸慮城外有伏兵乃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  
盡城中閣道西掖門內相聚爲市販死牛馬肉蕭衍  
長圍既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尤惜金  
錢不肯賞賜如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  
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帝曰擬  
作殿竟不與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晝夜不休又準

卷之八

蕭衍

辛

顧

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

雜物倍急於常法珍蟲兒又說帝曰大臣不留意使

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計

告後閣舍人錢強強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智夜開

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閣入後

宮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

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趣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

已閉閣人禁防黃泰平力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

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

事追封東昏侯

卷之八

蕭衍

至

林

和帝寶融明帝子也爲荊州刺史永元二年東昏之  
亂長史蕭穎曾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  
前鋒諸軍事明年蕭穎曾卒蕭衍克建康迎寶融至  
姑熟衍遂篡位廢寶融爲巴陵王以南海郡爲巴陵  
國邑繼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  
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搢焉年十五追尊爲齊  
和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四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五

梁蕭衍

附子孫

王僧辯

王琳

梁武帝蕭衍南蘭陵中都里人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兩髀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畧有文武才幹所居室中常若有雲氣人或遇者輒輒肅然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衍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濱有一老人謂衍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問其名氏忽然不見尋以父艱去職歸建鄴及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衍及兄懿王融范雲等典帳內軍王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刁耶懿曰直哉史魚何其木強也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爲廢立計每與

衍密謀時齊明將追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恐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爲變以問衍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寔庸劣旣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伏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並惟利是與若啗以顯職無不載馳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選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曰亦吾意也卽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並至續召隨王至都賜自盡豫州刺史崔慧景旣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憂之乃起行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罪白服來迎衍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曰慧景反跡旣彰實是上賊我曹武將譬如講上虜將軍一言見命便卽制之衍笑曰某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解之慧景遂安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和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衍爲偏帥隸廣之行次熒斗州時去誕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衍欲大振威畧謂諸將曰今屯下梁之城鑿鑿峴之險守雉脚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廣之等不從後遣徐元慶進據賢首山魏絕其糧道衆懼莫敢援之惟衍猶奮請先進於是廣



之益衍精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  
果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脅衍堅  
壁不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退劉粲有疑心衍因  
與書間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地起陣雲隨之來當  
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  
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傾壁十萬  
陣于水北衍揚麾鼓噪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  
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  
裏受敵因大崩肅昶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  
肅昶巾箱中魏帝勅曰聞肅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

卷之五

三

吾至若能擒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  
尋爲司州刺史衍在州甚有威名嘗有人餉馬衍不  
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衍出見馬答書殷勤縛  
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任馬自歸還都爲太子中庶  
子出鎮石頭齊明性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  
折角小牛車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衆逼雍州刺史  
曹武度河守樊城齊明擬衍雍州受密旨出頓聲爲  
軍事發遣又命五兵尚書崔慧景相續援襄陽慧景與  
衍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衍  
止之不從於是大敗衍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

退以衍爲輔國將軍監雍州事是年王敬則舉兵會  
稽至曲阿敗死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謠  
言更甚及齊明崩遺詔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  
州刺史始安王暹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  
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  
敕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豐勇之等  
八人號爲八要及舍人王暄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  
王言權行國憲衍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  
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  
諸弟在都恐離時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衍長兄懿

卷之五

六

四

史

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曰  
今六貴比肩人自盡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  
東宮素無今與媒近左右慄慄忍虐安肯委政諸公  
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  
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  
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  
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  
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投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  
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  
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

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鄧雍三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爲賢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偉及愔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船之備及江祜江祀謀立暹光事泄被殺暹光舉兵東城蕭坦之討平之已而齊主聽嬖倖之譖殺坦之及劉暄惟司空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于戈之理須帝出遊開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

裴叔業

裴叔業

五

裴叔業

遣兵救建康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衆論益疑之叔業遣親信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奉表降魏魏封叔業蘭陵郡公詔將軍崔慧景討叔業以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魏以彭城王總鎮壽陽魏兵未渡淮叔業病卒慧景之討叔業也將水軍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幼主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清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分遣千餘人鼓叫臨城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時豫州刺

裴叔業

裴叔業

六

裴叔業

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慧景遣子覺將數千人度南岸戰敗遂將腹心數人潛去從者於道稍散爲人所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托外拒遂還歷陽若但放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長史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至是齊主賜

齊書

卷八

七

懿藥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二年冬懿被害信至衍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廳事告以舉兵曰昏主暴虐惡愈於紂當與卿等共誅之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多願從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使過荊州就行事宗室蕭頴胄以襲襄陽衍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天虎既發衍謂諮議參軍張弘策曰今日天虎坐收天下矣荊州得天虎至必回遑無計若不見同取

之如拾地芥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風之靡草不足比也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憚襄陽人加辱亡齒寒必不孤立寧得不聞見同邪挾荊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殺御刀應敕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於頴胄兄弟去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二天虎口具及問天虎口無所說天虎是行

齊書

卷八

八

事心督彼開必謂行事於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感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夜遣呼西中郎席闡文參軍柳悅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悅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

州之事且籍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闕文等計穎胄乃謂天虎曰天下之事懸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陽昔樊於期亦以頭借荆軻於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之馳入城將踰城縣門發折其車轅投車而走中兵叅軍陳秀拔劍逐之斬于門外傳首於衍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未利當須

史纂要編卷全五

八 蕭衍

九

文

來年三月遽使進兵恐非廟算衍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伏羲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時年月乎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勸衍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衍不從王茂又私於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於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於汚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

國以衍爲征東將軍戊申衍發襄陽自冬積穀至是開霽士卒咸悅衍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于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建鄴關楊威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叅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闢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

史纂要編卷全五

八 蕭衍

十

文

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茂景宗帥衆濟岸進屯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冲迎戰茂等大破之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等會大軍於夏口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等游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時張冲死其衆推軍主薛元嗣爲主三月乙巳南康王卽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衍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衍出沔會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乙酉衍移屯漢南甲寅

地有所不  
爭城  
不攻

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  
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蕭蕭  
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  
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  
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  
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  
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搯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  
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  
彼若惟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  
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必得

史纂左傳卷全

八卷

十一

華

然既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  
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  
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  
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  
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  
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  
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  
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  
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相付事在  
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

武昌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  
陽壘夾岸待之子陽又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  
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  
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率衆復推助防張樂  
祖代守魯山七月衍命王茂帥軍主康絢等潛師襲  
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能通艦其夜流星墜於城四  
更中無雨而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俄而  
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窮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郢  
魯二城相視奪氣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  
江州爲子陽等聲援衍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

史纂左傳卷全

八卷

十一

華

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嘗服陳虎牙卽伯  
之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寬懼我謂九江傳  
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  
加賞賜使致命焉戊午魯山城主張樂祖降已未夜  
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礮蓋城之精  
也及旦其城主程茂遣衆軍朱曉求降衍謂曰城中  
自不識天命何意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桀大何  
嘗不吠堯初郢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  
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衍竝加隱恤其死者  
命給棺槨東昏聞郢城沒乃爲城守計治因徒以配

軍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可及其猶豫逼之乃命鄧元起即日沿流八月天子遣兼黃門郎蘇回勞軍衍登舟命諸軍以進路留上庸太守韋獻守郢城行軍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益城及衍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衍平定東夏以便宜從事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前軍次蕪湖南

器尚十餘萬圍人王張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持角奔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退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竝宵潰壬午衍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門內驅逼營署官府竝入城有衆二十萬是時蕭穎胄率于是衆望盡歸於衍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降先是俗語謂密相欺變者爲和欺於是蟲兒法珍等曰今日敗於桓和可謂和欺矣衍命諸軍築長圍初衆軍既逼東昏遣軍王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熟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曉諭竝降衍乃遣弟秀鎮京口恢屯破墩從弟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黃棄郡赴降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裹首送軍衍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衍乃入收嬖妾潘妃誅之及克惡王咄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宮女二千人分資將士以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授衍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竝如故衍入屯殿內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衍爲都督中

外諸軍事劍履上殿餘竝如故甲寅衍爲相國總百揆封梁公加九錫丙戌衍進爵爲王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衍自立爲帝廢齊和帝寶融爲巴陵王宮於姑熟尋弒之天監六年齊宗室子恪子範等皆降爵爲子已而子恪遷都官尚書詳在齊明帝記八年魏取梁三關十三年築淮堰以灌魏壽陽十五年四月淮堰成九月壞死者十萬餘口十六年帝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救織官文錦不得爲仙人鳥獸之形爲其裁剪有乖仁恕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宜道宜皆以麋爲之于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

卷之八

五

齊

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尋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普通五年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是年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六年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七年梁取魏壽陽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林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諡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于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鵝及

卷之八

六

六

齊

諸物埋于墓側宮監鮑邈之有寵于太子晚而見疎乃密啓梁主云太子爲厭禱梁主遣檢掘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卒梁主欲立其長子歡爲嗣銜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既而立太子母弟綱爲太子六年魏主修西奔就宇文泰于長安先是樊咸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諺云樊咸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跳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高歡立元善見於洛陽魏自是分東西大同二年東魏遣使請和許之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幸寺設無礙食是年宇文泰敗高歡于沙苑八年高歡以侯景鎮河南九年高歡敗宇文泰于邙山十一年梁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一曰今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皆由使命繁數黠吏因之重爲貪殘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淫侈成俗日見滋甚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三曰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于



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效輿其譏謔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微倖之患矣四曰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有宜除除之有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啓奏梁主大怒深加詰責梁主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梁主惡其觸實故怒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曰晝殺人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愛不能禁也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解講是夕浮圖突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王緝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爲南徐州刺史梁主舍晉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臣諸子使迭爲東楊州以慰其心晉兄弟亦內懷不平至是晉以梁主衰老朝多秕政

遂畜財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乃克已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梁主舍身同泰寺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主遂爲所弑年八十三武帝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賀疑帝皆爲解釋爰自在田及登寶位躬制贊序詔詰銘誅箴頌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間基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駢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腍惟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閒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婢媵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卽勅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皸裂及在



蒙塵疾久口苦案蜜不得再日荷荷遂崩始天監中  
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  
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舍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  
泰寺災帝修封見舍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  
十八克建鄴之年也

簡文帝綱武帝弟三子也卽位一年爲侯景所制旋  
見廢帝幼而聰慧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于前  
面試帝攬筆立成文武帝歎曰常以東阿爲虛今則  
信矣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愠色眴眴則目光燭  
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嘗

卷五

蕭衍

九

于玄圖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  
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于輕  
靡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  
禮大義二十卷春秋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  
客文涇渭三卷玉簡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  
七卷沐浴經三卷馬槊譜一卷碁品五卷彈琴譜一  
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並行于世卽位制年號  
將曰文明以外制強臣取周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之  
義恐賊覺乃改爲大寶雖在蒙塵尚引諸儒論道義  
披尋文史未嘗暫釋既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

卷五

蕭衍

十

廢不害曰麗涓死在此初侯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  
主有美色景惑之妨于政事王偉每以爲言景以告  
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讒乃謀廢帝而後間主苦  
勸行殺以絕衆心帝廢後王偉乃與彭嶸王修纂進  
觴于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  
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嵩  
等并齎酒肴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  
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此既醉而寢偉乃出舊進  
土囊王修纂坐上乃崩偉撤戶扉爲棺遷殯于城北  
酒庫中帝自幽繫之後賊乃徹內外侍衛使突騎圍  
守墻垣悉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鄣爲文數百  
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卽使刮去有隨偉者誦  
其連珠三首詩四篇文竝悽愴云帝被弑時太子大  
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見殺太子神明端  
巖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  
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  
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  
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  
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  
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釋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元年都督荊州刺史鎮江陵是年侯景來降二年八月侯景叛舉兵圍臺城十一月釋移檄所屬湘州刺史蕭譽雍州刺史蕭譽江州刺史蕭等遣世子將兵入援三年二月侯景給梁與盟收止援軍釋軍於郢州之武城與蕭譽等皆淹留不進三月侯景陷臺城釋歸江陵初梁主以蕭譽代張續為湘州刺史徙續代蕭譽為雍州刺史續恃才輕譽迎候有闕譽至留續不遣續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譽拒之續與釋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

史纂左編卷五

八

主

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戰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釋不從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僧辯克湘州殺蕭譽釋復移檄討侯景五月時梁境唯荆益所部尚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受釋節度釋令屯白帝未許東下西陽太守蕭圓正圓照弟也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釋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衆自此起矣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僧辯之發江陵也啓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爲禮釋曰六門建康臺城有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釋乃密諭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樑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崩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並沉於水四月武陵

史纂左編卷五

八

主

王紀頗有武畧在蜀十七年雨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而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至是遂卽帝位叅軍徐曄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曄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衙之會人告曄反紀謂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繹立爲帝承聖二年三月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搖守成都梁主聞之使方士畫版爲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

史記左傳卷八

八

七

七

世子圓照時鎮巴東啓云侯景未平荆鎮已爲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梁主甚懼與魏主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畧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伐蜀七月武陵王紀與梁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頻兵日夕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

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僊至有百僊銀五倍之錦絲稱是每戰懸示將士而不以爲賞有請事者辭疾不見巴東民斬峽口城主來降梁將任約進攻紀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又擒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絕紀屬藉下圓照等於獄絕其食至醫臂咬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八月魏尉遲迥圍成都

史記左傳卷八

八

七

七

五旬蕭搖屢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取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迥爲益州刺史大清元年王僧辯留鎮姑熟侯瑱鎮東關壘陳霸先鎮京口二年帝以王琳部衆彊盛得衆心故使爲廣州刺史以遠之琳私謂主書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不敢啓帝

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先是魏使來聘齊使又至繹接魏使有闕魏使于謹來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蕭岑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城柵大風拔木丙子續講百僚戎服以聽徵王繹辯王琳入援魏軍至柵下繹猶賦詩無廢城破被禽爲魏人所殺繹性不好聲色頗慕高明爲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左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廩餼給繹攻書畫自圖宣左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乃當時才秀爲布衣交常自比諸葛亮桓溫惟纘許焉性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五

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爲常畧無休息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熟大軒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撻楚雖戎畧殷奏機務煩多軍書刺檄文章詔詰點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韜于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自侯景之難州縣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爲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爲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藉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是矣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

鄴繹將多楚人不願移繹亦未欲動僕射王褒尚書周弘正驟言卽楚非便御史大夫劉懿以爲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宮洲已滿百於是乃留尋而歲星在井英惑守心散騎郎庾季才言于梁主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整飾還都以避免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歎曰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乃止魏軍逼謝朓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朓仁又求自扶帝以問僕射王褒褒曰朓仁侯景之黨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五

豈是可信成彼之勲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朓仁又請守于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既授城內大都督以帝鼓吹給之配以公主旣而又召王褒謀之朓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遂使太子王褒出質請降有頃前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尅見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真何言異蝶蟻一旦損鵬鵬其三曰松風侵曉哀

霜寒當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其四曰夜長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杏空得耕人梁王營遣尚書傳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囊而殯之梁王營使以布帛纏尸歛以蒲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津陽門外絳於伎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筆之遇剝之良曰南信已至今當遺左右季心往看果如所說賓客咸驚其妙凡所占决皆然初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荅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釋自勉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禁忌墻壁崩倒屋宇傾頽年月不便終不脩改庭草蕪沒令輟去之其慎護如此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誥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逾年而薨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故

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爲荊州刺史內懷慕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生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卽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蕭齊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齊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脩刑政侯景作亂蕭繹攻齊兄勳于湘州齊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時攻柵不尅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齊夜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没于水齊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齊與魏師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齊王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齊稱皇帝于其國初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齊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歸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林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克軍實然此等戚族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旣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

下既殺人父兄孤人之子弟人盡讐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卽詮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服禹萬世一時嘗謂德教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所候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聞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登恨乃曰不用德殺之言以至於此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耻于威

卷之五

八

王

畧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慙時賦以見志焉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嘗爲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卷並行于世傳子琮爲唐所滅敬帝方智敬帝方智江陵陷沒而爲王僧辯陳霸先所立後爲霸先取而梁亡焉在位三年年十六

王僧辯太原人也僧辯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爲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爲中兵參軍以勇畧稱元帝

除荊州僧辯爲府參軍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僧辯降景景悉取其軍實而厚加綬撫遣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旣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荅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如雨下賊乃引退元帝

卷之五

八

王

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宮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放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爲江州刺史命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鸛鵲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感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禽子仙等送江陵郢

州既平僧辯進師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充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等戍並尅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霸先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爲盟于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沾襟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將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

卷之八

王僧辯

三

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僧辯命侯瑱東追景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卽位授鎮衛將軍司徒封永寧郡公陸納友於湘州詔僧辯討納已而納降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僧辯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兵謀襲建鄴陳霸先聞之馳報江陵元帝卽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卽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

東關以拒北軍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啓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未至而荊州已滅繹子方智卽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高渙至東門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因遣于顯往克質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啓因求以敬帝爲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於鄴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

卷之八

王僧辯

三

僧辯擁櫓中流不敢就岸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霸先時爲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遽走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縱火焚之方下就執霸先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計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霸先守京口推以赤心情好甚密其長子顗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兵必出



江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霸先仍使整舟艦器械霸先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旰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惟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耶霸先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尅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霸先之謫殆天授也

王琳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大清二年琳隨王僧辯破侯景後拜湘州

裴瑒集全

卷一

重

定

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龔俱爲第一特寵縱臬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讐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腐割被五刑而斬之元帝

遣王僧辯攻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爲奴婢元帝乃鎖琳送納時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卽出及放琳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元帝爲魏國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督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

裴瑒集全

卷一

重

定

進趣之計既而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欸于西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霸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霸先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及基梁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于池口琳禽安都文育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于白水浦魏尅江陵之時末嘉玉璽年甫十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琳請納莊爲梁王齊高洋遣兵援送仍拜琳爲梁王相琳乃遣九子叔寶率所部十州



刺史子弟赴鄴奉莊慕梁祚於郢州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干濡須口齊遣楊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琳兵東下陳遣太尉侯瑱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楊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仲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已而召還鄴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關破胡不從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

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吏以酒脯來至號醉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琳體貌照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于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爲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

陳霸先 附子孫

陳武帝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少儻有大志長於謀畧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律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爲當時推服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常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初仕鄉爲里司後至建鄴爲新諭侯蕭映傳教勤於其事及映爲吳興太守甚重霸先謂僚佐曰此人將來遠大必勝於我及映爲廣州霸先爲中直兵參軍隨之鎮以軍功除高要太守二年冬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

史纂要編卷五

八 陳霸先

毛

四

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次益城霸先合兵三萬將會焉西軍乏食霸先計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石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立豫章王棟霸先遣使奉表於江陵勸進承制授霸先東揚州刺史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州時僧辯已發益城會霸先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進次大雷三月霸先與諸軍進克姑熟仍次蔡州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舩舫貯石沈寒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清溪十餘里

中樓雉相接僧辯杜崩問計於霸先霸先以諸將不

敢當鋒請先往立柵卽於石頭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霸先日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困而無暇今我師旣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力以弱制強乃命諸將分處置兵霸先與王琳杜龕等悉力乘之景衆大潰僧辯啓命霸先鎮京口五月及王僧辯征陸納於湘州承制命霸先代鎮揚州承聖二年湘州平霸先旋鎮京口三年三月進霸先位司空及魏平江陵霸先與王僧辯等進啓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四年五月齊送真陽侯明遠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明卽位改元大成以晉安王爲太子初齊之納貞陽也霸先固爭之以爲不可不見從霸先居常憤歎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綿金銀以爲賞賜之資九月壬寅霸先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仍部列將士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遽走霸先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縊

史纂要編卷五

八 陳霸先

三

四

之及其子頤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卽位政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詔授霸先侍中大都督楊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劍鼓吹並如故震州刺史杜龕據吳興與義興太守常載舉兵逆命霸先表自東討留侯安都宿衛臺省軍至義興泰州刺史徐嗣徽據城入齊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約舉兵應龕齊人資其兵食嗣徽乘虛奄至闕下侯安都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載及龕從弟北叟來降霸先撫而釋之仍以載兄鼎知郡事以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文育進討杜龕十一月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熟又遣淮州

史纂左傳卷全

八 卷

元

勿

刺史柳達摩等領兵萬人於胡墅度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墅燒齊船周鐵虎率舟師斷齊運輸霸先領鐵騎自西明門襲之齊人大潰嗣徽留達摩等守城自率親屬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齊援先是太白自冬十一月丙戌不見十二月乙卯出于東方霸先盡命衆軍分部甲卒對冶城立航度兵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陣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煙塵漲天齊人大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還據石頭霸先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丁巳

拔石頭南岸柵移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汲路又堙塞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糞米一升一升米糞絹一匹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謠云石頭擣兩橈擣青復擣黃侯景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驗邪庚申達摩遣人請和霸先許之乃於城外盟約其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出石頭南門陳兵送齊人歸北者及至齊人殺之是月杜龕以城降二年正月誅龕其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三月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并任約徐嗣徽等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帳內盪王王叢擊

史纂左傳卷全

八 卷

千

勿

敗之燒其前軍船艦齊頓軍保蕪湖五月齊兵至秣陵故城霸先率宗室王侯及朝臣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觀者益奮齊軍於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柵引度兵馬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都下震駭霸先潛以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其舟粟六月齊兵潛至鍾山龍尾進至莫府山霸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之齊軍大餓殺馬驢而食之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

相對其夜大雨雹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縣隔以樊足指皆爛而臺中及湖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麥屑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間以麥餅兵士皆困會霸先從子倩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即炊米煮鴨誓申一戰士及防身計糧數鬻人人裹飯混以鴨肉霸先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執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虜蕭軌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寶至江者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屍至京口者彌岸惟任約獲免先是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

卷之六十五

五

家使虜奴自晉宋以後經紐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是時以賞俘買酒者一人裁得一醉太平元年九月壬寅霸先進位丞相錄尚書事梁武帝從子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自廣州度嶺頓南康遣其將歐陽頎傅泰及其子孜爲前軍至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霸先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八年甲午霸先進位大傅加黃鉞劍履止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二年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是年霸先篡位廢其主方智爲江陰王改元永定元年梁王琳伐陳遣使乞師於齊齊納梁永嘉王

莊於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陳主顓先弒江陰王諡曰梁敬帝三月陳主頊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爲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餅盤後宮無金翠之飾在位三年年五十七歲子昌瑱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儋於南皖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

卷之六十六

五

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是日即位以侯瑱爲太尉安都爲司空文帝傭武帝姪也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僞下不容奸一夜內刺閹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難人伺漏傳籤于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強苦如此云在位七年年四十五歲廢帝海陵王伯宗文帝長子性仁弱國酒盡歸于安成王瑱瑱廢帝爲熙海王而自立在位三年年十九

歲

宣帝項武帝次姪也是時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思反侵地強弱之形理則縣絕犯斯不建適足爲禽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畧地還至江際自此懼矣既而修飾都城爲扞禦之備獲銘云二百年後當有痴人修破吾城者時莫測所從云

后主叔寶宣帝子也初隋文帝基周甚敦隣好宣帝尚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說以

卷之八

入

聖

明

示朝臣楊素以爲主辱再拜請罪及賀若弼並奮求致討後副使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遣間諜隋文帝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豫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裝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而盛修官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濫牢獄常滿前後災異甚多有神自稱老子游

卷之八

入

四

唐

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醉之經三四年乃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蔣山泉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臨平湖草舊塞忽然自通後主又夢黃衣圍城乃盡去繞城植樹夜中索飲忽變爲血有狐入其牀下捕之不見以爲祇乃自於佛寺爲奴以禳之於郭內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隋文帝謂高祖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梯于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納梁蕭巖蕭巖隋文愈忿以晉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乃送軍書彙後主二十惡又散寫詔書書三十萬紙徧喻江外諸軍既下江濱鎮戍相繼奏聞沈客卿掌機密並抑而不言使南平王巖鎮江州末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期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關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都下甲士尚千餘人及聞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之理但奏

伎縱酒作詩不輟三年正月乙丑朔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後主昏睡至曉時乃罷是日隋將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韓擒虎趨橫江濟分兵晨襲采石取之進拔姑熟次於新林時弼攻下京口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至告變戊辰乃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蠶蠶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于是以蕭摩訶爲皇畿大都督重立賞格分兵鎮守要害僧尼道士盡皆執役庚午賀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韓擒虎又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並進

北齊書卷五

大業集

五

隋

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衆軍敗績弼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率衆自新林至石子岡大將軍任忠出降擒虎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趣宮城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于井憲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呌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既見隋文帝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再預宴

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曰未幾帝又問監者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隋文帝大驚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常侍宴及出隋文帝日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工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之高頴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昔符氏所征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隋文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京下爲過皆分置諸州縣每歲賜以衣服以安全之後主以隋仁壽四年終于洛陽時年五十二封長城縣公謚曰煬

北齊書卷五

大業集

五

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六

（國）北齊高歡附解斯棟

北齊神武帝高歡字賀六渾懷朔鎮人也歡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妻婁氏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梁天監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葵之子仲瑀上封事中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葵父子宴然不以為意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憚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家曳葵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葵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歡自除主轉為函使至洛陽還傾產以給客親故恠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葵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

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客人劉貴中山人門智為奔走之友懷朔右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歡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雋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歡子澄及女魏末熙后皆幼妻婁氏於牛上抱負之澄屢落牛歡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婁氏呼榮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於秀客先是劉貴事榮盛言歡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歡更衣復求見因隨榮之廐廐又惡馬榮命剪之歡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此更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霸業可舉兵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據并州榮以歡為親信都督四年魏明帝衛太后嬖臣鄭儼徐紇逼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歡為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舉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歡謀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

成乃止遂立孝莊帝子攸歡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於是聚飲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孝莊未安三年時晉州庫角無故自鳴歡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爾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歡歡辭以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兆歡聞之大驚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受惡名于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歡爲平陽郡公及蠕蠕費也頭紇豆陵步藩逼晉陽兆徵歡歡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謀逆乃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兵勢日盛兆又請救于歡歡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步藩死兆深德歡誓爲兄弟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太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榮皆

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者私將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歡歡奉殿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岡上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委焉歡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搯殺人者乃署爲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歡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畧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譖紹宗與歡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爾朱榮妻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渾水榮



長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走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歡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歡斫已歡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負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走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走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走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曰日北歸營又召歡歡將上

卷之六十六 高歡

五

要

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北隔水肆罵馳歸晉陽北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魏普泰元年歡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白節閔帝封歡爲勃海王徵使入覲歡辭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爾朱走將

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又爲并州待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歡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我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歡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

卷之六十六 高歡

六

要

饗士喻以討爾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歡曰討賊天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遂建義於信都尚木顯背爾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是時兵威旣振乃抗表罪狀爾朱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奉渤海太守元朔爲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爾朱走會之出井陘軍于廣阿衆十萬歡用竇泰策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走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

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諭叱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哨疑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等追兆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歡乃敗叱於廣阿俘其甲兵五千餘人遂攻鄴相州刺史嬰城固守歡起土山為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永熙元年拔鄴城據之廢帝進歡大丞相爾朱天光自長安叱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總督歡令封隆之守鄴自出屯紫陌高乾弟昂將鄉里部曲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副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如何昂曰昂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配也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圖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為死志四面赴擊之爾朱兆責歡背已歡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叱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

將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叱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叱等大敗賀拔勝於陣降爾朱叱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將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與叱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掣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先是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于紫參色甚明太史占曰當有王者興是時歡起于信都至是而破叱等斛斯椿執天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入洛陽襲執世隆彥伯斬之叱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是時賀拔岳定關中誅天光弟顯壽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岳以宇文泰為左丞相時凶竄既除朝廷慶悅既而歡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朗而立孝武帝修始朗至印山歡以為疎遠使魏蘭根觀節閔之為人欲奉之蘭根以節閔神采高明怨後難制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蔡母雋稱節閔賢明宜主社稷歡將從之崔稜作色曰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為天子若從雋言王師何名我舉歡遂廢節閔時諸王多匿平陽王修匿

於田舍歡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從修所親王思政見修修懼曰賣我耶思政曰否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孝文帝既卽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爲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左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爾朱兇雖覆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勅敵安能去其窠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傑皆

史纂要編卷十六

高歡

九

何

屬心于公願效其知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閉函谷奈何縮手受制于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歡還鄴魏主饒於乾脯山執手而別魏主醜節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朗暉歡帥師北伐爾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皆反嗟今日京師寵甚必構禍隙歡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

抄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寶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永熙二年正月寶泰奄至兆庭軍人因宴休情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兆自諡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突城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歡之入洛也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歡以其助亂且數反復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將軍王思政構歡於魏帝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相崔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

史纂要編卷十六

高歡

十

何

歡遣之悅既得崔嵩之言果誘岳斬之岳衆散歸宇文泰泰誅悅遂定秦隴魏以泰爲關西大都督時司空高乾密啓歡言魏帝之貳歡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潘紹業密勸長樂太守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勅書於袍領遂來奔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於是魏帝於歡隙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杖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魏帝掘舍

入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前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鷟在徐州歡使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雋拒之魏帝愈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勾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自平秦隴多求非分脫有非常事資經畧但未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群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滅吳楚時魏帝將伐歡恐部署將帥歡疑慮故有此詔歡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刺史庫狄干斛律金擬兵四萬從來達津渡遣將軍婁昭刺史竇泰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刺史高昂刺史蔡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候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群官議之欲止歡諸軍歡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欸曰臣為雙俸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爾朱時計臣若不盡誠

竭節敢登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珍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使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幸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歡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遂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劔作色子昇乃為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慕容紹宗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畧不榮尺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為亂賀拔勝應之故慕容欲與王俱為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為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為國立功念無所責若若欲分討何以為辭東南不賓為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聞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問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惟王騰既為禍始

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忘圖  
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  
之者猶應自恠問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吳  
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  
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四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  
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化  
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蓋粉了無遺  
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  
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  
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哭而

史書左編卷六十六

高歡

三

彭

道之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捐膺不覺歔歔  
初歡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  
有山河之固土地偏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  
定都河洛爲求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  
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奉詔至是復謀焉遣兵  
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  
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歡曰王若厭伏  
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  
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雋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  
散馬各事家業脫之糧廩別遣轉輸則說人結舌疑

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  
平戈相指王若馬首向南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  
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于王非朕能  
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下詔罪狀歡爲北伐經  
營歡亦勒馬宜告曰孤遇爾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  
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  
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還誅椿  
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  
司馬子如答歡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  
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都督元斌之斛斯椿

史書左編卷六十六

高歡

十四

生

共鎮武牢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歡至河北十  
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魏帝不報歡乃領軍渡河魏  
帝問計於群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  
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  
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歡兵至即日魏帝 於長安  
依宇文泰已西歡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  
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  
隨緩則就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儀同叱  
列延慶僕射辛雄尚書崔孝芬散騎常侍元士弼等  
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乃與百僚議以清

河王璽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承制決事王稱驚蹕歡醜之歡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乃遣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未安以孝文爲伯考求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改元天平魏於是始分爲二歡以孝武旣西恐逼嶠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

卷之六十六

高歡

五十一

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醺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魏文帝初孝武與歡有隙徵兵四方東郡太守乘俠率所部赴洛陽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已

而卒如其言天平三年十二月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昂趣上洛寶泰趣潼關四年正月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寶泰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寶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灊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寶泰必矣行臺左丞蘇

卷之六十六

高歡

六

綽亦以爲然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泰隱其計以問族子深深曰寶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奉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寶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卽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矣回師擊之可以決勝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寶泰猝聞軍至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寶泰自殺傳首長安歡以河水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薛孤延爲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泰亦引軍還高昂自商山轉關而進

所向無前遂攻上洛昂被流矢中者三頰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昂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歡聞之卽以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昂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昂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五月魏以賀拔勝爲太師八月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于謹爲前鋒攻恒農拔之閏九月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昂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昂遂圍恒農歡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昂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黑獺語使者曰老熊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馬翊城下謂黑獺曰何不早降黑獺大呼曰此城是王黑獺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

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命軍士齋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耻失竇泰懷諒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黑獺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儀同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距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斛律弋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獬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闢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



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奉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將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

卷之六十六

元

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渡河船去岸遠歡跨豪駝就船乃得渡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白歡欲因泰新勝而驕往取之歡不從泰遣獨孤信帥步騎二萬向洛陽賀拔勝李弼渡河圍蒲坂鎮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進軍蒲坂畧定汾絳初泰自弘農入關東魏將高昂圍弘農聞歡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昂復走渡河信遂入洛陽自梁陳已西將

夷降者相屬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梁大同四年東魏元象元年四月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七月東魏侯景高昂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圓陵會信等告急遂與泰俱東命儀同李弼將軍達奚武歸千騎爲前驅八月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悉傳其衆

卷之六十六

千

贊

送恒農泰進軍灤東侯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却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堅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昂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昂有怨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闥未徹而追兵至昂伏橋下追者見其



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從奴示之昂知不免奮頭曰  
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歡聞之如喪肝膽杖  
高末樂二百贈昂太師泰賞殺高昂者布絹萬段歲  
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  
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  
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  
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渡  
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洛在此能來可來  
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西魏  
置陳旣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  
莫能相知魏獨孤信等居右趙貴等居左戰並不利  
又不知魏主及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儀同李虎等  
爲後軍見信等退卽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  
同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  
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旣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  
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  
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  
蘇衆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將軍蔡祐下馬  
步闕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  
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

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等弓持滿四面拒  
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  
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  
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  
魏主至弘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相  
與閉門拒守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  
泰於弘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  
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還  
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勲  
我當代其論叙泰留王思政鎮弘農魏之東代也關  
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  
敗謀作亂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  
東魏都督趙青雀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收降卒  
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王  
思政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  
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思政受委於此以死報恩  
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  
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閔卿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  
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爲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  
之必當面縛散騎常侍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

遷善之心蜂蠆有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秦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秦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秦攻青雀破之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峭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興和四年梁大同八年歡帥軍攻魏入自汾絳宇文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圍玉壁九日而還泰出軍蒲坂追之不及東魏武定元年梁大同九年正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宇文泰帥諸軍以應仲密至洛陽三月圍河橋南城歡將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灤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卽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灤曲夜登卽山以襲歡候騎報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暮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陣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翼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

西北塵起使來告捷虜魏宗室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秦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秦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齡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今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千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謙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微旁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蹶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

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鄆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刃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其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

史鑑彙編卷六十六

高歡

五

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一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齊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

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今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四年歡侵魏圍玉壁魏韋孝寬禦之不能克而還始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伏俯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太平五年卒於晉陽時年五十二歡臨沒謂子澄曰卽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歡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

史鑑彙編卷六十六

高歡

五

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畧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泉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奸士全護勲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慇懃欸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命雅尚儉素刀劒鞍勒無金玉之餘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

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躊躇吐谷渾咸所招納授其力用規畧遠矣

斛斯椿廣牧人也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爾朱榮椿性佞巧甚得榮心密謀頗亦關預帝初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爲徐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會爾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悅歸兆以參立節閭謀拜驃騎大將軍椿以爾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爾朱世

纂左傳卷八十六 高歡附赫椿

壬

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爾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高歡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爾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信道兼行入北中城收爾朱休曲書殺之令弟元壽與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

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爾朱約爲兄弟今何忍縣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高歡及歡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義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椿自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閭內都督曲部又增武直人數百直閭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歡帝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幣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渡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虎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閭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閭拜尚書令卒年四十三

纂左傳卷八十六 高歡附赫椿

壬

文襄澄歡長子也歡卒澄嗣爲大將軍東魏主多力

善射好文學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澄深忌之使崔  
季舒察魏主動靜澄嘗告飲舉大觴勸魏主魏主不  
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罵  
使季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魏主不堪受辱諫謝靈  
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侍講荀濟知魏主  
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華山王大器等謀誅澄於宮  
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之以告  
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此  
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  
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

案卷集六六

八世高澄

无

勿

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况  
于嬪妃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  
罪于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烹濟  
等于市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  
許京再訴澄使臨厨蒼頭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  
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澄將纂魏與其黨陳元康崔季  
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栢堂太史啓言辛輔星甚微  
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  
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下冒言進食澄  
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澄自

投傷足入牀下賊黨至去牀因見殺時年二十九澄  
美姿容性聰整多籌策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歡風  
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非直本  
懷狼戾兼亦有懼威懼

文宣高洋歡第二子也初高澄死魏帝竊謂左右曰  
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洋進封  
齊王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十人居前  
持劍者十餘輩洋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  
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今主者傳奏須詣  
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洋曰此人又似

案卷集六六

八世高洋

三

勿

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  
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  
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  
心洋乃鑄象以上之一寫而成洋意決乃整兵而東  
使高德正之鄴諷諭公卿莫不應者行冀州事司馬  
子如逆洋於遼陽固守未許杜弼亦抱馬諫洋欲還  
尚食丞李集曰此行非小而言還洋僞言使向東  
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疋洋復赴鄴令左右曰異言  
者斬洋至鄴城南召二并齋板策旦尚書令高隆之  
進謁曰用此何爲洋作色曰若欲族耶隆之謝而退

於是乃備法物草禪讓事及公位後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宰相楊愔等盡於匡贊兼以法馭下不避權貴或有違犯不容私戚內外莫不肅然又以三方鼎峙繕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克捷嘗追及蠕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盛五萬餘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踰赴巖谷僅以身免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初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王岳養之岳情

北齊書卷八十六

附高澄

三十一

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及洋卽位歸彥爲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得已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廳事後開巷歸彥譜之於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爲未甚但無關耳帝由是惡之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爲父乞司徒帝大怒縣其姊錮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帝益怒使歸彥鵠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薛嬪有寵於帝久之帝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

投於柁上文解其尸弄其髀爲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太平元年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主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繡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牛驢橐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勲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鄴中三臺構木高三十七丈兩棟相距二十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春走殊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

北齊書卷八十六

附高澄

三十一

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痴痴何成天子帝殺之妻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卽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慙恨使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彊爲之笑曰婦人醉耳帝乃設地席命歸彥執杖口責數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笞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帝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

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穀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爲宰相使進廁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試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去之又置愔於棺中戴以輜車又嘗持樂走馬以擬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鼓城王洸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烝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婿也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后啼

東晉書卷六十八

三

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爲言帝乃止作大鑊長鋸剉確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因帝欲殺之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找且不殺爾焉得名帝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盆振怒召魏收於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嘗爲度隴之計然實未行一日泣謂群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

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疆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帝賞帝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于津道德攬轡回之帝怒將殺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酗頽狂不可教訓帝默然而止他日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爲此舉止典御承李集回諫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

東晉書卷六十八

三

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惜惜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爲非又能委政楊愔情總攝機衡百度修勅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俗清於下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卽殺之日晏帝不能起黃門郎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羣臣不無恐怖帝曰大怖邪若然不殺遂行策長城東西凡三千餘里永安元年河南北大蝗齊主聞



魏中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讎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  
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  
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初齊  
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帝  
在晉陽門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齊帝以上  
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人至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  
使者而逃浮河南渡至濟州為人所執送鄴帝之為  
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帝有時浚出浚責  
帝左右曰何不為二兄拭鼻帝心銜之及即位浚為  
青州刺史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  
史金鑑卷六十八附渙

朝臣無敢諫者大赦未減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  
面諫不知用吾言不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  
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  
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  
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  
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  
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  
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洩穢共在一所二年三臺成  
更命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水井曰崇光齊主至  
鄴遊三臺戲以梨刺都督尉子輝應乎而斃常山王

演以帝沈酒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謂曰但今汝在  
我何為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  
抵盃於地曰汝嫚我如是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  
所御盃盡壞棄未幾沈酒益甚或於諸貴戚家用力  
批拉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嘗因問極言  
遂逢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郎中劄斷有失輒加捶楚  
今史姦慝即考竟帝乃立演於前以刀鐶擬脅召被  
演罰者臨以白刃求演之短咸無所陳乃釋之太子  
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帝  
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帝登金鳳臺  
史金鑑卷六十八附渙

召太子使手刃太子惻然有難色割之不斷其首  
帝大怒親以馬鞭捶之太子由是語吃精神昏擾帝  
因酣晏屢云太子性懦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  
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  
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  
此言非可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  
帝乃止帝既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  
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服  
帝怒臨漳令稽暉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為奴中書  
侍郎鄭順私謂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為奴



斯曰其子爲之奴願以白帝曰王元景其陛下於紂  
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斯稱疾不至帝遣騎執  
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齊主北築  
長城南助蕭莊蕭莊事見王琳記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  
以修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  
官之祿撤軍人常稟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  
用焉十二月齊主北如晉陽因視永安王浚上黨王  
浚於地半帝臨穴謳歌今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  
不覺聲顫帝愴然爲之下淚欲赦之長廣王湛素與  
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匣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

案左卷六十八 附錄

三

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畧  
恐爲後患乃自刺渙使壯士劉桃枝就龍亂刺樂每  
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  
殺之填以巨石後出之皮髮俱盡尸色如炭遠近爲  
之痛憤三年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事  
乃以聞僕射崔暹卒齊主至其弟哭之謂其妻李氏  
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則自往省之因手斬  
其妻擲首墻外高德政與楊惜同爲相惜常忌之齊  
主酣飲德政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  
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惜曰我

大愛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爲冀州刺史病當自差  
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  
病我爲爾針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  
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汝頭即墮  
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  
其夜以輿與送還家明旦德政妻出珍貨滿四牀欲  
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內府猶無是物詰  
其所從得皆故魏宗室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妻出  
拜又斬之并其子伯堅五月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  
布新齊主問于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

案左卷六十八 附錄

三

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厭之誅  
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因韶等十九家韶幽於  
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帝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  
祖父爲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  
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九千二十一人悉棄尸漳  
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爪甲都下爲之人不食魚使元  
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鷁以飛黃頭獨能至  
紫陌乃墜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開府儀  
同三司元鸞祠部郎中元文遙等數家獲免鸞常山  
王演之妃父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

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帝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尚書今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願皆受遺詔輔政十月甲午殂是為顯祖癸卯發哀羣臣號哭無下淚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因卽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顯祖之喪至鄴齊主自晉陽還至鄴以常山王演

卷六

附錄

元

為太師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初顯祖之喪演居禁中護喪事妻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卽位乃就朝則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浴決楊愔等以演與湛位親地逼恐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勅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鷲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楊休之謂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執政欲使常山王從帝之鄴

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勅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又勅以王晞為并州長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慎因躍馬而去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勅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尚帝姑東平公主母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政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未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諧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

卷六

附錄

早

之徒盡歸心二叔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情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官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之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情等又議二王不可令俱出乃奏以長廣王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既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情等將赴之鄭願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輕

脫惜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長  
廣王湛旦伏家僅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  
勲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惜等  
我各勸三盃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  
何不執爾輩即執之及宴如之情大言曰諸王反逆  
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  
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奉杖亂毆惜及天和  
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  
髮狼狽排衆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數惜曰  
懦夫爲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鄭

史記卷全六

八附錄

星一

願於尚藥局願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王  
與平秦王歸彥斛律金掖惜等唐突入雲龍門歸彥  
父爲領軍素爲軍士所服皆弛杖演入至昭陽殿湛  
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帝與太皇太后並出太皇太后  
坐殿上皇太后及帝側立演以墀叩頭進言曰臣與  
陛下骨肉至親楊愔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  
公已下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  
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惜  
獻武皇帝之業共執愔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罪  
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

詔武衛將軍樂武力絕倫素爲顯祖所厚叩刀仰祝  
帝不脫之帝素吃調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却  
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求樂內刀而  
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太  
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爲留使豈不佳邪乃讓  
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也  
帝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  
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爲太后誓言演無  
異志但欲去逼而已演扣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  
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爲叔惜況此漢輩但句

史記卷全六

八附錄

星一

兒命兒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  
王湛以鄭願昔嘗讒已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  
令平秦王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士  
入守閤斬娥末樂於園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  
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吾意演亦  
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愔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  
問頃之復簿錄五家王歸固諫乃各誅一房孩幼盡  
死兄弟皆除名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爲大將軍平陽王淹  
爲太尉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浟爲尚書令齊

大丞相演陰與王晞謀篡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啓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立世子百年時纔五歲二年齊王之謀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伐人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羨爲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先是濟南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爲已不利勸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卽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

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王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勢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宴駕殿下爲天下主湛居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帝尋亦悔之帝出獵有兔驚馬墜地絕肋薨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沖耿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繼茲太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殆於晉陽官是爲昭帝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演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于時富國強兵將雪父歡遺恨意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

遠圖不遂而沒趙郡王叡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昭帝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世祖卽位於南宮立太子百年爲樂陵王三年齊高歸彥爲昭帝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卽位儀同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侍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迹漸忌之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除歸彥冀州刺史乾和繕寫畫目仍勅門司不聽歸彥輶入宮時歸彥縱酒爲樂經宿不知

史纂要編卷六

八高

四五

芳

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勅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勅督將悉至青陽宮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乂語時無聞者七月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討之歸彥於南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閉門拒守長史宇文仲鑒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爲本州刺史得人使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大小皆知之歸彥登城大呼云昭帝初崩六

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海等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旣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鎖送鄴載以靈車銜木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齊主知歸彥前譚清河王岳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五年曰虹園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常作數勅字德胄封以奏之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勅字

史纂要編卷六

八高

吳

芳

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千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演在位四年傳位于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卒年三十二是爲武成后主緯武成子也號無愁天子多嬖寵亂政周武帝伐齊入鄴執緯以歸殺之夷其族

北周宇文泰

北周武帝宇文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父肱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其僞署王衛可瓌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瓌其衆乃散後陷鮮于修禮爲定州軍所破戰没于陣泰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父肱在鮮于修禮軍及葛榮殺修禮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無成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爾朱榮還晉陽榮忌泰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泰兄洛生泰以家寃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

史纂要編卷六

宇文泰

三

詩

軍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萬醜奴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泰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拒高歡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

安泰輕騎爲前鋒追至華陰禽顯壽及岳爲關西大

行臺以泰爲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朝政泰請往觀之至并州歡以泰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跪陳忠欵具託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歡乃悔發上驛千里追泰至關不及而反泰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本賈庸才亦不爲歡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侯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伊利等戶口富貴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闕謀事密陳其狀魏帝納之加泰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皆舉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乃表爲夏州刺史泰至州伊利望風欵附而曹泥猶逼使於高歡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

史纂要編卷六

宇文泰

六

芳

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三軍未知所屬趙貴言於衆稱泰英姿雄畧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今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泰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高歡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泰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

史纂要編卷六

宇文泰

元

何洋

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歡又使景與義寧太守王基勞泰泰不受命泰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並不屈乃遣之時斛斯椿在泰所曰景人傑也何故放之泰亦悔驛追之不及基亦逃歸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岳侯莫陳悅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及沙苑之敗歡乃始追悔平時魏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泰侯莫陳悅亦被勅追還悅既附歡不肯應召泰曰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

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毗還泰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水洛首尾受敵乞少停緩泰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爲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帝因詔泰爲大都督卽統賀拔岳軍泰乃與悅書責以殺賀拔岳罪又喻令歸朝悅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爲已援普撥疑之封以呈泰泰表奏之魏帝因問泰安泰隴計泰請召悅授以內官及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疑三月泰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遵爲都督鎮

史纂要編卷六

宇文泰

平

何洋

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平地二尺泰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畧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水洛泰至圍之城降泰卽輕騎數百趨畧陽以臨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泰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千騎遁走泰乃命原州都督追悅至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泰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



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泰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衆大悅歡聞關隴尅捷遣使於秦深相倚結泰拒而不納封歡書以聞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伏於泰仍令泰稍引軍而東泰乃令都督梁德率步騎五千鄉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計魏帝進泰侍中關西大都督魏帝方圖歡又遣徵兵泰乃令駱超爲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泰乃傳檄方鎮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入洛吾欲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令王罷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罷足得抗拒如其寇洛卽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七月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歡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卽以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

卷之六

六

王

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八月泰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泥降遷其豪帥於咸陽十二月魏孝武閤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宇之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正月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元年魏帝進泰都督中外諸軍泰以蘇綽爲尚書左丞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卽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玉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十日不克而還是年尚書蘇綽卒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來降未幾景復降梁十五年初侯景以長社四州降西魏宇文泰使王思政守長社高澄遣將攻之未破陳元康言於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爲攻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城中無鹽墜死者十八九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

卷之六

六

王



欲自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孝深執手申款  
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七八千人及城陷纔三  
千人卒無叛者澄改潁川爲鄭州遇思政甚重初思  
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啓陳於宇文泰浙  
州刺史崔猷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爲要地如有動靜  
易相應援潁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  
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以爲行臺潁川置州遣將  
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泰  
令從猷策思政固請奉乃許之至是泰深悔之以侯  
景所獻諸城道路阻絕令諸將拔軍還是年盜殺高

齊書卷六

宇文泰

五

五

澄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蠲其租庸以  
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糈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  
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  
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  
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畜產多死乃還於  
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  
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是年高洋弒東魏孝靜帝二  
年尚書元烈謀殺泰事泄泰殺之魏主自元烈之死  
有怨言密謀誅泰諸子皆幼以諸塔爲心膂清河  
公李基義成公李暉常山公于翼分掌禁兵由是魏

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  
跋氏未數月欽爲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  
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姪宇文護世子覺  
嗣位出鎮同州時年十五泰能駕馭弟豪得其力用  
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  
皆依倣三代而爲之

閔帝覺泰弟三子也泰西魏卽位都長安性剛果惡  
宇文護專政謀誅之未一年護弒之而立毓

明帝毓覺弟也明敏有識量在位四年宇文護憚之  
復進毒弒之帝垂沒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

齊書卷六

宇文泰

五

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  
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卒邕卽位

武帝邕泰第四子也邕性深沉有遠識在明帝時非  
因顧問未嘗輒言卽位十年誅宇文護初周太祖泰

爲魏相立左右十二府軍總屬相府泰卒皆受晉公  
護分處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

士民忿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  
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天道何如對曰上台有變

公宜歸政請老護遂疎之衛公直有怨于護勸周主  
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宮伯宇文神舉內史王軌謀

之周主每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踏于地直入斬之召宮伯長孫賢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太后叱奴氏卒帝行三年喪帝定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十四年召諸將諭以伐齊之旨齊王憲帥衆二萬取黎陽隋公楊堅舟師三萬自衛入河一軍守太行道一軍守河陽道一軍出陳汝上親帥軍六萬直指河陰拔其大城攻子城未克上有疾遂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退齊王憲等所在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韓正守之明年帝復諭羣臣伐齊以去歲屬有疾災遂不得克平通寇于時出軍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統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沮軍事者以軍法裁之帝總戎東伐齊王憲陳王純爲前鋒帝至晉州遣憲帥步騎二萬守鼠雀谷純步騎二萬守

千里徑一軍守統軍川一軍守齊子嶺一軍守鼓鍾鎮一軍守蒲津關一軍守汾川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汾州諸城內史王誼監左右六軍攻晉州城帝屯于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郡皆拔之是夜虹見于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宮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壬申齊晉州刺史崔嵩夜密使送款上開府王軌應之未明登城遂克晉州十一月齊主自并州帥衆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齊王遂圍晉州齊王憲屯軍于水爲晉州聲援丁酉帝發京師壬寅度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次晉州唐成帝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咸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塹北列陣中後齊人填塹南引帝大喜勸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齊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丁巳大軍次并州齊主留其從兄安德王

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是日詔齊王公以下示以逆順之道于是齊將帥降者相繼戊午高延宗僭卽位於晉陽已卯軍次并州帝帥諸軍合戰齊人退帝逐北及城東門諸軍逸城置陣至夜延中帥其衆排陣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大爲延宗所敗齊人欲閉門以闔下積尸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帥諸軍更戰大破之禽延宗并州平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帝帥六軍趨鄴六年正月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恒自號太上皇帝至鄴帥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齊主先送其母及妻子于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追之禽齊主及太子恒于青州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周主詔以路寢會議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明年遣將破陳帥于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是年遂崩年三十六帝自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已厲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羣下畏服性既明察少于恩惠衣布袍襪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

史纂左編卷六

八 史纂

七

代

樞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精敦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有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至于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大元主贊武帝子也卽位昵近小人肆逞奢欲遊戲無常出入不節捶人至二百四十謂之天仗內外恐怖時后父楊堅爲大司馬赫在位一年卒  
靜帝闡天元子也楊堅篡位闡被弑在位二年年九歲

史纂左編卷六

八 史纂

七

代